
武俠世界
換嬰記（新穎俠情倫理鬥智故事）隆中客・著
本故事以一宗換嬰案為經，一個剛愎自用的老人、
一個利慾薰心的權臣、一個風流成性的蕩婦，於有意無
意之間所犯的錯誤為緯，所交織而成，緊湊、緊張、離
奇、刺激，愛好武俠小說者，不可錯過。
$4.00
第25年
23

編者話

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是一部新穎俠情倫理鬥智故事——┗換嬰記┓。由睽別一時的東南亞名作家隆中客執筆，內容講述一宗換嬰奇案過程，牽涉人物，品流不同，包括一個剛愎自用的老人，一個利慾薰心的權臣，一個風流成性的蕩婦……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所犯下的錯誤，以致造成了一件無可彌補的曠古奇案，全文十萬大言，充滿緊張刺激、離奇詭秘氣氛，鬥智鬥力場面，熱鬧非常。請參閱今期本刊第３頁。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黑蟬會所┓今期終結，過程發展出人意表，兇狠的女殺手如何收場，本文有詳盡交代。下期起，另一新篇┗妖島邪神┓繼續刊出，愛好馮嘉作品讀者，屆時敬請留意購閱。

＊＊　　＊＊　　＊＊

湖海恩仇錄故事┗金劍紅梅┓下期刊出，內容叙述武林黑白二道第一位盟主，突然被二個黑衣人擄走，十年後，他的兒子亦在同樣情況下被請去，因而弄到黑白二道，人人自危，後來發現了是┗紅梅宮┓人所爲……欲知眞相，下期揭曉。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3期
（總號 12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換嬰記

新穎俠情倫理　鬥智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陳屍官道旁的總鏢頭

一年容易又秋風，初秋，午末之交。

雲、貴邊區官道上，聚集着十多個裝束怪異的人，在圍觀橫陳官道旁的一具屍體，並七咀八舌地談論着。

死者是一個年約半百的精壯男人，致命傷是穿胸一劍，劍口猶有鮮血冒出，顯然是不久之前才被殺的。

官道一株巨松的樹幹上，被人以利器削去一大片樹片，以死者的鮮血寫着令人悚目驚心的海碗的六個血字：

「殺人者司徒仇」

由圍觀者的七咀八舌中獲知死者是名震兩湖的鏢師，也是兩湖地區四家鏢局的總鏢頭「騰天金蛟」龍雄。

至于司徒仇，則是黑道上坐第二把交椅的「陰風蛇叟」司徒本的徒弟兼義子。

龍雄可說是流年不利，不久之前，他的夫人才死于在武林中有泰山北斗之稱的「皓首神龍」謝音的外孫女冷雪手中，事後才知是誤殺，而冷雪也不是謝音的外孫女，司徒仇才是謝音的外孫，只因二十年前司徒本這老魔爲報私仇玩了一手「換嬰」的把戲，結果攪得武林中天下大亂，他自己也「作法自斃」，死于由他所一手培植出來的徒弟司徒仇之手，而受害最嚴重的却是目前陳屍官道旁的龍雄，龍雄不但家破人亡，連唯一的愛子龍慕白也迄今生死下落不明。

龍雄不但家破人亡，而且，凡是跟龍雄有點淵源的人，不論是親戚朋友，也都于最近這半年之內被殺、連目前的龍雄在內，共計三十九人，而殺人者竟然都是司徒仇，也都是殺人後醮血題名。

——司徒仇跟龍雄之間，究竟有甚麽血海深仇，値得他以這種「誅九族」的殘酷手段來報復？

目前的龍雄是被一劍穿胸致命，他身爲兩湖地區鏢局的總鏢頭，絕非倖致，而司徒仇雖然是黑道上第二號魔頭的徒弟，畢竟是後生晚輩，他的殺死龍雄，怎會殺得這麽輕易？

……？

圍觀者中，對武林中近況知道得最多的是一個約莫年近四旬的青衫文士，但他却也沒法解釋上述的那些疑問。

其中一個斑髮短裝老者長嘆一聲，道：「這可眞是怪事年年有，可從來沒有今年多。」



「可不是麽！」那青衫文士目光環掃道：「看來諸位都是道上朋友，也都是趕往點蒼山侯府看熱鬧？」

其餘衆人都默然點首。

站在最外緣的一個年輕小伙子顯得有點怯生生地問道：「這位大叔，請問點蒼山有甚麽熱鬧可瞧的？」

這個年輕小伙子是書生裝束，年約二十來歲，身着一襲竹布長衫，顯得一派斯文的樣子。

那青衫文士目光一掃，反問道：「這位兄弟，也是道上人嗎？」

那年輕書生訕然一笑道：「也該算是道上人，但，小可却是第一次走江湖。」

「準備去哪兒？」

「去大理探親。」

「那很巧哦！剛好可以趕上看點蒼山的熱鬧。」

「大叔，您還沒有說明，那是甚麽熱鬧哩！」

「說來很簡單，半年之前，有人到處貼上通告，訂于八月中秋月圓之夜，向點蒼侯府借劍，希望武林同道，屆時前往觀禮。」

年輕書生殊感失望地道：「借劍有甚麽好瞧的？」

那青衫文士道：「借劍固然沒甚麽好瞧的，但借劍而于半年之前就發出通告，廣邀武林同道觀禮，箇中玄虛，是否値得尋味呢？」

「唔……」

「而且，你如果知道借劍的雙方當事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更値得尋味了。」

「噢……」

「你，既然『也該算是道上人』，那麽，對于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前輩人物，當也有過耳聞？」

「是的。」

「那麽，『冷面閻王』董路，聽說過嗎？」

「聽說過。」

「『劍痴』侯子青呢？」

那年輕書生笑笑道：「當然聽說過，人家都叫他爲猴子精！」

「很好。」那青衫文士含笑接問：「這麽說來，大理南詔的段氏王朝，你更應該聽說過了？」

「是的。」

「段氏王朝雖然已經烟消雲散，但段皇帝的家傳武學，却仍是武林一絕。」

「是的。」

「侯子青的夫人『南天一鳳』段翠，就是段氏王朝的嫡系傳人，聽說過嗎？」

「這個……」

「沒聽說過？」

那年輕書生訕然一笑道：「是的。」

那青衫文士又笑笑道：「那麽，我接着要說的，你可能更沒聽說過了。」

那年輕書生苦笑着沒接腔。

那青衫文士輕輕一嘆，道：「一年之前，侯子青受老友天魂上人之託，以『震天精英』煉鑄『震天雙劍』，雙劍煉成之後，侯子青、天魂上人雙雙死于『陰風蛇叟』司徒本的暗算，司徒本又死于乃徒司徒仇手中，『震天雙劍』也隨之失踪。這些，也聽說過嗎？」

「沒有。」

「還有，據說，當天魂上人協助侯子青煉劍時，董閻王的女兒董小梅，和龍總鏢頭的兒子龍慕白，也是助手之一，侯子青、天魂上人遇害之後，侯夫人段翠以董小梅、龍慕白二人嫌疑最大，結果是董小梅被逼跳岩，龍慕白却從此下落不明。」

一旁有人輕嘆道：「這眞是聞所未聞的武林秘辛。」

「現在，話說囘來。」那青衫文士徐徐地接道：「訂于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就是傳說中被逼跳岩的董小梅，諸位請想想看，此中是否大有文章呢？」

旁觀還來不及答話，只見一位鬚髮如銀的高大老人疾奔而來，一見現場情形，不由頓恨聲道：「這孽障，碰在老夫手中，非活活撕了他不可！」

「你行嗎？」

語聲就發自圍觀衆人中，不但充滿「不屑」的意味，也冷峻之極。

那銀髮老人一怔之下，怒聲叱問：「誰？」

「我！」

隨着話聲，一個短裝中年漢子越衆而出。那是一個由外表看來，各方面都是很平凡的人，平凡得隨時隨地都可碰上的那種平凡人物。

那銀髮老人目射神光，沉聲逼問：「你知道老夫是誰？」

那短裝漢子披唇一哂，道：「你是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沒有人性，浪得虛名的『皓首神龍』謝音謝老頑固。」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一有人指出這銀髮老人就是當代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皓首神龍」謝音，圍觀人不由齊都悚然動容，下意識地退後五尺。

謝音不但武功爲當代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性情之剛烈火爆，也是大大有名的。

像這樣的一位大人物，碰上這麽一個胆敢當面辱罵他的小人物，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只見謝音臉色大變，精目中神光暴射，衣衫無風自動，連鬍子都氣得翹起來。

這是圍觀者的意識中應有的現象。

因此，所有圍觀者都摒息靜氣，靜觀發展，並默然再向後面挪動。

但，那平凡的短裝漢子的表現，却實在太不平凡了。

他，不但胆敢當面辱罵謝音，而且，面對目前謝音所顯的這一副懾人的威態，竟然滿不在乎地像一個局外人似地平靜。

這情形，使得謝音更是火上加油地，鬚髮怒張，沉叱一聲道：「小子，如果你不說出一個所以然的理由來，當心老夫活劈了你！」

那短裝漢子平靜如故地道：「我當然會說出理由來，但，即使我不說出理由來，我也諒準你絕對活劈不了我。」

這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個外表平凡之極的短裝漢子，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却都是非常的不平凡。

而且，他話聲一落，又有了更不平凡的行動——身形就地一陣疾旋之後，就像變戲法一樣，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一張陰沉的臉，一雙陰沉的目光，一身玄色勁裝，顯得格外的陰沉，恐怖。

他原先套在外面的那套粗布短裝，已碎成片片，撒落在他週圍的地面上。

觀衆中有人驚呼：「司徒仇……」

謝音怒叱一聲：「畜牲躺下！」話出招隨，一式「力劈華山」，向司徒仇迎頭擊下。

以謝着的身手之高，儘管他以極平凡的招式進攻，但，對付像司徒仇這樣的後生小輩，應該是可以一擊奏功的。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謝音一掌擊出，眼前人踪已杳，背後却傳出了司徒仇的語聲道：「外公，這是我第一次叫你外公，也是最後一次叫你外公……」

「老夫沒你這樣的外孫。」

「呼，呼，呼……」兩句話當中，謝音已攻出十三掌。

但司徒仇只是一味地閃避，不接招，也不反擊，並以牙還牙地冷笑道：「我也沒你這樣的外公……」

謝音繼續搶攻，強勁無匹的掌風，逼得本已退後丈遠的圍觀者再度紛紛後退。

司徒仇仍然只避不攻，並沉聲喝道：「停！我有話說。」

謝音邊攻邊冷冷道：「去向閻王爺說吧！」

司徒仇也冷笑着道：「誰還怕了你不成……」

「砰！砰！砰！」三掌硬拚，謝音被震退了六步——第一掌退一步，第二掌退兩步，第三掌退了三大步。

這也就是說，司徒仇所施展的掌力，一掌強過一掌。

三掌硬拚結果，威震武林的「皓首神龍」謝音初嚐敗績，黯然，默然，只是整個高大的身軀，都在強烈地顫抖着。

而司徒仇却好像沒事人兒一樣，安詳地一笑道：「老兒，如果覺得還不過癮，待會，我再捨命奉陪。」

也不管謝音的反應如何，轉身向圍觀者中，方才跟一位青衫文士對話的年輕書生裂咀一笑道：「冷姑娘，別藏頭露尾了，現出本來面目吧！」

那年輕書生怔了一下，道：「我不懂你在說些甚麽？」

司徒仇皮笑肉不笑地道：「小母鷄就是小母鷄，絕對不會由於插上幾根羽毛，就能變成一小公鷄的。」

那年輕書生咀唇牽動一下，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妳，如果不是冷雪所喬裝，我立刻自挖雙眸。」

冷雪？

就是曾經被誤認爲是「皓首神龍」謝音的外孫女，一年之前誤殺龍慕白母親的冷雪？

這，可能嗎？

本來是一頭霧水，靜觀變化的旁觀者，更是將目光集中投射在那「年輕書生」的身上。

連那初嚐敗績，氣得暈頭轉向的謝音，也不例外。

只見那年輕書生沉思着，毅然點首，道：「不錯，我就是冷雪。」

她雖然已經承認是冷雪，却並未卸除僞裝。

同時，由於曾經服過變音丸，嗓音方

面也仍然是「小公鷄」的嗓音。

司徒仇含笑接道：「這才乖。」

冷雪注目問道：「你是怎麽察覺我的身份的？」

「因爲，妳也是跟龍慕白有淵源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妳。」

「凡是跟龍慕白有淵源的人，你都要殺他？」

「不錯。」

「爲甚麽？」

「當然有理由，但我不會告訴妳。」

「你也準備殺了我？」

司徒仇笑道：「我不會殺妳。」

冷雪冷冷地一笑道：「也有理由？」

「當然，第一，雖然妳心中愛着姓龍的，也算是跟姓龍的有淵源的人，但你曾經殺過他的母親，儘管那是誤殺，但你們之間的愛，是不可能有結果的，所以，妳可以例外。」

「還有第二？」

「是的，第二，妳我都是二十年前，司徒本所玩『換嬰把戲』的中的主角，也是受害最深的人，對了，侯子青跟段翠是妳的生身父母，妳該已聽說過了吧？」

「已經聽說過，但還沒機會查證。」

「這都是司徒本臨死之前，親口告訴我的，毋須查證，錯不了。」

「唔……」

「咱們倆是同病相憐，也算是同命鴛鴦，所以，我更不該殺妳。」

冷雪一片冷肅，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第三，自古英雄愛美人，現在，我是英雄，妳是美人，放眼當代武林，只有我能匹配妳，也只有我有力量保護妳，所以，我不但不會殺妳，還要跟妳比翼雙飛，直到白頭……」

冷雪截口怒叱：「閉咀！」

司徒仇邪笑道：「冷雪，目前可由不了妳，妳要乖一點，別想開溜，溜也溜不了的。」

頓住話鋒，轉身向謝音輕鬆地一笑道：「謝老兒，儘管你倒行逆施，混帳已極，但你我之間，畢竟有那麽一點兒血緣關係，所以，你不用怕，我不會殺你。」

謝音冷冷道：「只要你有本事殺得了老夫，你儘管下手。」

「我說不殺你就不殺你。」司徒仇也冷笑道：「但是，我必須當衆宣佈你的罪狀……」

謝音截口叱問：「老夫有何罪狀？」

司徒仇道：「我問你，你有沒有逼死我的母親？」

「那是老夫的女兒，老夫有權自由處置。」

「那麽，半年之前，你殺我生父饒化奇，又是爲甚麽？」

「因爲他誘姦我女兒，生下你這個小畜牲，敗壞我謝家的門風。」

「當年，爲甚麽拒絕先父的求婚？」

「因爲，饒化奇是黑道人物。」

「人，走錯了路，就不能够改過自新嗎？」

「你是否聽說過，狗能改變吃屎的習慣？」

「但事實上，先父自從認識先母之後，已經改過自新，一直到半年之前被你殺死爲止，不曾做過壞事……」

「誰看到？」

「我說的是事實，不須要有人看到。」司徒仇冷笑着接道：「你，只不過是爲了虛僞的面子與門風，拒婚于前，後逼死女兒，殺死女婿于後，不但毁了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的畢生幸福，也毁了我的童年和幸福，你知不知道，如果沒有二十年以前的拒婚，就不會有司徒本的『換嬰把戲』，也不會有最近一年半以來的一連串殺刼？」

謝音老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所以，方才我駡你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沒有人性，浪得虛名都絕對不算過份。」

謝音仍然是默默無語。

司徒仇侃侃地接道：「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但由于你我之間有那麽一點血緣關係，我不殺你……」

邊說邊揮揮手，道：「你走吧！」

「走？你說得多輕鬆，」謝音冷哼一聲，道：「告訴你，小畜牲，今天，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活着離開這兒。」

「算了吧！謝老兒，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必逞一時之快，求榮反辱哩！」

接口的是一個面孔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的糟老頭兒。

觀衆中有人脫口驚呼：「董閻王！」

是的，這糟老頭兒就是「冷面閻王」董路。

謝音微微一怔，道：「你老兒是幾時到達這兒的？」

董路道：「就當你老兒被司徒仇三掌震退六步的當口到達這兒，由于你們爺兒吸引住全體的注意力，所以，如果我不出聲，還不會有人發覺我。」

「那你來得正好。」

「此話怎講？」

「聽說你閉關潛修之後，功力已大爲增進？」

「『聽說』的話，可不一定可靠。」

「不管可靠不可靠，合你我二人之力，一定可以宰掉這小畜牲！」

「你要我跟你聯手作戰？」

「不錯，今天，我謝音第一次丟人現眼，也是第一次請人助拳。」

董路苦笑了一下，道：「省省吧！謝老兒，我不想步你那丟人現眼的後塵。」

謝音楞了一下，道：「你認爲，咱們兩個老不死聯手之下，也宰不了他？」

「不錯，誰都看得出來，這小子最近有過某種曠代奇遇。」

「唔……」

「所以，咱們聯手之下，不但不一定能宰得了他，而且，很可能無法自保。」

「照你的意思，就這麽算了？」

「不算了又能怎樣，你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還有甚麽事情想不開的哩！」

司徒仇插口朗笑道：「董老兒，我幾乎懷疑你這個『冷面閻王』是冒牌貨。」

董路漠然地反問：「何以見得？」

「以往的董路，豪氣干雲，是何等的英雄氣概。」

「現在，你覺得老夫變了？」

「不錯，現在，變得好像換了一個人

似的。」

「是的，我是變得換了另外一個人，以往的雄心壯志都已消失了，現在，我只想把女兒找回來，不許她玩甚麽『借劍』的把戲。」

謝音注目問道：「是甚麽原因，使你老兒變得這麽快，又這麽徹底？」

董路意味深長地一嘆，道：「目前，你們爺兒倆的教訓還不値得我警惕嗎？」

謝音默然沉思，臉上的肌肉劇烈地抽搐着。

良久，良久，才仰首長嘆一聲，轉身徐徐地離去。

這片刻之間，這位威震武林達半個甲子，被武林同道目爲泰山北斗的「皓首神龍」，好像突然之間變成了一條泥鰍，也好像突然之間蒼老了二十年，連脚步都有點兒蹣跚起來。

現場中寂靜得落針可聞。

半晌，董路才正容向司徒仇道：「年輕人，能否聽老夫說幾句不中聽的話？」

司徒仇冷然地道：「既然連你老兒自己也認爲是『不中聽』的話，那就不說也罷！」

董路固執地道：「除非你立刻殺了老夫，否則，老夫是非說不可。」

「我暫時提不起殺人的興趣，你就說吧！」

「關于你殘殺和龍慕白有淵源的人，這半年以來，實在殺得太多了。」

「我倒是不覺得。」

「不管你殺龍家的人，是甚麽原因，老夫都希望你到此爲止，不要再殺了。」

「你老兒想要說的話，就是這些？」

「不錯……」

「那你是白說了。」司徒仇忽然大喝一聲：「站住！」

原來是冷雪已乘這當口悄然離去。

冷雪是「離去」，不是「逃走」。

因爲，她走的速度不快，也可以說是走得很從容。

當司徒仇發現而發出「站住」的喝聲時，冷雪已到了約莫十丈之外。

司徒仇像鬼魅似地，一幌就攔在冷雪身前，道：「冷雪，妳又不乖了。」

冷雪瞋目怒叱：「閃開！」

「方才，我說過，咱們要比翼雙飛，直到白頭的。」

「你不配！」

「我不配，誰配？」

「你不配過問！」

司徒仇冷笑道：「好！我不配，我不過問，但大爺我有個毛病，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也絕對不讓別人去享受。」

他的精目中殺機一閃，並徐徐逼近，道：「現在，我就要辣手摧花了，妳認命吧！」

一聲冷笑，司徒仇面前閃起一道耀眼寒芒，逼得目無餘子的司徒仇駭然疾退丈八之外。

司徒仇面前卓立着一個豐神如玉，白衫飄拂的年輕人，手持一枝顫巍巍地，耀眼生花的長劍，凝視着司徒仇默然不語。

年輕人雖然默然不語，但一口鋼牙，却咬得「格格」作響。

此人身材頎長，臉色蒼白得不帶一絲血色，由外表看來，年紀約莫在二十四五之間，目光如電，冷厲得懾人心魂。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寂靜得落針可聞，所有目光，一齊向那年輕人集中投射。

司徒仇目光一凝之下，啞然失笑道：「我還以爲是龍慕白哩！」

那年輕人冷然問道：「你對龍慕白那麽害怕？」

這年輕人雖然外表看似二十四五歲，但嗓音蒼勁，絕對不是一般年輕人的清朗嗓音。

司徒仇眉梢一揚，道：「笑話！現在，我敢誇句海口，放眼當代武林，實在找不出一個値得我害怕的人。」

他這番話，好像是太過狂妄，但以他挫辱「皓首神龍」謝音的表現來說，却也並不算過于誇張。

那年輕人冷笑道：「那你爲甚麽疾退丈八之外？」

司徒仇道：「你聽說過『震天雙劍』嗎？」

那年輕人道：「聽說過又怎樣？」

司徒仇道：「聽過就該知道，『震天雙劍』是無堅不摧的寶劍，據我所知，『震天雙劍』目前就在龍慕白手中……」

「所以，你才盡誅跟龍慕白有關的人，逼迫龍慕白出面？」

「不錯。」

「方才，你誤會我手中是『震天雙劍』之一？」

「不錯。」

「你害怕的不是龍慕白本人，而是龍慕白手中的『震天雙劍』？」

「完全猜對了，不過，你手中這枝寶劍，也很不錯。」

那年輕人笑笑道：「你很識貨，這枝寶劍雖然比不上『震天雙劍』，却也是千中選一的精品……」

他邊說邊回劍入鞘，並輕輕一嘆，道：「方才，我一時氣憤之下，本想用這枝寶劍宰了你，但仔細想想，儘管你豺狼成性，死有餘辜，但却理當留着你的狗命，由龍慕白來收拾才對……」

司徒仇截口冷笑一聲：「別說夢話了，拿來！」

那年輕人訝問道：「想要我這一枝寶劍？」

司徒仇道：「獻劍可以保命。」

那年輕人道：「劍與命都是現成的，我也都不在乎，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本領將它拿走。」

司徒仇道：「你很自負，我知道你戴着人皮面具，也知道你並不年輕，更認準你不可能強過被尊爲武林泰斗的『皓首神龍』謝音……」

那年輕人截口冷笑道：「那你何不試試？」

司徒仇也冷笑道：「我正要試……」

話聲中，從容擧步，却是一晃就到了那年輕人身前，就好像他們之間那將近二丈的距離，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他人到那年輕人身前，他那併指如戟的右手也同時點向那年輕人左胸。

那是要命的招式，快！狠！準！都可以算是發揮到極致。

這情形，對旁觀的人來說，可遠比方才所發生的一切更精彩，更令他們爲之眼界大開。

但，更令他們眼界大開的，却是那年輕人的反應。

那年輕人以同樣的快速在後退着。

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被司徒仇的右手在推着向後退。

但實際上，可不是那麽回事，那年輕人的左胸跟司徒仇的右手之間，至少還有八寸以上的距離。

雙方就以這點兒距離，在原地十丈方圍之內，一進一退地兜着圈子。

他們那一進一退的速度，已由最初的快若驚鴻，變成普通人的慢速，好像是那年輕人始終脫離不了司徒仇的威脅。

但仔細瞧瞧，可又不是那麽回事。

因爲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司徒仇的神情已經呈現急燥和不安，額頭上還已經涔出輕微的汗珠。但那年輕人却始終是一副從容不迫的安祥神態，他那不帶血色的俊臉上，也依然冷漠得不現一絲表情。

對內行人來說，雙方優劣之勢，算是已經昭然若揭的了。

現在，那年輕人開口了：「司徒仇，以你目前的身手，是可以說，放眼當今武林，沒甚麽人値得你害怕的了。可惜你運氣不好，偏偏遇上我。」

司徒仇索性停了下來，注目問道：「你……究竟是誰？」

那年輕人道：「我是誰，說出來你也不知道。」

司徒仇道：「你也獲得了……」

那年輕人飛快地截斷他的話，道：「不必說，你明白就行了。」

話鋒一頓，又道：「司徒仇，你能有目前的成就，算得上是福緣深厚，可惜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偏偏要倒行逆施，濫殺無辜，你知不知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司徒仇默然無語。

那年輕人又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不殺你，我要留着你的狗命讓龍慕白復仇……」

司徒仇截口問道：「你知道龍慕白的下落？」

「當然知道，套用你方才說話的口氣：放眼當今武林，知道龍慕白的下落的人，到目前爲止，除了我之外，不會有第二位。」

「眞的？」

「信不信由你。」

「你跟龍慕白之間，是甚麽關係？」

「龍慕白是我的救命恩人，也等于是我的徒弟。」

這話好令人費解。

以此人所表現的超絕身手來說，做龍慕白的師傅，自然是綽綽有餘。

但問題是，如果此人有甚麽生命危險的話，憑龍慕白那點兒微末道行，又怎能救得了他？

這是司徒仇和所有旁觀者心中的疑問，但他們都沒問出口來。

那年輕人揮揮手道：「我不殺你，也不屑出手敎訓你，你走吧！」

司徒仇冷冷地一笑道：「你不殺我，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那年輕人語氣一沉道：「我絕不會後悔，小子，你如果不識相，惹惱了我改變主意，吃眼前虧的可是你自己。」

司徒仇臉色微變，向一旁的冷雪深注着，好像欲言又止。

那年輕人厲聲叱道：「小子，還不給我滾！」

司徒仇冷笑道：「好！我走，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長身疾射而去。

那年輕人精目環掃，沉聲說道：「諸位，沒甚麽熱鬧可瞧了，除冷雪之外，諸位都可以走了。」

旁觀諸人包括「冷面閻王」董路在內，全都意興闌珊地紛紛離去。

冷雪却以男人的方式向那年輕人深深一躬，道：「方才，多承這位大……大俠義伸援手，冷雪這厢有禮了。」

她，本想尊稱對方一聲「大叔」，但話到唇邊，又覺得還是稱「大俠」比較妥當。

那年輕人目光深注着，沒接腔，少頃之後，才沒來由地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冷雪微顯不安道：「這位大俠……」

那年輕人截斷她的話，道：「我叫文百川，妳暫時叫我文伯伯吧！」

「是！文伯伯。」

「這位龍鏢頭，跟妳我都頗有淵源，他死得已經夠慘的了，我們不能讓他暴屍此間，不聞不問，我想到鎭上去弄副棺材來，將他就地安葬，然後，我想跟妳好好談談有關妳的身世的事。」

「我的身世？」

「是的。」

「關於我的身世，我已經知道。」

「這一點，我也知道，妳已明白，妳是侯子青與段翠的女兒。」

「難道不是？」

「是的，段翠是你的母親是不錯，但是侯子青却不是妳的父親，關於妳的生父，除了段翠之外，我是唯一知道的另一個人。」

「那……我的父親是否還健在？」

「他當然還健在，不過，段翠却以爲他早已死去了。」

冷雪默然無語。

文百川又道：「妳不相信？」

冷雪苦笑道：「我……我不知道。」

文百川也苦笑着一笑，道：「可憐的孩子。」

冷雪身軀微震，向對方深深打量着。

此刻，她心中有着太多的疑問。

這個文百川究竟是甚麽人？他又怎會知道我的身世？

憑他方才嚇走司徒仇所顯示的超絕身手，絕對不可能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爲甚麽從來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麽一位叫文百川的絕代高人？難道說，他這姓也是假的？

他這聲「可憐的孩子」叫得多奇妙，也太突然，難道……

文百川好像已看透她的心事，適時一聲清嗽，打斷她的沉思，道：「別胡亂瞎猜，等我由鎭上弄副棺材回來，安葬好龍鏢頭，經過詳談之後，一切妳就會眞相大白了。」

冷雪無可奈何地點點頭，道：「好！我在這兒等您。」

文百川又道：「這條路上，來往的江湖異人太多，壞人也不少，爲免節外生枝，妳最好是找個適當的地點隱藏起來。」

「好的。」

「最多頓飯工夫就回來，再見！。」

「再見！」

冷雪的「再見」聲中，文百川的身形已到十五六丈之外，端的是快速無比。

現在，冷雪開始爲保護自己而找尋適當的隱藏處所了。

游目四顧之下，她發現約莫十來丈外有一個密集而高可及人的草叢，而且，剛好這一段時間中，官道上沒來往的行旅。

於是，她毫不猶豫地，飄落草叢中將自己藏了起來。

可是，她沒想到，約莫箭遠外的一片雜木林中，正有一雙神秘的眼睛，透過雜木的空隙，向她注視着。

這也就是說，冷雪的一切行動，都在那雙神秘眼睛的洞察之中。

那是誰呢？

如果那人對冷雪不懷好意，而方才是由於對文百川有所忌憚而不敢下手，那麽，現在冷雪落了單，他爲甚麽還沒採取甚麽行動？

那個神秘的人不但够神秘，也很有耐心。

因爲，他一直等到文百川由鎮上弄回棺材，將龍雄的屍體就地安葬，跟冷雪相偕離去之後，他也才離去。

文百川，冷雪二人都沒看到他。

其實，即使文百川，冷雪二人看到了他，也不可能看出那人是誰來。

因爲此時天已薄暮，暮靄蒼茫中，但見一道幽靈似的人影，飛快地一閃而逝。

訴說當年奇遇經歷

現在，冷雪跟文百川已對坐在小鎮上一家客棧的上房中，享受着飯後的香茗。

冷雪自己也覺得奇怪，對於文百川這個陌生人，爲甚麽會如此信賴。

她也已經算是老江湖了，深知江湖步步驚險和人心的險惡，這也就是她女扮男裝的主因。

文百川雖然由司徒仇手中將她救下來，也告訴她說是知道她的身世，但她心中明白，這些，都不是她信賴對方的主因。

最大的原因，是她對文百川有一種沒來由的親切感。

她是二十年前司徒本所玩的「換嬰把戲」的主角之一，自她懂事起，就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孤兒，儘管謝音的女兒謝蓮也很疼她，並瞞着乃父傳給她謝家的武學，卻一直不知道甚麽叫父愛與母愛。

自從謝蓮被乃父「皓首神龍」謝音折磨死去之後，她已經是舉目無親了。

儘管她最近已獲知自己是侯子青與段翠的女兒，並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孿生的不知該叫姊姊還是該叫妹妹的侯銀鳳，但她在下意識中，這些親人是那麽遙遠，也那麽陌生。

而相反地，目前這文百川，儘管是陌生人，也儘管他的外表看來是那麽年輕，但對她的言行，卻洋溢着長者的慈愛，使她倍感親切，也有着無比充實的安全感。

文百川飲了一口香茗，目光柔和地注視着，並柔聲問道：「妳在想些甚麽？」

冷雪怔了一下，道：「我……我自己也不知道。」

文百川一笑道：「眞是傻丫頭。」

對於這句本來是很平淡的話，冷雪却沒來由地爲之身軀一震。

相處半天來，這是文百川所說的令她心神震顫的兩句話中之一，另一句是「可憐的孩子」。

冷雪強抑心頭的震顫，注目問道：「文伯伯，您眞的知道我的生父是誰？」

文百川點點頭，道：「是的……」

冷雪飛快地接問：「那麽，現在，您是否可以說明了？」

文百川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平靜地問道：「如果說，我就是妳的生父，妳相信嗎？」

冷雪正容答道：「我相信事實，我也希望能有您這樣的父親。」

文百川禁不住熱淚盈眶地道：「好孩子，爹實在太慚愧了。」

這，等於是已經承認他就是冷雪的生父了。

但，此刻的冷雪却反而顯得很鎮靜地沒有接腔。

文百川強定心神．徐接道：「當然，爹會說出讓妳能夠完全相信的事實來。」

冷雪仍未接腔。

文百川輕輕地一嘆，道：「往事如烟，前塵舊夢，一時之間，眞不知由何處說起才好。」

一頓話鋒，才沉思着道：「我想，還是先由你們姊妹倆身上的特徵說起吧！」

冷雪一怔，道：「您……知道我身上的特徵？」

文百川苦笑道：「如果我不能說出你們姊妹倆身上的特徵，又怎能讓妳相信我是妳的父親？」

「好！您說。」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弄清楚，妳跟侯銀鳳之間，究竟誰是姊姊……」

「據說，我跟侯銀鳳是雙胞胎？」

「是的，雙胞胎也有出生先後，先出生的自然是姊姊。我記得很清楚，你們姊妹倆的大腿內側，都有一塊銅錢大小的胎記，姊姊是右大腿，妹妹是左大腿。」

冷雪禁不住截口一聲歡呼道：「那我就是姊姊了。」

這，表示冷雪的右大腿內側，有一塊銅錢大小的胎記。

須知大腿內側，是隱秘部份，如非是特別親密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冷雪激動之下．又歡呼一聲，道：「爹！我終於見到自己的父親了。」

文百川目含熱淚，臉上肌肉抽搐着，咀唇牽動，却是欲言又止。

不難想見，此刻，文百川內心的激動，可能更甚於冷雪。

冷雪畢竟還太年輕，不能體會文百川此刻的心情，入目之下，不由訝問道：「爹！您是怎麽啦？」

「沒甚麽。」文百川含淚微笑道：「爹是太興奮了。」

話鋒一頓，又道：「孩子，聽說你們兩姊妹都是大美人，現在，妳卸下套在外面的男裝，洗去臉上的易容藥，讓爹瞧瞧，爹的乖女兒，究竟美到甚麽程度。」

冷雪忸怩了一下，却並未站起來。

文百川又道：「在爹面前，不用難爲情，從此刻起，有爹照顧妳，不用再改裝易容，也從此刻起，爹不讓妳受到一絲一毫的委屈……」

冷雪禁不住熱淚雙流地，截口嬌笑道：「爹！够啦！」

匆匆站起，三把兩把地卸掉套在外面的那套男人衣服，並掏出手帕，擦去臉上的易容藥，立即恢復了她那柳媚花嬌的絕代姿容，並在原地轉了一圈，嬌笑道：「爹！您是不是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不！是見面更勝聞名。」文百川含笑接道：「『玉面郎君』文百川與『南天一鳳』段翠所生的女兒，當然是艷蓋羣芳的大美人呀！」

「爹！我不來啦！」

「只是……只是……」

「只是甚麽呀？」

「只是，便宜了龍慕白那渾小子。」

冷雪楞了一下，接着，却是一聲幽幽長嘆。

文百川也輕嘆一聲，說道：「關於你跟龍慕白之間的一切，龍慕白都跟我說過了。」

冷雪默默無語。

文百川又道：「孩子，放心吧！爹一定設法完成妳的心願。」

冷雪凄然一笑道：「可是，我誤殺過他的母親。」

「那是誤殺，這筆賬應該記在司徒本和謝蓮二人頭上的，而司徒本、謝蓮二人都已經死了，事情也都過去了。」

「這些，龍慕白也都已經知道？」

「是的。」

「他能諒解嗎？」

「他敢不諒解！」

「爹！你好霸道！」

「爲了完成我乖女兒的心願，更霸道的事情，爹也能做得出來。」

「對了，爹，您跟龍慕白，究竟是甚麽淵源？」

文百川笑笑道：「方才，我跟司徒仇所說的話，妳沒聽到？」

冷雪道：「當然聽到了。」

「既然聽到了，又何須多此一問？」

「這是說，龍慕白眞的是您的救命恩人，也是您的徒弟？」

「不錯。」

「那……這該怎麽說呢？」

「丫頭。」文百川含笑接問：「妳是要先聽有關爹的故事，還是先聽龍慕白的故事？」

冷雪微微一怔，才嬌笑道：「還是先聽您的故事吧！」

文百川道：「這是妳心底的話？」

冷雪不依地道：「爹！您老是欺負人家。」

「欺負人家，這跟妳不相干呀！哈哈哈……」

「爹！人家要聽您的故事哩！」

「好！爹現在就開始說了。」

「不！慢一點……」

「怎麽說說？」

「您……先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吧。」

「妳這個丫頭可眞難纏……」

說歸說，他還是將人皮面具揭下來。

呈現在冷雪眼前的，是一張年約四旬開外，五官端正，面相清癯的臉兒。

冷雪但覺眼前一亮，禁不住脫口嬌笑道：「哇！好一個英俊的老男人。」

「妳以爲，爹這『玉面郎君』的綽號，是隨便加上去的？」

說話間，他下意地做手撫長鬚狀。

可是，爲了戴上那張年輕人的人皮面具，他的下巴早已刮得光光地，實在沒甚麽可撫的。

冷雪入目之下，又嬌笑道：「爹，您要是蓄着長鬚，一定更具有成熟男人的魅力……」

文百川佯嗔地道。「丫頭口沒遮攔，不害臊。」

就這當口，送茶水的店小二欵門而入，一見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小子變成了丫頭，一下子給楞住了。

文百川含笑道：「小二哥，咱們父女倆爲避仇而改裝易容，請莫大驚小怪。」

店小二哈腰諂笑道：「小的怎敢。」

文百川又將人皮面具戴上，道：「對了，隔壁房間是否已經打掃乾淨了？」

店小二恭應道：「還沒有，小的忙完之後，馬上就去打掃。」

「那就偏勞你了。」

說着，並隨手遞過一些碎銀。

店小二連聲道謝離去之後，冷雪又笑問道：「爹，您怎麽又將那個撈什子戴上了？」

文百川苦笑道：「丫頭，已經快進入雲南地區了，我暫時還不想讓認識我的人認出來。」

冷雪「哦」了一聲，道：「爹，原來你是雲南人。」

「是的，爹本來就是大理段氏王朝的金衣武士。」

「金衣武士的地位，一定很崇高？」

「唔……不過，比起妳娘那公主的身份來，就差得太遠了。」

「那……當年你們是怎麽結合的？」

「結合？」文百川苦笑道：「誰說我曾經跟她結合過？」

這話可妙得很。

沒有結合，又怎會生娃兒來？

當然，做爲女兒的冷雪，對這問題却不便問出口來，而只有用一雙美目不斷地在乃父臉上劃着問號。

文百川輕輕一嘆，道：「孩子，談到你娘，妳必須在心理上先有一個準備。」

冷雪一楞，道：「很嚴重嗎？」

「嚴重不嚴重，那就要看妳是站在甚麽角度上去看了。」文百川徐徐地接道：「首先我要告訴妳的是，妳娘可不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說得實在一點，她是一個壞女人。」

冷雪苦笑着沒接腔。

文百川又道：「從十六歲開始，她就亂攪男女關係，但任何一個男人，都跟她好不了三個月，就會死在她的手中。」

「憑她的綺年玉貌，憑她的公主身份，凡是被她看中的男人，就像是撲火的飛蛾一樣，一個個英勇地前仆後繼，甘心死在她手中，從十六歲到二十歲，死在她手中的男人，至少在一百個以上。」

冷雪輕輕地嘆了一聲。

文百川苦笑着接道：「當她二十歲時，我也加入了那個『飛蛾』行列，很幸運，從我加入那個『飛蛾』行列開始，她沒有再找別的男人。

「但我也不過才跟她相好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一年半時間中，她生下妳和妳妹這一對雙胞胎。

「可是，當她生下妳們姊妹倆之後，却又故態復萌，碰上了『劍痴』侯子青，但她對我，總算是格外開恩，沒有殺我。

「她跟侯子青好不到一個月，就正式舉行婚禮，但在那盛大的婚禮中，却發生了意外的慘劇。」

冷雪身軀一震，說道：「是甚麽慘劇呢？」

文百川道：「當婚禮進行當中，有人向侯子青潑下腐蝕力極強的藥水，結果是侯子青不但被毀容，連生殖功能也因而斷絕，而妳娘也受到池魚之殃，臉部留下一些疤痕。從此，這一對同命鴛鴦成了有名無實的掛名夫妻，也從此，他們夫妻倆都一直戴着面紗，而侯子青更從此專心煉劍，練武，而獲得『劍痴』的稱號，這，就是婚禮進行當中的慘劇之一。」

冷雪苦笑道：「還有慘劇之二？」

文百川點點頭，道：「是的，慘劇之二就是『陰風蛇叟』司徒本乘虛而入，將妳盜走，玩出『換嬰把戲』，造成如今一連串兇殺的後果。」

「那麽，造成這兩宗慘劇的罪魁禍首，是甚麽人呢？」

「那當然是妳那水性楊花的母親。」

冷雪苦笑道：「這一點，我了解，但那個撒潑強力腐蝕藥水的人，也是元兇之一。」

文百川道：「是的，但那個人武功很高，乘混亂中逃走了，據事後研判，應該是被妳娘所殺的面首當中之一的父親。」

說到這兒，他苦笑着一嘆，道：「可是，不幸的是，妳娘竟然認定是我因妬生恨下的毒手，而將我制住，帶上點蒼山，投入一條山洪暴發的溪澗中。」

「還好，她沒有當場殺掉你，否則，我就成爲一個無父的孤兒了。」

文百川道：「她雖然沒有當場殺死我，但也等於是將我當場殺死一樣，妳想想看，將一個人制住穴道之後，投入亂石如林的山洪中，不淹死也得被亂石撞死，而且，死前還要飽受精神上的威脅，所以她的用心，比當場殺死我還要狠毒。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居然沒有死，而且，還有意外的奇遇……」

冷雪忍不住截口問道：「當時，是甚麽人救了您？」

文百川苦笑道：「是老天爺救了我，當時，我灌了不少水，也被亂石撞得遍體鱗傷，却並未傷着要害，而且，當我快要支持不住時，居然將我被制的穴道撞開了，但也就在這個時候，被一股強大的吸力，將我拉進一道暗流之中，而我也當場昏了過去。」

他一頓住話鋒，飲了一口香茗，才輕嘆着接道：「當我甦醒過來時，發覺我是躺在一個奇妙的地方，那是一個奇妙的絕壑，就像是一隻覆蓋着的大碗，不過，週圍弧度比碗來得小，方圓連十畝以上，高度沒有千丈，總也有八百丈以上。

「當然，那隻大碗是沒有底的，所以，可以看到天光，我既像是被一隻絕大的大碗覆蓋着，也好像是陷身在一口巨大的深井中。

「當我當時甦醒的刹那，我是興奮多於憂懼的，因爲，我畢竟還活着。

「於是，我強振精神，強忍遍體的傷痛，在這隻巨大的覆碗中巡視一番。

「這兒，只有一個山洪的入口，山洪進入這兒之後，進入一個其深不知幾許的深潭中，那深潭只通地底的陰河，所以，這兒只有山洪進口處唯一的一條通路，當山洪消退時，可能通往外面，但很不幸，當三天之後，我傷勢略愈，準備循進水口外出時，忽然發生一次輕微地震，將那個通道完全封閉住了……」

冷雪又插口問道：「那您以後是如何脫險的？」

文百川苦笑着道：「脫險？還早得很哩！」

冷雪道：「您的奇遇，也是在那兒獲得的？」

「不錯。」文百川沉思着接道：「自從通道被封閉之後，我只好靜下心來，做如何求生存的打算，幸虧那兒還有少許林木，也有黃精、茯苓，深潭中還有魚蝦，生存條件並不太差，而且，我還在一處十來丈高的峭壁上，發現一個有人住過的天然石洞，妳猜，那個曾經在那兒住過的人是誰？」

冷雪笑道：「我怎麽猜得於着！」

「告訴妳，乖女兒。」文百川口沫四濺地接過：「那是段氏皇朝中成就最高的一代怪傑『天龍子』段不撓。」

冷雪苦笑如故地道：「這個人，我沒聽說過。」

文百川道：「段不撓是段氏皇朝中第三代的太子，按例他將成爲第四代皇帝，但他是天生的練武材料，視富貴如浮雲，放棄帝位，自號天龍子，畢生鑽研武學，終於成爲大理段氏王朝中成就最高的武學大師。

「須知段家武學本來就是獨樹一幟，獨霸南天，經過段不撓的發揚光大，更使段家武學，達到極致。

「同時，段不撓也想到，權勢能腐蝕人心，段氏王朝總有一日沒落的一天。

「他是有心人，生前就將自己精研光大的段家武學，錄成兩本秘笈，分藏於兩個秘密場所，以待有緣……」

冷雪截口問道：「您就是在那個石洞中，獲得一本秘笈？」

「是的。」文百川點點頭，道：「現在，我已經知道，另一本秘笈，爲司徒仇所獲得，但他火候還淺，不難制住他。」

冷雪苦笑道：「老天爺也未免太那個了，爲甚麽那另一本秘笈竟然落入司徒仇那樣的人的手中？」

文百川道：「有關這一點，段不撓在

秘笈的扉頁上也曾有番說明，他說，兩本秘笈不可能全部落入壞人手中，只要有一本在好人的手中，就有制衡的力量，如果萬一不幸而全部落入壞人手中，那也是天意，非人力所能左右。」

冷雪道：「這麽說來，老天爺畢竟還是仁慈的。」

「是的，」文百川苦笑連接道：「但對我來說，却並不怎麽仁慈。」

「此話怎講？」

「因爲由於那一次地震，將通路封死，使我困在那隻『覆碗』中近二十年。」

「那將近二十年中，您沒想過脫困的辦法？」

「誰說的，但，妳想想看，四週峭壁光滑，高達千丈，又有向內凹的弧度，根本沒有可供手足借力的任何東西，而我又身無寸鐵，所以，除非能飛，否則，我只有終老在那兒了。」

冷雪俏皮地一笑道：「其實，終老在那兒，也滿不錯的，當時，爹好像成了不食人間烟火的地仙了。」

文百川含笑接道：「是的，最初，爹也是這樣的想法，可是，當我練成了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之後，想法就不同了。」

冷雪道：「是怎樣的不同？」

文百川道：「我只想趕快脫困，憑一身所學，快意恩仇，開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天險難渡，百無聊賴中，我只好寄望於有人經過那兒時，出聲呼救，可是，多年來，除了飛鳥之外，始終不曾見到半個人影……」

「爹，那地方是在那兒？」

「現在，我才知道，就在點蒼山的羣峯之中。」

「那……以後呢？」

「以後？」文百川苦笑道：「以後，我完全絕望，心如止水，眞的沒打算生出那絕境了，可是，老天爺就那麽喜歡捉弄人，就在這時候，奇跡出現了。」

他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現在說來，是十個月之前，那是一個晴朗的中午，我居然發現岩頂映下一個正在舞劍的人的影子在晃動着……」

冷雪截口嬌笑道：「我明白，那個人就是龍慕白。」

「不錯。」

「龍慕白等於救了您的命，以後，您也成了他的師傅。」

「同時，我也了解了二十年來武林大勢的變遷，和目前的江湖動態。」

「脫困之後，有沒有去侯府看過？」

「有。」文百川輕輕一嘆，道：「人，就是那麽奇怪的動物，當你急於脫困而又無法脫困時，總是幻想着，一旦脫困一定要快意恩仇，我，也絕不例外，我曾經幻想過，當我脫困之後，我縱然不殺段翠，也一定要好好地消遣她一番。」

「您去侯府，有沒有見到我娘和我妹妹？」

「有。但她們都沒見到我，她們跟那個叫崔姑娘的中年女人在練劍，當時我心中很平靜，連一點點報復的念頭都沒有，但是，當我隱身於暗中，靜觀她們所練劍法時，却不由地令我爲之然悚一驚……」

冷雪接口問道：「怎麽說？」

文百川道：「因爲，她們那所施展的劍招，可以說是集奇絕、毒辣於一爐，連我目前的成就，也不易加以破解。」

「那是甚麽劍法呢？」

「爹看不出來，但，却敢斷定，那絕對不是段家或侯家的武學。」

文百川又道：「我，雖有奇遇，但限於本身的資質，未能將段家武學練到登峯造極，但我也曾很自負，認爲，憑目前成就，已足以傲視當代武林的了，可是，發現上述事實之後，使我警惕到武林中眞正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於是，我立即趕返住處，以『開頂傳功』大法，給龍慕白輸入十五年的面壁之功……」

「那可眞是便宜了他。」

「是的，龍慕白那小子資質絕佳，我本來只是想以三年工夫將他培植成爲年輕一代中的第一高手，但，經過我轉輸十五年的面壁之功後，短期內就可以強過我這個師傅了。」

冷雪笑問道：「爹，您所說的短期，究竟是多久？」

文百川道：「最多一個月，就可啓關了。」

冷雪道：「那太好了，還有足夠的時間，可趕上中秋節侯府借劍那場熱鬧。」

驀地，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文百川的反應很快速，對方那話聲未落，他已擊滅室內燈光，將愛女拉到背後，右手中也亮出了寳劍。

「嘩啦」一聲，窗戶於青蛇亂竄中被毁掉。當然，那所謂「青蛇」，是一蓬快速而又無比霸道的劍光。

凄迷月色下，窗外丈八遠處，傲立着一個白衣勝雪，長髯垂胸的中年男人。

此人身材頎長，面相清癯，顯得旣瀟洒，又飄逸，比起文百川這個「英俊的老男人」來，絕不遜色。

當文百川冷眼向對方打量之間，那白衫人却沈聲說道：「文百川，滾出來！」

文百川訝問道：「你認識我？」

那白衫人道：「我本來不認識你，但我已經以『天視地聽』術於二十丈外聽到你的談話，所以，現在，我等於已經認識了你。」

「高明！」

「也許我不够稱爲『高明』，但我了解你是段家武學的正統傳人而敢向你挑戰，就憑這一點，我認爲我已足以自豪。」

「你好像很謙虛？」

「錯了，我如果謙虛，就不會向你挑戰。」

「如果你只是爲了印證武學，那很抱歉，我現在沒工夫，也沒興趣。」

「目前由不得你，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不是印證武學，是生死之搏。」

文百川一怔，道：「你我才不過是初逢乍見，該談不上有甚麽大仇恨吧？」

「不錯。」那白衫人冷然接道：「武林中的血腥殺戮，有時候，是不須要有甚麽仇恨的。」

文百川沒接腔。

那白衫人又道：「出來吧，請放心，

我不會傷害你的女兒，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如果我有傷害你的女兒，午後，你替龍鏢頭弄棺材，冷雪在官道旁落單時，我就下手了。」

難道說，午後，隱身官道旁雜木林中那雙神秘的眼睛，就是他的？

很可惜，這情形，文百川不知道，冷雪也不知道。

不過，儘管文百川父女倆不知道，却都深信對方所言是實。因爲，文百川父女倆都心中明白，那時候，冷雪是落過單。

文百川仍未接腔。

那白衫人問道：「你好像不相信？」

文百川笑一笑，道：「我好像應該相信。……」

話聲中，人已穿窗而出，但却並未離開窗口，並回身說道：「雪兒，小心一點，不要出來。」

冷雪點點頭，道：「我知道。」

現在，文百川跟那白衫人相距約莫丈五。

文百川笑道：「我已經出來了。」

那白衫老人道：「很好！」

白衫人雖然同答得很簡短，但一雙精目却在文百川的週身上下溜個不停。

文百川笑笑道：「你好像一點都不肯吃虧？」

白衫人一楞，道：「此話怎講？」

文百川道：「方才，你由明窺暗，沒看清楚，所以，現在，才特別看一個够，撈同本錢。」

白衫人啞然失笑道：「正是。」

文百川道：「看過以後有何感想？」

那白衫人道：「最大的感想是美中不足……」

「是由於我還戴着人皮面具？」

「對，其實你大可不必多此一舉。」

「也有理由？」

「當然，第一，我已經知道你的過去和現在，你的身份，已經沒有繼續保密的必要。」

「第二呢？」

「第二，你已隱居二十年，你該想到，二十年的變化有多大，你已由青年進入中年，即使是當年知交，也不一定能認出你來了。」

文百川含笑接道：「有道理，看來，我好像成了後知後覺。」

那白衫人道：「你也不是後知後覺，只不過是當局者迷而已。」

文百川禁不住啞然失笑道：「有道理，這撈什子是沒有理由再戴下去了。」

隨手揭下人皮面具，又笑問道：「現在，你該滿意了吧？」

那白衫人目光一亮，道：「果然是『好一個英俊的老男人』！」

文百川道：「你也不賴呀！」

那白衫人道：「不錯，不論人品、武功、你我都算是『一時瑜亮』，但，很可惜，咱們之間，不但不能惺惺相惜，而且還絕對不能並存。」

文百川苦笑道：「如果只是由於咱們是『一時瑜亮』，你才認爲不能並存，那我可以永遠戴着人皮面具，也永遠不過問江湖中事。」

「你怕死？」

「你怎麽想，就怎麽算吧！」

「你當然不是怕死的人，不過是由於二十年的幽居，磨盡了你的雄心壯志。」

「不錯，現在，咱們這場不必要的生死之搏，是否可以免了？」

「不行！」那白衫人沉聲接道：「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碰上我。」

文百川的忍讓，已到了仁至義盡的程度，但對方仍然是蠻不講理地咄咄迫人。因此，文百川忍無可忍地，臉色一沉道：「你好像自信有把把握可以殺死我？」

那白衫人平靜地道；「我沒有這個把握，但我堅信，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見到明天的太陽。」

「至少，你該先報個萬兒。」

「沒這個必要……接招！」

話出招隨，「唰、唰、唰……」地一串快攻，把文百川迫退三尺。

文百川退過三尺之後，却不再退，他一直是只守不攻。

外表看來，只見他從容揮洒，見招折招地守得無懈可擊，並朗聲笑道：「閣下，別藏私啊！」

那白衫人冷笑道：「別急，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文百川道：「像目前這樣子，除非我想自殺，否則，你絕對殺不了我，我也不能不失望。」

文百川口中說得輕鬆，其實，他心中可一點兒也不輕鬆。

因爲，那白衫人不但劍招奇幻、玄妙，而所蘊含的內力，也無比雄渾。

他明白，如果他不會輸給龍慕白十五年的功力，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制勝，並能殺死對方。

但現在，他却只能自保！

至於他目前之所以故作輕鬆狀，並不反擊，毋非是想給對方一個「莫測高深」，迫使這個難纏的敵人知難而退！

因此，雙方交手近百招，仍然是一個不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那白衫人一面長劍翻飛，盡展奇招，一面喝問：「文百川，你爲何不反擊？」

文百川笑道：「我只守不攻，你都奈何不了我，如果我反擊，難道能神氣得起來？」

那白衫人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用心？」

文百川截口笑問：「你以爲我有甚麽用心呢？」

那白衫人道：「你根本就是沒有餘力反擊，只不過是故裝鎭定，希望我產生錯覺。」

文百川心中暗罵一聲「老狐狸」，口中却呵呵一笑道：「你既然這麽認定，！爲甚麽不加點勁，立即把我殺掉？」

那白衫人冷笑道：「你等着瞧吧！」

室內忽然傳出冷雪的一聲驚呼。

文百川臉色一變，道：「雪兒……」

「唰，唰，唰，」一連三劍，將那白衫人迫退五大步，並沉喝一聲，「停！」

文百川心急愛女安危，第一次使出看家本領反擊，三劍就將對方迫退五大步。

那白衫人臉色微變，沒有反擊。

這場沒分出高下的惡鬥暫時中止了。

室內的冷雪寂然無聲，這當然不是好

現象。

文百川臉色再度一變，即待同身穿窗而入，但室內却適時傳來司徒仇的語聲道：「文百川，爲了令媛的安全，你最好是不要進來。」

文百川強行制住即將躍射的身形，並猛吸一口清氣，抑平內心的激動，道：「你是司徒仇？」

司徒仇的語聲道：「不錯。」

文百川道：「你將雪兒怎樣了？」

司徒仇的語聲道：「不怎樣，不過是穴道被制而已。」

文百川道：「你有何企圖？」

司徒仇的語聲道：「這個……可就有得談了。」

一旁的白衣人插口笑道：「文百川，我不會落井下石，你仍可以慢慢談，我樂得涼快涼快。」

司徒仇已出現在窗口，含笑接道：「不！閣下暫時不能凉快。」

那白衫人注目問道：「你就是『陰風蛇叟』司徒本的徒弟司徒仇？」

「不錯。」

「你，好像比你的那老鬼師傅還要奸狡，也還要狠毒？」

「何以見得？」

「你總不能否認，司徒本不是你殺死的吧？」

「我不否認。」

「目前，你這檢便宜的功夫，也好像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多謝誇獎！」

「一個連自己的授業恩師都忍心殺死的人，還能不算狠毒嗎？」

「我的想法不同！」

「是如何一個不同法？」

司徒仇冷冷地一笑道：「你既然知道司徒本是我殺死的，當也知道司徒本二十年前所玩的那個混帳的『換嬰把戲』？」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我知道。」

「也知道我跟冷雪，就是那『換嬰把戲』中受害最嚴重的主角？」

「不錯。」

「你知不知道，一個從來不知道父母之愛是甚麽滋味的人，是一種怎麽樣的心態。」

「我懂。」

「那麽，我現在告訴你，我不認爲我殺司徒本是殺自己的授業恩師，而是殺一個毁滅我的童年幸福，人人皆曰可殺的惡魔。」

「唔……」

「至於我目前的檢便宜，那也是一個失去親情的溫慰與照顧的孤兒，自幼養成的求生本能。」

「我承認你說的都有道理，」那白衫人含笑問道：「只是，這些都跟我想凉快一下不相干呀？」

司徒仇笑笑道：「我說相干，而且是大大的相干。」

那白衫人含笑注視，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你要明白，目前，你跟文百川才是正主兒，我司徒仇只是第三者。」

那白衫人仍未接腔。

文百川却忍不住沉聲問道：「小子，你刦持我女兒，意欲何爲？」

司徒仇皮笑肉不笑地道：「閣下請稍安勿燥，我首先保證令媛毫髮無損！」

文百川道：「你要是損傷了她一根毫髮，我會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司徒仇冷笑道：「文百川，你要明白，我司徒仇是在苦難中長大，可不是被人嚇大的。」

文百川也冷笑道：「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對，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司徒仇陰陰地一笑道：「現在，就說到對你女兒『意欲何爲』的問題了。」

文百川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司徒仇目光向文百川和那白衫人的臉上一掃，道：「方才，我已經說過，你們二位是正主兒，我是第三者。」

文百川，白衫人都沒接腔。

司徒仇道：「有道是，旁觀者清，看過你們的方才那一番惡鬥之後，我敢斗胆斷定，目前，你們二位是半斤八兩，誰也殺不了誰。」

文百川、白衫人仍未接腔。

司徒仇又道：「如果勉強打下去，縱然不是同歸於盡，也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在此種情況之下，我這個第三者，就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了。」

那白衫人笑問道：「你打算站在誰的一邊？」

「目前，我自己也還不知道。」司徒仇沉思着接道：「按說，我跟冷雪同是『換嬰把戲』中的受害者，是名副其實的同命鴛鴦，如果能够一雙兩好，那麽，文百川就是我的老丈人，我理當站在文百川的一邊。」

那白衫人笑笑道：「怕只怕，文百川不希望有你這樣的女婿。」

司徒仇苦笑着道：「這一點，我也了解……」

「那麽，你打算站在我這一邊了？」

「目前還沒有，我要聽聽我這位未來老丈人的高見。」

文百川不等對方發問，就冷然地道：「我不會有你這樣的女婿，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文百川不但語氣堅決，神態方面，也顯得無比地鎭定！

這情形，不但使司徒仇當場楞住，連那白衫人也爲之大感不解地緊蹙雙眉！

目前，情況很明顯，姑且撇開司徒仇「換人質以自重」的這一點不談，文百川也是站在絕對不利的一邊。

這也就是說，即使文百川只顧慮愛女的安危，當司徒仇倒向白衫人那邊時，他還是絕對的不利。

那麽，文百川怎會有目前這種堅決的語氣，和鎭定的神態呢？

司徒仇一楞之後，道：「文百川，你不要以爲我保證對令媛毫髮無損，就有恃無恐。」

文百川披唇一哂，道：「你的保證，能值幾文錢。」

「這是說你根本不重視我的保證？」

「你的保證，值得別人重視嗎？」

司徒仇冷笑道：「那很好，現在，請聽着，不管你同不同意，也不管冷雪願不願意，冷雪要做我的妻子是做定了。」

文百川冷然一哂，沒接腔。

文百川的鎮靜態度，實在令人莫測高深，看情形就像是被司徒仇所刦持的冷雪，跟他毫不相干一樣。

文百川不接腔，那白衫人却笑問道：「你小子準備先來一個霸王硬上弓，造成既成事實？」

司徒仇點點頭，道：「不錯！」

那白衫人道：「這麽一來，你就站在文百川那邊了！」

「不可能！」

「不可能？你不承認這個老丈人？」

「他都不承認我這個女婿，我又爲甚麽要承認他這個老丈人。」

「噢……」

司徒仇忽然岔開話題，道：「今天午後，官道旁的那場鬧劇，你閣下也是旁觀者之一？」

那白衫人道：「可以這麽說。」

司徒仇道：「那麽，當時我跟我那老頑固外祖父的一切你都聽到，看到了？」

那白衫人道：「不錯。」

司徒仇道：「對于蠻不講理，剛愎自用的外祖父，我都可以折辱他，那麽，對於一個八字還缺少一撇的所謂老丈人，你認爲我會怎樣呢？」

那白衫人目光爲之一亮，道：「這是說，你已經決定站在我這邊了？」

「不錯。」

「那……好極了！」

「可是，我有條件。」

「說說看？」

司徒仇道：「第一，我帮你制住文百川，但不能殺他。」

那白衫人道：「就由于他即將成爲你的老丈人？」

「不錯，但這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那原因之二呢？」

「原因之二是，要由他身上，找出龍慕白來。」

「爲了震天雙劍？」

「也爲了斬草除根，而且，必須乘龍慕白啓關之前下手。」

「那是當然，如果等那小子神功大成之後才下手，那就事倍功半了。」

「不錯，我也答應，震天雙劍，咱們每人一枝。」

「你好像還有第二個條件？」

司徒仇點點頭，道：「是的。」

那白衫人道：「請說。」

司徒仇道：「咱們的合作，只此一遭，下不爲例。」

那白衫人道：「也有理由？」

司徒仇道：「理由很簡單，今後，你我很可能是勢不兩立的敵人。」

那白衫人笑道：「好！够坦白，够豪爽，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

司徒仇道：「那麽，我這兩個條件，你都答應了？」

那白衫人道：「其實，你的第二個條件，根本不算條件，所以，也毋須答應或不答應。」

「唔……」

「至于第一個條件，也不必再多加攷慮……」

「那是說，已經答應了？」

「不錯。」

司徒仇目光轉向文百川道：「文百川，文大俠，有句老掉了牙的俗語：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不致于沒聽過吧？」

文百川仍然是那一副鎮靜得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態，含笑反問道：「聽說過又如何？」

司徒仇道：「聽說過嘛！最好是乾脆一點兒，自己封閉功力。」

「你認爲，你們兩個將我吃定了？」

「不錯。」

「我也有兩句老掉了牙的俗語，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們兩個，也該聽說過吧？」

文百川的話沒說完，司徒仇跟那白衫人已同時臉色爲之一變。

緊接着，文百川又笑着問道：「沒聽懂？」

司徒仇，白衫人臉色陰晴不定，都沒接腔。

另外，却有一串嬌甜語聲接道：「他們又不是死人，怎會沒聽懂。」

隨着話聲，只見兩道人影，手携着手，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徐徐地而來。

不，看似「徐徐而來」，實際上却是快速之至，一晃之間，已俏立文百川的身邊。

這兩位不速之客，赫然是冷雪和已經訂于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董小梅。

現在，情況豁然開朗。

方才，文百川之所以鎮靜得出奇，是由于董小梅已經以「傳音入密」功夫告訴他：「冷雪已經被她救出」。

所以，文百川才有那「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說詞。

× × ×

對司徒仇來說，自己控制之下的人質，被人家神不知鬼不覺地救走而懵而不知，可比當場被摑兩記耳光還要難過。

因此，這刹那之間，他幾乎以爲自己是在惡夢之中，而震驚得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至于那白衫人，雖然不像司徒仇那麽震驚，情況却也好不了多少。

失踪已一年的董小梅，豐姿依舊，却比一年以前要成熟得多。

按說，她今年才十七歲，却已跟二十歲的冷雪一樣地風華絕代，儀態萬千，已經成爲十足的大美人了。

那白衫人不認識董小梅，當場一怔之下，首先打破沉寂道：「哦……這位姑娘是——」

「董小梅，」董小梅含笑接道：「『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

文百川也含笑接道：「也就是已經訂于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董小梅。」

那白衫人「哦」地一聲，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白衫人這話，絕對是由衷之言。

他是大行家，董小梅出現時，手携着冷雪，那種看似緩慢，實際却無比快速的身法，他當然懂得，那是輕功中的極致，

「千里戶庭縮地大法」。

「過獎。」董小梅披唇微哂之後，扭頭向冷雪嬌笑道：「冷姊姊，方才司徒仇那小子制住妳，妳心中一定很不舒服？」

冷雪點點頭，却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現在，妳將我方才傳妳的那一招，現買現賣，給那小子一點教訓。」

「得令。」

「得令」聲中，但見冷雪嬌軀一晃，並傳出「辟拍」兩聲脆响。

脆响方歇，冷雪已回到原處。

仍然卓立窩內的司徒仇，莫名其妙地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像中邪似地楞住了。

這情形，使得文百川精目中異彩連閃，也使得那白衫人禁不住脫口驚呼：「『大挪移身法』！」

董小梅淡然一笑道：「你很有一點見識。」

那白衫人不理會董小梅的冷諷，又向冷雪問道：「妳……這還是現買現賣？」

冷雪含笑反問：「難道不可以？」

那白衫人苦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妳……」

忽然一嘆住口。

冷雪又笑問道：「我怎樣？」

那白衫人又嘆了一聲，道：「不愧是練武的絕佳材料。」

文百川却一臉得色地笑道：「虎父虎女，信然，信然！」

挨了兩記耳光的司徒仇，忽然厲叱一聲，穿窗而出，以身劍合一之勢，向冷雪疾射而來。

可惜他又碰了一個硬釘子——迎向他的竟然是董小梅。

現場中人都沒看出董小梅使的是甚麽招式，但聽一聲震响，一聲驚呼同時發出，司徒仇的身形凌空三個筋斗，倒飛三丈之外。

董小梅却沒事人似地，美目向司徒仇，白衫人一掃，道：「二位，你我雙方，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待辦，目前，是否可以暫時罷戰，另行時地，再較長短？」

董小梅年紀雖輕，武功却已是頂尖兒身手了，而所言所行，更具有大將風範。

她首先教冷雪給司徒仇一個下馬威，並且，還特別說明冷雪的招式是急就章的現買現賣。

然後，她自己再輕描淡寫地給司徒仇又一次挫折。

自己明明佔了上風，却不爲已甚。

明明是自己有急事，要抽身而退，却于言語中替對方舖好下台的台階……

這些，即使是求之于一般老江湖，也未必見得會比她處理得更好。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對方二人還有拒絕的可能嗎！

× × ×

那白衫人向司徒仇交換了會心的一瞥之後，才點點頭道：「好！我同意。」

董小梅道：「那麽時間和地點呢？」

「妳說吧！」

「我說嘛，我已經訂在中秋節向侯府借劍，咱們之間，也訂于那天在侯府一併解決如何？」

「行！」

「那麽，再見！」董小梅扭頭向文百川父女道：「文伯伯，冷姊姊，咱們走吧！」

目送文百川等人離去的背影，那白衫人口中却向司徒仇笑道：「司徒老弟，咱們緣份不淺啊！」

司徒仇沒好氣地道：「你還能笑得出來。」

「不笑就能解決問題嗎？」

「這個……」

「老弟台，別洩氣，一時的挫折，算不了甚麽。」

「閣下有何良策？」

「老弟台，方才，你是被那兩個丫頭片子的『先聲奪人』弄昏了頭，我是旁觀者清，其實，董小梅固然比你我都強，但所強却有限得很。」

「何以見得？」

「老弟台，如果董小梅不是比你我所強有限，方才，她會那麽輕易放過咱們嗎？」

司徒仇若有所悟地「唔」了一聲，道：「是有道理。」

「山人自然言之有理。」那白衫人拈鬚微笑道：「所以，方才我才說，咱們緣份不淺。」

司徒仇一楞，道：「此話怎講？」

那白衫人道：「方才，你不是說過，咱們的合作，只此一遭吧？」

「不錯。」

「現在，情況劇變，咱們就有繼續合作下去的必要了。」

司徒仇禁不住苦笑道：「這麽說來，咱們的確是緣份不淺。」

那白衫人道：「老弟台，只要你能誠心跟我合作，我敢保證，不但今宵所受的屈辱，可以得雪，也可以獲得一位跟冷雪一樣的如花美眷。」

「噢……」

「你不相信？」

「也不是不相信，只是，由于閣下說得太美好了，我不能不保留一點。」

「老弟台，冷雪有一個孿生姊妹侯銀鳳，你該不致于不知道吧？」

「知道，你認識她？」

「我認不認識她，你不必過問，但我有辦法促成你們這一段良緣，而且，很可能讓你來一個一箭雙鵰。」

司徒仇目光爲之一亮，道：「你說的是也包括冷雪？」

「不錯！」

「那我先謝了。」

「不用謝，只要你誠心誠意跟我合作就行。」

「好，請指示。」

「附耳過來。」

這一「指示」，足足「指示」了半盞熱茶的工夫。

但由于是貼耳低聲交談，「指示」的內容却只有他們兩個當事人知道。

司徒仇聽完之後，只見他滿臉興奮地道：「好！妙！妙極了！」

那白衫人道：「多謝誇獎！」

司徒仇道．「現在，是否該告訴我你的姓名來歷了？」

那白衫人說道：「既然咱們已成了志同道合的夥伴，我自會將姓名來歷都告訴你。」

一頓話鋒，才含笑接道：「我複姓東方，單名一個亮字。」

司徒仇一怔，說道：「不是臨時揑造的吧？」

「你怎會有這種想法？」

「因爲，像你這樣的高人，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那是由于你太年輕，同時，也是由于寒家已經多年不過問江湖中事了。」

「噢……」

「武林中，老一輩的人都知道，一甲子之前，獨霸南天的，不是大理段氏王朝。」

「還有你們東方世家？」

「是的，當時是東方世家跟段氏王朝雙雄並峙的局面。」

「以後，又怎會成爲段氏王朝獨霸南天的局面呢？」

東方亮沉思着一嘆，道：「那是由于五十八年前，在鷄足山上的一場惡鬥，也是一場豪賭。」

「豪賭的主角，就是你們兩大世家的主人？」

「不錯。」

「結果是東方世家輸了？」

「是的，當時，雙方曾經說明，誰輸誰就退出江湖，一直到自信自己的武功可以勝過對方時，才再向對方挑戰。」

東方亮說到這兒，又輕嘆一聲，道：「想不到，這一退隱，就是五十多年。」

司徒仇沒接腔，却陪着他嘆了一聲。

東方亮又道：「那時候，先父比我現在要年輕一點兒。」

「這是說，那場豪賭，是令祖父所經手？」

「是的，現在，先祖父的墓木已拱，我也自信武功已經足以勝過段家了，可是，我却已失去挑戰的對象。」

「是由于段氏王朝已經烟消雲散？」

「唔……」

「那很好呀！可不戰而獨霸南天。」

東方亮苦笑道：「以目前情況來說，你認爲可以不戰而獨霸南天嗎？」

司徒仇也苦笑道：「不錯，目前，文百川和龍慕白這般人是最大的障碍。」

「我却認爲董小梅更爲可怕。」

「不管他們如何可怕，按着咱們的計劃進行，一定可以將他們擺平。」

東方亮陰笑着，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我這個人，沒甚麼大志，有醇酒美人，就於願足矣！所以，目前，我協助你重振東方世家獨霸南天的雄風，你則帮我獲得文家那一對姊妹花，這也算是各取所須，各得其樂。」

東方亮一掌拍上司徒仇的肩膀，道：「好小子！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 × ×

當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密談的同時，文百川等人也在董小梅的臨時落脚處安頓下來。

那是一座尼庵的客房中。

董小梅、冷雪都是龍慕白的情人，她們兩人該算是情敵，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但經過方才的一場患難，冷雪對董小梅的芥蒂已經消除，這一路行來，彼此之間，也混得相當熟絡了。

大夥兒落坐之後，冷雪首先說道：「大妹子，方才，爲甚麼不乘機除掉那兩個敗類？」

「除掉那兩個敗類？」董小梅苦笑道：「雪姊，妳說得多輕鬆。」

冷雪一楞，道：「此話怎講？」

董小梅道：「不是不想除掉他們，是力量不够。」

「可是……可是……」

冷雪「可是」了半天，還沒「可是」出一個所以然來。

董小梅却代她接下去，道：「可是，方才却嚇得那兩個敗類一楞一楞的，對不對？」

冷雪苦笑道：「是啊！」

「雪姊，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妳還不知道我的武功的來源？」

「是的。」

「也不知道那白衫人的來歷？」

「是的。」

「現在，我先說那白衫人的來歷。」

文百川截口一「哦」道：「我也想起來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也想起那個白衫人的來歷來了？」

「是的。」文百川沉思着接道：「方才，我跟他交手時，總覺得他的劍招有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是在哪兒見過。」

「現在，想起來了？」

「是的，不久之前，我暗探侯府時，看到段翠練劍所使的劍招，也跟那白衫人所使的一樣。」

「還有嗎？」

「現在，我也想到了，那很可能就是已經遁跡近一甲子的東方世家的『靈蛇劍法』。」

董小梅嬌笑着道：「文伯伯完全說對了。」

「那白衫人果然是東方世家的人？」

「是的，他叫東方亮，他目前就是東方世家現任主人。」

冷雪插口苦笑道：「爹，怎麼又鑽出一個東方世家來？」

文百川說道：「這個，可就說來話長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對於東方世家的過去，我也不太了解，您就詳細地說明一下吧！」

「好的……」

當文百川將東方世家與段氏王朝的淵源娓娓地加以說明之後，董小梅才輕吁一聲，道：「原來如此。」

冷雪接問道：「這麼說來，東方世家跟段氏王朝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文百川點點頭，道：「本來就是。」

冷雪又問道：「那麼，東方世家的劍法，又怎會傳入段氏王朝的後人段翠的手中呢？」

文百川苦笑道：「這問題，我也沒法回答。」

董小梅插口嬌笑道：「雪姊，這問題

，還是問我比較好。」

冷雪道：「大妹子妳知道？」

「當然。」

「那就快點說吧！」

「告訴妳，現在的東方亮，也就是侯府的男主人。」

「噢……」

「而且，侯子青還活着的時候，東方亮就已經鵲巢鳩佔了，侯府中那個武功奇高的女總管崔姑娘，本來就是東方世家的人。」

文百川接口問道：「這些，董姑娘又是怎麼知道的？」

董小梅嬌笑道：「文伯伯，我已經跟雪姊平輩論交，您還是叫我小梅吧！」

文百川訕然一笑道：「對對……文伯伯好像是老糊塗了。」

董小梅又嬌笑一聲，道：「文伯伯是怕我所提供的消息不確實？」

「那倒不是。」文百川苦笑着接道：「我只是覺得奇怪，妳怎會對侯府的事，知道得那麼多？」

董小梅道：「因爲我曾暗中下過半個月以上的工夫，所以，事實上，對侯府中事，我還不止是知道這一些。」

「還知道一些甚麼？」

「還知道東方亮與那位崔姑娘的武功，都高於段翠。」

「還有嗎？」

「還有，現在的侯府中的大權，完全掌握東方亮的手中。」

「這倒是意料中事。」

「還有……還有……」

她忽然一笑住口。

文百川笑問道：「怎麼不說下去？」

董小梅伸了一下舌頭，道：「我還知道文伯伯跟段翠之間的往事，不過，這是方才在客棧外，以『天視地聽』術偷聽到的。」

文百川苦笑道：「很好，這就省下我另一番唇舌了。」

一頓話鋒，又輕嘆着接道：「怪不得方才在客棧外，東方亮堅持要殺死我。」

董小梅道：「他是躭心段翠對您舊情復燃。」

「妳認爲有此可能嗎？」

「好像不太可能，即使有此可能，以她當年對您那麼絕情，您也不可能再接受她。」

「唔……」

「不過，我也覺得很奇怪。」

「奇怪甚麼？」

「段家跟東方世家，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們兩個又怎會湊合在一起呢？」

「因爲，東方亮是一個美男子，而段翠却是一個見了美男子就走不動路的水性楊花的女人……」

「這也算是臭味相投。」

冷雪蹙眉接道：「大妹子，改變一下話題，好嗎？」

董小梅歉笑道：「雪姊我很抱歉。」

文百川道：「雪兒，妳大可不必由於有這樣的一個母親而難過，其實，妳自幼無母，就當作她是早已死去了吧！」

冷雪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雪姊，我現在就說妳喜歡聽的了。」

冷雪凄然一笑，道：「謝謝妳，我在聽。」

董小梅道：「文伯伯，我現在要說的，您一定很喜歡聽。」

文百川反問道：「是不是有關妳那武功的來源？」

「是的！文伯伯可眞會猜。」

「也許，我還可以猜一個八九不離十呢。」

「是猜我武功的來源？」

「是的。」

「好！你猜。」

「我想，有九成九是來自傳說中的『九原清笈』？」

董小梅畢竟還不過是一個才十七歲的大姑娘，童心未泯，聞言之後，禁不住跳了起來，叫道：「文伯伯，您是怎麼知道的？」

文百川含笑反問：「又猜對了？」

董小梅道：「是呀！」

冷雪接問道：「大妹子，聽說妳是當侯子青與天魂上人被司徒本暗殺盜去『雲天雙劍』之後，替司徒本揹上黑鍋，被我娘和我妹妹逼下絕岩的？」

「不錯。」董小梅想起一年之前那種含冤莫白，被逼下絕岩的慘景，仍有餘恨地一挫銀牙，道：「當我絕處逢生，並獲奇遇之後，一心只想早日練成絕藝，將段翠和侯銀鳳好好地折辱一番，才洩心頭之恨，可是，現在我却不想折辱他們了。」

冷雪道：「是由於他們是我的母親和妹妹？」

「那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還有原因之二？」

「是的，有些事情，好像都有正反兩面的看法。以我的遭遇來說吧！由正面看，他們冤枉我，逼我走向死路，是我的仇人，我應該報復，但由反面看，他們促成我獲得多少武林人物千方百計，夢寐以求，而求不到的『九原清笈』，那麼，我是否該向他們道謝呢？」

文百川長嘆一聲，說道：「眞難得，賢侄女小小年紀，居然能有此種襟懷。」

董小梅嬌嗔地道：「文伯伯您別太寵我呀！」

冷雪也禁不住嬌笑道：「好啦！妳不報復，也不用道謝，我爹也不寵妳，現在，該言歸正傳了吧？」

董小梅一楞，道：「還有甚麼正傳歪傳的？」

冷雪道：「我說的是妳被逼下絕岩以後的經過呀！」

董小梅啞然失笑道：「原來妳說的是這個。」

一頓話鋒，才沉思着接道：「說起來，那可眞是一項奇跡。」

「當然是奇跡，否則，妳又怎能活到今天？」

「當時我但覺一落千丈，人也昏了過去，但當我醒過來時，却發覺自己躺在一個洞口朝天的石洞中，居然毫髮無損。」

「是誰救了妳呢？」

「當時，我不知道，也想不通，直到三天之後，我才明白，是那石洞中的子午風救了我。」

冷雪一怔道：「子午風是甚麽呀？」

董小梅道：「那是來自洞底深處的一股陰風，每日子午二時都吹上大半個時辰，很準時，也從來不間斷，所以，我叫它爲子午風……」

「子午風又怎能救人？」

「那是當第三天的午時，陰風發作時，我突然省悟到，並經過試驗證明的。」

「那風力很強，我站在洞口向下飛躍，居然能托住我的身形徐徐下降。」

「這情形，倒的確可能是那子午風救了妳。」

「不！不是可能，是絕對。」

「妳怎能這麽肯定？」

「因爲，我記得很清楚，當我被逼跳岩，是半夜時分，也正是子午風發作的時候。」

冷雪含笑道：「那『九原清笈』就是在那石洞中發現的？」

董小梅道：「是的，除了那綜合各門各派早已失傳的武學精髓的『九原清笈』之外，還有兩粒助長功力的大還丹。」

「說來，妳可眞是命大福大。」冷雪忍不住嬌笑道：「教人又羨又妬。」

董小梅却幽幽一嘆道：「其實，我可一點也不希望有這種大福大命，只求平平淡淡無災無難渡過此生，就於願足矣。」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雪姊，文伯伯，二位一定心中在奇怪：『這丫頭年紀輕輕，怎會未老先衰，暮氣沉沉的』？」

冷雪嬌笑道：「我正在這麽想呢。」

冷雪也畢竟還是一個大孩子，不了解對方此刻的心情，對這麽嚴肅的問題，居然出以玩笑態度。但，老於世故的文百川却正容說道：「賢侄女，苦難都已經過去，妳也不必再難過了。」

「可是我一經想起，就禁不住熱血沸騰。」董小梅接道：「當一個人含寃莫白，被逼而不得不自求解脫時，那種內心的痛楚，局外人是難以體會其萬一的。」

文百川父女倆，也禁不住爲之同聲嘆息。

董小梅訕然一笑，道：「好，不說這些，言歸正傳。」

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當我發現『九原清笈』時，內心的興奮，是不可言宣的，可是，當我看過附在扉頁上的前言之後，不由又凉了半截。」

冷雪禁不住截口問道：「怎麽說？」

董小梅苦笑道：「因爲，『九原清笈』上的武功，大多屬陽剛性質，適合男性而不宜由女性研練。」

「哦……」

「其中，最適合女性研練的是輕功，所以，到目前爲止，我自己認爲小有成就的，只有輕功一項。」

「可是……方才，妳使那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嚇得一楞一楞的表現，可不止是輕功啊！」

「不錯，那不止是輕功的表現，但妳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當時，我爲了造成『先聲奪人』的聲勢，全力施爲，才將對方唬住，那是經不起長期考驗的。」

「會有這種情形？」

「這絕對是實情。」董小梅苦笑着接道：「由於女性先天上體能的缺陷，加上我當時復仇心切的影响，以致事倍功半，因而目前我對『九原清笈』的武學，最多只能算有五成成就，而且，這還是由於一粒『大還丹』助長功力所致。」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方才，我才不得不故示高絕狀唬住對方，並主動撤退，以便另籌補救良策。」

文百川插口笑問道：「賢侄女一定已有甚麽錦囊妙計了？」

董小梅謙笑道：「錦囊妙計是談不上，但我相信這辦法一定很管用。」

文石川道：「是甚麽辦法？」

董小梅含笑反問：「文伯伯，您是否認爲龍慕白的資質秉賦都是最上乘的？」

「是的。」

「您也正在成全他，目前，已經有很好的基礎，短時期內，就可超過您目前的成就？」

「是的。」

「您也知道我手中還有一粒足以增添半甲子功力的『大還丹』？」

文百川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道：「妳準備以『大還丹』助長他更速成？」

董小梅含笑點首道：「是的，我要於最短期間之內，造就他成爲當代武林第一人。」

文百川道：「賢侄女所說的最短期間，不知是多久？」

董小梅肯定地道：「最多七天。」

冷雪禁不住歡呼一聲，道：「那眞是太好了！」

董小梅正容說道：「冷姊姊，這對武林大局而言，的確是一件好事，但對妳我二人而言，却不一定是好事，妳同意我這說法嗎？」

冷雪苦笑着點點頭，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我們都是江湖兒女，敢愛敢恨，毋須效世俗女兒家的忸怩作態，是不是？」

冷雪又直點頭。

「妳我都很愛龍慕白，但龍慕白心中是怎麽想法，却只有他自己明白。現在，妳我是朋友，也是情敵，今後，可能連朋友的關係都沒法維持，而只是情敵，也可能妳我兩個人都得償夙願，或者是兩個人都落空、當然，更有可能是一人得償夙願，一人落空。」

冷雪輕輕一嘆道：「大妹子，妳說得很坦白，也很有道理，男女間事，『緣』字好像是決定一切，今後的演變，就讓緣份去安排吧！」

董小梅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樣想法。」

冷雪又嘆了一聲道：「至於妳我之間，由於妳曾經由司徒仇手中解救過我，我會永遠感激妳……」

「感激倒不必，我那不過是順手人情而已。」

「但，我有我的原則，所以，不論今後情況如何演變，在我的心目中，妳永遠是我的好朋友。」

「好，我希望咱們永遠是好朋友。」

文百川插口笑道：「够了，難得你們年紀輕輕，能識大體，並能有這樣的襟懷

，現在，甚麽都不必談了，讓我們共同去爲龍慕白效力吧！」

董小梅含笑道：「我舉雙手讚成。」

冷雪道：「我當然也贊成，但我却還有話說。」

文百川道：「妳還要說甚麽？」

冷雪道：「爹，我已經認祖歸宗了，總不能再姓這個沒來由的冷字吧！」

「那是當然。」文百川沉思着接道：「那麽，從現在起，妳就叫文雪兒吧！」

董小梅嬌笑道：「好極了，雪兒二字，叫起來既親切，又响亮，而且……」

文雪兒截口笑問：「而且怎樣？」

董小梅道：「保留一個雪字，對那位將妳撫養成人傳妳武功，替妳取名爲『冷雪』的謝阿姨謝蓮，表示並未忘本。」

文百川却苦笑着一嘆，道：「賢侄女冰雪聰明，我的一點兒苦心，竟然給妳一語道破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誇獎。」

高帽子人人愛戴，董小梅雖然謙謝，却難以掩飾眉宇之間所洋溢的一片興奮神采。

但，文雪兒却沒來由地，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看得一楞道：「雪姊，妳是怎麽啦？」

文雪兒苦笑道：「提起謝阿姨，使我難過，也爲我自己未來的處境不安。」

「此話怎講？」

「大妹子妳想想看，司徒仇這個人，以他目前的作爲來說，是否比他的師傅司徒本還要壞？」

「可以這麽說。」

「可是，他却是謝阿姨的兒子。」

「這眞是造化弄人。」

「不！這都是司徒本那老混蛋所一手造成，如果可能，我會挖他出來鞭屍八百下。」

董小梅忍不住嬌笑道：「好啊！妳比伍子胥還要厲害。」

當年伍子胥爲報父仇，助吳滅楚後，也不過是將楚王的屍體挖出來鞭屍三百，而目前的文雪兒却要將司徒本鞭屍八百，豈非是比伍子胥更厲害。

文雪兒却苦笑道：「大妹子，我可笑不出來哩！」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可憐謝阿姨，一直在想念她的兒子，也一直將龍慕白當做她的兒子，因而造成我誤殺龍太夫人的慘劇，可是，却沒想到，她的眞正的兒子司徒仇却是這樣的一塊料，如果謝阿姨英靈不泯，可眞會死不瞑目哩！」

董小梅，文百川都輕輕嘆了一聲。

文雪兒也輕嘆着接道：「現在，更要命的是，司徒仇成了龍慕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妳替我想想看，我該怎麽辦？」

董小梅沉思着道：「目前，妳不必怎麽辦，一切順其自然就是。」

文百川也附和道：「對！船到橋頭自會直，目前，妳大可不必爲這些操心。」

董小梅道：「不過，有關司徒仇慘殺龍家數十口的事，暫時還不能讓龍慕白知道！以免影响他的進境。」

「那是當然。」文百川正容接道：「爲了爭取時間，現在咱們馬上起程吧！」

江湖兒女心懷廣濶

大理素以「風、花、雪、月」四景著名，那就是「下關風」，「上關花」，「點蒼雪」、「洱海月」。

姑且撇開「風、花、月」三景，而單獨對龍慕白正在閉關的點蒼山的「點蒼雪」略加說明。

點蒼山週圍七十餘里，共十七峯，十八溪，也就是說，每兩峯夾一溪。

十八溪的溪水，都注入洱海中。

點蒼山的妙處在峯高雖僅四千尺，却是峯峯有雪，皚皚白頭，終年不化，故「點蒼雪」被列爲大理的四景之一。

「劍痴」侯子青的侯府，就在點蒼山北部的「光英峯」麓。

令人絕倒的是，龍慕白的閉關之所，就在「雪人峯」頂，與「光英峯」只不過隔了一座「應樂峯」而已。

這情形，如果讓侯府現在的主人東方亮知道了，才够他啼笑皆非哩！

這、對文百川、龍慕白二人來說，大概也就是所謂「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所在」的策畧的運用吧！

但事實上，龍慕白的閉關場所，還是很安全的。

由於峯頂終年積雪，遊客罕至，即使有人到達他那閉關處所的「門口」，也不可能察覺。

因爲，那是一個位於峭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口又爲冰雪所封，必須施展最上乘的縮骨神功，通過一道長達十七八丈的冰巷才能到達洞口。

× × ×

現在，以文百川爲首的董小梅等人，已到達那冰巷的巷口。

由於三人中以文雪兒的功力最差，不能施展縮骨神功進入洞內，如果將文雪兒一個人留在外面又不放心，所以臨時決定，讓董小梅也留在外面陪伴文雪兒，而只由文百川一個人進入石洞。

很意外，文百川居然在冰巷中的半途遇上龍慕白，而雙方都爲之驚喜不已。

由於雙方都施展縮骨神功，交談起來頗不方便，因而文百川首先打了一個「出冰巷再談」的手勢。

當他們走出巷道時，龍慕白一見到董小梅和文雪兒二人，不禁目光爲之一亮。

但俏皮成性的董小梅，却首先嬌笑道：「喲！才一年不見，龍大哥怎麽變成侏儒了。」

龍慕白由於施展縮骨神功，由昂藏七尺之軀變成不滿四尺的身材，誰說不像侏儒。而且，目前的侏儒，無獨有偶地還有一個文百川哩！

只聽一陣骨節爆响過處，兩個「侏儒」都恢復了原有的正常身材。

龍慕白也立即以牙還牙地笑道：「妳也不賴啊！黃毛丫頭變成大姑娘了。」

文雪兒却含眸凝睇，一副若不勝情狀，而且，她的靈目中還隱含着一抹濃得化不開的幽怨。

龍慕白可能不曾察覺對方靈目中的幽怨，也可能是已經察覺到了而故意裝迷糊地，向着文雪兒笑道：「冷姑娘妳好？」

對董小梅是一見面就開玩笑，相形之下，對文雪兒的這句應酬話，就顯得生份多了。

之所以有這情形，自然是由於文雪兒曾經誤殺過他的母親。

這是一個沒法解開的死結。

世間本來就有很多的無可奈何的事，像龍慕白文雪兒之間的這種無可奈何，尤能教普天之下的有情人爲之同聲慨嘆。

文雪兒美目中的幽怨更濃地，勉強擠出笑容，道：「謝謝龍兒，我很好。」

董小梅抿唇一笑道：「你們這情形，可眞有點兒相敬如賓的味道哩！」

一句話使得其餘三人都笑了。

不過、龍慕白、文雪兒兩人笑得頗爲尷尬，文百川也笑得並不自然。

但，不管怎樣，總算都笑了，僵硬的局面，也好像輕鬆了一點兒。

董小梅的確是可人兒。

男女間事，是容納不下第三者的，即使是親姊妹也不例外。

以龍慕白、董小梅、文雪兒這三人的三角關係來說，不論由哪一個角度來看，董小梅都佔了絕對的優勢。

按說，董小梅正該利用目前這局面，打擊對方以更增強自己的優勢才對，但她卻反而一句話化解了目前的僵局——至少表面上是化解了。

是她眞有容人的襟懷？還是她城府特深，別有用心呢？

× × ×

文百川乘機故作輕鬆地笑道：「慕白，她現在叫文雪兒，別再叫冷姑娘了。」

龍慕白微微一怔，道：「是是……是我太迷糊。」

董小梅又含笑接道：「迷糊近乎傻，傻人有傻福，龍大哥，你猜猜看，我跟文伯伯，雪姊趕到這兒來，爲的是甚麼？」

「我怎麼猜得着哩！」龍慕白苦笑了一下，說道：「對了，妳是怎麼絕處逢生的？」

提起往事，董小梅不由神色一黯，道：「這個……說來可就話長了。」

文百川插口接道：「這些，待會都會說到的，慕白，先說你自己，是不是提前啓關了？」

龍慕白興奮地道：「是啊！我連『任、督』二脈都已經通了。」

文百川、董小梅二人目光爲之一亮。

連滿懷幽怨的文雪兒也是目射異彩。

董小梅更是歡呼一聲，道：「那太好了，這樣一來，方才我所說的七天的奇跡，就更容易實現了。」

文百川也含笑點首道：「這小子雖然是傻也有傻福，但他這副絕佳資質，可的確是百年難見的。」

龍慕白却楞了一下，道：「七天的奇跡是甚麼呀？」

文百川向董小梅笑問道：「賢侄女，是妳說，還是由我來說？」

董小梅含笑答道：「還是由文伯伯您說吧！」

文百川說道：「好的，那我就開始說了。」

董小梅却拉着文雪兒的手嬌笑道：「雪姊，讓他們去說故事，咱們姊妹倆偷得人生片刻閒，享受一下由點蒼絕頂遠眺洱海的美妙風光。」

由點蒼絕頂看洱海風光，的確是美妙而又壯觀的。

游目騁懷中，那如詩如畫的湖光山色，令人不由不感慨造物者的神奇，與大自然的偉大，也不由不感到自我的渺小而爲之塊壘盡消。

因此，滿懷幽怨的文雪兒，也爲之愁懷暫去而胸懷開朗起來。

董小梅更是乘機加以開導，道：「雪姊，我看得出來，妳一直放不開，尤其是當妳見到龍大哥時，眞教人替妳着急。」

文雪兒苦笑着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五天前，在那小尼庵中，曾談過妳我之間的事，咱們是情敵，也是朋友，那些話，還記不記得？」

文雪兒幽幽地道：「當然記得。」

「撇開龍大哥對妳我的感情輕重不論，光就形勢上來看，我是佔盡了優勢，妳認爲呢？」

「我同意妳的說法。」

「所以，站在情敵的立場上，妳實在不是我的對手。」

「這一點，我也同意。」

「但我不利用這種優勢，而且，還要協助你們解開心頭的死結，使妳能得償夙願，這也就是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是情敵，是好朋友，是好姊妹。」

「噢……」

「妳不相信？」

「如果妳我易地相處，妳信嗎？」

董小梅楞了一下，才苦笑道：「我了解，這必須有事實證明才行，我很快就會有事實證明的。」

文雪兒苦笑道：「我也這麼希望。」

「首先，我要開導妳，要放開心胸，不要老是以爲自己曾經誤殺龍太夫人而耿耿於懷。」

「可是，要不耿耿於懷談何容易？」

「別灰心，我有辦法解開妳和龍大哥二人心頭的死結。」

「噢……」

「現在，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加以說明，官府中執行死刑的劊子手，經常殺人，是不是有罪呢？」

「那當然不會有罪。」

「被殺者的家屬，也不應該向劊子手尋仇，是不是？」

「唔……」

董小梅神色一正道：「那麼，我要提醒妳和龍大哥在龍太夫人遇害的事件中，妳不過是劊子手的身份，是不應該負殺人責任的。」

文雪兒臉上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將妳比喻爲劊子手，等于將龍太夫人當作罪犯，是對龍太夫人的大不敬，但爲了消除妳和龍大哥二人心中的芥蒂，我却不得不做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

「我了解。」

「所以，殺死龍太夫人的主犯，應該是玩『換嬰把戲』的司徒本，其次才是將妳撫養成人，並傳給妳謝家武學的謝阿姨謝蓮。」

一頓話鋒又道：「現在，主兇與帮兇

都遭了報應，如果妳跟龍大哥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我想，龍太夫人地下有知，不但會諒解，更會含笑九泉的，反之，龍太夫人的英靈必然會深感不安哩！」

文雪兒嫣然一笑道：「大妹子，經妳這一說，我是眞的心情開朗起來了。」

「這才好，」董小梅笑問道：「現在，是否完全相信我的話了？」

「相信是相信了，但我還是有點想不通。」

「是那一點想不通？」

「妳爲甚麼這樣好？尤其是對我。」

董小梅娓娓地道：「這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說，主因是由於我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刦。」

文雪兒道：「我還是不懂，妳的經過一場生死大刦，跟妳對我好有何關連？」

董小梅長嘆一聲，道：「一個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刦的人，還有甚麼看不開哩！古人說得好：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人生如夢，世事如棋，那男女間的情愛，又何嘗不能這樣看法，既然一切都看開了，看化了，那麼，有關妳我之間的事，又何不樂得大方一點兒。這，對我來說，犧牲有限，却可以換來像妳這樣的知心密友，如果說，這是商場上的一筆交易，我還是穩賺不賠的，你說是不是呀？」

文雪兒含笑道：「現在，我懂了。」

董小梅道：「雪姊，妳我都是女兒家，說謊是女兒家的天性，有人說，女兒家所說的話中，十句中有一句眞話，就很不錯了，妳認爲，我所說的話中，有沒有一句眞話呢？」

文雪兒正容說道：「大妹子，我相信，妳所說的這些，都是披肝瀝胆的肺腑之言。」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謝謝妳！雪姊，我總算沒有白交妳這個朋友。」

文雪兒苦笑道：「大妹子，該道謝的是我呀！」

「一樣，姑且算是多禮人不怪吧！」

「大妹子，妳說的這些，才不過是主因？」

「是的。」

「那麼，次要的原因又是甚麼呢？」

「我現在就說到了。」董小梅含笑接道：「雪姊，我略通命理，也懂得麻衣相法，妳信不信？」

文雪兒道：「我信，只是，妳怎會突然提到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呢？」

「山人自有道理。」

「哦……」

「無論是由命理或相法上推斷，龍大哥都命犯桃花，他這一生，絕對不是屬於某一個女人的。」

「所以，妳才特別成全我，拉我入伙，以免肥水落入外人田？」

「對對對，所以，從現在起，妳必須放開胸懷，採取主動。」

文雪兒好像沒聽懂，楞了一下，道：「主動甚麼呀？」

董小梅道：「主動向龍大哥說明妳心中的秘密，也主動說明方才我所分析的道理，再加上我在旁邊伺機敲敲邊鼓，就很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謝謝妳替我設想得這麼週到！」

「這一聲謝，我倒是受之無愧的。」

文雪兒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訝問道：「好好地，怎麼又嘆起氣來了？」

文雪兒苦笑道：「我好慚愧。」

「慚愧甚麼呀？」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想想妳的世故，妳的老練，我這個做姊姊的人，還不該慚愧嗎？」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我想，今後，我不該再叫妳大妹子了。」

董小梅笑問道：「準備叫我甚麼？」

文雪兒回答道：「叫妳董前輩，董老師……」

董小梅截口嬌笑道：「不行，這，豈不是把我當成老太婆了。」

接着却又神色一整，道：「雪姊，妳不用慚愧，我之所以世故，老練，都是由於我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刦所造成。」

不遠處傳來文百川的語聲道：「對！憂患能助人成長，也能助人提前成熟。」

董小梅撒起嬌來，道：「文伯伯，原來你們在偷聽人家的悄悄話。」

龍慕白含笑說道：「別撒嬌，你們二位的悄悄話也說得差不多了，現在，準備活動一下筋骨吧！」

董小梅一楞，道：「是不是司徒仇那批人追踪到這兒了？」

「很可能。」

「這小殺胚可眞是陰魂不散。」

龍慕白冷笑道：「這也好，他不忘震天雙劍，今天，就讓他嚐嚐震天雙劍的滋味吧！」

隨手遞過一枝連鞘的寶劍，道：「這個，請留在身邊。」

董小梅接過寶劍道：「這是幹嘛？」

「這是震天雙劍之一，送給妳。」

「這……」

「別這呀那呀的。」龍暴白含笑接道：「我馬上就要拜師，就算是孝敬師傅的見面禮吧！」

「可是……」董小梅向文雪兒瞟了一眼，欲言又止。

文百川插口說道：「小梅，妳別顧慮雪兒，以她目前的情況，即使分給她一枝，也沒力量保持……」

接着，目光轉向文雪兒道：「雪兒，妳隨龍大哥暫時避開一下，目前，不管來的是甚麼人，這第一陣，暫時由我和小梅應付。」

龍慕白也向文雪兒招手含笑說道：「請隨我來，快！」

情況很明顯，方才文百川、龍慕白二人的懇談中，已經有了若干程度的溝通。

也由于有了若干程度的溝通，才使龍慕白對文雪兒的神態方面也比較自然了。

也因而稱呼方面，不再用那較爲生份的「文姑娘」。

雖然不用較爲生份的「文姑娘」，但一時之間，却也不便用較爲親密的稱呼，所以，索性甚麼稱呼都不用，而以含笑招手來代替了。

女兒家對這些情兒，是最敏感的。

董小梅笑了，笑得好神秘。

文雪兒却忸怩了一下，道：「爹，爲

甚麼要我避開？」

文百川苦笑道：「傻丫頭，這還用解釋嗎？妳在這兒，不但不能帮忙，反而要我們分神照顧妳。」

文雪兒仍然猶豫着，道：「可是……可是……」

董小梅搶先接道：「雪姊，強敵馬上就要來了，趕快跟龍大哥走吧！」

她一面說着，一面還向文雪兒連連使眼色。

當然，這種眼色，也只有她們兩個當事人心中明白，剛好這時一聲厲嘯劃空傳來。

文百川沉喝一聲：「丫頭！快走！」

龍慕白也採取斷然手段，一飄身，拉着文雪兒的手，道：「走！」

就這樣，文雪被半強迫地跟着龍慕白隱入十多丈外的一片巨大冰壁之後。

文百川却向董小梅喟然一嘆，道：「小梅，妳太善良了，老朽由衷的感激你，也由衷的欽佩。」

董小梅却俏皮地一笑道：「文伯伯，您這是幹嘛呀？」

文百川含笑接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不遠處，傳來東方亮的語聲道：「咦！怎麼只有兩個？」

文百川頭也不回地道：「東方亮，你們來了多少人？」

東方亮的語聲道：「一共八個，我預計你們是四個人，兩個伺候一個，不算輕視你們吧？」

「多謝你那麼抬舉我們。」

話聲中，文百川，董小梅二人已徐徐地轉過身來。

時已薄暮，但在四週積雪反映之下，視界却一點也沒受到影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約莫十來丈外的那八個人。

那八個人中，除了東方亮跟司徒仇外，還有一女五男。

女的是侯府中那位被稱爲「崔姑娘」的中年女人。

五個男的中，是兩個年約六旬上下，着灰色長衫的斑髮老者，三個着玄色勁裝的中年壯漢。

就着目光一掃之間的機會，董小梅以傳音入密功夫向文百川道：「文伯伯，那女的，就是功力猶高于段翠的崔姑娘。」

文百川也以傳音問道：「那五個男的呢？」

董小梅答道：「也是東方世家中的高手。」

東方亮含笑道：「文百川，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是很抬舉你們，你我都心中明白，你們四位中，龍慕白在閉關，你女兒在目前這陣仗中還上不了枱盤，所以，事實上我可是以四對一來伺候你們二位。」

文百川也含笑說道：「那我更應該多謝你的抬舉了。」

東方亮道：「我想，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麼追踪到這兒來的？」

「我是有點兒奇怪。」

「那我可以告訴你。」

「噢……」

「五天前，你們在那小尼庵中的談話內容，可以說我都全部偷聽到了。」

「那就怪不得啦！」文百川啞然失笑地接道：「閣下也是以『天視地聽』術偷聽的？」

東方亮道：「不錯，這也算是見賢思齊啊！」

不等對方接腔，又說道：「所以，對于你們的一切，現在，我可以說是瞭如指掌。」

文百川道：「兵法云：『知己知彼，百不殆』，對於『知彼』方面，閣下已經是很有份量了。」

「咱們也算『彼此彼此』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只是，對于『知己』方面，又如何呢？」

「這個，更不勞費心，我早已估計好了，由我和司徒老弟聯手對董小梅，崔姑娘和兩位王兄聯手對付你，絕對可以在百招之內擺平你們兩個。」

「很好。」文百川徐徐地亮出長劍，道：「請！」

東方亮却輕鬆一笑道：「不忙。」

文百川道：「還等甚麼？」

東方亮道：「不等甚麼，只不過是還有一些不太中聽的話沒說完。」

「是要我們束手就擒？」

「不錯！」

董小梅截口一聲嬌叱：「作夢！」

一聲清越龍吟，震天劍已經出鞘。澄如秋水，薄如蟬翼，顫巍巍，亮晶晶，那逼人寒氣，比週圍的冰雪還要森寒幾分。

這就是震天劍——劍痴侯子靑以人間罕見的「震天金英」，歷時兩月、所精煉成的「震天雙劍」之一。

東方亮、司徒仇二人目射異彩，司徒仇並朗笑一聲，道：「還有一枝呢？」

董小梅冷笑道：「只要你有本事取得這一枝，還怕另一枝弄不到手嗎！」

「有道理。」司徒仇冷笑接道：「不過，我勸妳最好是自動獻劍並獻出『九原清笈』來，我保證不傷害你們。」

震天劍吹毫斷髮，無堅不摧，即使使用者功力較差，也能藉此寶劍的威力予以彌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目前，董小梅是高手的高手，加上震天劍，更有如猛虎添翼。

所以，儘管東方亮已由偷聽中得知董小梅的功力並未大成，還是要跟司徒仇二人聯手來對付。

而且，做此項決定時，還顯然不知道董小梅手中使的是震天劍。

現在，東方亮等人已經知道，並已經見到董小梅手中的震天劍。

這也就是說，由于震天劍在小梅手中，雙方的實力已有顯著的變化，那麼，東方亮、司徒仇二人憑甚麼還能這麼鎮定並還繼續在大言不慚呢？

董小梅畢竟年紀太輕，江湖閱歷不足，還不曾想到這些，但文百川却感到事態太不尋常而暗中游目四顧，終於發現對方陰謀而促聲喝道：「小梅，快搶上風。」

董小梅於匆促之間還沒領悟到「搶上風」的意思，司徒仇已先發制人地揮劍進擊，並冷笑一聲，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司徒仇是話出招隨，一式「天網伸張

」，只見一片劍網向董小梅兜頭罩落。

一陣輕微脆响過處，劍網倏斂，兩人週圍，撒佈一片鐵屑，司徒仇手中，已只剩一個光禿禿的劍柄。

這還算是司徒仇應變神速，退得快，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過，董小梅雖然一下子毀掉對方的長劍，並使對方嚇出一身冷汗，但她自己也一個踉蹌，如非是立即被文百川扶住，勢必當場倒了下去。

但文百川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儘管他及時將董小梅扶住，他自己却也是搖搖欲倒，目注東方亮冷笑道：「你……好卑鄙……」

文百川、董小梅都徐徐地倒了下去。雪光反映下，兩人的臉色都一片鐵青，顯然是在不自覺中中了毒。

東方亮陰陰地一笑道：「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啊！」

司徒仇俯身由董小梅手中取過震天劍，得意地笑道：「一枝青鋼長劍換一枝震天寶劍，這交易划得來。」

一聲冷笑發自他背後道：「撒手！」

司徒仇但覺眼前一花，剛剛到手的震天劍已到了別人手中，人也已經變成泥塑木雕似地不能動彈了。

那是龍慕白，緊隨龍慕白後面的是文雪兒。

龍慕白驀地出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制住司徒仇之後，東方亮才發覺到，他所帶來的一女五男中，已經悄沒聲地倒下三個。倒下的三個，是站在上風位置施毒的中年壯漢。

三個人都是身首異地，死狀奇慘。

這是龍慕白神功的初成，初試震天劍的傑作。

龍慕白心急救人，又心憤對方暗中施毒，無巧不巧地，那三個剛好擋住他救人的通路，于是首先成了他祭劍的牲禮。

× × ×

龍慕白將自司徒仇手中收回的震天劍遞給文雪兒道：「雪兒，守住司徒仇，誰敢妄動，就賞他一劍。」

「得令。」

由龍慕白對文雪兒的稱呼，以及文雪兒的答話當中，不難想見，方才他們單獨相處的時間雖然不多，但橫亘在他們之間的無形鴻溝，好像是已經消除了。

即使還不曾完全消除，也是已經縮短了距離。

目前情況，龍慕白雖然制住了司徒仇，但相形之下，東方亮還是佔有絕對的優勢。

何況，中毒倒地的文百川、董小梅二人，更急須施救。

但，由于龍慕白表現得太突出，老奸巨滑的東方亮不願硬拚，也爲了避免再增加無謂的犧牲，因而避實就虛地一脚踏在文百川的胸膛，手中長劍却抵住董小梅的左胸，陰笑一聲，道：「龍慕白，看情形，你是提前啓關，神功大成了？」

龍慕白冷哼一聲：「廢話！」

東方亮笑笑道：「好，咱們不說廢話，談點正經的。」

「說吧！」

「你是志在救人，我要的是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對不對？」

「唔……」

「現在，咱們各取所需，你交出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我馬上放人。」

「這是說，你不打算將司徒仇要同去了？」

「不！司徒仇當然也在交換之列。」

龍慕白沉思着道：「你先放人，並交出解藥，一切都好商量。」

緊接着，沉聲喝道：「雪兒當心！」

原來一旁的崔姑娘和兩個王姓老者已採取包圍之勢，準備由文雪兒背後偷襲。

文雪兒雖然在目前這陣仗中「上不了枱盤」，但她藝出「皓首神龍」謝音門下，本身並非弱者。

尤其是目前，心理負担減輕，又有震天劍在手，更重要的是，最近這五天以來，她利用每一寸的閒暇，在董小梅處獲得

文百川與董小梅聯手合力抵抗東方亮及司徒仇。

了不少好處，正想乘機在意中人面前一顯身手。

所以，她聽到龍慕白的警示之後，一聲不响地，陡地回身，一招最普通的「夜戰八方」，距她最近的一個王姓老者，首當其衝地被腰斬而發出半聲悽厲慘號。

另一個王姓老者和崔姑娘二人，不約而同地駭然疾退三丈之外。

那兩個王姓老者和崔姑娘，都是東方亮的主要助手，片刻之前，東方亮還預定他們爲三戰文百川的主將。

像這樣的一個高手，似乎不可能一招就死于像文雪兒這樣的人的手中。

但是由于那王姓老者心存輕敵和貪功，同時，文雪兒又像五天前以現買現賣的「大挪移法」揍司徒仇的耳光一樣故技重施。

而且，目前文雪兒的「大挪移法」比五天前更施展得得心應手，再加上震天劍的無敵威力，那黃衫老者就註定要遭刼。

對東方亮來說，自己帶來的人，四死一受制，儘管己方也毒倒對方兩員主將，但比較之下，還是讓他很沒面子的。

因此，他臉色一沉，怒聲叱道：「不許輕舉妄動！」

也就當他憤怒而又說話分神的瞬間，已中毒倒地，並被他以右足踏住胸部的文百川忽地雙手齊揚——左手暴點他的「氣海」大穴，右手屈指彈向他抵住董小梅左胸的長劍。

文百川跟東方亮，是功力在伯仲之間的高手。

在功力相當的情況之下，誰能搶佔先機，誰就能穩居優勢。

目前，文百川就是以出人意外的行動，並乘對方微一疏神的機會搶得先機，因此東方亮只有駭然疾退三丈之外的份兒。

這還是東方亮功力高，反應神速，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文百川挺身而起，洒脫一笑道：「很抱歉，在下不能不『輕舉妄動』一下。」

對東方亮而言，這，不但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而且，也算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文雪兒首先歡呼一聲，道：「爹，原來您沒有中毒。」

文百川笑笑道：「二十年來，爹經常以百草維生，目前，已成百毒不侵的金剛不壞之身，如果被一個跳樑小醜毒倒，爹這二十年的幽居，豈非是白費了。」

文雪兒嬌笑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我看不怎麽好。」東方亮冷笑着接說道：「董小梅的中毒，總不會也是假的吧？」

文百川道：「她是眞的。」

「那麽，咱們就有得談了。」

「好，你說吧！」

「我還是那句話，放回司徒仇交出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我可以交出解藥。」

「如果我要你先交出解藥呢？」

「免談。」

「很好，如果你改行經商，一定比陶朱公更能發達。」

「你認爲，這筆交易你太吃虧了？」

「難道你認爲不是？」

東方亮冷笑道：「我也了解，這筆交易，你太吃虧，但是，我提醒你，這虧你是非吃不可。」

文百川道：「甚麽理由？」

東方亮道：「理由很簡單，你握有人質，我握有解藥，所以，我也等于握有董小梅這個人質，而且，比較起來，董小梅對你比司徒仇對我的份量更爲重要，你認爲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我再進一步分析，司徒仇在你們手中，你們不一定會殺他。」

「唔……」

「即使你們要殺他，短時間內，他也沒有生命危險。」

文百川苦笑了一下，道：「好像是這樣。」

東方亮道：「不是『好像』，是本來就是這樣。」

「好，請說下去。」

「但，董小梅的情形就不同，即使我不殺她，她也會死。」

「唔……」

「而且，時間拖得愈久，對董小梅愈危險，你自己瞧瞧。」

不用東方亮提醒，文百川就瞧過了。

現在的董小梅，不但全身膚色發青，連呼吸也急促起來。

因此，文百川蹙眉苦笑道：「看來，我已沒有選擇餘地了。」

東方亮道：「你明白就好。」

文百川沉思着道：「我看就這樣吧！我先放司徒仇，你交出解藥，然後……」

東方亮截口接道：「在下是一言堂，不還價。」

文百川道：「那可不行，你要明白，人質可以馬上交還，震天雙劍也可以立即送出，但九原清笈却不在現場。」

「在哪兒？」

「只有董小梅知道。」

「這是說，必須先將董小梅救醒，才能知道九原清笈的下落？」

「不錯。」

「那麽，你先向董小梅問明白，她應該還可以說話。」

董小梅忽然接口說道：「不必問，我不答應。」

東方亮冷笑道：「不答應，就只有一死。」

「死，沒甚麽可怕的。」

「可是，人，只能死一次。」

「我等于已經死過一次了，再死一次又何妨。」

是的，自古艱難唯一死，如果連死都不怕了，世間還有甚麽更可怕的呢？

東方亮沒接腔。

文百川却正容說道：「東方亮，請聽我一言。」

東方亮無可奈地一嘆道：「說吧！」

文百川道：「我說，如果董小梅活着，今後，你還有獲得九原清笈的希望，是不是？」

「唔……」

「但，如果董小梅現在死了，你就連那一點兒希望都沒了。」

「你的意思是，要我先交出解藥救人麽？」

「不錯。」

「不！必須你先放人，並交出震天雙劍，我才交出解藥。」

文百川道：「先交解藥，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不遠處有人「噗哧」一聲笑道：「東方亮手中根本就沒有解藥，你堅持有個屁用。」

此話一出，現場中雙方人員都爲之臉色一變。

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這邊，更是臉色爲之大變而特變。

情況很明顯，對東方亮而言，不過是揭開他沒有解藥的謊言，面子上掛不住而已。

但對羣俠這方面來說，沒有解藥，就等于是宣判董小梅的死刑。

這，又怎得不敎羣俠方面的臉色爲之大變而特變哩！

因此，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好像凝結住了。

少頃過後，東方亮才首先沉聲喝問：

「誰？」

「我。」

話聲中，人影微閃，香風輕拂，現場中巳多出一個全身火紅的女郎來。

此人約莫二十三四歲的年紀，論姿色，有八分以上，一頭披肩秀髮，一身紅色勁裝，外套紅色披風，全身火辣辣地紅得艷光照人，但俏臉上却是一片冷漠。

眞箇是艷如桃李，冷若霜冰。

東方亮微微一楞，隨即說道：「妳是誰？」

那紅衣女郎道：「我就是我。」

妙極！這話說了等于沒說。

東方亮冷笑道：「總該有個姓名？」

「當然是有姓名，但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妳……怎能斷定我沒有解藥？」

「你的身邊本來就是沒有解藥，是不是？」

「我身邊有沒有解藥，跟妳何干？」

紅衣女郎那冷漠的俏臉上，居然綻出一抹笑容，說道：「你怎能斷定跟我不相干？」

東方亮臉色一變，道：「妳是爲文百川助拳而來？」

紅衣女郎方才出現時所顯示的身手非常高明，如果她是爲文百川助拳而來，那等于是東方亮又增加一個強敵，也就怪不得他變顏變色了。

紅衣女郎漠然地道：「我只是帮我自己。」

東方亮苦笑着說道：「這話好像很新鮮。」

「我倒是不覺得。」紅衣女郎美目向雙方一掃，道：「有句老掉了牙的俗語：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那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歷時萬載而常新的。」

東方亮笑問道：「那麽，妳也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而來？」

那紅衣女郎道：「不是。」

「眞的？」

「信不信由你。」

東方亮苦笑道：「這就奇了？」

這的確是有點奇。

紅衣女郎明明說是爲了她自己而來，却又說不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而來，那麽，她口中的「爲自己」，又如何解釋呢？

一直冷眼旁觀的文百川接口問道：「這位姑娘所說東方亮身邊沒有解藥，可是眞的？」

紅衣女郎點點頭，說道：「絕對是眞的。」

文百川禁不住神色一黯，長嘆一聲，道：「那麽，董小梅是註定要命喪此間的了。」

紅衣女郎道：「不！有我在，董姑娘絕對死不了。」

文百川目光爲之一亮，脫口問道：「眞的？」

紅衣女郎微慍地道：「閣下認爲，我有騙你的必要？」

文百川歉笑道：「請恕老朽心急董小梅安危，語無倫次，並請明示來意。」

紅衣女郎目光分別向文百川、東方亮二人臉上一掃，繼續說道：「我想毛遂自荐，暫時做一次魯仲連，二位能否給我薄面？」

東方亮搶先冷笑道：「這樣的魯仲連，不要也罷！」

紅衣女郎方才說得够坦白了，她是爲了自己而來，並保證董小梅絕對死不了，在這樣情況下，也就難怪東方亮會一口拒絕了。

紅衣女郎說道：「你懷疑我的公正態度？」

東方亮道：「不用說，妳總算有自知之明。」

紅衣女郎苦笑道：「這是一個應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世界，說老實話的人，總是到處吃虧。」

東方亮冷笑着沒接腔。

紅衣女郎又道：「東方亮，你且衡量一下，目前情況下，如果沒有我從中調解，你能全身而退嗎？」

東方亮冷哼一聲，道：「這些，不勞費心。」

紅衣女郎目光轉向文百川道：「閣下你呢？」

文石川笑問道：「我怎樣？」

「歡不歡迎我這個魯仲連？」

「歡迎。」

「那我就說出我的調解辦法來了。」

「好，請講。」

那紅衣女郎徐徐地接着說道：「你們雙方的糾紛，到此爲止，董姑娘所中劇毒，由我負責解除，司徒仇則立即還給東方亮。」

一頓話鋒，目光左右一掃，道：「二位意下如何？」

文百川首先點首，道：「冲着姑娘的面子，我答應了。」

東方亮漠然地道：「我不反對。」

「那麽，一言爲定。」那紅衣女郎含笑接道：「文大俠請放人。」

紅衣女郎那冷漠的俏臉上，難得見到一絲笑容，目前這一笑，却有如百合花初放，份外地嫵媚動人。

在紅衣女郎的調解下，這一場難解的

糾紛，算是圓滿解決了。

但，乘興而來，弄得灰頭土臉而去的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卻於臨去之際狠狠地盯了那紅衣女郎一眼。

一直不曾開口的龍慕白，這才聳肩一笑道：「這兩位的臨去『秋波』可一點也不動人。」到目前爲止，龍慕白還不知道司徒仇已經成了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還有心情風趣一番，否則，目前的局面，恐怕就不是這個樣子。

那紅衣女郎也爲之淡淡地一笑，道：「現在，我先替董姑娘解毒。」

探懷取出一顆大如鴿卵，黝黑而光亮的寶珠，俯身納入董小梅口中，返身向文百川道：「最多盞茶工夫過後，董姑娘就可以康復了。」

「多謝姑娘，」文百川含笑接問：「請問，這是不是傳說中的武林瑰寶『辟毒珠』？」

那紅衣女郎道：「不是，這是千年毒蟒的內丹，其祛毒功效，比『辟毒珠』只強不差。」

文百川「哦」了一聲，道：「那眞是太難得了。」

那紅衣女郎輕輕一嘆道：「說來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中早有安排，我想，我的突然出現在這兒，諸位一定感到很訝異？」

文百川點點頭，沒接腔。

那紅衣女郎又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偷聽到東方亮對諸位的計算之後，才暗地跟踪到這兒來的。」

「哦……」

「文大俠知不知道，董姑娘中的是甚麽毒？」

「不知道啊！」

「那是毒天王送給東方亮的『子午斷魂散』，中上之後，子不過午，午不過子，歹毒無比。」

文百川又「哦」了一聲，道：「毒天王送給東方亮毒藥時，怎麽沒將解藥一併送給他？」

那紅衣女郎道：「據東方亮說：本來是有解藥的，由於解藥跟毒藥分別密藏，結果在一場小火災中，解藥被毀，毒藥卻保存下來。」

文百川輕嘆一聲，道：「怪不得方才他堅持不肯先交解藥，這老小子實在够陰毒。」

龍慕白插口笑道：「幸虧小梅福命大，有了一位天外飛來的救星，否則，可算不堪設想了。」

那紅衣女郎幽幽地接道：「所以我方才說，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中早有安排。」

文百川點首輕嘆道：「是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有緣，這話是有道理的。」

一頓話鋒，又道：「姑娘方才出現時，身手高絕，又能跟踪像東方亮、司徒仇那樣的高人而不被察覺，想必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文大俠過獎。」那紅衣女郎苦笑着一嘆，道：「談到我自己，我眞不知該怎麽說才好。」

文雪兒插口嬌笑道：「那……這位姊姊就慢慢地說吧！」

董小梅也欠身而起，向着紅衣女郎盈盈一福，道：「多謝這位姊姊，大德不敢言謝，這份恩情只好永銘心底了。」

那紅衣女郎連忙還禮道：「董姑娘千萬別這麽說，其實我也正有求於妳哩！」

董小梅雙手遞過那千年毒蟒內丹，正容說道：「這位姊姊如有所命，請儘管吩咐，小妹赴湯蹈火，決不敢辭。」

那紅衣女郎美目在龍慕白文、雪兒、董小梅等三人的臉上一陣來回掃視之後，忽然目蘊淚兒，淒然一嘆，道：「寒家如果不是慘遭滅門橫禍，我那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跟三位一樣大了。」

原來她是身遭滅門慘禍的人，怪不得她的臉色那麽冷漠。

董小梅一方面由於感恩圖報，一方面也是基於同情心，不加思索地，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這位姊姊 如承不棄，從現在起，我就是妳的妹妹。」

文雪兒也含笑接道：「我也是。」

龍慕白附和着笑道：「那麽，我是理所當然成爲妳的弟弟了。」

那紅衣女郎帶淚嬌笑道：「那是太好了，只是我這個做姊姊的，可生受了。」

文百川笑道：「好！好，從現在起，我又多了一位色藝雙絕的賢侄女了。」

接着，又神色一正道：「從現在起，妳是大姊，慕白老二，以下是雪兒，小梅，今後，大衆休戚相關，生死與共。」

那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多謝文伯伯！」

論姿色，紅衣女郎跟董小梅在伯仲之間，卻比文雪兒略遜一籌，但她卻比文雪兒多出一份成熟美。

目前，她這含淚的微笑，有如帶雨梨花，更別具一番撩人風韻。

董小梅禁不住脫口說道：「大姊，妳好美啊！」

那紅衣女郎嬌嗔地道：「小妹，別吃我這個老大姊的豆腐，好不好。」

董小梅理直氣壯地道：「大姊，我可是由衷之言呀！」

龍慕白含笑接道：「我的姊姊妹妹，都是天仙化人的大美人，只是，我們都還不知道大姊的尊姓芳名哩！」

那紅衣女郎美目環掃，苦笑了一下，道：「咱們換個地方再談好嗎？」

現場中不但有死狀奇慘的屍體和刺鼻的血腥氣，而且，遍地冰雪，寒威逼人，實在不是談甚麽往事的適當場所。何況，時已入夜，該是進晚餐的時候了。

經紅衣女郎這一提醒，全體無異議通過，相偕下山而去。

探阮府手刄滅族仇人

這是山腳下的一家獵戶中，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晚餐方罷，仍圍坐在餐桌旁，董小梅有點迫不及待地笑道：「大姊，現在，該可以說了吧？」

那紅衣女郎道：「還不行，我的事情，不能讓別人聽到，這兒不合適。」

董小梅俏皮地一笑道：「再囘山頂上，那兒再合適不過了。」

那紅衣女郎道：「那倒不必，剛才下山時，我已經注意到了，離這兒約莫里半處，有一座廢棄的山神廟……」

董小梅截口嬌笑道：「好，打道山神廟。」

文百川忍不住笑道：「就是妳這丫頭心急。」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就由於我是小丫頭才心急呀！」

以文百川等人的脚程，里半路程片刻就已趕到。

那山神廟顯然荒廢已經很久了，斷瓦殘垣！四通八達，裏面不會有人偷聽，外面有人來，也老遠就可以看到，所以在這兒談話，絕對不可能有人偷聽。

董小梅靈目環掃，嬌笑道：「大姊眞是有心人，這兒可眞是一個談機密事情的最佳場所。」

那紅衣女郎輕嘆一聲，道：「小妹，妳不知道我那仇家有多厲害，所以，我的一切行動，不得不格外小心。」

大夥兒在雜草中就地圍坐之後，紅衣女郎才沉思着說道：「我姓杜，叫冰心，說來也算是當今大理杜氏王朝的皇族。」

不等有人接腔，又道：「段氏王朝氣數已盡，被當今杜氏王朝所取代，先父是當今杜氏王朝出力最多的開國元勳。」

說到這兒，又幽幽地一嘆道：「可是，杜氏王朝天下大定之後，寒家却於一夜之間，遭到滅門慘禍，全家五十餘口，無一倖免。」

文雪兒接問道：「那……大姊妳是怎麽逃出生天的？」

杜冰心苦笑道：「我也不是逃出生天，是命不該絕，慘案發生時，我剛好在舅媽家跟小表妹玩牙牌，才逃過那一刧。

「事後，舅父將我改裝易容，送往貴州一位遠親家中，當時，我才十三歲。」

文雪兒問道：「大姊是幾時囘到大理的？」

杜冰心道：「是三年之前，當我重囘大理後，才知道我舅父也由於將我秘密送往他鄉，也同樣遭到滅門慘禍。」

接着，幽幽地一嘆，說道：「收留我的那位舅父的遠親，爲了怕影响我武功的進境，一直沒將這令天人共憤的消息告訴我。」

董小梅接道：「大姊是家傳武學？」

「是的。」

「妳的仇家就是當今杜氏王朝？」

「表面上是的，但實際上元兇却另有其人。」

「那是誰呢？」

「是現任杜氏王朝的國師阮文才。」

「阮文才跟先伯父有仇？」

杜冰心幽幽地一嘆，道：「沒有仇，也沒有怨，爲的只是權勢和利慾。」

文百川也喟然一嘆，道：「古往今來，權勢和利慾四字，不知促使多少人瘋狂，多少無辜的生命受摧殘，對於身爲萬物之靈的人類而言，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文百川的這一段感慨良深的話，使四個年輕人也爲之默然輕嘆，好像突然之間成熟得多了。

一時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大理地區就是這麽怪。

點蒼山頂，終年積雪，寒威逼人，但山腰以下，却是四季如春。

現在，雖然已是初秋，而且是秋夜，但却一點也沒有北國地區那種初秋的肅殺和寒意。

明月在天，銀河耿耿，陣陣和風，送來野花的花香，中人欲醉……

此情此景，是多麽富有詩情畫意。

可是，現在的文百川等人，不但都成了不懂得欣賞詩情畫意的俗人，而且，每一個人的心頭，都好像壓着一塊鉛似地沉重。

半晌，杜冰心才歉笑着打破沉寂，道：「對不起，由於我的不幸遭遇，影响了諸位的心情。」

董小梅一本正經地道：「大姊，說這種話，就該罰妳三大杯。」

文雪兒強忍着笑意，道：「可惜這兒沒有酒。」

龍慕白接道：「那就暫時記賬吧！」

董小梅道：「記賬可要加利息。」

杜冰心却向文百川撒起嬌來：「文伯伯，弟妹們都欺負我，您也不替我主持公道。」

眼看這一羣年輕人的嬌憨神態，文百川也好像年輕了三十歲地，幾乎要呵呵大笑起來。

當然，文百川深知此時此地不宜大笑，只好勉強忍住笑意，一本正經地道：「如果說公道話，文伯伯也要罰妳，罰妳繼續說下去。」

董小梅向着杜冰心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大姊，公道自在人心啊！」

杜冰心好像是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好，說就說吧！」

她沉思了一下，才又長嘆一聲，道．「先父跟阮文才，不但是軍中同袍，私底下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對朝廷的功勞，也難分軒輊。

「所以，在皇上的心目中，先父與阮文才的份量，是相等的。」

文百川道：「如果我的猜想沒錯，禍根就埋在這『份量相等』上。」

「是的，當時，皇上有意在先父與阮文才二人之間，挑選一人出任國師，」杜冰心說到這兒，並加以補充道：「諸位也許已經了解，大理王朝的國師，地位相當於天朝中的宰相！是皇帝以下的第一人，地位是無比顯赫的。」

文百川道：「如果地位不顯赫，誰還會昧着良心，幹傷天害理的事去爭取。」

杜冰心道：「也由於皇上對兩位功臣難以取捨，因而國師的任命，遲遲未曾發佈。

「先父淡泊名利，對於能不能任國師，根本不在乎，也不聞不問。

「可是，利慾薰心，狼子野心的阮文才，却志在必得，而着手進行陷害先父的陰謀……」

董小梅忍不住截口問道：「阮文才是怎麽設計的？」

杜冰心道：「栽贓誣陷。」

文百川道：「阮文才栽的甚麽贓？」

「造反。」杜冰心一挫銀牙道：「那老殺賊仿冒先父的筆跡，僞造通敵函件，並且還買通一個江洋大盜，做爲傳信的人證，就這樣，使我全家及舅父家將近八十

口的人命，寃沉海底。」

董小梅道：「這麽說來，貴府的滅門慘案，是阮文才假藉皇帝之命所造成？」

「不是假藉，阮老賊是眞的奉皇帝之命行事。」

「像這等要命的事，也不查明就下令滅門，這位杜皇帝怎會那麽糊塗。」

文百川長嘆一聲，道：「這眞是孩子話，小梅，妳實在太幼稚了。」

董小梅苦笑說道：「文伯伯，我說錯了？」

文百川道：「妳沒說錯，但妳不明白，古今中外，有幾個做皇帝的人是眞正够稱得上爲精明的？何況，事關他皇帝寶座的安危，即使是眞正的皇帝，在這節骨眼兒上，也絕對是採取寧枉毋縱的殘酷手段的。」

「文伯伯，這就是伴君如伴虎的最佳註解？」

「可以這麽說。」

龍慕白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奸邪當道，忠良慘死，沉寃莫白，老天爺也未免太糊塗了。」

杜冰心幽幽地一嘆道：「老天爺是够糊塗，但也不能說，冥冥中沒有報應。」

文雪兒接問：「大姊，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因爲，那位糊塗而又心狠手辣的杜皇帝，已經遭到報應了。」

「是甚麽報應？」

「阮文才取得國師職位之後，就蒙上欺下，結黨營私，不到三年，就掌握了整個杜氏王朝的大權，糊塗皇帝成了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傀儡，然後，不到二年，就被氣得死翹翹了。」

文雪兒嬌笑道：「這雖然不是現世報，却也不算太遲。」

杜冰心苦笑道：「但在我的感覺上，還是太遲了。」

董小梅接問道：「以後呢？」

杜冰心道：「以後，是由七歲的太子登基，當然，阮文才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而成了事實上的皇帝。」

「阮文才爲甚麽還沒正式奪取皇帝的寶座？」

「那是時機還沒成熟，因爲，還有部份的文武官員，是忠於杜氏王朝的。」

「噢……」

「不過，如果沒有奇跡出現，目前才不過十一歲的娃娃皇帝，早晚都會完蛋的了。」

「大姊心目中的『奇跡』，是否是指阮文才也遭到報應？」

「是的。」杜冰心輕嘆一聲，道：「但，這不能寄望於老天爺，而必須靠我，不！應該說是要靠文伯伯和弟妹們的鼎力協助了。」

文百川正容說道：「這種事情，於公於私，我們都義不容辭。」

董小梅義憤塡膺地道：「大姊請吩咐，我打頭陣。」

龍慕白也含笑接道：「我和雪兒，當然也都樂於爲大姊効勞。」

「多謝諸位的熱情，可是……」杜冰心輕嘆着接道：「事情沒這麽簡單。」

董小梅道：「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因爲，阮文才本身武功高絕，近年來，更網羅了西南地區一些多年未履江湖的老魔頭，實力太強了。」

不等有人接腔，又苦笑道：「不瞞諸位說，先父跟阮文才的武功，原本在伯仲之間，因此，當我自信已將家傳武功練成，重返大理之後，由於心急親仇，曾經暗探過阮府。」

董小梅接問道：「結果怎樣？」

杜冰心苦笑如故地接道：「結果，差點連老命都賠上了。」

「啊！」

「那還是一年半以前的事，現在，不難想見，必然是更加戒備森嚴了。」

「大姊認爲，憑我們目前的實力，還殺不了阮文才？」

「是的。」

董小梅有點兒不信地道：「大姊，有沒有錯估了雙方的實力？」

「沒有錯估。」杜冰心正容接着道：「諸位對於段皇帝的武學，應該是耳熟能詳？」

文百川苦笑道：「不但是耳熟能詳，而且，目前，我和慕白的武學，也等於是段氏武學。」

「而且，還是段氏武學的菁華。」

「不錯。」

「但段氏王朝被杜氏和阮氏的聯合陣勢所滅亡，却是事實。」

「唔……」

「不錯，段氏王朝的覆亡，跟他的子孫腐化，武學式微有關，但杜、阮兩家武學的高明，却也算是主要原因之一。」

「唔……」

杜冰心不自然地一笑道：「很抱歉、我除了偷聽過東方亮那批人的談話之外，也曾經偷聽過諸位的談話。」

文百川笑笑道：「這是妳本身的高明，用不着抱歉。」

杜冰心還是不自然地一笑道：「所以，對於諸位跟東方亮雙方的武功深淺，我已經有個概念，同時，爲了實際體驗，我還改裝易容，跟東方亮交手過招。」

董小梅道：「結果呢？」

杜冰心道：「結果，我奈何不了東方亮，東方亮也奈何不了我。」

「哦……」

「也所以，我估計我的功力跟文伯伯在伯仲之間，強過三妹雪兒，却比二弟慕白、四妹小梅要遜上一二籌。」

文百川點點頭，道：「照以上所說，這該算是持平之論。」

董小梅嬌笑道：「我想，最多七天之後，大姊跟二哥之間的武功差距，就不止是一二籌了。」

杜冰心道：「是的，這也就是我暗中跟踪東方亮那批人，及時救下小妹你，並說有所求於諸位的原因。」

龍慕白豪氣干雲地道：「沒問題，等我再閉關七天之後，首先就替大姊昭雪這血海深仇。」

杜冰心幽幽地道：「那我先謝了。」

董小梅却蹙眉問道：「大姊，我還有個問題沒想通？」

杜冰心道：「是甚麽問題？」

董小梅道：「人所共知，過去的段皇朝，武功獨霸西南，江湖上無人不知，無

人不曉……」

「不錯。」

「目前的杜皇朝，建國也有十年以上，武功又那麽高絕，怎麽江湖上，武林中，從來都沒人提起過呢？」

「問得好！小妹，咬人的狗不叫，這答覆，該聽得懂吧？」

「哦……」

杜冰心幽幽地接道：「杜皇朝雖然在武林中默默無聞，但事實上，他們對武林中的動態，却一直都是瞭如指掌。」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不過，如果沒人企圖侵犯他們，他們都不聞不問而已。」

董小梅道：「一年半之前，大姊暗探阮府的事，他們爲何沒有追究？」

杜冰心道：「怎會不追究，一直到現在阮老賊的狗腿子們還在暗中追查哩！」

文百川道：「這麽說來，咱們跟東方亮之間的糾紛，也必然逃不過那批人的耳目了？」

「是的。」杜冰心輕輕一嘆，道：「不過，阮老賊的用心，目前我非常了解，對於江湖上的殺戮，他只是暗中搧火，不會插手的。」

董小梅訝問道：「搧火？爲甚麽？」

杜冰心道：「有他在暗中搧火，殺戮才有增無減，死傷的武林人物才愈來愈多，死傷的武林人物愈來愈多，阮老賊的皇帝夢才愈易實現，實現皇帝夢之後，也愈易於永保他的江山。」

文雪兒忍不住長嘆一聲，道：「那阮老賊好惡毒的用心。」

「這大概也算是所謂無毒不丈夫吧！」龍慕白含笑接道：「大姊，才一年半的工夫，妳能對阮老賊了解得這麽深刻，可實在很不容易啊！」

「但事實上我却慚愧得很。」杜冰心幽幽地一嘆，道：「身負血海深仇，沒法昭雪，光是了解對方，有甚麽用呢！」

文百川正容說道：「還是有用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呀！」

董小梅附和着道：「對對對，如果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憑咱們目前的實力，貿然去替妳復仇，那後果才糟哩！」

龍慕白忽然壓低聲音，說道：「有人來……」

龍慕白是面對廟前通道，而來人又是由正面而來，所以，龍慕白能首先發現。

其餘諸人循聲投注，只見來人仍在箭遠之外，暗淡星光下，一隊至少二十個人以上的夜行人，成一路縱隊，疾奔而來。

杜冰心目光一凝，道：「這批人，很可能是阮老賊的狗腿子。」

董小梅道：「如果眞是阮老賊的狗腿子，則很可能是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在暗中搗的鬼。」

杜冰心道：「是有這個可能。」

龍慕白笑道：「果如此，則反而成爲東方亮在替阮老賊搧火了。」

文百川道：「爲了坐收漁翁之利，東方亮這一招是够高明的。」

杜冰心臉寒似水地說道：「如果眞是阮老賊的爪牙，咱們絕對不能留下一個活口。」

龍慕白笑笑道：「那麽，今宵這個震天雙劍的祭劍大典，就非常豐盛了……」

說話間，那一個夜行人的行列已到達山神廟前的十來丈處。

現在，可以大致看清楚了。

一共是二十一個，全都是黑色勁裝，黑布包頭，手持牛耳鋼刀。

也就在這時候，這批人由一路縱隊改爲一列橫隊，取包圍之勢，向山神廟逼進，一直到山神廟前丈遠處，才停了下來。

正對廟門，是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此人可能是這批人的頭兒。

此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雖然短小精悍，並不起眼，但一雙精目，黑夜中看來，却炯炯有光，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這山神廟殘破得四通八達，裏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當然也可以看到裏面。

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雖然已經看到了外面的情形，但却一個個視如未見，仍然在低聲交談着。

那漢子向裏面凝注少頃，才自言自語似地說道：「不錯，是兩男三女，一共五個。」

那漢子雖然是自語，但語聲不低，廟中的人，應該都能聽得很清楚。

但妙的是，廟中的人不但視如未見，竟然還聽如未聞。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够沉着，果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廟中的人仍然沒人有任何反應。

那漢子忍不住怒聲叱道：「你們五個，都給老子滾出來！」

龍慕白這才首先打破沉寂道：「你先滾一個給我瞧瞧。」

雖然已經打破沉寂，但還是沒有任何人正眼瞧那漢子一眼。

那漢子已够得上稱爲老狐狸了，儘管他早已被對方那不理不睬的態度所激怒，但目前，却反而平靜下來，陰陰地一笑道：「够沉着，也够橫，希望你們待會還能橫得起來。」

龍慕白仍然是正眼也不瞧一眼地，道：「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那漢子冷哼一聲，道：「據說，你們五個，都是段氏王朝的餘孽？」

龍慕白反問道：「是不是東方亮向你說的？」

「不錯。」

「那你們這些不長眼的東西，就是杜氏王朝的狗腿子了？」

「不是。」

「既然不是杜氏王朝的狗腿子，爲甚麽要替杜氏王朝賣命？」

「天下人管天下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懂不懂？」

「噢……眞看不出來，你倒是滿有正義感的。」

龍慕白邊說邊站了起來，緩步走到那已經塌了大半的廟門前。那一副既瀟洒，又從容的神態，使得那漢子不自覺地接連退了三大步，並色厲內荏地叱道：「少廢話，快回答我的問話。」

龍慕白笑笑道：「甚麽問話呀？」

「你們是不是段氏王朝的餘孽？」

「不是，也可以算是。」

「你這是甚麽話？」

「當然是老實話。」

不錯，龍慕白說的確是老實話。因爲，他跟文百川練的是段家的武功，但却跟段家沒有任何淵源。

但，龍慕白的老實話，那漢子却沒法聽懂，而楞了一下之後，才沉聲說道：「老子沒工夫跟你嚕嗦，現在，你們五個乖乖地跟我走。」

龍慕白安詳地向前邁了一步，道：「你再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當心我敲爛你的狗咀！」

龍慕白的語聲並不高，神態也並不是淩厲，但却有一股子無形的懾人英氣，使得那漢子又不由自主地退了三大步，並冷笑道：「不跟我走，就只有死路一條。」

緊接着，擧手一揮，振聲大喝道：「拏下他們，如敢拒捕，格殺不論！」

一串暴喝，一陣人影飛閃，另外二十個黑衣漢子，由四面飛射廟中，將文百川等四個人圍在當中，並同聲大喝：「不許動！」

文百川笑笑說道：「站起來，總可以吧？」

眞絕！此情此景之下除了龍慕白已卓立廟門口跟那爲首的黑衣漢子對峙着之外，已經陷入對方包圍圈中的其餘四人，居然還圍坐在原先的草地上，不曾站起來。

那二十個黑衣漢子又同聲暴喝：「不行！」

文百川又笑笑道：「我這個人最好說話不過了，你們都說不行，那我不動就是了……」

那爲首漢子沉聲說道：「別跟他們廢話，給我剁！」

「殺！」

二十個人同聲暴喝，二十把鋼刀一齊向仍然坐在原地的文百川等人「剁」了下去。

二十個人的「殺」聲震得山鳴谷應，二十把鋼刀的寒芒令人怵目驚心。

但，這些不過如曇花一現，一下子就被一片慘呼聲和腥風血雨所淹滅了。

二十個人倒下十雙，全都是當場斃命，沒有一個活口。

二十個活人一下子變成二十具殘缺不全的屍體。

其中有十二個被砍下腦袋，五個被腰斬，三個被一劍穿胸。

更妙的是：其中還有六把鋼刀把也斬成兩段。

當然，那六把鋼刀，是被董小梅手中的震天劍所斬斷的。

出手大開殺戒的，也不過是董小梅和杜冰心二人而已。

而且，這兩個女煞星，還是原姿坐在原地，就像甚麽事都不曾發生過一樣。

剎時之間，現場中血腥刺鼻，寂靜無聲。

不！也還是有聲音的，那是那被嚇得臉色發白，唯一倖存的爲首黑衣漢子牙床捉對兒廝打所發出的「格格」聲和沉濁的呼吸聲。

龍慕白冷笑一聲道：「別裝孫子，像個男子漢一點，進招吧！我讓你十招，十招中，只要你能沾上我的一點兒衣邊，我可以饒你不死。」

那漢子沒進招，也沒接腔，不過，方才那副「窩囊相」却已經不見了，代之的是一雙精目滴溜溜直轉，也不知在打甚麽主意。

龍慕白又道：「如果你自知難逃一死，就自行了斷也一樣。」

那漢子還沒有甚麽反應。

龍慕白冷哼一聲道：「你好意思讓你的手下久等！」

那漢子忽然悶聲不响地發出一串瘋狂的搶攻。

由于龍慕白說過要讓他十招，所以他根本不用防守，而完全可以放手搶攻。

因此一時之間，但見刀光霍霍，有如捲起千層雪浪，一波波地湧向龍慕白的前胸。

平心而論，這漢子够得上稱爲一流高手的高手，尤其刀法方面，不但勢沉勁猛，刀招也是奇詭而又無比地淩厲。

尤其是由于不必躭心對方反擊，可以放手搶攻，更增加他這攻勢的威力。

很可惜，他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

龍慕白連震天劍都不曾出鞘，就在原地的三尺範圍之內，手舞足蹈着。

像給徒弟餵招，也像在表演舞蹈，明明看到對方的鋼刀好像要砍到他的身上，但就差那麽一點距離，鋼刀忽然自動滑了開去。

有時候，明明看到龍慕白的身體好像是主動迎向鋼刀，而鋼刀却反而莫明其妙地改變方向而落空。

龍慕白所禮讓的十招，就在這奇異的打鬥方式中很快過去了。

也就當第十招禮讓完畢時，龍慕白大喝一聲：「十招已完，我要反擊了！」

一聲清越龍吟聲過處，震天劍已經出鞘。

按說，龍慕白對付目前這樣的對手，實在毋須動用震天劍，隨便一掌或一指，都可以置對方于死地。

但，由于他說過要用對方祭劍，所以，他還是亮出了震天劍。

也就當震天劍出鞘，寒芒一閃之間，另兩道寒芒也疾如電掣地，成交剪狀向龍慕白攔腰「剪」了過來。

不過，這及時的攔腰一剪，並沒有「剪」着龍慕白，也沒救下那黑衣漢子。

龍慕白原式不變，以毫髮之差，逃過那攔腰一剪的同時，那黑衣漢子却也成了震天劍祭劍的牲禮——被攔腰斬成兩段而發出半聲慘號。

然後，龍慕白電疾同身，攻向那對他「攔腰一剪」的人。

避招、殺敵、反擊，一氣呵成，快得就像是一個動作。

此刻的龍慕白，已充分顯示他那超級高手的架勢和風範。

本來，當方才有強敵向龍慕白驀地偷襲時，文雪兒幾乎給嚇得驚叫出聲。

現在，文雪兒雖然已經放心了，但一顆芳心却還在急劇地跳着哩！

那兩個向龍慕白偷襲的人也不簡單，在龍慕白的電疾反擊之下，居然能分向避了開去——倒縱三丈之外。

那是兩個一高一矮，鬚髮全白的灰衫

老者。

兩人都手持長劍，高的一個在左，矮的一個在右。

龍慕白精目左右一掃，淡淡地一笑道：「二位偷襲的行動雖然不够光明，但能逃過我的反擊，連兵刄都完整無損，却也足以自豪了。」

那兩個灰衣老者四道冷電似的目光向龍慕白週身上下一陣掃視之後，由右邊一個發話道：「你很自負。」

龍慕白劍眉一掃，道：「我有自負的本錢。」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道：「不錯，你有自負的本錢，年紀輕輕，能有這樣的成就，也的確足以自豪，不過……」

他目光向廟內那一批死狀奇慘的屍體一掃，冷然接道：「這手段，未免太殘忍了。」

龍慕白說道：「憑二位的年紀，應該早已懂得，寬恕敵人，就是虐待自己的道理？」

「唔……」

「如果我方的人功力不敵，被剁成肉醬，或者是方才我被二位那不聲不响的攔腰一剪，剪成兩段，二位又如何說法？」

龍慕白侃侃而談，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我了解，方才，二位心急救人，才有那『不光明』的行動，所以，我不說二位不够光明，二位也不必說我手段太殘忍，咱們雙方也都不必過問對方的來歷，請進招！」

那右邊的灰衣老者呵呵一笑道：「痛快，痛快，你這個性，很對我的胃口。」

那右邊的灰衣老者道：「老夫兄弟，有個規矩，必須先加以說明。」

龍慕白道：「我正在聽。」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道：「老夫兄弟，不論是對付一個人也好，對付千軍萬馬也好，都是兩人聯手。」

那右邊的灰衣老者道：「所以，目前也不例外。」

「我已經知道。」

「當然，你們也可以五人聯手。」

「用不着。」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道：「年輕人自負是好的，但過于狂傲，就不好了。」

龍慕白冷然接道：「這些，都跟二位不相干，我倒是希望二位能有點眞才實料，像那二十一個，可太敎人失望了。」

左邊灰衣老者冷笑一聲道：「很好，咱們兩位老人家決不敎你失望就是了。」

龍慕白冷笑一聲，道：「那你們還等甚麽？」

兩個灰衣老者都沒接腔，但都不約而同地納劍入鞘，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

情況很明顯，他們自知憑手中凡鐵，不能對付對方寶劍，乾脆就以徒手對付。

只聽一陣骨節爆响過後，兩個灰衣老者好像突然長高了三寸以上，兩人的手掌也漲大了一倍，並變成一片烏紫色。

同時，目光也變成碧綠色，黑夜中看來，就像貓頭鷹的眼睛那樣令人恐怖。

這情形，使得神功初成，豪氣干雲的龍慕白，也爲之微微一楞。

杜冰心忽嬌喝一聲：「二弟當心！」

喝聲中，她已拉着董小梅飄落現場，跟龍慕白成鼎足之勢站在一起。

而且，杜冰心還有意無意之間將龍慕白擠離了原來的位置，由她自己面對那兩個灰衣老者。

那兩個灰衣老者已併肩站在一起，見狀之下，也微微楞了一下，並由較高的一個說道：「很好，現在，五人聯手還來得及。」

文百川已携着愛女的手飄出廟外，但却並肩立于五丈之外，淡然一笑道：「三對二，已經是殺鷄用上牛刀了，在下就暫時樂得涼快一下吧！」

杜冰心却美目深注地沉聲問道：「你們兩個，就是『梵凈雙兇』獨孤兄弟？」

那兩個灰衣老者臉色微變，仍然是由那個較高的一個答道：「不錯。」

文百川却臉色爲之大變，並低頭向文雪兒說幾句甚麽，只見文雪兒一臉凝重神色，連連點首。

「梵凈雙兇」是以貴州梵凈山爲根據地的一對兇人，也是西南地區黑道中老一輩的頂尖兒高手。

高的一個是老大獨孤行仁，矮的一個是老二獨孤行義。

他們雖然名爲行仁行義，但實際上却是無惡不作，滿手血腥，罪孽滿身。

他們的武功本就獨樹一幟，尤其是那以苗疆瘴毒練成的五毒掌，更是歹毒絕倫，堪稱武林一絕。

他們的年紀，至少也在八旬以上，而且，已經有二十年以上未履江湖了。

所以，目前，除了文百川曾經聽過他們的來歷，杜冰心曾經于暗探阮府時知道有這麽兩個老魔頭之外，其餘的三人還不曾聽過武林中有這麽兩個老魔頭哩！

不過，儘管龍慕白、文雪兒、董小梅等三人還不知道「梵凈雙兇」是何方神聖，但他們看到杜冰心和文百川二人的凝重神色之後，也都已了然于胸，對方是大有來頭的人物了。

× × ×

獨孤行仁話鋒一頓，又注目問道：「妳年紀輕輕，不可能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妳師傅是誰？」

杜冰心冷然答道：「你不配問！」

獨孤行義道：「老大，不必浪費唇舌，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

文百川接口笑道：「好主意！」

獨孤行仁問道：「你就是這丫頭的師傅？」

文百川搖搖頭道：「不是。」

「那你是誰？」

「我當然是我呀！」

「廢話。」

「廢話是你自己找的呀！」

文百川一臉的盎然笑意，氣得獨孤兄弟連白鬍子都翹了起來。

董小梅也爲之嬌笑一聲，道：「大敵當前，可不能生氣啊！」

杜冰心更是冷笑道：「我不但知道你們兩個的來歷，也知道你們兩個已成爲阮文才的狗腿子。」

獨孤行仁「哦」了一聲，道：「老夫明白了。」

獨孤行義道：「明白了甚麽？」

獨孤行仁道：「這些小輩，如果不是

不久之前，曾經暗探阮府的人，也必然跟那暗探阮府的人，有深切的淵源。」

獨孤行義點點頭道：「不錯。」

杜冰心冷笑道：「現在，你們兩個有機會建一次大功了。」

「是啊！」獨孤行仁那碧綠的目光環掃，沉聲問道：「上次，暗探國師府的是誰？」

杜冰心傲然接口道：「是我。」

「妳？」

「不信？」

「本來老夫是不相信的，但由于妳身邊的男娃子表現突出，我倒是相信了。」

「咱們在這兒狹路相逢，也不知是該說你們兩個的運氣太好，還是太壞。」

獨孤行仁一怔，道：「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你自己多想想吧！」

其實，杜冰心的話意很簡單。

由于兩個老魔有可能建功的機會，也有可能會栽在這幾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輕煞星手中，所以才有上面的說法。

憑獨孤兄弟的江湖經驗，自然是略一沉思，就可想通的。

但杜冰心却乘這機會以「傳音入密」功夫分別向龍慕白、董小梅二人交代着。

只見龍慕白、董小梅二人同聲說道：「好的，就這麽辦。」

獨孤行義冷笑：「後事交代好了？」

杜冰心道：「不錯……」

緊接着却笑問道：「你們兩個呢？」

獨孤行義道：「老夫兄弟怎樣？」

杜冰心道：「你們兩個的後事交代好了沒有？」

獨孤行仁冷笑道：「小丫頭，咀皮子犀利，可不管用的。」

杜冰心屈指輕彈劍葉，道：「但我手中這三尺青鋒，和我二弟，四妹手中的震天雙劍，却絕對比我的咀皮子更犀利，也絕對管用。」

獨孤行仁冷笑道：「那你們爲何還不進招？」

杜冰心仰臉悠悠地道：「對付你們兩個已經入土半截的老廢物，還要先行進招，如果傳將出去，今後，我們還有臉在江湖上混嗎！」

「你們這些小狗早就註定沒有今後了。」獨孤行義怒聲接道：「老大，上！」

獨孤兄弟雙雙騰身飛撲，四掌齊揚，發出一片急勁無匹而又腥臭難耐的掌風，向杜冰心擊來。

以兩個老魔數十年性命交修的歹毒掌力，聯手對付一個年輕而又名不見經傳的杜冰心，在兩個老魔的想法中，眞是殺鷄焉用上了牛刀。

可是，就在這刹那之間，杜冰心却失去了踪影。

迎接兩個老魔的，是兩道森寒澈骨的寒芒——龍慕白、董小梅二人手中的震天雙劍。

血肉之軀不能跟削鐵如泥的寶劍對抗，兩個老魔自然明白也早已安籌好對策。

他們兩個冷哼聲中，將本已運足八成的歹毒掌力猛然提高到十二成。

只聽「呼」地一聲，震天雙劍居然被那霸道的掌力逼得盪了開去，龍慕白、董小梅本人也被逼得接連退了七大步。

但也就在這當口，兩個老魔忽然一個跟蹌，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一下子跌坐在地面上。

杜冰心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二弟，小妹，沒中毒吧？」

龍慕白道：「沒有。」

董小梅道：「我們都遵照妳的指示，暫時停止呼吸，」

這一戰，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快。

而且看似輕鬆實際上却是驚險已極。

目前，雖然大功告成，但杜冰心等三個當事人，却於驚定思驚之下，在冒着冷汗。

因爲，獨孤兄弟這兩個對手，實在太强了。

羣俠方面，以目前的實力，即使是五人聯手，也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所以，杜冰心不得不走險招，先以「傳音入密」功夫向龍、董二人指示機宜，然後以言語激怒對方先行出手，她却「臨陣脫逃」，退過一旁，趁對方掌力已盡的刹那之間，以家傳百發百中的暗器手法，射出一把菩提子。

杜家的暗器手法，也是武林一絕，不但有發必中，而且，手法奇特，可以廻環飛舞，趁隙傷敵。

更妙的是：杜家的暗器發射時，沒有破空之聲，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

也由於這原因，功力奇高，經驗豐富如獨孤兄弟，也不得不當場認栽。

而且，兩個老魔都栽得很徹底。

因爲，杜冰心是「打蛇打在七寸上」，打中了對方的「氣海」大穴，使得獨孤兄弟功力盡失，一下子就成了個平常人。

× × ×

不可一世的獨孤兄弟，現在，可眞像是一對入土半截的老廢物了。

兩人互望一眼，頹然一嘆之後，由獨孤行仁向杜冰心問道：「娃兒，妳的暗器，使的是『環飛無音手法』？」

杜冰心點點頭，道：「不錯。」

「聽說多年前，曾經有一個擅長此手法的人，叫甚麽『千手準提』……」

「那是先慈。」

「那麽，妳姓杜，也是在杜氏王朝的人了？」

「不錯。」

獨孤行仁扭頭向乃弟苦笑道：「老二，咱們栽在『千手準提』白雪女兒的『環飛無音手法』之下，也不算太寃了。」

獨孤行義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橫行一世的『梵凈雙兇』，居然栽在一個乳臭未乾，胎毛未褪的陰人手中。」

獨孤行仁也長嘆一聲，道：「這也算是報應吧！憑咱們兄弟的所做所爲，是不應該得到善終的。」

接着，向杜冰心沉聲喝道：「娃兒，給老夫兄弟一個痛快吧！」

杜冰心向文百川投以詢問的目光。

文百川道：「雖然他們死有餘辜，但對一個失去功力的人，殺之不武，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不等杜冰心接腔，又道：「他們不可能再有力量危害江湖，至於洩密問題，既然有東方亮在暗中搧火，咱們也就沒甚麽秘密可言，而且，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咱

們的行動和計劃，以及目前的一切經過，都在東方亮那批人的洞察之中。」

不遠處，傳來東方亮的狂笑道：「文百川，你我之間，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都該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遺憾，哈哈哈……」

狂笑聲搖曳長空，逐漸遠去。

杜冰心向獨孤兄弟冷然說道：「你們兩個，可以走了。」

「走？」獨孤行仁苦笑道：「咱們兄弟還能走到哪兒去？」

「我管不着。」

「妳雖然管不着，却有力量給咱們兄弟一個痛快的死法。」

「我已經提不起殺人的興趣。」

「你們已經殺了二十多個人，又何妨再多殺兩個哩！」

文百川插口沉聲說道：「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你們兩個，爲甚麽一定要求死呢？」

獨孤行仁向乃弟投過一個會心的苦笑之後，說道：「因爲，咱們兄弟已經活膩了……」

話落，雙雙拔劍向頸際一抹，鮮血激射中，雙雙倒下去。

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們，齊都爲之長嘆出聲。

少頃過後，杜冰心才幽幽地道：「文伯伯，侄女想改變一下原訂的計劃。」

龍慕白搶先接口道：「大姊，我也正是這麽想。」

「噢……」

「大姊，先不要說出來，咱們分別以指功凌空寫在地面上，看看咱們的想法是否相同。」

董小梅含笑接道：「好呀！看看是否英雄所見略同。」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背轉身，分別以指功凌空在地面上寫了幾個字。

結果，龍慕白寫的是「乘勝追擊」。

杜冰心寫的是「打鐵趁熱」。

董小梅忍不住又嬌笑道：「字雖不同，但涵義一樣，果然是英雄所見略同，而且……而且……」

她故意欲言又止。

杜冰心笑問道：「而且怎樣？」

董小梅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而且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話沒說完人已躲到了文百川的背後。

杜冰心佯嗔地道：「丫頭討打！」

「我是一番好意。」董小梅由文百川背後探出半邊俏臉，故意裝成可憐兮兮地道：「大姊，妳眞能忍心打我嗎？」

武林兒女，豪邁而熱情奔放。

杜冰心跟董小梅等人雖然訂交還不過一兩個時辰，却已親熱得有如同胞手足。

目前，董小梅這一瞎胡鬧，使得杜冰心俏臉飛酡，連連跺足不已。

龍慕白心中甜甜地，張咀傻笑。

文百川、文雪兒二人則都抿唇微笑。

董小梅瞧瞧杜冰心，又瞧瞧龍慕白，忍不住發出一串「格格」脆笑道：「妙啊！好一個心有靈犀一點通。」

文百川也忍不住呵呵一笑道：「少年不識愁滋味，這小丫頭可眞是一個開心果啊！」

是的，由於董小梅這開心果的一陣胡鬧，使得現場中的血腥氣和屍體雜陳的恐怖氣氛，也好像爲之消除盡淨了。

文百川神色一正，道：「我想，這附近不會再有甚麽人竊聽了，現在，正好談正經事。」

微頓話鋒，目光一掠杜冰心、龍慕白二人，道：「你們的意思是，不用等慕白閉關七日之後，現在就乘勝追擊？」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同時點首，道：「是的。」

文百川道：「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慕白的武功尚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未免美中不足，但目前乘勝追擊，却也有不少好處。」

杜冰心道：「是的，最大的好處是殺他個措手不及。」

文百川道：「其次的好處是，免得兩面作戰。」

董小梅訝問道：「何謂兩面作戰？」

文百川道：「我是指東方亮那一批人而言。」

董小梅道：「對，有東方亮在暗中搧火，咱們就成了兩面受敵。」

文百川道：「現在，先解決阮文才那一邊，然後，再全力對付東方亮那批人，就輕鬆得多了。」

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儘管馬上乘勝追擊，咱們的實力還不盡如理想，但阮文才那邊，少了獨孤兄弟，也減少了實力……」

杜冰心截口接道：「不！應該說是減少了很大的實力，據我暗探中所悉，獨孤兄弟是阮老賊所重金禮聘來的最得力的助手。」

文百川道：「那就再好不過了，急不如快，咱們馬上出發。」

× × ×

這是大理杜氏王朝國師阮文才官邸。

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大理王朝雖然是南邊的小國小朝廷，但身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師府的豪華，還是足以令人羨慕不在話下的。

何況，目前的阮大國師，還是大理王朝事實上的皇帝哩！

所以，目前的阮邸，不但豪華得賽似皇宮內苑，警衞之森嚴，也是無以復加。

× × ×

譙樓已起四更。

刁斗森嚴的阮大國師官邸中，一片寂靜，也一片漆黑。

整個官邸，除了大門口照着四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四個跨刀武士的兩盞巨形燈籠之外，只有一個地方還透着燈光。

那個還透着燈光的地方，是阮大國師阮文才專用的小花廳。

小花廳還亮着燈光，自然表示小花廳中還有客人。

四更天還在接待的客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貴賓。

是的，這位貴賓，就是東方亮。

東方亮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不可能是爲了搧火，也不可能是報喜，而絕對是報憂而來——向阮文才報告獨孤兄弟的死亡和杜冰心的來歷。

不說別的，只要着阮文才不斷地踱着

万步，不斷地以右拳猛擊自己的左掌，就足以證明一切了。

長得五官端正，福福泰泰，滿有大官氣慨的阮文才，此刻，濃眉緊蹙，一臉的憂急神色，在繞室徬徨着。

東方亮這位貴賓，則安詳地坐在客位上，獨個兒在飲着香茗。

半晌，阮文才才停下來，在東方亮對面的主位上坐了下來，注目問道：「東方兄，你這消息沒錯？」

東方亮正容說道：「在下親目所見，親耳所聞，絕對不會錯。」

阮文才苦笑道：「那幾個年輕人，目前已如此高明，如果等那個甚麽姓龍的閉關七日，神功大成之後，那還得了？」

「是的，是很嚴重，不過……」東方亮神秘地一笑道：「國師，七天當中，很可能有不少的變化。」

「噢……」

「不瞞國師說，我已經派司徒仇在暗中盯着他們，只要知道了龍慕白閉關的地點，準保他在這七天之中吃不了，兜着走吧。」

「對！這倒是個好辦法，只是……」

阮文才欲言又止。

東方亮注目接問：「國師還有甚麽顧慮的？」

阮文才沉思着，道：「我在想，他們會不會臨時變更計劃，來一個出其不意的乘勝追擊？」

阮文才不愧是深謀遠慮的老狐狸，居然一下子就猜中羣俠方面的企圖。

東方亮道：「國師是躭心他們今宵就進犯國師府邸？」

「東方兄認爲呢？」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

「那麽，東方兄有何良策？」

「我想，我也暫時留在國師府中，必要時，可以助上一臂之力。」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還有，方才我說過，此行還帶來了一項很實用的小禮品。」

阮文才笑道：「來自東方世家的禮品，一定無比珍貴，看來，我不可能有拒收的勇氣。」

東方亮神秘地一笑道：「可以這麽說，國師……」

微頓話鋒，忽然岔開話題，道：「有沒有見過『南天一鳳』段翠？」

阮文才道：「十多年以前見過，很美，人如其號，武功也很高。」

東方亮道：「我所帶來的禮品，論面貌，是不如段翠，但很耐看，越看越有味道……」

阮文才目光爲之一亮，道：「東方兄的禮品，是一個美女？」

「是的，國師是大行家，當明白，越看越有味道的平凡女人，比起乍看很美，却越看越覺得缺點越多的所謂美女來，有意思得多了。」

「對對對……想不到咱們還有此同好呢。」

「我所說的這個女人的武功，比起段翠來，也只强不差。」

「那好極了，還可作爲貼身保鏢。」

「我也正是這個意思，我了解國師武功高强，但加上這位貼身保鏢之後，更可以高枕無憂了。」

阮文才一臉的興奮，沒接腔。

東方亮又道：「而且，她還工于內媚，床第功夫，也同她的武功一樣高明。」

阮文才嚥下一口口水，仍未接腔。

東方亮也嚥了一口口水，道：「還有，對於一般人要求女人所具備的五字訣，她也全有……」

越說越荒唐，也越不像話。

還好，總算還沒將那「五字訣」明說出來。

但，阮文才已經是心癢難搔地，有點兒迫不及待了。

他再度嚥下一口口水，道．「東方兄，人在哪兒？」

東方亮笑道：「人，就在屋頂上。」

接着，仰首低喚一聲，道：「媚娘，下來吧！」

如响斯應，一道人影穿窻而入，燭影搖紅中，小花廳中，巳多出一個綽約多姿的黑衣女郎。

那赫然就是崔姑娘。

不錯，崔姑娘就是那種初看不怎麽樣，但却越看越有味道型的女人。

崔媚娘年紀也不小的了，應該巳經是三十出頭的人了，但却還保持着少女的身材。

以往，由于一直穿着既寬又長的衫裙，將她那美好的身材埋沒了。

今宵，她穿的是黑色勁裝，襯托得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一點都不會含糊。

尤其是，她的雪白皮膚，在黑衣裳的陪襯下，更顯得瑩白如玉，光可鑑人。

而且平常不打扮的她，今宵却是薄施脂粉淡掃娥眉，更平添幾分撩人的風韻。

× × ×

阮文才目光爲之一亮間，崔媚娘巳向着他盈盈地一福說，道：「崔媚娘參見國師。」

阮文才那貪婪的目光，在她週身上下掃視着，樂得呵呵大笑道：「好，好，好一位既美又艷的巾幗英雄。」

東方亮含笑接道：「不是英雄，是英雌。」

「我阮文才就是喜歡英雌。」阮文才一掌拍上東方亮的肩頭，裂咀笑道：「東方兄，這一份厚禮，我是敬領了，記着，當有一天，我夙願得償時，你東方兄就是我的國師。」

「那我先謝了。」東方亮向崔媚娘笑道：「好好伺候國師，隨時隨地都要特別當心。」

崔媚娘嬌應道：「妾身記下了。」

東方亮又向阮文才笑道：「打擾太久，我該告辭了。」

緊接着，却擠擠眼睛，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國師也請快點安歇吧！」

阮文才含笑揚聲喝道：「來人，送東方大俠去賓館安歇……」

東方亮截口接道：「不用，巳經快天亮了，我還要去四週巡視一番。」

「那就偏勞東方兄了。」

「哪裏，哪裏，這是我這個未來的國師應盡的職責呀！哈哈哈……」

「哈哈哈……」

狂笑聲中，阮文才擁着崔媚娘的纖腰，走出了小花廳。

× × ×

阮文才官邸後，是一條小巷道。

雖然有一道高達三丈的圍牆，將小巷道隔開，但自從上次杜冰心有過暗探官邸又脫逃的紀錄之後，這兒的警戒也加強了，不但圍牆內有暗樁，圍牆外也有跨刀武士定時巡邏。

就當東方亮在小花廳中跟阮文才密談的同時，以「識途老馬」杜冰心爲嚮導的文百川等人，已到了巷道中。

不過，那只有文百川、龍慕白、董小梅、杜冰心等四人，功力較次的文雪兒却沒看到。

但他們剛剛進入巷道，就碰到定時巡邏的兩個跨刀武士。

巡邏武士碰上文百川等人，好有一比——兔子碰上獵犬，在刧難逃。

不過，那兩個武士比獵犬利爪下的兎子幸運得多，並沒丟掉性命，只不過是被點了昏穴，外衣被剝掉而已。

那被剝掉的外衣，套在了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身上。

由於距天亮已不遠，不得不一切都講究速度。

所以，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改裝成巡邏武士的同時，文百川、董小梅也已經將那兩個「活死人」隱藏在拐角處的陰影中。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藝高人胆大，一式「旱地拔葱」，越過圍牆，飄落後花園中。

迎接他們的，是兩把雪亮的鋼刀。

但那兩把鋼刀才遞出一半，又在一聲驚「咦」中硬行收了回去。

發現是自己人，當然會半途收招。

由這一點，證明那兩把鋼刀的主人應變神速，並非庸手。

但，碰到龍慕白、杜冰心二人，並非庸手的人也成了庸手，莫名其妙地被制倒了。

掃除障碍之後，杜冰心輕輕彈指，文百川、董小梅二人也相繼越牆而入。

杜冰心低聲招呼：「跟我來。」

一行四人，在杜冰心的前導下，向阮文才所住的精舍前進。

× × ×

東方亮很有信用，他果然在四週巡視着。

現在，在阮府總護院江玠的陪同下，跟杜冰心等人不期而遇。

倖虧杜冰心等四人是分成明、暗兩路前進——杜、龍二人在明、文、董二人在暗。

好在是黑夜，而後花園中，又多的是假山和花木，憑文、董二人的高明身手，很容易混過去。

當龍、杜二人發現東方亮、江玠迎面而來時，一面凝功待變，一面向對方默然行禮。

東方亮含笑點首，並搶先說道：「好，好，諸位多辛苦一點，尤其在這天亮前的最黑暗時間中，更要特別當心。」

龍慕白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等對方兩人通過之後，才繼續前行，並在心中咒罵着：「見你娘的大頭鬼……」

後面却傳來東方亮的語聲道：「江兄很能幹，這兒的警衛，已經是非常嚴密的了。」

江玠的語聲說道：「多謝東方大俠誇獎……」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互相投過一個會心的微笑，繼續向他們的目的地前進。

× × ×

阮文才那豪華的寢室中。

牙床上，一床薄薄的錦被，遮蓋着一對極度狂歡後的男女——阮文才和崔媚娘二人。

崔媚娘髮亂釵橫，俏臉上酡紅未褪，顯得格外嬌慵，也格外逗人遐思。

阮文才好像意猶未盡，仍然擁着她的嬌軀溫存着，並賊忒嘻嘻地笑道：「東方亮沒有騙我，媚娘，妳算得上是女人中的女人，尤其是乾、香、熱、緊、淺五字齊備，篩、簸、扭、擰四功俱佳……」

崔媚娘嬌嗔地截口叱道：「你還敢說出！」

阮文才涎臉邪笑道：「夫人叫我不說，我就不說。」

崔媚娘又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說道：「身爲國師，這種話，也虧你說得出口。」

阮文才邪笑如故地道：「國師也是人，床第之間，裸體相對之下，有甚麽話不能說的……」

寢室外忽然傳出一串奇異語聲，道：「國師，有客來。」

阮文才臉色一變，反手一掌，將丈遠外的燭光擊滅，挺身而起。

這是天亮之前的一段最黑暗的時間，怎會有客人來？

即使是眞有緊急事故前來的客人，也必須經過傳禀才行。

沒有經過傳禀，就到了寢室門外的客人，那只有一種情況，絕對是惡客或者刺客。

所以，阮文才才有上述的反應。

平心而論，阮文才的反應的神速，是沒得話說的。

× × ×

不錯，已經來到阮文才寢室外的，是惡客，也是刺客。

那是龍慕白和杜冰心二人。

龍慕白在杜冰心的前導下，輕車熟路地，沿途只經過三次盤查，都被他們輕易制倒，沒出過紕漏。

即使是制住寢室外的兩個警衛時，也做得乾淨俐落沒發出任何聲息。

寢室外的附近，並沒第三個警衛，那麽，這個出聲向阮文才招呼的人，又是何方神聖呢？

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明白是怎麽回事時，都禁不住爲之啼笑皆非。

原來，那是一隻能說話的鸚鵡。

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苦笑着向牠打量時，牠也正偏着小腦袋，在向他們端詳着哩！

就這當口，才胡亂地穿上衣衫的阮文才，已仗劍啓門而出。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還是阮府武士的

裝束，阮文才也只是認衣不認人地脫口叱道：「是甚麽客人？」

龍慕白搶先答道：「那客人正在花圃中。」

話聲中，已拉着杜冰心退到丈外的花圃中。

龍慕白之所以要拉着杜冰心退到花圃中，是由於對方身手高強，而花圃中不但地勢開闊，可以聯手齊上，必要時並有文百川、董小梅二人支援。

阮文才也跟踪而來，精目一掃之下，接問道：「人呢？」

龍慕白含笑接着說道：「咱們兩個就是。」

緊接着，三把兩把地，雙雙撕下武士外衣，現出了本來面目。

杜冰心一挫銀牙，道：「老賊！還認得我嗎？」

阮文才微微一怔之下，苦笑道：「高明！」

一頓話鋒，又飛快地接道：「老夫雖然不認識妳，却已經知道，妳就是十一年以前的漏網之魚，杜瑜的女兒杜冰心。」

杜冰心冷笑一聲道：「也知道姑奶奶我，今宵是索命來的？」

阮文才呵呵大笑道：「老夫的命是現成的，只怕妳沒這個本事索得去。」

龍慕白心知對方是借狂笑聲來召集人手。

所以，他當機立斷地沉喝一聲，道：「大姊，咱們上！」

「上」字聲中，雙劍成交剪狀，向阮文才攔腰疾斬而來。

阮文才雖然已經由東方亮口中知道了這些年輕人不好惹，但他一方面由於自視甚高，也自恃寶刀未老，另一方面也認爲東方亮過于誇張對方的身手。

因此，他存心一試對方份量，以九成眞力，劍演「分花拂柳」，硬接硬架。

在他的想像中，憑自己數十年的修爲，這九成眞力的「分花拂柳」，縱然不能將對方的長劍震飛，也該震盪開去才對。

可是，他忽略了龍慕白手中那無堅不摧的震天寶劍，因而他那招「分花拂柳」才施展一半，已經是劍毀人傷——手中寶劍被削成兩段，一條右腿也被齊膝砍掉。

他的左腿，是被杜冰心砍斷的。

這還是他功力高，反應快所致，如果他的功力稍遜，反應稍慢，那就當場被腰斬了。

龍慕白跟杜冰心之間，已有協議，儘可能讓杜冰心達到手刄親仇的目的。

所以，龍慕白協助杜冰心使阮文才劍毀人傷之後，並未乘勝追擊，而只在一旁掠陣。

×　×　×

阮文才不但功力高絕，也夠狠。

他在左腿被砍斷的情況之下，居然能一衝三丈多，到達他那幢精舍的大門前，並還將半截斷劍以甩手箭的手法，脫手射向「啣尾」疾追的杜冰心，然後，才揚聲大叫：「媚娘救我。」

崔媚娘爲甚麽還沒出現？

這就是女人較男人爲難的地方。

狂歡過後，還光着身子的阮文才，可以胡亂地披上衣衫，衝出來應變。

但同一情形之下的崔媚娘，却不能這樣做。

何況，她跟阮文才之間，根本談不上一絲感情，其所以同阮文才上床，完全是由於利慾薰心的東方亮所一手促成的。

更何況，她在房間中，已看到了外面的一切，縱然她不顧一切地衝出去，也救不了阮文才，甚至還可能會賠上自己的老命！

所以，阮文才的緊急呼救，並沒獲得任何反應。

但，杜冰心已一劍格開那向她疾射而來的半截斷劍，疾射而前，寒芒一閃，又是一劍橫掃。

阮文才單足一躍，衝進大門，又是一躍……

阮文才夠強，夠狠。

身負重傷之下，猶能像生龍活虎似地，逃過杜冰心的兩次追殺。

但他那情急逃命的「又一躍」，却沒有「躍」起來。

原因是，一旁替杜冰心掠陣的龍慕白，及時「賞」了他一粒小石子。

小石子擊在他那僅剩的左腿膝彎上，于是，他那「又一躍」就功敗垂成，而他的腦袋也跟着搬了家。

當然，他的腦袋是被杜冰心所一劍砍掉的。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雙方交手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也就當阮文才人頭落地之間，崔媚娘已恢復一身勁裝，俏立門口。

同時，東方亮、江玠二人也已疾瀉當場。

東方亮二話不說，疾喝一聲道：「快走……」

立即偕同崔媚娘長身飛射而去。

江玠就着疾瀉當場之勢，一刀劈向杜冰心。

但他一刀劈向杜冰心的同時，却眼看東方亮居然「臨陣脫逃」，不由「咦」了一聲。

不！只能算是「咦」了半聲。

因爲，他的「咦」聲才出口，手中鋼刀已被杜冰心一劍震飛，人頭也跟着滾落一旁。

緊接着，暴喝連連，阮府中的高手紛紛趕到。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立即陷入包圍之中。

憑龍慕白、杜冰心二人的身手，對方人數再多，也有如飛蛾撲火，有去無囘。

因而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慘呼陣陣，三五個照面間，巳陳屍十具以上。

龍慕白還算冷靜，殺的人並不多。

但杜冰心却好像紅了眼，也許她是想到了自己和舅父家數十條人命的滅門慘禍，而怒火高張，因而下手絕不留情。

那十多具屍體，有五分之四都是她的「傑作」。

而且她好像越殺越有勁，儘管巳經加入混戰的文百川，董小梅和龍慕白等三人都同聲招呼她撤退，但她却聽如未聞，仍然像斬瓜切菜似地亂殺一通。

阮府中的高手，還不知道他們所保護的國師巳經遭了報應，仍然像潮水一般，

一波一波地湧了上來，而且，實力還一波比一波強。

文百川畢竟比較冷靜，眼前東方巳經發白，如果城防官兵趕來，更難善了，因而當機立斷地衝向杜冰心身邊，沉聲喝道：「冰心，跟我走！」

「還想走，留下命來。」

接口的是兩個黃衫老者，一個使刀，一個使劍，分別將文百川、杜冰心二人截住，而且，還戰成平手。

杜冰心揚聲喝道：「這兩個都是跟獨孤兄弟一樣的老魔頭，二弟、四妹、給我殺！」

那兩個黃衫老者雖然能分別跟文百川、杜冰心二人打成平手，但却敵不過持有震天寶劍的龍慕白和董小梅參戰後的聯手攻勢。

所以，不到三招，就分別死於震天雙劍之下。

死亡，畢竟是令人恐怖的。

阮府的高手們，由於被殺寒了胆，也由於頭頭們都巳伏誅，沒人督促，再也沒人繼續向前送死。

一場殘酷的大屠殺，自然停止了。

但，就當羣俠們準備離去之際，現場巳被大批官兵所包圍。

文百川不禁苦笑道：「東方亮這個人，可眞能幹。」

杜冰心訝問道：「文伯伯認爲，官兵是東方亮叫來的？」

「如果不是東方亮在搗鬼，官兵們哪有這麽高的辦事效率？」

「唔……這樣也好。」

「也好？」

「我跟他們進宮去一趟。」

一個將軍裝束的人，在十名兵勇簇擁之下，大步走了過來。

杜冰心入目之下，目光爲之一亮，道：「好極了，我認識他。」

那將軍模樣的人，目光朝現場一掃，不由臉色大變地，怒聲叱道：「大胆叛逆，胆敢刺殺國師！」

杜冰心俏臉一沉，道：「杜立人，你可能不認識我了吧。」

杜立人一怔之後，目光深注地道：「妳……」

「我叫杜冰心，小時候，曾經叫你『叔叔』。」

「哦……」杜立人臉色又一變。

「你本來是先父的得力助手，先父待你可不薄。」

「是是……這個我知道，」杜立人一臉的尷尬笑容。

「可是，先父蒙寃被害之後，你不但不會感恩圖報過，反而投入了阮老賊的門下。」

「姑娘，我有不得巳的苦衷，妳不了解……」

杜冰心冷然截口道：「對於官塲中事，現在，我很了解。」

杜立人苦笑說道：「那……她能諒解我？」

「不錯，而且，我還可以促成你建一次大功。」

「怎麽說？」

「我問問你，你還承認是杜家的子孫嗎？」

「當然。」

「你也明白，大理王朝是杜家的。」

「是的。」

「你更明白，阮文才心懷不軌，其罪狀，可說是擢髮難數？」

「這……是的。」

杜立人這答話不够爽快，又引起杜冰心的不快，因而臉色一沉，道：「是我寃枉了阮文才？」

杜立人苦笑說道：「我可沒有這麽說呀！」

杜冰心冷然接問：「阮文才是不是死有餘辜？」

杜立人這一下子答得很爽快道：「是的。」

當然，這道理也很簡單。

杜立人既然是杜冰心父親杜瑜的助手，杜瑜含寃負屈，遭到滅門慘禍之後，又能改投杜瑜的仇人阮文才的門下而飛黃騰達，自然是善觀氣色，見風轉舵，八面玲瓏的人物。

而且，他對阮文才的實力也一定最爲了解。

憑阮文才的實力，都慘死在目前這二男二女的手中，如果自己不識相，豈非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何況，杜冰心還說過，不但諒解他的處境，還要促成他建一次大功。

憑他那靈活的頭腦，和杜冰心所問的話意中去揣摩，對杜冰心所說的「奇功」，已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所以，現在，他對杜冰心「乖」起來了。

×　×　×

杜冰心注目接問道：「那麽，當年先父是不是叛逆犯呢？」

杜立人毫不猶豫地道：「那當然是阮文才故意栽贓陷害的。」

「那麽，目前的事情，你打算如何處置？」

「請姑娘吩咐。」

杜冰心却又岔開話題，道：「你現在掌握大理王朝一半的兵權？」

杜立人道：「是的。」

「也兼管京城警衛？」

「是的。」

杜冰心道：「這就行了，你比我聰明，該懂得如何去做，憑你目前的權勢，也有力量自由發揮，沒人胆敢掣肘。」

杜立人像個馴服的部下在聽訓，一臉肅容，只聽不說。

杜冰心又道：「但是，有兩項原則，絕對不能違背。」

杜立人正容說道：「請姑娘指示。」

杜冰心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第一，杜氏王朝的道統不容變更。」

「是！」

「第二，先父的沉寃必須洗刷，公佈週知，並由朝廷明令褒揚。」

「是！」

「你答得够爽快！」杜冰心冷冷地一笑道：「但我提醒你一聲，如果你口不應心，那麽，目前的阮文才就是模樣。」

「是，」杜立人苦笑着接道：「姑娘，有妳在暗中監視，我有幾顆腦袋，胆敢

違背妳的意旨。」

杜冰心道：「你明白就好。」

杜立人道：「其實，方才當姑娘原諒我的過去時，我就巳經想到要完成姑娘所吩咐的兩件事情了。」

「噢？」

「姑娘……」

杜立人欲言又止。

杜冰心冷然接道：「有話就說了，別呑呑吐吐的！」

「是，」杜立人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姑娘，如果我說錯了，妳可得多加包涵。」

杜冰心道：「說吧。」

杜立人輕嘆一聲之後，改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姑娘，以妳的人品、武功、聰明才智，以及猶勝鬚眉的豪情壯志和超人的魄力，如果由妳來接替王位，則杜氏王朝必然……」

杜冰心擺手制止他，說道：「夠了，想不到你也成了一位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了。」

杜立人訕然一笑道：「姑娘過獎。」

一頓話鋒，又以傳音功夫說道：「姑娘，不是我有意在姑娘面前賣弄我的傳音功夫，只是，這種話題，不便在當衆之前談論。」

「我了解。」

「姑娘當也了解，今上還年幼，又太懦弱……」

「這問題不許再提，」杜冰心也以傳音功夫說道：「你很能幹，又富權謀，只要你不懷二心，那麽，今上有你輔佐，杜氏王朝一樣地有光明的遠景。」

接着，又以普通語聲說道：「記住我的話，我要走了。」

杜立人很誠懇地說道：「姑娘金玉良言，下官當永記心底。」

「那很好，」杜冰心扭頭向文百川等人說道：「文伯伯，咱們走吧。」

夜盡天明，文百川等人在杜立人的恭送下，快步離去。

× × ×

當杜冰心、文百川等人離去之後，圍牆外却有三個人在低聲密談着。

那是司徒仇、東方亮和崔媚娘。

司徒仇一臉得意神色。

崔媚娘木然呆立，無任何表情。

東方亮則一臉慘然神色道：「一切都是白忙，眞他媽的活見鬼！」

司徒仇似笑非笑地道：「東万兄，不是我放馬後炮，你之所以鬧出這『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笑話，怪只怪你自己利慾燻心，才想出這餿主意，可怨不了別人。」

東方亮說道：「不是怨別人，却該怨你。」

「怨我？」

「唔……」

「這話由何說起？」

「我問你，負責盯住文百川那批人的人是誰？」

司徒仇禁不住失笑道：「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東方亮冷笑道：「結果，你却把人盯丟了。」

「可是，我另有收穫。」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那是另一囘事。」

「總是你有理由。」

「本來就是，如果你能及時知會我一聲，又何致于弄出這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臭事來。」

「我怎會想到你會有這樣的餿主意哩！」司徒仇苦笑着接道：「算了，事情巳經過去，不用再提了。」

東方亮道：「你說得多輕鬆！」

司徒仇向崔媚娘偷偷地瞟了一眼，伸了一下舌頭，道：「其實，這種事情，也談不上吃甚麽虧，崔大姊，妳說是嗎？」

一直木然呆立的崔媚娘，哼了一聲，道：「小滑頭，你再油咀滑舌的，當心我賞你兩記耳括子。」

司徒仇又伸了一下舌頭，道：「好大姊，下次不敢了。」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我逮住那丫頭，好處還不是大家的。」

那丫頭？

逮住那丫頭？

聽司徒仇這語氣，莫非是文雪兒被刦持了。

對了，文雪兒由於功力較低，沒參加突襲國師府的行動，負責盯住文百川等人的司徒仇，自然不會放棄這大好機會而可能檢了一個便宜。

是的，文雪兒就在她落單的那段時間，被暗中盯梢的司徒仇所刦持了。

× × ×

文雪兒本來是被秘密安置在一家農戶中。

現在，文百川等人巳囘到那兒，却是一個個滿臉焦急神情。

杜冰心手中持着一紙便箋，那是司徒仇留下來的。

便箋上潦草地寫：「今夜三更正，洱海赤文島旁恭候俠駕，司徒仇敬草。」

半晌，董小梅才苦笑着首先打破沉寂道：「司徒仇之所以刦持三姊，還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

杜冰心「唔」了一聲，道：「大概是吧。」

董小梅道：「我想，震天雙劍也好，九原清笈也好，都是身外之物，比不上三姊的安全，所以，我主張以九原清笈和震天雙劍去換人。」

目光移注龍慕白，道：「二哥，你說呢？」

龍慕白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麽想。」

杜冰心道：「好，那咱們就決定這麽辦。」

文百川苦笑着一嘆，道：「眞該死，我爲甚麽不把雪兒帶在身邊。」

杜冰心也輕嘆一聲，道：「文伯伯，事情旣巳發生了，也就不用後悔了。」

董小梅道：「其實，文伯伯當時的顧慮並沒錯，怪只怪，司徒仇那小子老是陰魂不散地，暗中盯着咱們，而咱們也居然不曾察覺到。」

龍慕白道：「所以，我想，今晚交換人質之後，一定設法立即將司徒仇和東方亮二人除掉，這才是一勞永逸的上策。」

「對！」杜冰心正容道：「那兩個如不立即除掉，咱們今後將永無寧日。」

文百川道：「如果震天劍到了他們手中，要想除掉他們，談何容易。」

龍慕白說道：「我想，困難是可以設法克服的，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絕對不能再姑息那兩個人了，一切到時見機而行吧。」

兩個女嬌娃同時點點首，道：「對，絕對不能姑息他們。」

「旣然大家都這麽決定，我想，」文百川一正神色，凝注龍慕白，徐徐地接道：「慕白，我也不用瞞着你了。」

龍慕白訝問道：「文伯伯瞞過我一些甚麽？」

文百川道：「本來，爲了怕影响你的武功進境，是打算等你閉關七日之後，再告訴你的。」

「是很嚴重的事情？」

「是的，所以，在我說出之前，你必須先在心理上有一個準備。」

龍慕白身軀微震，然後猛地吸了進一口清氣，說道：「文伯伯，我巳經準備好了。」

文百川這才長嘆一聲，道：「慕白，令尊巳經去世了。」

龍慕白臉色大變，整個身子都搖幌了一下！

但他畢竟早巳於文百川的嚴重語氣中，做好了接受非常打擊的準備。

所以，他雖然乍聞之下，震驚得搖幌了一下，却並未昏倒。

而且，於再度吸進一口清氣之後，目注窗外虛空，居然以極平靜的語氣問道：「文伯伯，先父是被人殺死的？」

文百川道：「是的。」

「仇家是誰？」

「司徒仇。」

「司徒仇？」龍慕白那悲憤莫名的目光，移注文百川問道：「司徒仇爲甚麽要殺我父親？」

「因爲……」

接着，文百川將他所身經目睹的龍慕白父親龍雄遇害的經過，娓娓地詳細說了一遍。

龍慕白靜靜地聽完之後，才目含痛淚，仰首「喃喃」自語，道：「想我龍家一向忠厚傳家，我爹更是濟困扶危，仁俠責被，到頭來，却落得這樣的下場，老天爺，你爲甚麽這樣的混帳？」

說到最後，聲淚俱下。

兩個女嬌娃同聲驚呼：「慕白……冷靜一點。」

文百川連忙搖手制止，道：「讓他發洩一下，對身體只有好處。」

杜冰心恍然地道：「對，將悲憤積壓在心中，那會傷人於無形……」

龍慕白忽然穿窗而出，瀉落院落中，寒芒連閃，院落旁一塊重逾萬斤的巨石，被他以震天劍砍成百十小塊，然後，仰天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蒼天在上，如果我龍慕白不能將司徒仇的心肝挖出來，祭奠先父和我龍家死難族人的在天之靈，我龍慕白有如此石！」

話聲鏘鏘，擲地有聲，令人爲之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文百川向兩個嬌娃招招手，一同走向室外，向龍慕白沉聲說道：「慕白，現在

，你該冷靜下來了。」

龍慕白幽幽地道：「文伯伯，我很冷靜。」

「那麽，我有話說，請聽好。」

「文伯伯請吩咐。」

「從現在起，你們三個人，都得在這農家好好調息，養足精神，準備晚間的斷殺。」

「是。」

「調息時，一定要有一個人担任着警戒。」

「我懂。」

「如果我天黑時還沒囘來，可由冰心率領，逕行前往洱海赴約，我一定在三更之前趕到。」

杜冰心訝問道：「文伯伯，您要去哪兒？」

文百川說道：「這個，我暫時不想說出。」

董小梅道：「文伯伯此行，必然跟營救三姊的事有關。」

文百川點點頭道：「不錯。」

龍慕白不加思索地說道：「我也去一趟。」

文百川道：「不！此行不是去斷殺，去再多的人也沒用。」

董小梅靈目一轉，道：「我知道。」

杜冰心含笑接道：「妳知道甚麽？」

「文伯伯是去找段翠。」

「哦……」

文百川苦笑道：「我就知道瞞不過妳個鬼精靈。」

「其實，我不過是旁觀者清而已。」

董小梅悠悠地接道：「想想看，憑文伯伯、段翠、東方亮三者之間的關係，再加上段翠又是三姊的母親，那麽，文伯伯去找段翠，不是最好的辦法嗎？」

杜冰心嬌笑道：「對對對，這的確是最好的一個辦法。」

不遠處，一行五人疾奔而來，並傳來文雪兒的歡呼聲道：「爹，我囘來了，您瞧，是誰來了？」

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五人中爲首一人就是段翠，依次是文雪兒、文銀鳳、「皓首神龍」謝音，「冷面閻王」董路，不過，此刻的段翠，已不是往日的「南天一鳳」，已成爲一位牛山濯濯的比丘尼了。

對文百川而言，愛女無恙歸來，愛恨難分的往日情侶大徹大悟，遁入空門，可說是既興奮，又傷感，自己也分辨不出心頭是甚麽滋味。

董小梅飛投乃父懷中，仰首憨笑道：「爹，您還要不要打斷我的雙腿？」

董路一本正經地道：「當然要，只是，爹現在已經打不過妳了。」

「那您就饒了我吧！」

「不行，爹打不過妳，爹可以命令龍慕白那小子代勞。」

話中有話，使得董小梅俏臉飛酡地，頓足嬌嗔，道：「爹，您欺負我，我不來啦！」

董路高興得在愛女香腮上吻了一下，道：「丫頭，妳現在是爹的乖乖女兒，是爹的寶貝，爹怎麽捨得打妳，以後，如果龍慕白那小子欺負妳，爹才要打斷他的兩腿哩！哈哈哈……」

董小梅嬌羞地，偷偷向龍慕白瞟了一眼。

龍慕白正一臉肅容，獨自個呆立當場，他的足前，一幅已經打開的油布包袱上，擺着司徒仇的血淋淋的人頭，人心和人肝。

段翠緩步走近龍慕白身邊，柔聲說道：「孩子，我了解你因爲不曾親手手刄親仇而難過，但當時情況特殊，來不及通知你，而且，代你手刄親仇的只是雪兒妹妹……」

接着，將當時的全部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並附帶說出二十年前的一段秘事來。

段翠跟侯子青的婚禮上潑毒液毀容的人，就是東方亮，將文百川送往「死亡之路」的也是東方亮，這秘密是東方亮於酒醉後才洩漏出來的。

由於上述的原因，加上東方亮與崔媚娘早已打得火熱，因而段翠於半年前即已遁入空門，却仍然住在原處，以便保護銀鳳。

昨宵，段翠獲悉司徒仇、東方亮二人將雪兒刦持，意圖作爲交換九原清笈及震天雙劍的人質的消息之後，乃會同謝音、董路，將東方亮、司徒仇二人誘入一個秘密的土木機關中予以格殺，崔媚娘也被廢掉武功。

說完這些之後，段翠又含笑說道：「孩子，由雪兒口中我已知道你跟冰心、小梅、雪兒，銀鳳等人的感情，那麽，由兩個未來的媳婦替夫婿手刄親仇，又有何不可哩！」

一席話說得四個女娃兒的俏臉上，都飛上兩片紅雲。

董路精目在杜冰心、文雪兒、文銀鳳、董小梅等人的臉上一掃，最後，目光落在龍慕白身上，拈鬚微笑道：「這小子艷福不淺，只是，今後的麻煩，却也够這小子頭大的。」

董小梅有意岔開話題，向段翠訕然一笑說道：「伯母，我……我我……很覺抱歉。」

段翠笑問道：「幹嘛要抱歉？」

董小梅尷尬地一笑道：「我說的是原訂中秋節向您借劍的事。」

段翠帶笑一嘆，道：「孩子，那事情追究起來，應該是我跟銀鳳向妳道歉才對啊！」

「皓首神龍」謝音長嘆一聲，道：「你們誰都不用道歉，說起來，都是我這個剛愎自用的老不死惹的禍，想想我這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董路含笑說道：「不用自責了，如果你老兒自覺有點過意不去，我倒有個好辦法。」

謝音苦苦笑着問道：「有甚麽好的辦法？」

董路道：「由你老兒做東，去大理城中，痛痛快快地醉上一場。」

謝音楞了一下，說道：「好啊，好辦法。」

董路舉手一揮，道：「孩兒們，擺駕大理城，哈哈哈……」

（全文完）

小龍女殺了追魂怪客

白骨大墓

日本武士道揭秘錄

麥中青·文
可飛·圖

日本鳳凰山脈的一角，有一座白骨大墓，整個山洞全是白骨，一層又一層，沒人知道它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陷阱，擅長飛刀的白家十四郎，偶然捲入殺機慾焰組合的液漩，在墓中過活他能臨危不亂，死裏逃生！

日本是島國，當然有許多座山，在本州最爲接近東京的一處，有一座高峯叫做「鳳凰山」，山脈連綿，伸展到三百里過外，許多人相信這一座山有許多武林高手隱居，不過，那些人極少走到山下任何一處，只是傳說而已，最爲接近鳳凰山脚的一個小鎭，叫做鳳凰鎭，鎭上居民全是不好惹的，經常打打殺殺，官府也懶得理會他們，簡直是把他們看做化外頑民。

有一晚，華燈初上，夜幕低垂，連續有七間食店開設的一條大街上面，有一個青年武士在鳳凰食店獨坐，喝了許多酒，忽然縱聲大笑，說：「我想穿過山徑，明天早上在山徑那邊第一個鎭會面，那一個人肯跟我打賭二十兩金子？」

他連續說出這句話來，很遲，然後有一個人走近，跟他打個招呼，說：「先生，你喝醉了，只有醉得太過厲害的人，才會說出這種話來。」

「爲甚麽你這樣說呢？難道你沒有聽見過長跑的白家十四郎？我就是他！」那個青年武士似乎眞的喝醉了，無意中竟然把他的眞姓名吐露。

酒保聽了，無動於中，說：「白先生，就算你現時發脚就跑，跑了一整晚，你也不能夠達到目的，因爲山上有一個追魂怪客。」

十四郎說：「聽你的話，好像曾經有過一些人死在追魂怪客的手上。」

「是的，如果我沒有記錯，有十五個人企圖在夜間橫過山徑，從鳳凰鎭走向獅子鎭，一去不返。」

「就算有那麽多人發生意外，你也不能夠把這些慘劇全部放在追魂怪客的身上呀？也許他們給老虎吃掉！」

「不，有了追魂怪客，那個地方就沒有老虎。」

「那就更加奇怪了，爲甚麽追魂怪客要躲在荒山野嶺呢？一個人冷清清的過活，那總是不好過的！」

「不！他躲在這個地方過活，是另有目的。」

「他有甚麽目的呢？」

「你也許沒聽清楚了，他叫做追魂怪客，不用說，他自然追擊一個人的魂。」

「你的話使我越想胡塗了，也許我眞的喝醉，亦未可料，我很想問問你，他眞的想追殺一個人，只能到處探聽這傢伙的消息，跟踪下毒手，就可以達到目的，何必躲在荒山呢？」

「不，你不明白這一層道理了，他在荒山過活的時間很長，比任何人更長，如果有人走過，他想殺就殺，始終有一天可以把他的仇人殺掉！反過來說，他並非殺了人然後看清楚那個死屍是否他想殺的硃砂痣，他永遠沒法達到目的，因爲那一顆硃砂痣生長在這傢伙的背上，假如那個人是壞了的女人，有錢給，也許她肯剝光了給那一個肯花錢的大爺看看，可惜他想殺的人是個男人，那就不容易使他脫個清光了。」

「是的，酒保，你說的話確實有點道理，我仍不明白怎麽有人肯在夜間單身走進荒山，不見得他們會是醉貓嗎？」

「那些人當然不是醉貓，五十兩金子，再加上一些英雄色彩，便使他們自掘墳墓。」

白十四郎問：「那一個人肯付出五十兩金子給陌生人夜探荒山呢？」

「他是個老江湖，瘦削的「臉孔配上了一綹白鬚，看來眞的像一頭山羊，他晚晚到這個地方喝酒，許多人都認識他，把他稱做老羊牯，你也可以這樣稱呼他。」

「可惜他今晚不在座。」

「不，白先生，他就坐在你背後的一張小圓桌旁邊，就是貼牆的一張，你轉身看，一定看見他。」

白十四郎眞的轉身看看。

他看見了白鬚的老翁，向他微笑。

他索性走過去，跟他打個招呼，自我介紹，隨即爽爽快快的說：「老羊牯，沒有人肯給我金子，我也願意賭二十兩金，認爲我可以很順利走過山徑，在獅子鎭會面，那時只是天色微微發亮，眞料不到，有人肯付出五十兩金，夜探荒山，這數目相當大，即使殺人放火也辦得到。」

老翁緩緩的開口：「我的用意就是想殺人放火。」

日本武士

白十四郎愕然，說：「殺誰？」

「酒保已經說過，荒山裏面只有一個人隱居，他就是追魂怪客，如果你肯花點心思想想，你就會知道我想殺的人就是他！其實你不必殺他，只是把最大的一株古松縱火焚燒，我看見火光熊熊，已經懂得他死在你的手上。」

「我沒有火摺，怎能縱火呢？」

白鬚翁哈哈大笑，說：「還用說嗎？你沒有火摺子，他有火摺子，他一定不肯把火摺子給你用，更加不肯借給你燒他心愛的一株萬年松，因此之故，火光冒升，顯然他已喪命！」

「不管怎樣，一個人躲在荒山，整天想殺人，決不是好人，殺了他，那是做善事，並非做壞事，我接受這一份差遣了，你是否在我動身之前把金子送給我呢？」

「這一行的行規只是先交一半，看見了火光，我才交另外一半。」

「那麽，我可以先收二十五兩金子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正是如此，不過，我必須伴着你走到惜別亭，親眼看見你帶了金子走進荒山，然後放心，人心難料，假如我現時就把金子交給你，萬一你收了金子發脚飛奔，那怎麽辦？再又因爲我此刻沒有金子，二十五兩金子放在惜別亭，必須親到那個地方去拿金子，才有金子送到你的手上，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我縱火焚燒萬年松之後，再收斂屍體了，向獅子鎭飛奔，天亮的時候，我已經坐在鎭上的食店吃早點了，你在甚麽時候到那邊再見，把欠我的二十五兩金子付給我？」

「你走得那麽快，我却辦不到，起碼要明天黃昏，我才到達獅子鎭，你還是揀個客棧歇宿吧，你必須署名白十四郎。」

「是的，我一定辦妥這件事，還有一點，你不信任我，我却十分信任你，深信此事了結之後，你不會一走了之。」

「你倒有些眼光，走吧！」

老翁說完，付賬離座，白十四郎的酒賬也放在他的身上一起付清，然後啓程。

看來那個老翁似乎身手不凡，白十四郎故意在路上施展輕功，加緊脚步，走了一程，老翁仍在身後，他覺得心上一震。

惜別亭在望，老翁先走去，白十四郎順脚入內，金子已在他的手中。

白十四郎收了金子，分手之前，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追魂怪客實在是個怎樣子的人呢？」

老翁很冷靜說：「是個該殺的人！」

跟着說一聲：「再見！」

身形一幌，已經去得踪影全無。

白十四郎暗吃一驚，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就恢復原狀了，緩步走進荒山去。

他只是走了一頓飯光景，便即看見前面一團黑影屹立，懷疑它是萬年松。

走近看時，果然是一株很大的松樹，由於這株松樹旁邊，沒有樹木，它的枝葉甚密，粗壯的樹幹起伏如龍，認眞有氣勢，他不由自主的暗喝了一聲采。

突然有一個語聲傳出來，不知如何，身邊多了一個黑衣人，那句話當然是黑衣人說的了，很悠閒的問：「你也很欣賞這一株萬年松嗎？」

他很高興，點了點頭，說：「我沒有看見這株松樹之前，先就喝采一聲，當然是對它喝采了，不妨說我很欣賞它，可是，發覺你在我身邊之後，我就反轉過來很欣賞你了。」

「你欣賞我？你還沒有看清楚我的臉孔，也不知道我是誰，怎會欣賞我呢？」

「不，老羊牯說的話跟酒保所講的話，一模一樣，鳳凰山下最荒涼的一截，只有一個人隱居，他就是追魂怪客，照這樣看，你必然是追魂怪客了，很少人在他動手殺人之前如此冷靜，我由衷的佩服！」

「不錯，我確是追魂怪客，不過，我絕對不是見人就殺，只是別人想殺我，而且先行動手，我才殺他，包括你在內。」

白十四郎冷然說：「我正是爲了殺你而來，動手吧！」

「我隨時都可以動手，可是，拔刀之前，我很想知道你爲甚麼不問理由的殺我，難道你是個剛剛入門的殺手嗎？」

「是的，我只是剛剛入門的殺手。」

「那就有商量了，我想知道你對殺手的看法。」

「殺手只是奉命殺人，這種人毫無道義，眼中只是看到金銀珠寶，別的東西完全看不見。」

「妙極了，想不到你是這樣聰明的！」看來追魂怪客很是興奮。

白十四郎說：「我是奉命到來殺你的，你竟是如此興奮，我覺得莫名其妙。」

「我當然是有理由這樣興奮的，你跟他毫不相識，只是泛泛之交，你能够爲了金子就不問理由的殺人，如果有人肯給你更高的代價，你也可以掉轉槍頭殺他了，是不是呢？」

白二四郎微有所悟，說：「看來你想我掉轉槍頭殺他了？」

「是的，他給你多少金子殺我呢？」

「五十兩金子，如果我說謊，天誅地滅！」

「那些金子，如何交付給你呢？」

白十四郎把交付的條件說出來。

追魂怪客聽了，說：「照這樣看，你只是實收二十五兩金子而已，假如你殺了我，到達獅子鎭，包管你守候了一輩子也沒法看見他！我就不同了，我可以馬上付出二百五十兩金子，十倍於你現時能够得到的數目，看來你是一位聰明人，大概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

白十四郎笑了笑，說：「是的，我答應替你殺他，還可以避免流血收場，當然值得去做，老羊牯說過，只要我能够焚毁萬年松，使它變成一條長炭，火光熊熊，他在遠處看見，便知我已經完成任務，如果你肯替我放火燒樹，或者你肯把火摺子借給我用，我們二人根本上不必厮殺！」

「你越來越聰明了，我必然依照你的提議去做，免傷和氣，此外，我立刻可以送你二百五十兩金子、不過，我送出金子之前，仍有一個條件，希望你不介意，跟我過招玩玩，做得到嗎？」

「你怎樣忽又動了殺機呢？」白十四郎略感詫異。

追魂怪客說：「那個老羊牯的武功不弱，如果你跟我玩幾招，輸了給我，反映出你無法取勝，我的金子豈不是白白轉送給他？」

「照這樣看，老翁一定有些斤兩，不過，我答應了，殺他就是殺他，你用不着担心我失敗，因爲我有機會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你以爲能殺他一個措手不及嗎？」

「很簡單，我伸手要錢的時候，右手伸出去，毫無異狀，我突然五指伸開，掌心向天，便有一柄四寸長的刀子從袖裏飛出來，而且是在掌背之下飛出，相距兩三尺，轉瞬即到，避無可避，他的小腹必然中刀，立刻流血身亡，這是白十四郎的絕技，無人知曉，老翁一定想不到我會向他出擊，故此我肯定有機會殺他。」

「好，就這樣辦，我們做成這一宗交易了，假如你肯跟我過招玩玩，我更加滿意，坦白點說，我對你的飛刀仍是有點畏懼，你可否脫了衣裳跟我較量呢？」

「當然可以！」白十四郎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就把衣裳脫下來，只是剩下長褲，上半身却是赤裸的。

白十四郎「白勇」只有二十三歲，肌肉飽滿結實，渾身是勁，充份表現出一股具有英雄氣概的男性美，追魂怪客走近，看了看他，說：「你的背肌很好，可否轉過半邊身給我看看呢？」

白十四郎忽然想起白鬚翁說過的一句，追魂怪客隱藏在荒山，只有一個目的，想找尋背上有硃砂痣的仇人，既然他的背上沒有黑痣或紅痣，給這傢伙看看也不要緊，索性把背脊對着追魂怪客，讓對方看了個飽，他以爲這樣做不成問題，怎料追魂怪客笑裏藏刀，趁着白十四郎把背脊對準他，突然拔出一柄一尺長的利刄，手起刀落，向白十四郎背上使勁插下去。

白十四郎在毫不防備的形勢之下，發生這種不測之憂，看來他死定了，殊不料救星從天而降，聽到一聲慘叫，背後有人倒下來，刀子也拋在一邊。

定眼看時，他才發覺到倒下來的人原來是追魂怪客，此外，他還看見那個地方多了一個人。

這個不速之客仍是夜行人打扮，不過，臉形體態與衆不同，一望而知是個女人，還是絕色佳麗。

她的右手仍然拿着一條吹管，顯然她吹出一枚金針或者短箭，殺掉追魂怪客！

她是誰呢？怎會如此湊巧，在千鈞一髮之間救活了他呢？白十四郎正在感到驚奇，想問，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出怎樣子的問句，她反而先開口，說：「你大概是白先生了，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你必然是白十四郎。」

「是的，我從未看見過妳，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呢？」

「因爲你跟白鬚翁交談的時候，我坐在隣桌，那時我是農村姑娘打扮，也許你對我沒有甚麼印象。」

「妳在背後一直追踪我到萬年松這邊來？」

「是的，確是如此，因爲我想來看看，追魂怪客使用甚麼招式令到別人自願送死。」

「現時你明白吧？」

「明白了，你們的談話任何一句，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因爲我躲着的地方跟你

們距離五十多尺，燭光之外只有星光，你們一定看不出樹後有人躲起來。」

「你的聽覺眞是厲害！現時你當然明白我爲甚麼脫了上半身的衣裳了，可笑得很，我險些被他一刀刺下，倒在血泊裏，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感激不淺，今後我這條性命是妳的了，妳儘可隨意利用它。」

「白十四郎，你說得眞是爽快！」

「對不起，我還沒有向妳請教呢？妳的芳名應該是怎樣稱呼的？可否賜告？」

「我綽號小龍女！」

「準是姓龍的了，你這一手吹管功夫是怎樣學習得來？」

「那是我家的秘傳絕技，跟你們白家的袖裏飛刀一樣，我不一定能够刺死追魂怪客的，只是因爲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柄刀子上面，疏於防範，這才輕而易擧的殺了他。別談他了，你現時想做些甚麼？」

「首先，我想在他居住的屋子搜索，看看他是否有二百五十兩金子留下來。再其次，我想要找到火摺子，把萬年松焚燒，然後走出荒山，在獅子鎭跟老羊牯會面，追討另外二十五兩金子。」

小龍女嬌笑一下，說：「十四郎，你的眼光只是看見金子！」

「不，我的一雙眼想看的東西很多，不過，先決的原則仍是金子，沒有金子，任何一雙眼都失去了光彩，故此我先看金子。」

「十四郎，你的話有些道理，却又不是完全對，我坐下來等你，你先行入屋搜金子再說，祝你交好運！」

她坐下來，白十四郎眞的走向木屋那邊。

他十分失望，屋裏沒有金子，銀子也沒有，只有少許糧食。

火摺子倒是有的，他抓了一個火摺子，走出戶外看看，小龍女巳經失了踪。

他沉住氣到處搜索，又再大聲叫喊，林木以及草叢都沒有反應，他只好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在地上檢起利刄，然後把屍體拖到樹邊，還把屋裏的枱椅和床拆開，放在屍旁，希望火勢猛烈的時候，萬年松變成火樹，屍體也燒焦。

他本來想跟追魂怪客眞眞正正的過招玩玩，料不到局勢驟變，荒山寂寂，只有他一個！對他說，那是毫無損失的，最低限度，他多了二十五兩金子，還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刄，此外，他還結識一個麗質天生的小龍女，值得自豪。

如此一想，他就把一切煩惱拋開，火光剛剛冒升，他就大踏步的走開。

他覺得一切遭遇都不是眞實的，只是一個噩夢。

一個推山掌兩個殺手墮崖

鳳凰山脈雖然很有氣勢，可惜它太過荒涼，除了一些獵戶以及偶然入山採藥的道士，沒有甚麼人到那個地方行走，有許多條山徑分佈在它跨過的幾個郡，山徑的兩邊出入口倒是相當熱鬧的，鳳凰鎭是一邊，獅子鎭是另外一邊，那時白十四郎巳經有了金子，他可以大模大樣的吃吃喝喝，還找一間客棧投宿。

他睡了一會，覺醒的時候，又是下午三時過外。剛剛覺醒，他就想吃，也想喝點酒，於是走向一間比較大的食店。

那是鎭上最有名氣的「獅子食店」，食店裏面最有名氣的是「獅子肉」，其實是牛肉，烹製的滋味特別濃郁而又有酒有肉，加上了他的肚子特別餓，吃起來當然是更加有滋味了，他正在狼吞虎嚥，突然發覺有人注意他，他趕快向門口那邊望去，進門的人正是他期望的白鬚翁，喜出望外。

「老羊牯，我在這邊，走過來喝杯酒，好嗎？」

「好極了，我正在到處找你！」

白鬚翁坐下來，跟着說：「我看見火光了，幹得好！」

「萬年松燒到變成長炭，追魂怪客的屍體也燒焦了，照我看，你準備給我的東西也帶來了吧？」

食店之內，人多聲雜，故此白十四郎說得很是含糊。

白鬚翁一聽就懂，笑了笑，說：「喝過了酒再算！」

兩人吃吃喝喝，離開獅子食店，已經靠近黃昏。

走進了「天風客棧」，白十四郎帶了白鬚翁走回自己的房間，剛剛落坐，白鬚翁就把背上的包袱打開，露出一片黃澄澄的金子。

「一共是二十五兩，你看吧，一點也不短缺。」

「是的，老羊牯，你眞够朋友，下次有甚麼生意，先行找我，我保證幹得乾脆，有如水過瓦背不留痕。」

「好，現時又有一宗買賣了，仍是那個數目，五十兩金子。」

「你想殺的人是誰？」

「仍是那麼一句，他是該殺的人！」

「好，別的事情我不問你了，地點和時間總要談談吧。」

「那是很重要的，當然要說得清清楚楚，在獅子鎭向西北走過去的山路雖然够闊，兩邊却是危岩峭壁，相當凶險，大概是走了三四個鐘頭，你必然看見一座山崗的頂上是正方形的，可以說是平台。以前藩王爭霸，不管誰佔領鳳凰山脈所有縣府，俱是用它生火冒烟，召集各路英雄！並肩作戰，它叫做烟墩山，現時四海一家，不再需要它噴烟冒火了，當然極爲冷落的，它照例沒有人，或者有一堆堆乾草，另有一座房子，很是簡陋，又或甚麼東西都沒有，有的只是石頭，我知道有一個人坐在烟墩山上，四十歲左右，是個苦練硬功的漢子，他叫做黑臉狠，臉色天生是鍋底那麼黑，一望而知，你走上去把他宰了，隨即利用乾草生火通知我，我自然會走上去辨認屍體，順便給你五十兩金子。」

「這一次沒有預付一半，我不幹！」

「你如果堅持我要預付一半也可以，橫竪現時天色又黑，你走上去，太過危險，他却以逸待勞，你一定走下風，明天再去殺他，到時我先行把金子送來。」

「烟墩山的山頂只有黑臉狠一個？」

「是的，眞眞正正只有他一個。」

「爲何你確信山上只有他一個呢？」

「因爲他寫下挑戰書派人送給我，講清楚山上只有他一個，還有一點，他說清

楚他等候旬日之久，今天只是第三天。」

「好，我想明天陽光沒有升起來，巳經走到烟墩山，你立刻把金子帶來。」

「你準備夜襲？」

「不，我要在凌晨之前做出一些古怪的聲响來，使他澈夜不眠，天色剛剛發亮，他累極入夢，我正好疾走上去，用飛刀殺他！」

「好，就這麼辦，深夜的一段時間，我送金子給你。還有一點，黑心狠的拳脚奇刀，變化多端，那一柄金背大砍刀端的十分厲害，我自問不是他的對手，然後找你，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

「你明白一些甚麼？」

「老羊牯，你分明想告訴我，你不是他的對手，我也不是他的對手，如果我想取勝，應該攻其不備！」

白鬚翁哈哈大笑。

兩人分了手，白十四郎趁着既飽且醉，回到客棧歇息，睡了個飽，他等候白鬚翁的脚步聲。

午夜，他收了金子，白鬚翁剛剛走開，他就隻身走上了古道。

仍是武士裝束，背上多了一個包袱，頗爲沉重，因爲包袱之內有許多金子。

走了兩個時辰，烟墩山在望。

那座山頂是方形的，一望而知。

白十四郎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先行在接近山頂的樹叢之內躲起來，做些鷄鳴，隨後又作牛鳴之聲，跟着還有一簇簇雀鳥驚起爭鳴之聲，他雖然沒有好好的練習過口技，因爲他一向在農村居住，聽得多了，摹仿起來，倒也維肖維妙，他認爲這些古怪聲响一定是擾人淸夢的，相當滿意。

靠近黎明只有一綫，他慢慢的移動脚步，走上山頂。

白鬚翁沒有說錯，山頂確有一座木屋，又有一堆堆乾草，微弱的燈光從木屋窗子透出來，把遠遠近近的地方照亮了許多，使他覺得詫異的是向東那邊有一個人坐着不動，這傢伙坐着的一處巳經是平台的邊緣，如果他突然偷襲，佔了上風，問題是他沒法看清楚這傢伙的一張臉孔，不知道那張臉孔是否黑如鍋底，因此之故，他把脚步放得更輕，打算走到這傢伙的背後，細心看看，然後動手。

他走得十分接近，相距只有五六尺，突然聽到咳聲，他懷疑此人想轉身發招，先下手爲强，索性抛出一柄飛刀。

寒光一閃，那一柄飛刀巳經插在那的人的背上，刀柄仍是搖曳生姿。

那一柄刀子其實不是飛刀，只是護身的刀子，因爲它連同刀柄以及刀鋒有一尺長，且又比較厚，不易脫手飛出，不過，白十四郎認爲所有短刀到了他的手，都是會變成飛刀抛出去，故此他毫不猶疑的使之脫手而飛。

它是追魂怪客打算在他背後偸襲的刀子，追魂怪客死了，刀子變成他的武器了，他覺得它有些特色，故此有機會利用它出擊，他就不肯放過，奇怪得很，刀子巳經插得很深，坐着的人沒有倒下來，背上插了刀子也不看見有鮮血冒出，他忽然衝上而出的喊了一聲：「這是個死屍！」

「不錯，他眞是一個死屍！」他的背後有人講話，同時有些尖銳的短兵器刺進他的背脊近腰之處，使他覺得痛。

那種痛楚使他直覺到刀尖或劍尖巳經插進他的身體，敵人隨時殺他，他絕無力量反攻，整個人呆若木鷄。

他沒有開口，背後的人自管自說下去：「我是黑臉狠，巳經控制大局，你只要動一動，你就完了，好好的跟我說幾句，我不會殺你，因爲我不是殺手，我想殺的人只是白鬚翁，你沒有鬚，決不是他，故此我眞眞正正不想殺你，不過，我所問的每一句話，你都要回答，還要講眞話，才有機會活下去，現時我開始向你提出一些問題了，你是否殺手呢？」

「是的，我是新入行的殺手。」

「你的眞姓名怎樣稱呼？」

「我姓白，叫做十四郎。」

「聽說白家的飛刀十分厲害，果然名不虛傳，我跟你無寃無仇，你居然忍心從背後用飛刀殺我，必然是有人花錢買我的命了，此人是誰？花多少兩金子？」

「叫我動手的人是白鬚翁，外號老羊牯，花五十兩的金子買你的命。」

黑臉狠有點怒意，說：「老子的一條命只是值五十兩金子嗎？」

「論理是不止值這個數目，可惜他只有這些，我以爲很容易動手，故此一口答應。」

「金子是否預付呢？」

「不，他一定要認出那張臉孔的確是你，然後才付欵，假如我殺了你，陽光普照的時候，在山頂大聲叫喊，他就會走上來。」

「好，十四郎，你說得十分淸楚，我不殺你，金子也是你的，你只是設法誘他走上山頂認屍好了。」

「到時候你自行動手？」

「當然是由我動手，你別管我怎樣殺他，最重要的是他站在平台之上，臉孔朝着遠方。」

「你大概是想飛脚把他踢下百丈深淵了，這個方法委實不錯，我跟老羊牯毫無交情，決不會變心，你不必懷疑，根本上我殺他抑或殺你也有金子到手，你赦了我一死，盛情可感，我何必變心？」

「好，我一切信任你！」

說完，黑臉狠退後幾步，躲在乾草堆中，整個隱沒。

形勢逼人，白十四郎只好完全依照黑臉狠的吩咐去做，不過，他的內心却是很不舒服的，有機會就會展開最後的一擊。

陽光逐漸旺盛，他多次走近平台的邊緣，大聲叫喊。

那個屍體早巳倒下來，俯伏在地，背上仍然插着一柄刀子，看來很是刺眼。

靠近中午，忽然有一陣急速的脚步聲，白鬚翁突然露臉。

白十四郎向他望了一眼，說：「老羊牯，我喊了不知道多少次，喉嚨也喊到痛，爲甚麼你這樣遲然後走上來？」

「我去拿金子呀！有二十五兩要送給你的，我怎樣好意思賴債？不過，我仍然想看看黑臉狠！」

「他睡在地上，相信他永遠不會覺醒了，你走過去看吧。」

白鬚翁果然走近屍體。

他哼了一聲，說：「他怎會俯伏在地呢？」

「他在背腹中刀，故此俯伏在地，我沒有看過黑臉狠，看一百次也沒有用，還是你把它翻開看看吧。」白十四郎很冷靜地說。

他的語聲相當粗壯，顯然他想借此吸引眞正是黑臉的人，快些站起來，了結這一場糾紛，這一層心理，白鬚翁當然看不出來。

有一堆乾草正在產生變化，有一雙手伸出來，跟着是一張臉孔。

白鬚翁把俯伏的屍體翻開，俯頭看看，只是看了一眼，他就臉色大變，說：「十四郎，你殺錯人了，想不到你是這樣笨拙！」

只是說了一句，他突然拔出雙刀，昂然站着，等候厮殺。

那堆乾草一再移動，黑臉狠終於鑽出來，冷笑一聲，說：「老羊牯，你巳經跟我打過兩次，倶是打輸的，看來今天你難逃一死了，我們很公正的決鬥，你先發招吧！」

他有恃無恐的說。

白鬚翁氣得渾身發抖，說：「十四郎，你看見的，他與我交手，如果我打輸了，必然翻身跌下深淵，金子星散，沒法撿回了，希望你懂得怎樣做。」

他的意思想白十四郎加入戰團，可是，白十四郎偏是懶洋洋的提不起勁，說：「黑臉狠說過，這是公平的決鬥，我沒有理由加入戰團，如果你想跳下懸崖，現時就可以跳，沒有人攔阻你！」

黑臉人哈哈大笑。

白鬚翁感到十分失望，說：「我只有拚着一條老命決鬥了，看招！」

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便即使勁直衝過去，照道理說，他有兩把刀，每把刀長四尺，一齊舞動，倒是有點威脅的，可惜黑臉狠的金背大砍刀十分粗壯，並不向對方身體砍劈，只是以刀封刀，打算碰到對方的雙刀脫手，然後展開攻勢，因此之故，白鬚翁的雙刀再快也是沒用，無法衝出來。

他的背後空空洞洞，退無可退，希望突圍而出也地辦不到，假如黑臉狠向他逼過去，再退一步，他就完了，他越是焦躁，越加沒法抵抗，突然，對方的雙刀架起，以交叉的刀法擋格，勉强擋住，可惜對方絕不鬆懈，不斷的用力緊壓，最後，他慘叫一聲，整個身體倒了向後，就在這時，白十四郎突然飛躍出擊，先行凌空飛躍，還沒有落地，先就踢起一個穿心腿，向黑臉狠後心踢去，黑臉狠不提防有這一招，他的壓力驟然增加，白鬚翁本來是搖搖欲倒的，完全沒有力量抵抗，整個人有如斷綫風箏似的飄下去，不過，黑臉狠因爲對方失去了支持力，他也向前仆倒，極端危險。

白十四郎得勢不饒人，踢完那一脚，立刻使用推心掌，把全身氣力貫注在兩個掌心，向黑臉狠的後心使勁一推，黑臉狠就沒法穩定自己，幾乎是同時仆倒似的，跟白鬚翁一齊跌下去。

他的哀鳴比較白鬚翁的慘叫聲更加刺耳，反映出他的身體還沒有變成肉醬，但巳是魂飛魄散。

白十四郎施展穿心腿以及推山掌，亦非萬全，兩個人跌下深淵之際，他也向前仆倒，還倒地向橫滾了再滾，掌勁皆失，然後勉强停留下來，假如他向前滾，他也會跌下，粉身碎骨。

他內心震撼，無力自制，休息很久，然後勉强站起來，朝着平台邊緣相反的方向走動。

他知道烟墩山頂沒有別的活口了，只是他自己！如此一想，他就很放心，在山頂到處走動，最後，他嗅到一股肉香，從木屋透出來，登時覺得饑餓，趕快溜入木屋搜索。

他看見一盆狗肉，熱騰騰的噴鼻香，又看見一瓶上好的醇酒，怎能再忍受呢？終於他拚命的吃，一大盤狗肉幾乎吃個淸光，此外，他還喝光了一大瓶酒。

奇異而又可怖的感覺突然發生了，他覺得肚子裏面所有腸臟不斷膨脹，又覺得頭暈，此外，他還覺得自己是不存在的，整個軀體逐漸消失，跟着，眼前一黑，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他跌進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深淵，失去了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內。

那時他的處境，可以說是與鬼爲隣，他沒有死，反而是一種意外，因此之故，他覺醒之後覺得自己仍然活着，驚奇不巳，跟着他把視綫向眼前景物各處投射，發覺那個地方金碧輝煌，簡直是宮殿，這也使他感到驚奇，想尋求解釋，却辦不到。

他感到失望却又感到興奮的時候，有一個宮女走近，說：「十四郎，你是否覺醒了？」

「是的，我能够看得見妳，而且可以跟妳交談，當然是覺醒了，這是甚麼地方？還有一點，我隱約記得起沒有暈的時候，那個地方是荒山的山頂，怎會置身於宮殿？這些問題，妳可否逐項回答？」

宮女嫣然一笑，說：「十四郎，只要你覺醒，那就好了，你不必向我們查問，還是向小龍女查問好些。」

「小龍女呢？她在甚麼地方？」

「她也在這一座宮殿之內，遲早她會跟你見面的，不必担心，還有一點，小龍女認爲你第一次覺醒只是脫離危險時期，並非完全康復，必須再睡，能够睡多久就睡多久，希望你依她的吩咐去做，別再談了，你一定可以再睡的，十四郎，請你集中精神，勸告自己酣睡。」

白十四郎再度覺醒，眞的振奮了些，他還沒有坐起之前，先行翻動一雙眼，希望看到更多的東西，借此推測自己置身於甚麼地方。

從最近的一處看去。

他首先看到一朵花似的微笑，又再看到媚眼櫻唇，那一張美麗的臉孔，似乎他以前看見過，却又無法想起她是誰，在甚麼地方見過面，不覺狐疑起來。

也許是他的神態巳經發生好轉，顯然是跳出鬼門關，坐在床口的佳人緩緩的開口：「十四郎，你是否記得起自己叫做十四郎呢？」

「我當然記得起，我還可以告訴你，我跟你以前見過面。」

「你試想清楚點，我們究竟在宮殿抑或在荒山見過面？」

「在荒山見過面。」

「你應該記得起鳳凰山以及萬年松的，如果你記得起火燒萬年松，你就記得起我。」

「現時我更加清楚的記得起了，妳是小龍女！」

「不錯，你記得起我，證明你巳經恢復知覺，只是體力尚未復元而巳，恭喜你了。」

「小龍女，以前我看見的妳，是以夜行人打扮，上上下下都是一片黑色，爲甚麼你現時看來雍容華貴，看來有如公主呢？」

「你一點也沒有說錯，我本來就是公主。」

「是的，妳不單是公主，而且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衷心的感謝你！」我想問問妳，我是否吃了狗肉中毒？抑或喝了那些毒酒？」

「不，這兩種推測都是錯誤的，酒和肉都沒有毒，只是你吃得太多，狗肉碰上了花酒，逐漸膨脹，以後你倒地昏迷，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其餘的事，你睡够了再談吧。」

「我巳經睡了那麼久了，你還叫我再睡？」

「是的，你應該好好的再睡一會，這個地方十分安全，你盡管放心睡覺好了，只要你想睡，便可再睡這樣可以盡快地恢復體力。」

她的話十分悅耳，十四郎聽來，就像是很動人的音樂，他果然很快就跌進了夢鄉。

地下宮殿變成惡海翻波

當他第三次覺醒，大不相同，整個人十分振奮，他不單是能够翻身坐起，還可以下床走動，沒有甚麼不對，使他不安於心的只是眼前少了一個小龍女。

此外，他還覺得餓。他知道自己起碼兩天沒有食物到肚，大聲叫喊。

有一個宮女走近，問他要甚麼。

他很快回答：「我很餓！甚麼東西都好，只要它是食物，我都想吃，最好給我一大盆水菓。」

「椰子好嗎？」

「好極了，如果宮殿裏面有椰子，快些拿來。」

不過一會，他就喝了一大杯椰子水，還把整個椰子的肉吃掉，宮女送上精美的食物，還有飯和饅頭。他甚麼都吃，只是沒有喝酒，他要保留清醒的頭腦思索。

吃飯了之後，小龍女才對他說：「十四郎，你吃得那麼多，反映出你巳經接近復元的境界了，休息多幾天，你就一切正常，到時我有些話要對你說。」

十四郎很誠意的說：「小龍女，你第一次救我的時候，我巳經說過，今後我這一條性命是你的，你喜歡怎樣利用它都可以，不必徵求我的意見，現時你是我第二次的救命恩人了，還用說嗎？你想安排我怎樣子過活，我總是依照你的吩咐去做，毫無怨言。」

他說得如此誠懇，小龍女不覺有些感動，沉默了一會，說：「你說過我有權支配你的，現時我就運用這種權力，叫你不再開口發問，三天後，你才可以發問，辦得到嗎？」

「這樣微小的事情，我當然辦得到，你不必担心。」

很快就度過了三天，兩人在宮內小酌，欵欵深談，小龍女說：「我覺得你好像有些問題擱在心上，還是由你先行發問吧，你問完我，然後由我問你，相信我們二人想問的問題，完全不同。」

「不管我們心中所想的問題是否相同總之，想問就問，現時我很想知道這是甚麼地方，請你先行回答這個問題。」

「好的，這個問題我可以立刻答覆你，這是地下宮殿，它的格式以及各種器物，跟帝后的寢宮完全相同。」

「既然它稱做地下宮殿，上面當然有一層地面，它是甚麼地方呢？」

「它是名震整個日本的白骨大墓。」

她很冷靜的說。

十四郎吃了一驚，說：「一般人認爲全國最可怕的鬼穴，有入無出，你說的白骨大墓是否我所知的一處呢？」

「當然是這一處，難道日本有許多的白骨大墓嗎？」她忽又輕鬆了些，跟着說：「十四郎，你可否把你所知的白骨大墓景象告訴我好不好？」

「我很樂意把自己懂得的秘密說出來，假如我說錯了，請你原諒！」

「你儘管說好了，這又不是學校裏面的考試，沒有積分，也沒有獎品，說對抑或說錯，都是一樣。」

「好，我從最先發現的一件事說起，一百年前，有三個人攀登一座並非太高却是非常險峻的，叫做魔鬼山，其中有一個人在高處翻身跌下，命不該絕，只是跌了一程，抓住一條粗大的樹幹，沒有再跌下去，因此獲救，由於樹幹旁邊有一個山洞，望過去相當深遠，他把這個秘密對同行的朋友說知，翌日帶備繩子，扣緊山頂的岩石，把自己吊下去，又再進入山洞，並且帶備獵刀和火摺子，走到洞內三十多尺的一處，便即看見一堆白骨，堆積如山，全是不完整的，他們驚疑莫定，不敢再深入了，報告當時的縣官，正式派人入洞探索，才發覺一層又一層的山洞，全是白骨，很少屍骸遺留下來的骨頭是那麼乾淨的，好像所有白骨都經過很精細的洗滌，放回洞內，甚至可以說是其中有些白骨並非洞中之物，只是從另外一個地方搬到那邊去，加以合葬，消息傳出，好奇的人紛紛入洞搜索，有些人還妄想發財，找尋殉葬之物，怎料人多路窄就有些不妙，何況洞中還有洞呢？一旦變成迷途的羔羊，那就死定了，另外一些人是在洞中高處跌下喪生的，死了十多個人之後，縣官下令封閉，任何人不准入內，違法者坐牢十年，遊客然後止步。

「就在公佈不准入洞搜索的一年，由皇帝下令搜索，所派出去的考古家有七個人之多，他們仍是從懸崖的高處用繩子吊下去，沿着原來的洞口入內，不過，另外一些却從較低之處沿着石紋中斷的地方，找到另外一個洞口，大着胆子走進去，便又發現另外一些屬於古代野獸或巨大爬虫的骨節，也是不完整的，其中有些獸骨已經變了質，變成化石，此後就有高洞以及低洞這兩種分別。

「上述的話只是傳說，近十年來，沒有人走進白骨大墓之內，大多數人都是略爲帶着多少迷信的，如果一組骨頭有一隻鬼依附，洞內恐怕有一萬隻鬼，屬於獸類的鬼還沒有計算在內。」

小龍女嬌笑起來，說：「十四郎，你眞是滑稽，居然說獸物也有鬼！」

「我巳經說過，那些話只是傳說，至於我，不單是不會相信獸類死了有鬼，甚至人類死了有鬼的信仰，也不能够使我改變主意，我十分肯定的說人死如燈滅，根本沒有鬼！」

「你眞是厲害，甚麼也不信，我可辦不到，故此凡是傳說有鬼的地方，我總是不敢入內。」

十四郎想了想，說：「小龍女，你說過這句話，認爲在白骨大墓下面的宮殿跟帝后的寢宮相似，是否最近這幾十年製造出來呢？」

「不，根本上歷代日本帝后的寢宮格式是相同的，它可能是對上幾代的皇后弄出來也說不定，不過，本朝的皇后香姬很高興有這個地方，却是事實。」

「爲甚麼她會喜歡這個地方呢？難道她想瞞住皇帝在這種地方跟情郎幽會？」

「我也弄不清楚，我所知的是這一點，既然皇后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這一條性命是她的東西，她可以隨手毀滅它，也可以盡量利用，我就不會向她問長問短了，相信這一層道理你也明白的，因爲你也對我說過同樣的幾句。」

十四郎點了點頭，說：「小龍女，我說過的話一定作準，現時我還有另外一句，打算告訴妳，說錯了，請勿見怪。」

「我不會怪責你，不妨有話便說。」

「好，我把心坎裏面想說的話說出來了，我十分愛妳，希望一生一世跟你聚在一起，我覺得這個地方最合理想，因爲它在白骨大墓之下，無人斗胆闖進來。」

「你眞的有這種想法？」小龍女喜形於色。

十四郎很鄭重的說：「我發誓剛才所講的確是眞心話。」

「我眞是興奮，既然你向我吐露心聲，我不妨把一些更加重要的秘密告訴你，從鳳凰食店你喝醉了跟白鬚翁那一段時間開始，我就決定找你合作，到處跟踪，因爲我奉命找尋一個眞心愛我的人，並肩作戰，留在地下宮殿，替皇后香姬剷除一切障碍物，眞料不到，我的初意只是跟踪而巳，居然那麼幸運，救了你，使你更加喜歡我。」

「我是眞心誠意愛妳的，即使妳沒有救過我，我也拜倒石榴裙下，自願變成你的粧台奴隸。」

小龍女聽了，說：「十四郎，既然你對我一片痴心，今後我們二人的命運巳經聯結在一起，我希望對你懂得更多，我有些問題很想問個明白，現時我開始問你了，你是否沒有結識我之前，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

「是的，因爲我晝夜練武，實在沒有時間談愛。」

「爲甚麼你這樣專心練武呢？」

「因爲我有十四兄弟，我是最年輕的一個，我一直都是在白家被人輕視的，讀書不成，只有練武，當時我只是這樣想，怎料武功太好，打傷了三個兄弟，反而被父親逐出家門。」

「你的一手飛刀，實在不錯，它恐怕是白家的眞傳功夫了吧？」

「是的，白家十四個子女都懂得怎樣練習飛刀，所有白家的人都練得一手好飛刀，不單是我一個，我之所以比較他們更勝一籌，因爲我除了日本的練武方式之外，還苦練中國功夫。」

「十四郎，原來你是被人逐出家門的，我眞是高興。」

「小龍女，妳有沒有弄錯呢？我巳經被人逐出家門了，妳還覺得高興？」

「你不懂得其中奥妙了，像你如此英俊兼且武藝高强的人，在江湖。上行走，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一旦失踪，你的兄弟一定到處尋找，你原來是逐出家門的，永不回家也沒有人找尋，對我說，眞是一宗喜訊，無怪我聽了覺得開心，我甚至感覺到皇后香姬聽了也覺得開心！」

兩人越談越加投機，無話不談，越談越起勁，很快就擁抱在一起，跟着跳到床上去。

十四郎從來沒有嚐試過男歡女愛的滋味，他樂極忘形，幾乎整個溶化了。

自從那一晚開始，他就沉醉在慾海中，每天晚上，他只是想念着一件事情，恨不得分分鐘跟她纏在一起。

旬日後，他的體力復元，整個人也清醒了許多，小龍女帶他在地下宮殿到處走動，原來那個地方有十多間房，廳子也有

四間，另有厨房浴室，正如她的說，跟外邊的房間沒有甚麼分別，使他覺得奇怪的只是這一點，住在地下宮殿的人要吃，要喝，還要有足够的水沐浴，那些東西從甚麼地方運入呢？

他知道地下宮殿一定有些秘密通道可以通到外邊去，小龍女一定知情，問她是沒用的，必須親自打聽，暫時他仍然迷戀她的嬌軀，叫他走開，他也不想走，索性三緘其口不談，免得多生枝節。

更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他跟龍女常常擁抱睡覺，那晚沒有改變，可是，殘夜將盡，他緊緊的擁抱她，突然發覺她比較以前飽滿許多，每一個小動作十分靈活，似乎比較以前更加成熟，那種情況令他更加興奮，恍如不羈之馬在草原上空疾馳，極度興奮之後，他洩了氣，仍是戀戀不捨，她多次想走開，總是給他留住，他一再嗅吸她從嬌軀散發的香氣之後，毅然說：

「你不是小龍女！」

她沒有做聲。十四郎更進一步的追問一句：「你是誰？為甚麼要代替小龍女睡到我的身邊來？為甚麼你不敢開口？」

他一邊說着，一邊伸手撫摸她的臉孔，越是多方面的引證，他越加肯定的說她不是小龍女，末了，他忽然採取行動，跳下床來，在枱上抓起了火摺，燃亮了一枝長長的蠟燭，在燭光照射之下，他看見床上的女人，比較小龍女更美，笑得更甜，十四郎頓有所悟，說：「你不是小龍女，是皇后！」

她終於開口了，嫣然一笑，說：「我如果是皇后，你怎樣對付我呢？」

十四郎忙俯伏下來，在地上叩幾個响頭，說：「皇后，請恕微臣接駕來遲。」

她縱聲大笑，說：「十四郎，你不是在床上已經接駕了嗎？」

十四郎看見她如此嬌美，不由自主的，吻了吻她，說：「這樣美的一個佳麗，即使皇帝在眼前亮相，我也有胆殺他！」

「你眞有這一份勇氣？」香姬擺出戀人的姿態，問他一句。

十四郎說：「單對單的作戰，沒有一個鬥得過我，活人變了死屍就無話可說了，為甚麼我沒有這一份勇氣？」

「你眞是我想找的男人！」香姬愉快的說。

十四郎終於變成了皇后的心上人，他同時變成兩個絕色美人的禁臠，多麼值得自豪呢？

白骨有如沙井跳下就喪生

有一晚，皇后香姬在殘夜睡醒之後，忽然哭泣。

十四郎很柔和的說：「一個女人沒有極度的悲哀，她是不會流淚的，你有甚麼痛苦？我是否能够分憂？」

「我的痛苦的確是很深很深的，要就不說，如果一定要我說出來，我就會毫無保留的把它說的詳盡，可是，你懂得太多就越加危險，你怕不怕呢？」

「甚麼危險的勾當我也肯幹，再又因為我這一條性命是你們的，你們叫我自殺我也辦得到，還有甚麼危險可言？」

「好，我照實對你說好好了，地下宮殿是精心擺佈下來的一個陷阱，並非作為男女幽會的地點那麼簡單！首先，由小龍女在京都各處銷金窩打聽，知道某一個花花公子迷戀聲色，身家豐厚，隨時會得出三幾千両金子，然後勾搭他，把他灌酒，送到地下宮殿，交到我的手上！這傢伙以為有機會跟皇后睡在一起，受寵若驚，我們相好了三幾次之後，我就像是演戲似的他詐取財物，是古董也好，寶劍也好，或者是金子，一直榨乾了他為止，最後，我把那一個人渣扔在白骨裏面，十年八載，他也變成白骨了，他到死也不知道晚上跟我同睡的寢宮，不是眞的宮殿，而是地下宮殿，更加不知道這宮殿正是在白骨大墓之下。」

「原來它正是在白骨大墓之下，有這麼一層道理在內，我相信這一套手法並不是本朝的皇后想出來，對上的幾個皇后也幹同樣的花樣，最可憐的是皇帝！」

香姬說：「皇帝有甚麼可憐？身為皇帝，三宮六院，姬妾如雲，皇后不管怎樣美，看膩了就覺得她平平無奇，要是他發覺皇后向外發展，不會纏住他，他必然更加開心！所有皇帝都是那麼賤的，你不必替他担心！回說我們的事，你已經發誓効忠於我們，不妨担任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在指定的一晚，你從大衣櫥走出來，自稱是皇帝的心腹，要把野鴛鴦殺掉，假意殺我，然後殺床上的另外一個男人，你拔劍在手，抓住我的頭髮，把我推倒，我假意失聲尖叫，這傢伙必然驚慌到極點，發脚飛奔，那是一個陷阱，各處交通的出入口完全封閉，所有房間關得緊緊，他唯一逃生之路就是從梯級走上走，一直走到白骨大墓，你仗劍追上去，他迫於站在出口之處，往下一躍，白骨太厚了，質地疏鬆，任何人跳下去就此沉沒，被骨粉封住了口鼻，如同跌在沙井裏面，很快喪生，採取這個方法，殺人不必流血，再好也沒有了，萬一他在白骨堆中掙扎，頭部露出來，你就給他一柄飛刀，明白嗎？」

「我完全明白，能够迫他沉沒在白骨裏面，那就更好，萬不得已，然後出動武器。」

「對了，你眞是聰明！所有沉迷酒色的人，離開了一張床，他就不堪一擊，手上沒有武器，聽見你從大衣櫥走出，認為你是皇帝的殺手，先就嚇到魂飛魄散，還有甚麼本領跟你交手呢？此外，還因你只是步步進逼，並非立刻刺死他，他更加不願意作戰，結果必然是自尋死路！好了，明天由小龍女帶你去看看每一間寢室的大衣櫥，它跟另外一間寢室的衣櫥相通，隨時可以走出走進！至於通到白骨大墓的秘道，我現時就帶你去看！」

十四郎充滿了好奇心，尾隨着她走出去，走盡了通道，果然看見梯級，步步向上升，走了許多級，豁然開朗，前面正是無邊無際的白骨。

路已盡了，除非往下跳，無法逃生，所站的一處跟白骨距離不過一丈，誰置身於這種處境都會向下跳的！

這個陷阱佈局十分週密，站着看時，十四郎覺得陰風陣陣，寒氣迫人，片刻也不想留步，於是回到原處。

（本文轉入第116頁）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二）

馬　雲・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桂河是一個家財億萬的富翁，臨終時只有老妻呂玉貞在旁侍候，他因不同意兒子石志謙和藍采兒結婚，要為他娶一位富家小姐，志謙既不能同心愛人結婚，亦不願娶那富家千金，毅然出走，不知下落。石桂河死後，呂玉貞請私家偵探黎柏剛為她找尋兒子，黎柏剛將有關石志謙的資料檔案，準備分送給各家私家偵探社聯合偵查他的下落。資料未發出却被一批匪徒將他綁架脅持，強搶去有關石志謙的資料，還將他偵探社燒燬，幸好游天虹、林浩探長及時趕到，瞭解事情的經過，游天虹和林浩又連忙趕到殯儀館找呂玉貞，恐防她遭匪徒暗算……

老千暗施詭計　奇俠妙手換牌

同時又因為「沙蟹」這種賭博是利用樸克紙牌作為賭具，所以如果有人要出千，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儘管有些賭局表面上為了表示「絕對公正」，由第三者派牌，入局者完全不准觸動未派出的紙牌。但高手出千，仍然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中進行。

要明白此中奧妙，不妨想想，為什麼魔術師表演戲法時所採用的道具都是樸克紙牌呢？

樸克紙牌不但容易收藏，同時後面的花紋圖案，也足以令人感到眼花繚亂；而其中奧妙，更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就是由於上述種種理由，所以老千們最喜歡加入這種賭局；自然最容易被人騙去巨欵的，也是這種賭局。

游天虹入來之後，放眼打量了那幾個「局中人」一番，發覺他們正賭得入迷，根本就沒有人理會他。原來，當時正有一局牌，進入了非常緊張的階段。「沙蟹」局中共有六人入局，但當時只賭剩兩個人，其餘四個均已棄牌。

那兩個人，一個很年青，只有二十餘歲，單看衣著，就不難猜出他是個富家子。

另一個中年人，外型笨拙，看來倒像是個很老實的商人，手顫腳震的，絕對不似是個賭慣大錢的人。

兩名賭徒的牌很怪，中年人面前攤開了的三張「明」牌，分別是「A22」，年青人面前攤開的則是「AA2」。至於二人的底牌是什麼，大家還不知道。

由於還有一張牌尚未派出，而桌面之上，這時大概也有十多二十萬元現錢。旁觀者似乎都在替他們二人感到有些緊張。

依照雙方派來最新一張牌的次序，應該輪到中年人下注了。

中年人考慮良久，手震震的，取來一支香烟，燃點着，狂吸了一口之後，終於把一叠鈔票推了出去。旁邊一名女荷官替他點算一下，對那年青人說：「這裏是三萬六千元。」

年青人也賭得很審慎，他咬着指頭，想了又想。

游天虹憑經驗忖測，這是百份之百的「寃家牌」。他雖然未看過雙方的底牌，也猜到其中最少有一家手上擁有「兩對」或者「三條」，亦即「A、2」各一對，或者「三條A」，又或者「三條2」。

但從另一角度看，既然雙方的牌面分別是

「A22」與「AA2」，從「機會率」估計其可能性，無論是「三條」或「兩對」的成數又似乎很低，因爲依照撲克牌的排列，每一種只有四張。

假如雙方手上均擁有兩對，那就是說：至今爲止，這副牌的四張「A」和四張「2」均已派出了。那麼，到最後一張牌，派來牌面較大的一張那個，就是贏家。

同樣情形——亦即四張「A」或者四張「2」均已派出的話，那麼，除了每人擁有「兩對」之外，亦有另一可能性，就是各擁「三條」——其中一個是三條「A」，另一個則是「2」三條。

當然，擁有三條「A」的這一家，勝望是較大。

相反，擁有三條「2」的一家，則由於自己手上除了三條「2」之外，還有一張「A」，自難相信對方是三條「A」，所以就當對方「偷鷄」，那一口氣自難嚥得下了！

因此，游天虹猜這一局是「寃家牌」，是有理由的。

從牌面看，佔到了絕大優勢的年青人，深思熟慮之後，不但跟進，還反大一萬元。

這一回，倒輪到中年人頭痛了。

由於中年人的牌面只是「A22」，假如他的底牌是「A」，即「A、2」各一對，亦即「兩對」的格局；假如他的底牌是「2」，也就是「三條2」的高格局。

如果中年人手上眞的擁有「三條2」的高格局，必然亦難以相信對手擁有三條「A」，因爲眼前他手上分明已有一張「A」。

賭「沙蟹」最大的興趣在於雙方互猜，但致命傷則在於「難以置信」其可能性！

中年人忽然將他的視綫投向未派出的一叠撲克牌上面。在這刹那間，游天虹彷彿已窺破了他的眞正身份，心裏亦同時一凛！

若照一般賭徒的心理和做法，此刻必然把精神集中在注碼之上；也就是計算一下桌上的錢有多少，是否搏得過？又或者是看看自己手上的牌，估計再搏一張牌之後的「機會率」如何。

爲什麼中年人却在有意無意之間，瞪住未派出的牌？

身爲千門奇俠的游天虹立即想到：他可能認得那些牌。許多老千都懂得「認牌」的。然則，這中年人極有可能是一名「裝傻扮懵」的老千。

結果，他也跟進了。派出最後一張牌，中年人派來一張「8」，而年青人却派了一張「7」。

游天虹心裏想：眞是寃家得很，假如兩人同是「兩對」的格局，年青人就輸在這最後一張牌了。而且所輸僅是「7」與「8」之比，太巧妙了。

當然，這只是游天虹個人的想法而已，實情如何，只有他們才知道。

照牌面大小，應該由中年人先下注；他猛吸着香烟，想完又想，竟然將五萬元全推了出去！

游天虹心裏不禁替年青人焦急起來，他担心年青人跟進。

所謂「當局者迷」，年青人可能以爲對方「偷鷄」，因爲若單論雙方牌面，中年人是「A228」，年青人則是「AA27」，分明就是贏了對方，問題却是：「沙蟹」輸贏盡在那一張「暗牌」，表面是甚難作準的。

當時在場的人都摒息着呼吸，靜觀其變！

游天虹是個中高手，他猜那年青人一定沉不住氣，不但跟進，甚至反大對方亦是大有可能。中年人爲什麼要出到五萬元那麼大注碼？

假如他要對方跟進，應該出二至三萬元就差不多了。尤其是如果他穩贏的話，更應該引誘對方多輸三兩萬元。

但從另一角度看，賭沙蟹完全是一種捕捉心理的遊戲，有時你出得太少錢，對方反而以爲你穩勝，所以不肯再跟進。相反，假如多一些，對方才以爲你「靠嚇」、「偷鷄」，於是捉你「鷄脚」，你自然就得其所哉。

目前的情形正是如此這般，中年人似乎充份把握了年青人的心理反應，因此他會下注五萬元。

年青人果然沉不住氣，跟進了五萬元之後，再寫了一紙十萬元的支票，「反大」對方。

年青人還問：「我沒有這麼多現金，惟有寫支票，信我吧？」

「當然信，只要是沙官簽名的，我怎敢不信？」中年人很有把握地笑了笑道：「那就是說，只要我再加十萬元入去，就可以看你底牌了。」

年青人却半開玩笑道：「你還可以反大我的。」

中年人看看面前一大堆鈔票，笑着說道：「我怕不夠現金，沙官，你也肯接受我的支票吧？」

那個被人稱爲「沙官」的年青人也笑道：「我當然會接受啊，否則就變得不公道了。」

只見那中年人傾其所有，也僅可湊足十萬元現鈔。年青人就想揭開底牌，但中年人却用手按住他，道：「不，我還要反大啊！」

中年人於是帶着微笑從袋口摸出了他的支票簿來。

游天虹在這刹那間，腦子彷彿被刺了一下，他終於想起了沙百年這個商人來了。

他與沙百年也有過一點交情，游天虹有過一次無意間聽到沙百年提及過他們的兒子沙樂民，稱那「逆子」輸掉了不少錢。還說有機會叫游天虹教訓教訓他這兒子。但是，游天虹却從未見過沙樂民。

現在這班人稱年青人爲「沙官」，他會不會就是沙百年的兒子沙樂民？

游天虹担心他泥足深陷，尤其是眼前這一手牌，游天虹以旁觀者淸的心情去分析，年青人輸定，他既然反大對方十萬元，那麼，對方萬一再反大他二三十萬元，這傻瓜肯定嚥不下那一口氣，到時不但照跟，甚至又一次反大亦有可能，如此一來，單是這一手牌，他就不知道要輸多少錢才能收科呢？

游天虹想到這裏，立刻就揚聲說道：「沙官，你爸爸有急事叫你回去啊！」

那年青人抬頭一怔：「你是誰？」當他發覺游天虹這年青人時，又驚奇，又有點不大高興。

游天虹道：「我只是來傳遞口訊的，沙老爺要你立即跟我一齊回去！」

「嗯——他到底有什麼事？」

「他身體有點不適，你最好越快越好。」

游天虹心裏想：賭徒的心理是拖得一陣得一陣；但如果他知道父親病危，情況可能不同了，因爲那將涉及遺言、遺囑以及遺產等等。

年青人怔了一怔：「好吧！你先回去，我跟住就來！」

「對不起，他要你立刻跟我走。」游天虹堅持着說。他根本就不希望他再賭下去，以免輸得更多。

年青人瞥了游天虹一眼，又望望桌上的撲克紙牌和那一大堆花花綠綠的鈔票，態度顯得有些猶疑地說：「好吧！你就在這裏等我一等，讓我玩完這一手牌就跟你走！」

游天虹的目的是要他不再跟下去，所以他說道：「沙官，不要賭了，輸少當贏，反正往後的日子正多着，何必爲這區區的數目而耽誤了時間？」

游天虹這麼說，除了希望年青人立即退出賭局之外，還讓老千們也聽到，意思是：你們以後還有大把機會去贏這小子的錢，何必爭此一朝一夕？

想不到身邊二名大漢却忍不住已向游天虹發出了警告：「沙官叫你走，你還是乖乖的先走吧！何必再賴在這裏嚕嚕囌囌？」

游天虹早已懷疑他們是老千集團的同黨，現在更加明顯了。

於是他靈機一觸，隨即反唇相稽：「你們只是局外人，何必插咀？我只是受人所託，根本與你們無關！」

豈料二名大漢關照了一個眼色之後，就想一齊動手，合力將游天虹挾持出去。

游天虹身形一扭，沉肘彎臂，二名大漢看也未曾看得淸楚，已先後吃了兩記耳光，其中一人更栽倒向房門那邊。

另一名大漢老羞成怒，伸手摸向腰間之際，游天虹的動作却比他快了一步；本來他要及時制止對方取出武器的，不論那是刀或槍，對他都不利。怎料到背後突然有人攔腰一抱，令到游天虹無法動彈。

游天虹畢竟也是個習慣了在江湖中打滾的人，即使在極之混亂的情況底下，他也能保持高度的冷靜。

游天虹就趁住這刹那間，將身子倒向賭桌那邊，只見他雙手揮動下，沉肘舉臂，揮拳踢腿，輕易就把摟抱着他的人掙脫。

游天虹正待有所動作時，突然有人吆喝一聲：「不准動！再動我就開槍！」

游天虹當堂一怔！

他以爲又是剛才那名準備由腰間取出武器的大漢，但回頭一看，原來是剛由房外衝入來的二名俱樂部保鏢，其中爲首一人手中有槍，另一人手持鐵棒，擺出一副「戰鬥形格」。

房間裏面的人都呆住了！

那二名保鏢走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房間裏的人，包括入局參加賭博的，以及沒有入局的人，都紛紛爭相交代，也都異口同聲地指責游天虹。

游天虹却笑道：「我只是奉沙先生之命，前來催促沙大少返家。如果你們認爲我做錯了，大可以報警，把我交給警方好了。」

那二名保鏢交換了一個眼色，握住手槍的大漢對游天虹道：「你最好乖乖的跟我出去，這裏並非警方管轄的範圍。」

然後那持槍大漢又對室內各賭徒道：「沒有事了，你們放心繼續玩好了！」

最後游天虹就被那二名保鏢押住離開那間貴賓房。

出了房門口之後，那名保鏢立刻把手槍收藏好，這大概是不想其他賭徒見了會產生恐懼吧。

但是那名保鏢仍在旁警告着游天虹：「你切勿輕舉妄動，否則你會後悔不及！」

游天虹態度沉靜，他一邊跟隨住二人慢慢地沿住走廊走，一邊問道：「兩位是負責睇場的吧？還是四哥的弟兄？」

二名保鏢一怔：「你認識四爺？」

游天虹笑道：「魯四是江湖道上的名人，誰不認識？但可以稱呼他做四哥的，就算你們更蠢也應該想像到他也認識我。」

二名保鏢之中，持有手槍的，分明地位較高。他說：「然則，你明知這是四爺的事業，爲什麼還存心前來搗亂？」

「誰說我存心來搗亂？」游天虹又說：「只因爲那班人太過囂張而已。」

這時候，各人已走到了一間辦公室門外。

二名保鏢示意道：「你說你認識四爺，現在我們就帶你去見四爺。要是你說謊，你可知道有些什麼後果嗎？」

這時游天虹只是輕鬆地一笑，一句話也沒有說。

三個人推門而入，只見辦公室之內，除了坐着一名中年人之外，還有二名彪形大漢在旁邊。

兩名押住游天虹入來的保鏢還未開腔說話，中年人看見游天虹，已由辦公桌後面的座位站了起來，很恭敬地笑道：「游老弟，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

游天虹含笑道：「本來存心到這裏來消遣一下，但是你這兩位手足却對我產生了一些誤會——」

話猶未完，中年人已用凌厲的目光瞪住二名保鏢。那持有手槍的立刻交代說：「這位先生在貴賓房與人發生了爭執，我們只是保護他而已！」

游天虹本來就不想鬧事。他笑了笑：「四哥，算了，反正現在已經沒有事了。」他在辦公桌前面的一張眞皮椅子坐了下來：「我們很久不見，想不到你還是那麼壯健呢。」

原來眼前這中年人正是這間俱樂部的主持人魯四。

魯四也算是江湖道上的名人，名氣頗大，有些人稱他「四爺」，但稱得他做「四哥」的，必是可以跟他稱兄道弟的江湖中人。當時那班大漢看見這情形，也知道游天虹絕非等閒之輩。

魯四一邊遞來一支香烟，一邊問道：「我知道你那種『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性格，今次可是又發覺有些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游天虹看看這房間內一些閉路電視，忍不住問道：「這裏面的監察系統，是否照顧到每一間貴賓房？」

「是的，由大門外以至俱樂部內每一角落，只要在這裏按下機掣，就可以瞭若指掌。」

魯四又問：「你是否想知道這裏一些賭局中的情況？」

「嗯！」游天虹吸了一口香烟：「我有朋友在『巴黎廳』那一間貴賓廳房賭沙蟹，我想看看他勝負如何，可以嗎？」

「當然可以。」魯四很爽快地站立起來，把擺放在他背後的一排按掣先行通電，然後才按下了其中一個機掣：「賭沙蟹最易出老千，你可是担心你那位朋友被人出千？」

游天虹笑道：「四哥主持的俱樂部，相信不會隨便讓人出千吧？」

這時候，只見其中一個螢幕之上，有畫面出現了。

游天虹和魯四都可以見到那間貴賓房的賭局仍在進行中。

賭桌之上，除了一大堆鈔票之外，又多了一張支票。游天虹似乎沒有猜錯，那個被人稱爲「沙官」的年青人，果然沉不住氣，再度反大對方。

因此，現在輪到對方——那中年人要作審愼的考慮了。

魯四可以從游天虹的表情中看得出，他非常留心這一局牌的進行。所以他親自動手將鏡頭調較放大；這是比較先進的傳眞系統設備，魯四可以把鏡頭調較成大特寫。

由於中年人神色緊張，尤其是當他一再取過面前那五張撲克牌之中那張「暗牌」細看時，在彩色的畫面上，可以看見他的面色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魯四於是把鏡頭放大、迫近，那中年人的面部表情更加淸楚了。

魯四瞪住螢光幕上的大特寫鏡頭，問道：

「老弟，這傻瓜可就是你的朋友？」

游天虹一邊盯實螢光幕上的中年人，一邊說道：「四哥，為什麼你會稱他做傻瓜？」

「單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輸實了。再看他的牌面，也不難想像得到，他根本佔不到便宜，但是，看情形他好像還想『偷鷄』呢。」

游天虹道：「四哥，憑你賭沙蟹的經驗，你以為他們雙方的底牌是什麼牌？」

「嗯——」魯四又將鏡頭調較到桌面上，螢幕上於是出現了雙方的牌面分別是「A228」，以及「AA27」等。魯四沉吟道：「年青人極有可能是三條A，所以，我猜他是贏定了。」

「那麼，中年人可能擁有『2』的底牌，亦即三條2，所以他才咽不下這一口氣。」游天虹笑道。

「但是——」魯四想了想之後又說：「憑牌面分析，他們仍有另一種格局，就是每人分別擁有『A，2』各一對，然則，中年人應該穩勝啦。」

「既是穩勝，他又何必再考慮？」

「老弟，你也不是門外漢，要令對方墮入陷阱，有時是需要七情上面的。誰曉得中年人不是演戲給對方看？」

游天虹微笑道：「看來好戲就快要有結局了。」

中年人果然沉不住氣，掏出原子筆，翻開了支票簿，再寫了一張十萬元的現金支票，扔了出去！

原來剛才那年青人果然又再反大十萬元；現在中年人只是再補跟了十萬元，未再反大，亦即是說，雙方可以攤牌了。

對「沙蟹局」而言，這應該是最緊張的時刻，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在雙方所擁有的十張撲克牌之上。

照牌面看，年青人的牌面較大，所以應該由中年人先開牌。

攤牌之後，中年人的底牌果然是「2」，亦即「三條2」的格局。

至於年青人這方面，却表現得神采飛揚，他的底牌果然是「A」，也就是三條「A」的格局。

當然是年青人勝了這一局。

年青人正滿懷高興地去收取桌面上的鈔票和支票，却被在塲的大漢，以及入局的中年人阻止。

「怎麼一回事？」魯四首先有了反應。

游天虹却故意問道：「這裏是否也容許賭徒出千？」

魯四面色一沉：「老弟，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游天虹苦笑聳肩：「不！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魯四却一派正經道：「老弟，我主持這個攤檔，雖然見不得光，却絕不容許有人出千騙人的。」

「萬一真的有人出千呢？」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這時候，螢光幕上出現了一片混亂的場面，魯四立刻按動桌面上的內部通話機，命令他的手下增派人手入內查究。不過貴賓房之內，早已有人將雙方勸開，那是這間俱樂部裏面的糾察人員。

魯四親自帶人趕去查究，游天虹亦尾隨其後。

魯四一邊急急沿住走廊走去，一邊回味着游天虹剛才那一番說話，再想想他的身份原是「千門奇俠」，頓覺疑心叢生。

他回過頭去，問游天虹：「老弟，你可是懷疑我們這裏有人出千？如果是，你不妨直講，我會感激你。」

「假如不是有人出千，那一帮人為什麼會起糾紛？」

游天虹這麼說着的時候，各人已到了那間貴賓房的門口。

俱樂部裏面一批打手已及時趕到，制止各人動手打架。

魯四那洪鐘似的聲音喝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年青人大聲搶先說：「他們輸了錢竟不算數！」

「你胡說！」中年人顯得很生氣：「這小子分明出千，我們當然不會放過他的。」

年青人爭辯道：「我如何出千？我一直賭得十分公道，派牌的又不是我。」

「先弄清楚，剛才由誰發牌的？」魯四瞪住在塲各人問道。

他的一名手下說道：「是由我們俱樂部方面派人來替他們派牌的。」

魯四把派牌的人找來，此人也力證雙方照足規矩去賭，大家都沒有出千。

魯四於是回頭問中年人：「你說人家出千，有些什麼證據？」

中年人支吾着說：「剛才我的底牌明明是『A』，但不知怎的，忽然變了『2』，分明是他出千換牌。」

魯四於是又問一名在塲負責監塲的大漢：「阿雄，這件事怎麼攪的？」

那個叫阿雄的大漢道：「我證明雙方都沒有接觸過對方的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換牌的啊！」

魯四不久之前，曾在他辦公室的閉路電視之內見過雙方的「牌面」，所以知道中年人那一手牌是「A228」，假如他的「底牌」原是「A」，那就是說，他整手牌應該是「A、2」各一對，亦即「兩對」的格局。

凡是懂得賭沙蟹的人相信都會明白，「三條」無論如何也比「兩對」為大。即使「三條2」，亦比「A、2」兩對要大。

所以魯四就對那中年人說：

「你的牌如果是越換越大，那應該是高興還來不及呢，為什麼會翻臉？」

中年人登時口吃道：「本來由A變2我這手牌的確是越換越大。但是，問題却是對方也換牌……」

剛說到了這裏，中年人立即支吾起來；他知道自己不應該說得太多，言多必失，他如何知道人家「換牌」？除非他是一名老千，又或者他有辦法證明對方是老千。

魯四也是江湖中人，當然看得出中年人面部的怪異表情。

他看看年青人手上的牌正是「AA27」，他心裏當堂就明白過來。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有辦法將雙方的底牌互調的話，勝負之數也剛好互易。

中年人面前的牌是「A228」，底牌原是「A」，亦即「A、2」兩對。

年青人的牌面是「AA27」，底牌是「2」，也就是「A、2」各一對。

然則，假如雙方原封不動的話，中年人剛好勝了「8」這一張牌。因為雙方都是「、A2」兩對的格局。

但是不知怎的，雙方的底牌互調，表面上中年人由「兩對」變「三條」，看來大佔便宜；問題却是：年青人經此一「變」，也同樣由「兩對」變「三條」，不過年青人變了「三條A」，自然吃穩中年人的「三條2」。於是勝劵在握，也難怪中年人呱呱嘈了。

魯四面色一沉。

他雙眼盯實年青人：「你真的沒有動過手腳麼？」

年青人暗暗吃驚，他極刀否認：「我一直賭得很規矩。」

游天虹這時忍不住插咀：「這兒有人監塲，何不問問監塲的人呢？」

魯四瞥了他的手下一眼，道：「你們剛才有沒有發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那名負責在這間貴賓房監塲的男子道：「我自始至終在塲，絕對不會有人出千。」

魯四似乎很信任他的手下，故此回頭盯住中年賭徒：「朋友，這裏雖然不可以公開營業，但有我魯四在着的地方，江湖道上的弟兄們總也懂得賞回幾分薄面給我。願賭服輸，希望你不要再在這兒鬧事了。」

魯四剛才那一番說話，看似十分客氣，但是聽來却是軟中帶硬；再看看他的眼色，那中年人就有點不寒而慄。他悄悄的向旁邊的同伴遞了一個眼色，便悻悻然退了出去，不敢再嚕囌了。

年青人聲聲感謝游天虹和魯四「主持公道」，回頭就在魯四下屬的協助下，收拾桌上的鈔票以及支票等。至於是否真的「公道」？年青人自己固然明白，就是游天虹也心裏有數。

原來當時游天虹眼見無法阻止年青人賭下去，又發覺中年人有數名同黨在旁，所以他靈機一觸，就趁住衆大漢「欺負」他的時候，故意跌得東歪西倒的。就在他靠近那賭桌時，施展了閃電手法，將二人的底牌互相調換了。

因此，監塲的人說看不出入局的人做手脚，這也是真的；可惜他們看不見游天虹這個「局外人」已經趁住混亂中做了手脚。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了。

當年青人收拾好桌上的賭欵時，游天虹亦乘機向魯四「告辭」。

其實，游天虹這時並沒有立即就離開這裏，他只是到外面去觀察形勢。

果然，以中年人為首的數名大漢，在竊竊私語中，一再回顧，顯然很不服氣。但是這是魯四的地方，假如有人在此鬧事，應該先問一問有沒有把握在事後安然離開這裏。因為魯四本身固然武功高強，身手不凡，就是他的手下們，也個個能征慣戰。雙方一旦動手，勝負立分。

因此，那班可能屬於老千集團的人，只好暫時離開了這間俱樂部，但是，游天虹已猜得到，他們一定在外面等着那年青人出去。

回頭游天虹已見到那年青人由貴賓房出來了。游天虹故意迎着他走過去：「沙官，贏了錢，可否請我喝杯酒？」

「當然要的。」年青人很爽快，笑嘻嘻地說：「我這次能反敗為勝，其實——」他左張右望，分明担心有人偷聽到他們的說話。

當他發覺附近沒有其他人時，就繼續說道：「其實你那閃電似的身手，當時我也察覺不出呢。哈哈……」

他又拖住游天虹的手：「來來來，我們去喝一杯，慢慢再談吧！」

游天虹看看他手中挾住的一個男庄手袋，微笑道：「你贏了這麼多的錢，不怕被人截刦麼？」

「嗯！是的——」年青人刹那間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你可是想像到：他們咽不下那一口氣，於是在外面等我出去？」他面上的笑容，眨眼之間也消失得乾乾凈凈！

游天虹會意地點點頭。

年青人道：「所以，我想先撥個電話，但我跟這裏的主持人不熟。這裏的電話，是不可以隨便接到外面去的。」

游天虹當然也明白，這是見不得光的地下俱樂部，怎麼可以隨便讓人客與外間通電話？

他對年青人道：「你想怎麼辦？」

「我現在想叫一些朋友到這兒來，保護我離去。」

「我想，你也不必過份担心的。」游天虹道：「首先我想請問你：你可是沙百年先生的公子？」

「是的。你不是說，我爸爸請你來找我回去麼？」

「嗯！我只是哄哄那班老千而已。」

「老千？」年青人一怔：「你說，他們都是老千？」

「是的，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他們的確是老千。今次你不輸錢，算是你祖先在天之靈，你應該感謝他們庇蔭你！」

「你是說：他們設局誘我上當？」

「我不曉得你們如何結識的，總之，看他們的出手，我猜他們一定大有來頭。」

「你可能沒有猜錯，回憶過去幾次，我跟他們交手，雖然有輸有贏，但總是輸多贏少。」年青人忽然又瞪住游天虹問：「你是私家偵探吧？」

「不！你又猜錯啦。我不是私家偵探。」

「然則，你是我爸爸的朋友？」

游天虹搖搖頭：「也不是。」他故意說道：「只是看見你賭得太笨，所以有些看不過眼吧了。」

「我賭得笨？」年青人面色一沉：「這一次，我也明知是你令我反敗為勝的。但我自認賭得並不笨，就像剛才那一手牌一樣，我早已看穿了我們雙方同是A、2各一對，只賭最後一張牌而已。所以我死也不肯放過他。」

「假如我不是趁住雙方掙扎時，乘機將你倆的底牌互相調換，你豈非輸定了麼？」

「我最後的一張牌派來了一張『7』，他則僥倖派了一張『8』，這完全是贏了運氣而已。」

「不！你錯了。他並非賭運氣，憑我經驗，他根本就認得那些牌。」

「認牌？」年青人又是一怔：「我不明白，他即使有本領認得第一張牌，明知那是『8』，也不可能認得下一張是『7』啊！」

游天虹笑了笑：「本來是無法認得的，偏偏那副派牌機放得傾斜，令到那疊牌最高一張滑落三份之一左右，於是令到懂得認牌的老千能認得下一張是什麼牌。所以，你的對手老早就知道贏穩你了。」

年青人驚奇得張大了咀巴，怔怔地好一會兒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們併肩兒一齊走進了酒吧，揀了一個角落的座位坐下來。

游天虹叫了兩杯酒，然後問道：「你可是姓沙的？」

「對了。」年青人道：「我叫沙樂民，請問貴姓？」

「游天虹！」

「哦！原來是千門奇俠，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別客氣！」游天虹說：「今晚你贏了這許多錢，打算如何處置？」

「先把它帶走，明天存入銀行。」

「不怕被刦麼？」

「嗯——」

「聽我說，存在魯四那裏，叫他開一張支票給你。」游天虹又說：「希望我猜錯，否則，那班人可能仍在門外等你出去。」

刹那間，沙樂民面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他訥訥地問：「你以為我應該怎麼辦？」

「如果你相信我，就依照我的話去做，見一步行一步，希望可以減少金錢上的損失。」

沙樂民雖然不知道游天虹也認識他父親，

但是早已聽過「千門奇俠」的大名。也聽過不少有關游天虹行俠仗義的感人事蹟。

後來他們一齊離開酒吧，去找魯四，由游天虹介紹將大量鈔票和支票寄存。

魯四却感到出奇地問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游天虹故意說：「他担心有人輸得不服氣，在外面等他出去。」

「願賭服輸，我這裏一向主持公道。」魯四又說：「要是你怕，我可以義務派人送你回去。」

「那當然最好不過。」游天虹又說：「至於這裏收入的支票——」

魯四立刻就明白游天虹的意思：「支票反而可以留下來，在我們這裏賭錢，一向不許賴債的。你這位朋友收下的所有支票，大可以先在我這裏兌現。」

「萬一你收不到現金時，怎辦？」游天虹開玩笑地問道：「我的意思是：那可能是一張空頭支票。」

「在這裏開空頭支票是犯法的，但我不會循法律途徑解決。」魯四冷冷地笑了笑，「我會派人上門去找開支票的人，連同利息一併取回來。」

游天虹和沙樂民都聽得明白，魯四的意思就是採取暴力行動去收賬。

法律雖然不容許黑社會存在，但事實上江湖道中却又確實有不少這種人存在着。魯四就是其中一個。

游天虹與他認識了不少時日，十分了解他的個性，所以剛才就用另一種手法，令到他主動地派人保護沙樂民回去，還替他兌換支票。

現在沙樂民就在魯四數名手下的拱衞下，離開了賭場。不過游天虹却故意與沙樂民稍為走在前面。

當他們走到停車場時，黑暗中突然走出數名大漢，為首一人正是與沙樂民交過手的中年人——游天虹懷疑他是老千的「沙蟹高手」。

他們攔住游天虹和沙樂民：「小子，你們真好胆！嘿！我早就懷疑你們是同黨。」

中年人聲勢洶洶的，正待有所行動之際，魯四一名手下凸眼洪已帶領着三名彪形大漢衝過來：「他媽的！你們怎麼樣啦？」

中年人顯然認得對方是魯四的人，當堂呆住了。

跟在中年人背後的數名大漢都不敢動手。

游天虹乘機對中年人說：「如果不服氣，明天晚上九點正，再到這兒來，由本人落場與你賭過。」

中年人眨眨眼，定了定神：「你敢與我賭麼？」

「怕你什麼？」游天虹半開玩笑地說：「不敢來的，才是龜公王八蛋！」

「好，一言為定！」中年人悻悻然地「哼」了一聲，然後回轉身，帶着數名大漢走了。

游天虹回頭問魯四的手下凸眼洪：「這傢伙是什麼來頭？」

凸眼洪道：「我只知道他常常到我們這裏來賭錢，好像叫范友明，但却不曉得他幹什麼的。」

游天虹也不再說什麼，拉開了車門，示意沙樂民登上汽車。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問道：「沙官，過去你輸過許多錢，是不？」

沙樂民苦笑：「賭錢當然有輸有贏。」

「但畢竟都是輸多贏少，是不？」

「嗯——」沙樂民點點頭。

游天虹又問：「你認識范友明那一班人有多久？」

「只不過是前幾晚的事。」沙樂民忍不住又反問：「你認為他們是老千麼？」

「不！我還不敢肯定。」游天虹沉吟道：「如果他們是老千，似乎太低能了。」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一般老千，往往騙人於無形——也就是說，讓你在不知不覺中上當。但剛才那一班傢伙，竟然會輸了不服氣。」游天虹想了想：「也許是由於我的緣故，我趁住混亂中把你們二人的底牌調換，他們於是不服氣。但是，假如他們是真正的老千，一定會將計就計，放長綫釣大魚，讓你先得甜頭，下次再施老千手法，結果你可能輸得更多！」

「嗯，明晚你有把握贏他嗎？」

「試試吧，談不上什麼把握的。不過，有件事不妨告訴你，十賭九騙，這句老話是真的，尤其是跟別人賭沙蟹，我勸你還是小心點的好。你父親賺錢不易，如果你不斷把他辛辛苦苦賺到的錢輸出去，似乎對不起他老人家。對嗎？」

「是的。謝謝你提醒我。」

游天虹親自開車，把沙樂民送到家門前，然後才獨自離去。

游天虹沒有立刻返家，却到西區去找一個人——一位在江湖上很有名的大老千，不過前幾年已經退休了。

那個人姓湯，游天虹已習慣了稱他做「湯伯」。

這個「湯伯」雖則是個老千，但很有道義，只騙為富不仁的人；講到賭博方面的千術，更加高深莫測，游天虹也從他那裏學了不少千門絕技。

他的全名叫湯伯仁，已經退休多時，許多時游天虹也會去探望他，就是很少在這麼深夜時份。

游天虹見面時，就開門見山地問：「有沒有聽過范友明這個名字？」

「什麼來頭？」湯伯仁想了想，很認真地回憶，「我未聽過，如果是有來頭的老千，可能改了名。」

「最近有件事，有個富家子失踪，我朋友牽涉其中。」游天虹跟住把黎柏剛接辦「找尋石志謙」一案，以及那偵探社被燒燬等等，說了一遍。

石志謙的名字，湯伯仁反而從報章上見過。他說：「這件事我可代你向江湖中的朋友查一下。不過有件事我不妨提醒你，最近以來，外地也有一些老千集團移師本市，只因本市已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欲釣大魚，這兒正是最好的地方。」

「明晚你可有空？」

「什麼事？」

「我想請你到魯四的私家俱樂部觀戰。」

「你約人賭博？」

「是的，但未必是老千。」

湯伯仁苦笑搖頭：「對不起，我已退出江湖，對這類事情，早已不感興趣。」

「那麼，我也不勉强你，但石志謙的事，你一定要帮帮我；我那位私家偵探朋友，給這件事害得好苦。」

「這件事我反而可以從中協助你向江湖上的朋友調查一下。從報章上看，那寡婦委實太可憐了。」

游天虹就是因為明知湯伯仁有這點慈愛之心，所以才託他協助偵查此事。

本來他要湯伯仁到魯四的私家俱樂部去看看，到時他與那個范友明交手，只要湯伯仁在旁參觀，一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但湯伯仁既然不肯去，游天虹也沒有辦法。

返抵家門時，已是凌晨時份。

游天虹正掏出門匙，準備開門入內時，梯

間突然有人影一閃，嚇得游天虹立刻戒備。

但是，當他回轉身去的時候，却又感到無限驚奇！

那是一個女人，一個陌生的女人。

她面有淚痕，怔怔地瞪住游天虹：「你就是游天虹大俠吧？我獃在這裏等了你一晚。」

「嗯——你是誰？」游天虹莫名其妙的望住她。

「我叫尤妙蓮，是石志謙的妻子。」那年青女子又說：「我們進去再說好嗎？我在這兒梯階上坐足了一晚，只感到口乾頸渴，想喝一杯水。」

游天虹看見她並無惡意，於是就開門讓她入內。

那女子很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給我一杯凍開水吧，我有事情要你帮忙。」

這是很不禮貌的事，這是人家的地方，但看她的態度却好像這是她的家一樣，而身為這裏主人的游天虹，反而像她的下人。

然而游天虹一點也不怪她，他只希望快些知道她此來的真正目的而已。

他親自倒了二杯凍開水，把其中一杯遞過去給她：「尤小姐，你剛才說你是石志謙的妻子，我倒想請問你，有沒有他的消息？」

「我正是為此而來。」尤妙蓮呷了一口凍開水：「我丈夫受了很大的委屈，你可否帮帮我？」

「你的意思是——」

「他曾被人設局行騙，輸了一筆大錢。」

「數目大約是多少？」

「數以千萬計。」

「他怎麼可能輸得那麼多？」

尤妙蓮嘆了一口氣，又呷了一口凍開水：「也許有些人知道他即將繼承一筆龐大的遺產，石桂河名下的一切遲早也是屬於他的，所以就設局騙他。」

「他現在何處？」游天虹認為一切詳細情形，只有石志謙本人最清楚，所以他就焦急地問。

「我不可以告訴你。」尤妙蓮不客氣地說：「除非我得到你的保證。」

「你要我保證什麼？」

「第一，保證我丈夫在露面之後生命的安全。」

「這點很難，因為我不是警方，有時甚至連我自己也不知何時會被人殺害。」游天虹笑道。

「那麼，不如就讓我們談談他要委託你代辦的事吧。」尤妙蓮忽然又伸過手來：「你有香烟嗎？」

游天虹覺得這女子一切神態均似個歡場女郎。但他還是給她一支香烟，還為她扳燃打火機。

她深深吸了一口香烟之後就問：「你是否很憎恨老千呢？」

「不一定，要看看對方是屬於那一類老千。有些老千比較有道德，有些則不擇手段。我憎恨的，應屬後者。」

「我丈夫被人迫簽借據，這算不算是不擇手段？」

「那就要看當時的情形而定了。」游天虹說：「你丈夫遇上的老千，姓什名誰？可否告訴我？」

「詳細情形，要我丈夫才知得最清楚。」

「既然你樣樣都不清楚，那你找我，到底是為了什麼？」游天虹出奇地瞪住她。

「我丈夫派我來找你，是想聘請你。」

「聘請我？」游天虹又是一怔！「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到底你們想聘我做保鏢呢，還是叫我對付那些騙人的老千？」

「你都猜中了，我丈夫既要求你保護他，亦希望你去對付那些老千。」

「尤小姐，你的確把我弄得胡塗了。為什麼你要找我？其實你只要報警，那就保證一切妥當。」

尤妙蓮又吸了一口香烟：「我丈夫不想事情張揚出去，有辱家聲。同時，他也不想便宜了老千們。我們知道游大俠不但千術高超，也極具正義感，所以才專誠登門拜訪。」

「你過奬了。」游天虹道：「我有些不明白，為什麼你丈夫還要躲起來？他已是一筆龐大遺產的繼承人，老千們一定也知道這點，然後才准他欠債。現在他父親死了，全市各階層的人都知道，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的。所以，這個時候，即使你丈夫出現在他們面前，相信他們也不會做出什麼對他不利的事。」

「是的，表面上的確如此。但是，有兩點你似乎還不明白：第一、我丈夫亦不可以立刻領到大筆遺產。第二、他不服氣。也就是不想還這一大筆的賭債，所以我們才找你。」

「然則，你想我怎麼樣做？」

「只要你接受我們的聘請，我會安排你會見我丈夫，到時他會向你交代。」

「他仍不打算回家？」游天虹又說：「他父親死了，母親哭得雙眼紅腫，難道他完全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但為了這筆賭債，他惟有暫時隱居起來。也許，他這次找你，還要與你商量一下應否立即返家呢！」

游天虹想起一個問題：「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閣下乃當今名人，我們存心求你帮忙，明查暗訪之下，要知道也不會太困難。」尤妙蓮道。

「為甚麼不撥個電話來，却要累你等到三更半夜？」

尤妙蓮答道：「電話裏我怕講得不太清楚，還是讓我來親自交代吧。」

游天虹想了想，道：「我非常樂意接受你們的邀請。請你立刻就安排我們見面吧。」

「好極了。」尤妙蓮顯得高興，「但在未得我丈夫同意之前，請閣下暫時將此事保密。回頭我會再用電話與你連絡。」

游天虹一直担心這女人賴着不走，但是她講完之後終於也走了。

游天虹鬆了一口氣！他倒在沙發上，動也不想動。

× × ×

翌日早上。

游天虹還未醒來，有個人鬼鬼祟祟的，用百合匙偷了入來。

那人在廳子裏左看看右看看，然後才輕輕推開了游天虹睡房的房門。

游天虹仍然在熟睡中，一無所覺。

那人突然放輕了手脚，竄到床前，抓起一個枕頭就覆到游天虹的頭部去，拚命用力壓住。這種情形，如果游天虹無力反抗，一定會窒息而死。

但是游天虹很快已從夢中驚醒，他很少睡得這麼酣的，也許是昨夜太累了。

他極力掙扎，終於也把對方摔倒。

游天虹正待進一步行動，竟然停住了手，詛咒着說：「你瘋了？竟然想謀殺親夫！」

原來對方並非別人，却是他的「最佳拍檔」私家女偵探張雪兒。他們不但是好朋友，還是一對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這種男人也有資格做我丈夫？嘿！」張雪兒一骨碌由床上爬了起來。她的樣子顯得很生氣。

「發生了甚麼事？」游天虹很少看見她這

神態的。

「那女人是誰？」她圓大的眼睛睜得更大，盯實他質問。

「女人？」游天虹莫名其妙地四處張望，「你到底說甚麼？可不是見鬼吧？這裏那有第二個女人呢，除了你之外。」

「哼！你還裝蒜？」張雪兒忽然出示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條女人手帕。香噴噴的。

游天虹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張雪兒把手帕在他鼻端之前揮動：「這條女人手帕，是在你客廳外面的沙發上找到的。我想知道你還有些什麼話說。」

游天虹這時才如夢初覺：「噢！我明白了，一定是那個姓尤的女子留下的。」

「姓尤的？」張雪兒妬忌地瞪住他。「她是誰？」

「石志謙——石公子的老婆啊！」

「石志謙？」張雪兒沉吟一下，隨即面色大變：「嘿！你眞會找藉口。爲什麼你這麼笨？應該說一個我絕不可能認識的人才是啊。」

游天虹笑了笑：「其實，石志謙你也不認識。」

「他是新聞人物啊，我怎麼可能不認識的呢？」

「既然你也認識，那眞是好極了，證明我不說謊。」

「你這笨蛋！」張雪兒詛咒着說：「誰不知道石志謙未結婚？旣未結婚，又怎麼會有妻子？」

「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對此事亦有疑問，但那女子的確這麼說啊！」

「是你說的，還是她說的？」

「當然是她說的。」游天虹道：「他們可能秘密同居。不過答案很快就有了。」

「嗯，我正是爲了此事而來。」

「你有個行家黎柏剛給他害得好苦，相信你也知道了吧？」

「是的。」張雪兒忽然又催促游天虹，「快穿衣服，我要你陪我一齊去看看黎柏剛。」

「你找他幹嗎？」

「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

游天虹這才想起，黎柏剛曾代表石家，邀請全市的私家偵探聯手偵辦此案。

× × ×

在黎柏剛的家裏，只見這位頗負盛名的私家偵探顯得很頹喪。

游天虹站在朋友立場上，也替他覺得難過。同來的張雪兒更加因爲是行家的關係，替黎柏剛感到不平。她覺得放火燒文件的人是十分可恥的。

黎柏剛一邊招呼二人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下來，一邊說道：「對方放火的目的，極有可能與我存放的文件有關。」

「你辦事處之內，到底存放了一些什麼重要文件？」張雪兒問道。

「是業務中所涉及的，所以範圍甚廣。」黎柏剛又說：「但是，對方可能在乎石家這宗案。因爲石老太剛剛託我聘請全市的行家協助偵查此事。」

游天虹忽然把視綫放到几子上去：「這些是什麼資料？」

黎柏剛順手取過了一疊文件夾：「這是我剛剛派人由石家取回，有關石公子的文件。原有的已在火災中燒光了，這是重新整理好。」

文件夾翻開，只見裏面有許多影印本。黎柏剛把其中一份交給張雪兒。

「這次須要大家同心合力，否則，我的面子固然蕩然無存，你這班行家也必然多多少少受到影响！」黎柏剛又說：「至於費用方面，除了正常費用之外，只要找到石公子，石老太另有一筆十分可觀的獎金，獎給最先找到石志謙的人。」

游天虹還沒有把尤妙蓮的說話坦白對二人說出，所以他心裏想：假如尤妙蓮的話是眞的，那麼，石老太的獎金必然由眼前這一男一女私家偵探獲得。因爲二人同是他的朋友，如果那女子的話屬實，他當然會讓他們去領獎。可惜的是，他無法證實這是事實。

黎柏剛又很客氣地要求張雪兒帮忙。

張雪兒把資料副本取去，她先要研究有關石志謙的一切，然後才可以决定怎麼樣做。

× × ×

晚上，魯四那間私家俱樂部又熱鬧起來。跑到這兒來的人未必一定是賭錢的，這兒有酒吧，也有三溫暖、浴池、按摩室等等，設備齊全。所以晚上許多男人都喜歡跑到這兒來享受。

千門奇俠游天虹也來了。今晚，他是履約賭錢的；約他的人，正是昨夜與富家子沙樂民交過手賭沙蟹的中年人范友明。

范友明這傢伙究竟是甚麼底子，游天虹至今仍然摸不清楚。

但是，從昨晚的情形看，他顯然輸得不服氣。所以他才會帶人在俱樂部門外等沙樂民出去，準備找他算賬。可惜他的企圖早已被游天虹識破，所以通知魯四派人保護沙樂民。

范友明似乎還弄不清楚游天虹的來頭，竟然約了他今晚在這裏賭沙蟹。

身爲俱樂部主人的魯四，也從他的手下口中知道了這件事，特別挑選了一男一女職員到貴賓房去，負責監場和派牌，以防有人出千。

游天虹捧住一杯酒，跑到貴賓房裏來，發覺沙樂民也來了，就是不見范友明和他的同伴們。

沙樂民嘆氣道：「昨夜我雖然可保不失，但是總結計算一下，跟他們賭了幾場，還是輸了不少錢。」

游天虹心裏想：難道范友明是眞正的老千？然則他今晚當然不會來了。

游天虹忍不住問沙樂民：「你如何認識他們的？」

「在另一間俱樂部的賭桌上，當晚我贏給他的，雖然數目不大，但我發覺他賭得很笨，後來我們賭過好幾次，有輸有贏，但現在計算起來，我輸多贏少，得不償失。」

「那些都全是他贏的？」

「不！回憶起來，他還是跟我一樣，輸多贏少。」

「那麼，究竟是誰贏了錢？」

「入局的，除了我和那姓范的之外，還有其他人啊。」

「那些贏了錢的人，是否跟那姓范的同一夥？」

「我也不大清楚。」沙樂民說：「但表面上，他們好像互不相識似的。」

游天虹道：「假如今晚他們不來，分明就是作賊心虛，也等於不打自招。但無論如何，也希望你以後不要再賭，否則，你父親那一副家產，遲早也會給你輸光。」

沙樂民訥訥地垂下頭去：「謝謝你。」

游天虹仍然不敢直認與他父親是好朋友，只苦口婆心地說：「你要玩，還有其他賭博方式可以玩，獨是賭沙蟹，可以在一夜之間令你傾家蕩產。」

沙樂民這時才微微地抬起頭來，瞪住游天虹問：「聽說你最憎恨老千們，誰曾被騙，只要讓你知道，你都會找他們算賬，是不？」

游天虹苦笑：「那要看情況而定，例如你與姓范的，你們之間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所以

，我不一定去理的。何況，眼前有些事情比這些更加重要，因此我也只可以向你忠告，切勿再賭了。以後你們之間有些甚麼事發生，你也只可以向警方報案，我不會再理的。」

游天虹說完之後，果然退出了那間貴賓房去。

他回到了酒吧這邊，正想向酒保討一杯酒，身旁忽然有人叫他：「游先生，我們可以談談嗎？」

游天虹一怔！同時也下意識地展開戒備，他想像到對方可能是范友明派來的人。

但無論如何，游天虹也是一名老江湖，在任何惡劣情況底下，他也不會慌慌張張，依舊保持着一貫的冷靜。

他就像偶然遇上了老朋友一樣，招呼了一聲：「你好吧！有甚麼指教？？」跟住，他還是若無其事地，向酒保要了一杯酒；然後他又問身畔的陌生男子：「你喝甚麼酒呢？讓我請客。」由於這兒的環境黑暗，所以游天虹一時之間還看不清楚對方的面目。他只知道那男子很年青。從他鬼鬼祟祟的態度看，他顯然不想太過引人注意。

他手上捧住一杯酒，輕輕舉高：「不必客氣，我這一杯還未喝光。」他又示意着：「我們到那邊角落去，我有話要對你說。」

說完之後，那陌生的年青人先走了。

游天虹因爲還要等酒保給他倒酒，所以沒有立刻離開那列酒櫃前面的圓櫈，只稍爲回過頭去，悄悄窺望了一下，以防中伏！

但是，從極度昏暗的環境底下，他只見到那陌生的年青人形單隻影的，步至一處僻靜的角落去。

游天虹也明知江湖上風險大，所以他再留意一下這酒吧裏面的情況，但他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他終於捧住一杯酒，走到那兒角落去。

就當游天虹逐漸迫近那年青人時，在暗淡燈光底下，他的視綫也逐漸看得更清楚那年青人的面目。這刹那間，他只感到渾身一凛！

當然，能夠令到這千門奇俠渾身一凛，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會令到游天虹震驚？

原來當游天虹逐漸看清楚那年青人的面部輪廓時，他竟然發覺對方就是石志謙。

石志謙正是最近逝世的巨富石桂河的獨生子，也是石老太千方百計一定要找到的人。

因此，也難怪游天虹刹那之間呆住了！

那年青人不安地左張右望，他顯然担心游天虹這種態度可能引起旁人的注意。

他示意地擺擺手：「請坐！」

游天虹終於也來到他對面的座位上坐了下去。

現在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了，眼前的年青人，果然就是石志謙。

石志謙感到忐忑不安地說：「我姓石，叫石志謙，閣下一定也聽過了我的名字吧？」

「是的，你怎麼會在這裏？」游天虹瞪住他問道。

「我只有晚上才敢跑到這些私家俱樂部玩，日間却有如坐牢一樣。」石志謙呷了一口酒，又輕輕嘆了一口氣。

「我想你一定有麻煩，否則你父親不會在死後沒有兒子送終啊！」游天虹說。

「是的，我不但有麻煩，而且非常麻煩。」石志謙又說：「所以我才會派人找你，求你帮帮忙。」

「你所講的，可就是那個姓尤的女人？」游天虹問。

「是的，她目前與我同居，也是我唯一最信任的人。」

「你想我怎麼樣？」

「我被人出千，騙了很多錢。」

「你如何知道他們是老千？」

「當然，老千的額上沒有字刻上的，我只憑我的常識和感覺。」石志謙又說：「我背着父母與人聚賭，本來罪有應得，但我輸得很不服氣。」

「你到底輸了多少？」

「總計就是五千萬元。」

「你不是開玩笑吧？怎麼會輸了這麼多錢呢？」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麼胡塗。」石志謙嘆氣道：「他們可能利用了催眠術，令到我當時有些兒身不由主的。」

游天虹既然被稱爲「千門奇俠」，當然也明白到老千們的騙財手法與步驟。

因此他又問石志謙：「你簽了支票還是欠單？」

「欠單。」石志謙聲音也抖顫着。「當時我只可以付出極少數的現金。」

「你這次失踪，當然就是怕他們找你麻煩。」游天虹又說道：「但是，你一定也知道，你父親死了之後，一切將盡歸你所有。所以你應該先回去送喪，然後再約老千們談判。他們也明白邪不能勝正的道理。你不應該鬼鬼祟祟的躱起來，以致令你媽媽傷心。」

「嗯——」石志謙哽着咽喉，淚盈於眶地說：「我也深感不安，但我却不想老千們得逞，萬一事情張揚出去，我這不孝子就敗壞了石家家聲，那時亡父即使死落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啊！」

「然則，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去帮你？」

「我知道閣下久歷江湖，自然認識不少江湖中人。我希望你代我出面，找他們談判。」石志謙又說：「坦白說吧，五千萬元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即使不費吹灰之力，繼承我父親這龐大的遺產，也不會輕易讓他們坐享其成的。」

「是的，五千萬元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些人一輩子也從未見過這麼多的錢。何況他們又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欺騙你，你當然不服氣。但是，你要我去找他談判，最低限度也要讓我知道他們是誰啊！」游天虹說。

「當然，我要盡量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有關資料給你。」石志謙又說道：「我知道那班老千常常利用一些私家俱樂部設局騙人，而且多數賭沙蟹，事實上也只有『沙蟹』這種賭博最易令人上當，以及最有可能輸得傾家蕩產。今晚我跑到這兒來，亦無非想碰碰運氣，希望可以遇到他們這一夥。」

石志謙說到這裏，呷了一口酒，輕輕嘆息道：「結果我找不到他們，却遇上了你。」

游天虹忍不住問：「你既然認識我，又派了你的同居情人去找我，當然有很多關於我的資料吧？」

「是的，我有朋友知道許多關於你的資料的。」石志謙道：「所以，我知道你最憎恨那輩騙人錢財的老千們，因此，我才決定向你求助。」

「事實上，你媽媽石老太已委託全市的私家偵探去找你，只要你回家，其他事情相信不難解决的。」

「但是，如果我露面，老千們勢必追債追上門去，我担心這件事鬧大了啊！」

「我想未必，他們如果聰明的話，决不會令你難堪的，因爲他們應該知道你是一筆龐大遺產的繼承人。只要遺產撥入了你的名下，他們不怕你不付賬。」

「然則，你以爲我應該怎麼辦？」

（未完）

俠義奇情故事　兩期完

百步穿楊

玉頰留劍痕　結怨七手劍

文·龍飛
圖·艾可

兩騎快馬，在建陽驛前石橋驛的古道之上飛馳，正是深秋時分，古道兩旁的樹木，落葉紛紛，馬蹄過處，將落葉踢得飛了起來，隨着秋風，在路面上打轉，益發令人覺得秋意蕭瑟。

那兩騎馬直來到一座石亭之前，才停了下來，馬上的一男一女兩人，一躍而下，不約而同奔到了石亭之前，停了下來。

那一男一女兩人，男的約有五十上下年紀，身形魁偉，氣宇非凡，腰懸長劍，一望便知是武林高手。女的眉目如畫，雖已中年，但是，仍然十分動人。

兩人在石亭前略停了一停，便跨了進去，在一張石桌上，坐了下來，又一齊伸手，向石桌上慢慢地撫摸着，那石桌缺了一角，而且桌面上有許多裂縫，分明是被人用手掌重重的一擊，擊成那樣的。

而他們兩人，俱是滿面風塵，而且臉上都帶着一股憂鬱的神氣。

他們默然半晌，女的才長嘆了一聲，道：「山威，我們離家已有多久了？」

那男的仰起頭來，他仰起頭來，並不是亭子的頂上有什麽好看的，而是他眼中淚花亂轉，他抬起頭，是爲了不使淚水落下來。他一字一頓地道：「八年了。」

那女的苦笑了一聲，道：「是啊，八年了！」

那男的突然一揮手，「錚」地一聲，掣出了長劍來，狠狠兩劍向石桌之上砍去，火光四濺，石屑四飛，那張石桌，立時被砍成三段，他聲音嘶啞地叫道：「八年了！我們足足日夜不停地找了他八年，他……躲在什麽地方？他……」

他突然停了下來，像是突然之間洩了氣一樣，變成喃喃自語，道：「他究竟躲在什麽地方？照理說，天下雖大也沒他立足之處，這八年來，他究竟躲在何處？」

那女的用十分同情的眼光，望着她的丈夫，道：「山威，我們總會找到他的，我們一定會找到他的。」

男的身子在微微發抖，呆了好一會才又還劍入鞘，就在這時，馬蹄聲和車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那男子的神情漸漸回復了正常道：「娘子，我們走遍天下尋找仇人，却苦了鷹兒，也跟着我們到處顚沛流離，我曾發誓，未將敵人生擒，不踏入荊山半步，你帶着鷹兒回家去將鷹兒交給他祖母，還有老丁，這七八年來，多虧他照料着鷹兒，也該讓他好好地歇一歇了。」

那中年婦人長嘆了一聲道：「你難道不回去麽？你又怎知小玉在九泉之下……不想念你……你到她墳前去看看……」

她講到這裏，已然泣不成聲，那男子轉過身，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望着外面。

路上，一輛馬車，正自東駛來，那輛車子坐着一個駝背老人，和一個十歲左右，眉清目秀的少年，由那駝子趕着車。

那輛車子，迅即來到了石亭之前停了下來，那駝子動作緩慢地攀下了車，恭恭敬敬地道：「黃老爺！」

那少年的身手却十分矯捷，自車座之上，一躍而下，叫道：「爹，媽！老丁說，我們家就在離此只有數十里的荊山山麓，爹，是不是？我們可是要回家？不再到處趕路，到處投店了？」

那中年人望了駝子一眼，道：「老丁，你對孩子又說了些什麽？」

那駝子滿是皺紋的臉上，現出十分恐懼的神色來，道：「黃老爺，小可……沒說什麽，只不過黃老爺夫婦兩人，天下馳名，荊山抱玉莊也是無人不曉，小可向少爺提及抱玉莊上的風光，少爺吵着要回家去看看，老爺，你在外已有八年未歸，也應該——」

駝子講到這裏，荊山抱玉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的神色已然劇變，只聽得他發出了一聲怒喝，震得駝子的身子，向後連退出了好幾步，幾乎跌倒在地。

在一聲大喝之後，又過了許久，才見他漸漸恢復了那種蒼青憂鬱的神色，道：「老丁，你跟了我已有七年了，八年前，我離開抱玉莊之時，就是在這涼亭之中遇到你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時候，是大小姐才被……」

黃山威一揚手，一股勁風，向前直迫了過去，將丁駝子要講的話一齊迫了回去，他沉聲道：「那你就該知道，我未獲殺女仇人，絕不會回抱玉莊去的！」

丁駝子身形連連後退，退到了和那少年並肩而立，那少年偷偷地拉了他的衣襟一下，低聲道：「老丁，爹又發脾氣了，老丁，我姐姐究竟是死在什麽人的手中？何以我們到處找都找不到那人？」

黃山威大喝道：「閉嘴，別胡說！」

那少年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下去。那時候，倒是黃夫人已漸漸止住了哭聲，她徐徐地道：「山威，鷹兒年紀也不小了，他姐姐的事，也不該老瞞着他，也許我們這一輩子都找不到那……賊，那麽找尋仇人的責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了！」

黃山威聽得臉上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他沉默了片刻，才說道：「鷹兒，你過來。」

那少年昂首闊步，走了過去。

黃山威伸手，在他的頭頂之上，慢慢地撫摸着，說道：「我們在尋找的仇人，姓李，名維揚，他有一個外號，叫做百步穿楊。」

那少年立時點了點頭，道：「我記得了，百步穿楊李維揚！」

× × ×

百步穿楊李維揚，八年前，這是一個武林人爭相傳說的少年英雄的名字，他是嵩山金針老人的唯一傳人，一手飛針功夫，百步之內，可取蚊蚋，的確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他在江湖上行走，只不過兩年多，但是聲名鵲起，連不少成了名的武林前輩，也以與之相識爲榮，在那兩年多中，李維揚在江湖上做了許多轟動武林的事，他獨力掃蕩君山七妖，與嵩山派掌門人合戰金沙帮的一干高手，所向無敵，黑道上人，提起「百步穿楊」四字，便不寒而慄。

百步穿楊李維揚來到抱玉莊上，是十分偶然的事。

抱玉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是武林中盡人皆知的大俠，黃夫人虞素娘，又是峨嵋掌門的師妹，峨嵋派乃是天下七大劍派之首，黃夫人的劍法自然也是出類拔萃非同小可。

他們夫婦兩人結褵甚早，便生了一個女兒，因爲抱玉莊是在荊山抱玉巖之下，相傳就是卡和得寳玉的所在，是以將女兒取名小玉。

黃小玉自幼練劍，到了十六七歲不但艷麗無比，劍法已得父母兩家之長，她生性好動，自劍術有成起，便不肯再在抱玉莊中居住，跟着她父親開設鏢局的友好，到處闖蕩。一則，是她武功造詣眞的極高，二則，她是黃山威和虞素娘的女兒，黑白兩道的人誰不要忌憚着幾分，是以她在江湖上走動了大半年，竟未曾遇到過一個敵手！

江湖上各門派的少年弟子，有不服氣的，全敗在她的劍下，有要向她討好的，便贈了她一個「無敵俠女」的外號。

黃小玉究竟年紀還小，如何知道天高地厚，一聽有人叫她無敵俠女，大是高興，欣然承受，更刻意綉了一套金綉的勁裝，在長劍的劍柄之上，則鑲上各式寳石，華貴絕倫，更令得江湖上的少年子弟又愛又恨。

「無敵俠女」的聲名漸漸傳了開去，「百步穿楊」便被引到抱玉莊來了！

百步穿楊李維揚倒也不是自己想來，而是被幾個朋友慫恿來的。那幾個朋友，全都敗在黃小玉的劍下，自知不敵，便不斷地在李維揚的面前，說黃小玉的了得，說黃小玉的美麗，說黃小玉的不可一世，是小一輩武林中人內，武功最高的一個。

那時，李維揚只不過剛二十出頭年紀，正是意氣飛揚，聲名大噪之際，一則好勝，二則好奇，再加上受不住朋友的激將、慫恿，一拍胸口，聲言定要將黃小玉用的那口劍奪了下來，也好叫普天下的武林中人知道，究竟小一輩的人物中，是誰的武功最高！

在離開荊山抱玉莊還有三十里之際，和他一齊來的那三四人，便留在路旁的石亭中，再也不肯向前走了。

那幾個人也是名家子弟，平日鋤強扶弱也頗有俠名，李維揚實是未曾想到他們會對一個少女害怕到那樣的程度，他將衆人嘲笑了一番，吩咐他們在亭中相候，他快馬而去，六十里來回，再加上奪劍，只怕不到天黑，就可以回來了！

李維揚策着一匹雪也似白的白馬向前飛馳着，馳出了兩三里，突然轉向西，那是一條兩旁全是極其高大的樹木的直路，是直通向抱玉莊去的。

一轉上了那條直路，雄偉的山影，便頓時像近了許多，山巒起伏，氣勢極其雄偉，令人胸襟大開，李維揚在馬上，忍不住長嘯了起來。

他只求快一點趕到抱玉莊上，可以向無敵俠女黃小玉指名挑戰，是以將駿馬策得飛快，可是，在突然之間，他卻一勒馬韁，那匹白馬發出了一聲急嘶，人立了起來，向後連退了兩步，方始停下。

李維揚突然停下馬來，是因爲他突然看到，一株古樹之下，站着俏生生的一個佳人之故。

他勒住了馬，定睛看去，才看到那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女，一身綢衣，更襯得她目如秋水，臉如芙蓉，美麗之極。

那少女手中持着一柄長劍，劍尖正向着那枝樹的樹身，看她的情形，像是正在樹幹上劃着什麼。

但是李維揚卻沒有留意到那少女正在刻什麼，因爲他第一眼，就被那少女的美麗吸引住了，他根本沒有心思再去注意別的。

那少女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這時也正望着他，在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中，似乎有着一種異樣的神情，使被她望定了的人，感到一顆心像是在懸空蕩漾着一樣，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

而她臉上的神情，又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益增嬌媚。

李維揚呆呆地望了她好一會，才陡地想起，自己來抱玉莊，原是爲領敎黃小玉的劍法而來的，這一位少女，當然便是黃小玉了，自己何以如此失態，不論勝與不勝，這樣子失態，傳了出去，總是笑話！

是以他連忙收斂心神，在馬上一欠身，道：「黃女俠，幸會，幸會。」

那少女像是一呆，但接着便嫣然一笑，那一笑，更是笑得李維揚的心頭怦怦亂跳，只聽得她道：「你認識我麼？我卻不認識你啊！」

李維揚一笑，道：「無敵俠女黃小玉大名，武林中還有誰不知道的？」

那少女的眼珠一轉，道：「是麼？那你呢？」

李維揚翻身下馬，柔聲道：「在下百步穿楊李維揚。」

那少女的面色一變，道：「嵩山金針老人和抱玉莊間並無來往，你來作甚？」

李維揚道：「我來抱玉莊，就是想會一會黃姑娘的。」

那少女又是一笑，她笑容之美令得李維揚目眩神馳，只聽得她道：「是麼？」

李維揚正在想，何以她的笑，竟笑得如此艷麗，如此之媚惑，這似乎不應該是一個大俠之女所應有的笑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又希望對方多笑幾次，因爲那種笑容，實在是太令人陶醉了。正當他心猿意馬之際，那少女「是麼」兩字，也已出口，他也跟着點了點頭，卻不料他剛一點頭問，突然之間，眼前劍光一閃，「颼」地一聲響，那少女已然一劍向他的面門刺了過來！

他和那少女的距離，本就不遠，而且，這一劍的來勢，實在快疾之極，等到李維揚覺出不對時，劍氣森森，已直臨面門了！

李維揚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趕緊上身向後一仰，身子跟着向後倒去。

可是他這裏身形才倒下去，左頰之上，已然陡地一涼，分明是已被對方一劍削中！

李維揚既驚且怒，一聲怪吼，身子着地便滾。

他的身子向外滾了出去，那少女出手卻是絕不留情，剎那之間又連刺了四劍，若不是李維揚滾動得快，那四劍，劍劍可取李維揚的性命！

李維揚接連避開了她的四劍，人已滾到了路邊上，恰好有一株大樹，擋住了他的去路，逼得他在地上一按，身形疾拔了起來。

他這裏身形剛一拔起，那少女的長劍，也已遞到，「嗤」地一聲響，劍尖在他的大腿上，又劃了一道口子。

李維揚拔起了丈許高下，右手一伸抓住了一根樹枝，左手一抖，四枚三寸來長，金光閃閃的飛針，已然電射而出！

那少女足尖點地，身形向後疾退而出，長劍揮動，「叮叮叮」四聲，將四枚飛針一齊擊落，「哈哈」一笑，嬌聲說道：「你果然是那百步穿楊李維揚！」

李維揚發出了四枚飛針之後，身子再向上一翻，已然翻到了樹上。

在那一那間，他自然看不到下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只是聽得那少女在講了這一句話之後，便有一個相當蒼老的聲音說道：「放着正事不辦，和這小子開什麼玩笑？」

那少女則道：「你少來管我！」

那一老一少兩人的聲音，似乎在迅速地自近而遠傳了開去。

等到李維揚在樹上穩住了身子，向下看去，路上卻已人跡杳然了。

李維揚心中驚怒交集，那少女不但猝然出手，而且出手的招數，狠辣之極，若不是他躲得快，此時如何還有命在？

他伸手向頰上一摸，頰上的傷並不重，血已凝結，倒是腿上的傷痕，鮮血還在汨汨流出，李維揚扯下了一幅衣襟，淋上了隨身携帶的傷藥，緊緊地裹好，撮唇一嘯，那匹白馬，直奔到了樹下，他身形一縱，自樹上躍下來，剛好落在馬背之上。

他一咬牙，一抖韁繩，白馬撒開四蹄，向前疾馳了出去，大半個時辰之後，已然看到路上，豎着老大的一個石坊，坊上打橫題着「抱玉山莊」四個朱字。

在石坊之下，有四五個勁裝大漢站着，一看到李維揚策着白馬，疾馳而至，齊聲喝道：「來的朋友，請道大名，以便報通！」

李維揚來抱玉莊，本來當然是準備以禮相見的，但這時他在路上吃了虧，他的心中正怒火中燃，一聽得石坊附近的大漢向自己喝問姓名，他在馬上的身子陡地向旁一側，手掌連閃兩閃，「叭叭」兩聲響，兩掌已摑在兩名大漢的臉上。

那兩掌之力，當眞不輕，直打得那兩名大漢的身子，在地上骨碌碌地打滾，李維揚的白馬，則已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怒火未熄，在馬上大叫道：「這便是我的姓名！」

另外兩名大漢一見這等情形，略呆了一呆，立時大喝了起來，兩名漢子飛身上馬，隨後便追。但是李維揚的白馬，極其神駿，那兩人也追不上，只是跟在後面大聲呼喝。

李維揚連聲冷笑，略一回頭，反手射出了四枚金針，那四枚金針，才一射出之際，只見一溜金光，到了半途，突然一分爲二，射到兩名大漢的近前，又二分爲四，只聽得馬上兩人，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呼，自馬上滾跌了下來。

但是他們一滾跌下來之後，却立時在地上站定了身子！

只見他們一齊伸手，向耳朵上摸去，一摸之下，兩人面如死灰，呆若木鷄！

在他們左右雙耳的耳墜之上，各穿着一枚三寸來長的金針。那分明是對方只是存心警告，不想取他們的性命。

但是剛才雙方皆在疾馳，對方的暗器，竟發得如此之準，那實是駭人聽聞之極，兩人如何還出得了聲？

李維揚卻像是早已知道自己這四針發出會有什麼結果一樣，是以他根本不回頭，又疾馳向前，直到前面，有一個胖大漢子，手中持着一根長約丈許的棗木棍，舞起一個棍花將他的白馬攔住爲止。

他那時已來到了抱玉莊之前了，只見向前望去，林木掩映之中，全是十分精緻的房舍，李維揚並不下馬，只是一聲冷笑道：「去告訴黃小玉，我來了。」

那胖大漢子雖已滿臉怒容，但是講話卻仍是十分有禮，他沉聲問道：「閣下何人？」

李維揚怒道：「少廢話，去問你們莊主的女兒，她自然知道。」

胖大漢子一聲冷笑，道：「我却不知師妹識得你這樣的人。」

李維揚「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黃小玉的師兄，那也好。」

那胖大漢子正不知道「那也好」三字是什麼意思間，李維揚的身子已飛身離鞍而起！

李維揚的動作快，那漢子的反應，也是不慢，李維揚的身子才一離鞍向上拔起，那漢子手中的棗木棍已向上「刷」地一聲，掤了上來。

李維揚一見棍勢來得猛，心中也喝了一聲采，心想抱玉莊上的弟子，果然非同凡响，他看得眞切，右足猛地向下踏去，正踏在棍尖之上！

當他右足在向下踏去之際，內力疾運，已然使出了上乘「千斤墜」功夫，等於是千百斤重的力道，向下疾壓了下去一樣，那漢子只覺得一股大力撞了過來，虎口發麻，五指不由自主鬆了開來，身子也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而他的身子才一退出，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根棗木棍，直插入地下，竟插進了五尺有餘！

而李維揚仍然一足以「金鷄獨立」之勢，站在棍尖之上，棗木棍向下一沉間，李維揚的左腳已然直飛了起來，踹向那漢子的胸口。

那漢子倒退了一步之後，身形尚未站穩，這一腳的來勢又是如此之突兀，他如何避得開去？「砰」地一聲響，已被一腳踹個正着。

本來，李維揚的腿上雖然帶有劍傷，這一腳之力，仍然可以將對方踹得心脈斷裂而亡的。但是他究竟不是奸惡之徒，只不過因爲吃了黃小玉的虧，心中發怒而已，是以並未全力以赴！

那漢子中了這一腳，身形向後連退了七八步，仍然未能站定，「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當李維揚和那漢子動手之際，四周圍已然圍了許多人，此際一見那漢子被李維揚踢倒，人人都大聲吶喊，但却又沒有人敢以圍近來。

李維揚仍然單足立在棍上，他本來年少英俊，以這樣的美妙的姿勢，立在棍尖之上，應該如玉樹臨風才是的，但是此際，他心中怒極，雙眼圓睜，再加上頰上的傷痕，血雖已止，臉上却仍有一大片血漬，以致他的樣子，看來竟變得凶神惡煞一樣！

那漢子跌倒在地之後，一挺身站了起來，還待再向前衝來。

但就在此際，在那漢子的後面，響起了一個十分沉穩平和的聲音道：「憨子，你還想和人動手麼？你應該多謝人家不殺之恩才是。」

那漢子姓胡，乃是一個直性漢子，這時一回頭見說話的正是他師父，只得低頭道：「是！」

李維揚一聽得那幾句話，心中也是陡地一凜，因爲那幾句話中，中氣充沛，一聽便知道是一個內功修爲極高的人所發出來的。

他連忙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氣度雍容，已然向前慢慢走來，來到了他近前處站定，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道：「閣下剛才那一脚，看來乃是嵩山金針老人所傳，那麼閣下定然是武林中近來爭相傳說的百步飛楊李少俠了？」

李維揚身形一沉，自棍尖之上，落了下來，一抱拳，道：「黃莊主好眼力。」

那中年人正是抱玉莊主，七手劍黃山威，只聽得他「呵呵」一笑，道：「我這位小徒，武功也頗有造詣，閣下一招之間，便能勝他，若是再不知是李少俠光臨時，還算是有眼之人麼？不知李少俠光降，有何指敎？」

李維揚的心中，不禁暗自佩服，他心

想，自己來勢如此不善，但是對方的神情，竟絕無驚惶之色，一樣這等客氣，可算難得。然而究竟年少氣盛，想起頰上、腿上的傷痕，心頭的怒意仍是難以壓得下來，一聲冷笑，道：「也沒有什麽，只不過還想向無敵俠女討教幾招。」

黃山威一聽，劍眉微蹙，道：「江湖上的朋友也未免太好事了，少女如何當得起這樣的一個外號，李少俠切勿見怪。」

李維揚一聲冷笑，道：「當得起得很，貴莊主請看，我臉上腿上的傷痕，不全是令千金留下來的麽？只不過令千金猝不及防，出劍偷襲　贏得有點不很光彩，我也輸得不怎麽服氣而已！」

李維揚一面說，黃山威的臉上，便一路現出驚訝莫名的神色來。等到李維揚講完，黃山威轉頭道：「憨子，你師妹回來了麽？」

胡憨子道：「沒有啊！師妹跟着柯總鏢頭，到襄陽去了，沒有回來。」

黃山威轉過頭來，道：「李少俠，只怕你弄錯了，小女遠出未歸，而你頰上的傷痕，卻是適才留下的，只怕不是小女之過罷？」

李維揚一聽，心中更是大怒，一聲冷笑道。「這倒好笑了，我就在離此不遠的路上遇見她的，豈會有錯？黃莊主想是護短，也不怕有累俠名麽？何況，黃姑娘家學淵源，難道還不敢出來和我動手麽？」

李維揚的話說得極其尖刻，連黃山威那樣氣度的人面色也爲之一變。

但黃山威究竟行走江湖，非止一朝，見識非凡，氣度自然也不同。當下他只是冷冷地道：「這其中定有誤會，小女確然不在莊上。」

李維揚一聲長笑，冷冷道：「那我要進莊去找一找！」

黃山威一聽，面色更是難看，一聲冷笑道：「李少俠，就算令師金針老人前來，只怕也不敢如此放肆了！」

李維揚怪笑道：「你不敢讓女兒來見我，我自然要進莊去找！」

黃山威身形凝立不動，目射精光，他心中已極怒，但是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和地位而言，自然沒有和李維揚動手之理。

是以，他望了李維揚半晌，才冷冷地道：「你定要小女討教，請在莊中暫住幾日，小女去襄陽，不數日定可回來的。」

百步穿楊李維揚不住地冷笑，心中暗忖，不管你玩什麼花樣，我非得將這個出手偷襲的無敵俠女黃小玉逼出來不可，抱玉莊就算是龍潭虎穴，我又怕什麼？」

於是他一挺胸，道：「好！」

黃山威對眼前這個年輕人，竟然有隻身在抱玉莊中，含有敵意地住上幾天的勇氣，心中也不禁暗怒，一拂手道：「憨子，你好好招待這李少俠，你師妹一有了回來的訊息，便立時報與他知！」

胡憨子又答應了一聲，黃山威冷冷地道：「李少俠請自便！」

他一個轉身，走進了莊中，李維揚帶着冷笑，也跟在胡憨子的身後走進莊去。

抱玉山莊的人，似乎都得到了信息，是以李維揚所遇到的人，全是充滿了敵意，李維揚也心知自己這一番，若是栽在抱玉莊中的話，那麼以後也就絕不用再在江湖上行走了，是以，他也格外小心，一言不發。

胡憨子將他領到了一個院落中，自有莊丁伺候他，李維揚自然不信黃小玉不在莊中，但這時他卻也不做什麼倒頭便睡。

李維揚當然不會眞的睡着，他心知這時自己身在龍潭虎穴之中，與其步步爲營，現出一副緊張過人的神態，那還不如裝裝傻的好。

是以他雖然倒在床上，卻是豎起了耳朵，細聽着莊上的一切動靜。

他被安置的地方，顯然是處在抱玉山莊的十分僻靜的一角，因爲他幾乎聽不到什麼聲音。

但是，在他房門外，卻不斷地有脚步聲在來回走動着。

李維揚知道那一定是黃山威派人來監視他的人，李維揚只是冷笑着，這時他還不想有所動作，他自然有這個自信，他若是有所行動的話，看守他的人再多，只怕也是阻不了的。

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李維揚忽然聽到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奔了過來，一個人叫道：「憨子師哥，你沒事了麽？」

胡憨子的聲音，就在李維揚的門口傳了出來，說道：「我很好啊，咦，你們什麽事？何以神色如此緊張，氣急敗壞也似的？」

那聲音道：「還說不緊張？莊外的樹上，有了令狐老賊的題字，莊主說那傢伙就是令狐老賊派來的，要我們和你一起看住他。」

胡憨子吃了一驚，道：「眞的？那卻是糟糕，師妹今晚可能回來，若是在半途上叫令狐老賊遇上了，那可如何是好？」

那人答道：「是啊，師父，師娘也都在爲這事着急，師娘已提着劍到抱玉崖去了，師妹若回來，定然經過抱玉崖的，有師娘在，那就不怕了。」

胡憨子頓足道：「不行啊！在抱玉崖之前，難道她就不會遇上令狐老賊麽？」

那人笑道：「師兄，你也是關心師妹太過份，以致急忘了，令狐老賊既已在樹上留字，那就表示他人已在五里之內，而抱玉崖離此七里，自然不怕。」

胡憨子道：「是了，那可保無虞，那小子既有可能是令狐老賊同黨，你們得小心些，快散了開來，將院子全部包圍。」

接着，又是一陣脚步聲，來的那些人都散了開去。

來人和胡憨子的對話，李維揚一字不減地全都聽了進去，他在乍一聽到「令狐老賊」四字之際，心中也不禁大吃一驚。

姓令狐的人本就不多，而足以令得抱玉莊中的人也爲之緊張起來的姓令狐的人，可以說只有一個，那便是天河妖叟令狐黠。

令狐黠是西域魔教教主，他在西域魔宮，窮奢極侈，富比王公，其人又好色如命，雖已年近花甲，但是姬妾極多，全是年輕貌美的邪派中蕩婦淫娃，此人在武林中的惡行，可以說擢髮難數，但是一則他武功高，二則他黨羽多，是以正派中人，也對之無可奈何。

李維揚倒確然未曾想到，自己來到抱玉莊的同時，這個大魔頭，也會來抱玉莊

生事！

這時令得李維揚大是不安起來。

要知道武林中人，最重聲名，往往將聲名看得比性命還重，他百步穿楊李維揚，近兩三年來俠名頗著，可是此際，却被抱玉莊中人當作是令狐黠一流的貨色，此事若是不加辯白，傳了出去，以後如何見人？

是以他從床上一躍而起，背負着雙手，來回踱了幾步，推了推房門，但房門竟被鎖住，李維揚心中不禁有氣，身形疾拔而起。

他拔起了兩丈高下，已停在樑上，伸手頂起了一塊瓦，將那塊瓦摘了下來，輕輕地拋在床上，一連摘下六七塊瓦，屋面上已現出一個足够容人鑽出去的洞口，李維揚已探出了頭去。

只見在院子的四周圍，都有人在巡邏着，但是却並沒有人注意屋　上的動靜，李維揚的心中冷笑了一聲，一縱身，便已上了屋頂。

一到了屋頂之上，他身子便伏了下來，看了一會，仍不見有什麼動靜，他覷定了不遠處的一株大樹，陡地眞氣一提，「颼」地一聲，身形掠起，已從屋面上掠到了那株大樹之上。

在他的下面，恰有兩個人走過，其中一個陡地一怔，道：「咦，剛才我頭頂上，像是有什麼東西掠過。」

另一個「呸」地一聲道：「別見鬼了！頭頂三尺有神明，你可別胡言亂語。」

那一個還在咕咕噥噥，道：「我確然覺得好像有東西掠過也似，多半是……一頭鷹。」

另一個「哈哈」笑着，道：「快走，停在這裏作甚？」

李維揚看得心中好笑，他等那兩人走開去，輕輕落下樹來，向外走去。

他才走出了不多遠，便發現抱玉莊中顯得十分緊張，莊丁個個十來個人一組，刀出鞘，弓上弦，來回巡弋着，李維揚要左閃右避，才不致被人發現。

他本來是想找到了七手劍黃山威，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現，聲明他絕不是大魔頭令狐黠的同黨，而且，若是抱玉莊中人手不足的話，他還可以出手相助。

但是，他又想起黃小玉的可惡處，焉有自己的傷尚未癒，便帮着敵人之理？

是以他決定先看看動靜再說，若是抱玉莊眞的應付不了，那自己再出手也還不爲遲！

他一路閃縮着，不一會，便來到了抱玉莊的聚事廳之前，伏在窗外，只聽得聚事廳中一個人道：「莊主……已來了，離莊兩里，所有的樹木，全被四個天神也似的人連根拔起！」

接着，便是黃山威的聲音，他的聲音，聽來仍是十分沉着，道：「那是他手下四大煞星，這四人只是以蠻力取勝，不足爲道，傳令下去，不必驚懼！」

那人答應着，又奔了出去。

李維揚抬頭望了望，議事廳的牆雖高，但是他還是可以竄得上去的。

他一提眞氣，身形拔起，一伸手，已然拉住了簷角，身子接着向上翻了起來，已到了屋頂之上，到了屋頂上，他身子伏着，又輕輕地揭起了幾塊瓦來，身子鑽了進去，伏在天花板之上。

他右手按在天花板上，內力源源而出，過不多久，掌心突然向上一提，帶起一蓬木屑，天花板上已出現了一個掌心大小的圓洞。

李維揚向下看去，大廳之中的情形，已然可以一目了然了。

只見七手劍黃山威，坐在正中一張交椅之上，在他的兩旁，還坐着兩個書生打扮的中年人，那兩人面貌酷似，氣度不凡，一望而知是武林高手。

李維揚一看便認出，那是峨嵋派中一等一的高手，簡氏昆仲簡清，簡潔，人稱川中雙俠，聲名之著，不在黃山威之下！

一看到這兩人，李維揚便知道抱玉莊上有恃無恐，令狐黠來得不是時候了。

他也暗慶自己，幸而改了主意，若是逕在黃山威面前現身，聲言可以助抱玉莊一臂之力的話，豈不是班門弄斧之極了？

只見奔來奔去的人不絕，每一個人帶來的消息，都是說天河妖叟令狐黠，已然越來越近了，黃山威只是揮手令他們退去。過了不多久，突然聽到一陣蒼老的笑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這一陣笑聲，極之雄渾，一傳了進來，像是整座大廳，都在震動一樣，天花板之上的積塵，也簌簌地落了下來！

但是，令得李維揚心中暗自吃驚的，是他聽出那笑聲十分耳熟。

那的確是他聽來十分熟悉的聲音，然而，他却又絕未和那個大魔頭會過面，而且一時之間，他也想不起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聽過這笑聲來了。

那笑聲來勢十分快，轉眼之間，便已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黃莊主，有客人來了，何以未見有人出莊相迎？莫非黃莊主好客之名只是虛傳麽？」

聽那聲音，分明是還在半里之外發出的，但是傳了進來，却仍是字字清晰。

黃山威一笑，道：「來者是誰？」

這四字聲若洪鐘，內家功力，也是非同小可。

那蒼老的聲音道：「黃莊主何必明知故問，自然是天河令狐黠，帶有些少禮物有事相商。」

黃山威冷笑道：「黃某固然好客，可也不能開門揖盜！」

那蒼老的聲音又道：「好一個開門揖盜！」

一個「盜」字才出口，只見一條長大的人影，已然突然進了大廳，李維揚連忙定睛看去，只見那人十分清瘦，在相貌上看來，却像是一個世外高人，絕不像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魔頭！

但是，細看他一雙眼睛，却見他雙眼之中，邪光畢露，看了之後令人心悸！

那人看來只不過四十上下年紀，若不是他自報姓名，說是令狐黠的話，李維揚當眞還不敢相信。

他才站起，自然也看到了簡氏雙俠，只見他雙眉向上微微一揚道：「原來簡氏雙俠也在，好極，好極！」

簡潔冷冷道：「是好極還是壞極？」

令狐黠「哈哈」一笑，向身後一手招道：「進來！」

他一聲「進來」才出口，便聽得沉重之極的脚步聲，傳了過來，只見四個身形高大之極，裝束異特的波斯胡人，各自一手托着一隻金漆盤子走了進來。

那四個人，自然是波斯國一等一的力士，他們的衣服有一臂袒露在外，只見他們的手臂之上，肌肉盤虬極之駭人。

那四人一進來，令狐黠便說道：「放下！」

那四人立時將手中的金漆盒放下來。

黃山威冷冷地問道：「令狐黠，你在鬧什麽玄虛？」

令狐黠笑道：「不敢，想來和抱玉莊結一個親家，不知意下如何？」

令狐黠的話令得所有的人都爲之一呆，連躲在天花板上的李維揚，也未能例外，李維揚認爲令狐黠之來，當然是尋事生非來的，却不料他居然講出這樣的話來。

黃山威面色一變道：「此言何意？」

令狐黠狡笑道：「聞得莊主有一名愛女，人稱無敵俠女，貌美如花，犬子不才想來量珠以聘，天兒，快來見黃莊主！」

只聽得莊門外有人答應一聲，不多久，便已見一個身華服的年輕人，大搖大擺着走了進來，向黃山威作了一揖。

李維揚想不到自己躲在上面，竟可以看到這樣一齣活劇，心中也不禁好笑。

只見那年輕人，面色蒼白，雙眼之中，也是充滿了邪氣，油頭粉臉，人像是殭屍一樣，偏偏一身衣服，却是華麗之極！

一時之間，只見坐着的黃莊主和簡氏雙俠二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最後，仍是忍不住「哈哈哈」大笑了起來。

令狐黠沉聲道：「莊主意下如何？」

若是換了別人，定然已破口大罵了，但是大俠氣度，究竟不同，黃山威止住了笑聲，冷冷地道：「令狐教主在武林之中，何等聲威，小女怎配得上，還是請令公子去尋他家女兒吧。」

令狐黠的面色，變得十分難看，道：「黃莊主如此說法，可是不允婚事了？」

簡清簡潔兩人，早已忍不住，同聲大喝，道：「自然是不允婚事了，何必多囉唆？」

令狐黠「嘻」地一笑道：「我想和黃莊主做親家，兩位怎可越俎代庖代黃莊主回答？」

簡氏雙俠乃是一胎雙生，兩人心意相合，這時，不等令狐黠講完，便雙雙一聲大喝，離座而起，一出左掌，一出右掌，掌聲「呼呼」，向令狐黠疾襲而出！

兩人的攻勢極快，只見令狐黠的身子，微微一矮，雙掌齊出！

剎那之間，在「轟轟」的掌風聲中，只聽得「叭叭」兩下巨响，四掌已然相交，只見簡氏昆仲的身子，騰騰騰連退出了三步！

他們連退出了三步，可是身形仍然站不穩，向下坐去，幸而這時，他們已然退到了剛才他們所坐的椅子前面，是以一坐了下去，便坐在交椅之上，只聽得「嘩啦」，「嘩啦」兩下响，兩張紫檀木交椅，頓時碎成了木片！

但是簡氏雙俠却因爲力道在椅子上失去，他們兩人得維持坐着的姿態，不再倒下去，而他們也立即挺直了身子！

在簡氏雙俠的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之際，令狐黠的身子搖了兩下，可是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動！

李維揚在天花板上一見這等情形，心中陡然一驚，心想這老魔頭果然名不虛傳，一人力敵簡氏雙俠，居然還佔了上風！

就在這時，只見黃莊主已霍地站了起來道：「簡氏兄弟的意思，也正是黃某人的意思！」

令狐黠「嘿嘿」冷笑着道：「黃莊主，我們還是做親家，不要做寃家的好。」

黃山威身形微挫，舌綻春雷，厲聲喝道：「看掌！」

黃山威出掌，快疾無倫，但是令狐黠的還擊，也快到了極點，剎那之間，只見兩人的身形微微一幌，根本還未及看清他們兩人是怎樣出掌的，便聽得「叭」地一聲巨响，雙掌已然相交。

他們兩人，手掌一交，便立時縮了回來。只見他們的身子，一齊幌動起來，一幌，再幌，三幌，令狐黠的身形不穩，「騰」地後退了一步，但是黃山威身形凝立，却是巍然不動！

李維揚在天花板之上，見了這等情形，幾乎忍不住大聲叫起好來！

天河妖叟令狐黠一聲冷笑，道：「好，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着，突然一掀衣襟，一抄手，已取了一件奇形兵刃在手，那兵刃乃是一隻虎爪，他一取兵刃在手，便連發數招，招招攻向黃山威的要害。

黃山威身形略退，掣劍在手，剎那之間，只見劍影縱橫，「錚錚錚」七下响處，每一劍刺出，都刺在虎爪之中，將令狐黠的攻勢盡皆擋住。

令狐黠身形後退，滿面怒容，厲聲道：「黃莊主，我兒子又不是五官不齊之人，好意前來求婚，你如此對付，哼哼！」

他的心中顯是怒極，要不然，也不會滿口利齒挫得咯咯响了。

他這兩句話，表明他雖然武功比黃山威略差一籌，但是對於這件事，還是絕不肯善干罷休的，李維揚的心中不禁對之大生卑視之念，他究竟年紀還輕，好玩的心靈，心想你明明輸了，却還在說什麽自己的兒子不是五官不齊，我就叫你的兒子，作個五官不齊之人！

他想到就做，扣了一枚飛針在手，覷得眞切，輕輕一彈，那枚飛針，了無聲息，電射而出！

恰好此際，天河妖叟令狐黠一聲大喝道：「我們走！」

他兒子令狐海剛好一個轉身，身子還未轉過去，李維揚的那一枚飛針，已然射中了他的左目！

令狐海發出了一聲慘叫，手捂着左目，令狐黠突然回過頭來，一伸手，拉開了令狐海的手，一見兒子左目受傷，又驚又怒，狂吼起來。

在令狐黠的狂吼聲中，只聽得黃山威也是一聲巨喝道：「下來！」

隨着這「下來」一聲巨喝，黃山威雙掌向上猛地擊出，剎那之間，大廳之中勁風排蕩，「轟」，「轟」兩聲响，天花板大幅塌了下來。

當黃山威向上發出兩掌之際，他是仰

頭向上的，李維揚自上而看下來，恰好可以看到他鐵青的臉，那顯然是他已怒極。

在那一剎間，李維揚才知道，自己做錯事了！

自己一心想傷令狐海，代他出一口氣，也免得老魔頭以後再來夾纏，可是却偏偏未曾想一想，七手劍黃山威乃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能容人在他抱玉莊之內，暗箭傷人？自己再要不走，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見機極快，一看到黃山威面色不善，身子已向上跳了起來，恰在此際黃山威兩股排山倒海的掌力，也已然湧到，撞破了天花板，仍向上疾湧了上來！

只不過這時，李維揚的身子既然已向上躍起來，黃山威那兩掌之力，便變得反而在帮他的忙了，兩股強大無比的掌力，向上一托，令得李維揚的身子「砰」地撞在瓦面之上。

那一撞，撞斷了三五根椽子，撞碎了十來塊大瓦，李維揚的身子却破瓦而出！

他一到了半空之中，立時身子一翻，疾竄了下來，耳際只聽得黃山威和簡氏昆仲，齊聲大喝，叫道：「好賊子，往哪裏走？」

李維揚如何還敢回頭，只是見路便奔，他自從藝成以來還未曾如此狼狽過。

他一面奔逃，一面向後連洒了三把飛針，直到躍過了一道圍牆，聽不到身後有脚步聲，他才略停了停神，抬頭看去，已奔到抱玉莊的後面來了。

再向前去，立時可以出抱玉莊，前面山勢連綿，看來有山路可以通向前去的。

李維揚舒了一口氣，急連幾個起伏，出了抱玉莊，想起了還在路上相候的那些朋友，他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曾跨下海口，可以將無敵俠女黃小玉手中的長劍奪下來的，但如今落得兩處帶傷，狼狽而逃！

像如今這樣，若是見了那幫朋友，說不定要被他們怎樣取笑，而事情傳了出去，自然也不免加油添醬，江湖上傳事極快，他百步飛針李維揚，在抱玉莊栽了觔斗一事，不難天下皆知！

他悶悶不樂地向前走着，順着一條山路，延綿來到了一個山崗之上，那山崗十分雄偉，就在那條山路之旁，便是百十丈高的峭壁！

李維揚來到了峭壁邊上，陡地一抬頭間，只見在暮色蒼茫之中，一塊巨大的山石之上，刻着「抱玉崖」三個大字。李維揚一看到那三個字，心中便不禁陡地一動，暗忖自己不是聽說過，黃小玉定然會經過這裏的麽？

而且，黃夫人也到這裏來迎黃小玉了，如何不見有人？自己被黃小玉偷襲，這口氣未曾出，就此離開抱玉莊，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他正在想着，已聽得得得的馬蹄聲，傳了過來，同時又聽得一個婦人聲音叫道：「小玉，我知道對你說了，你一定急於趕回去的，其實，有你爹和簡家兩位叔叔在還怕什麽？」

李維揚一聽心中不禁一喜，心想那定然是黃小玉母女兩人來了，不管是黃小玉在前還是在後，自己一定也出其不意，偷襲她一招，照樣攻向她的頰上，就算她母親護短，是她偷襲在先，也無話可說的。

李維揚打定了主意，立時閃身躲在大石之後，蹄聲自遠而近，只見一騎轉過了山角，奔了過來，馬上騎的，乃是一個少女。

一則，由於暮色已濃，二則，馬奔得快，李維揚也看不清那少女的臉面，但既然是一個少女，那自然是黃小玉了！

馬影才現，李維揚便已輕輕將劍拔了出來。

緊接着，他手在石上一按，身子疾騰了起來，一劍向前疾刺而出，口中喝道：「無敵俠女，也叫你嚐嚐偷襲的滋味！」

他人自天而降，來得突然之極，劍氣如虹向前疾攻了出去，那匹馬首先人立了起來，馬上那少女被馬一顛，一聲驚呼。

也就在此際，李維揚的長劍，已然刺到了她的面前，但是，也就在那一剎，李維揚突然一呆！

馬上的確是一個極之美麗的少女，但是那却絕不是他曾見過的黃小玉！

李維揚在那剎間，不禁發出了一聲大叫！

然而，他除了發出一下大叫聲之外，却一點別的事也不能做，因爲他是身在半空，疾躍向前的，在那樣的情形下，武功再高，也不能收得住勢子！

而那少女一見長劍已刺了面前，大叫一驚，身子突然向後仰去，離鞍而起，向外躍去。

李維揚也未曾看見自己這一劍，究竟是不是刺中了對方，他只是看到，那少女身形拔起之後，却已然出了懸崖之外了，她身形下沉，雖然曾拔了一拔，但是總抵不住下沉之勢，已然向崖下疾墮下去了！

李維揚的身子，還未曾下落，便聽得又一陣馬蹄聲，奔了過來，一個中年婦人，自馬上飛身而起，落了下來，停在李維揚的面前，撕心裂肺地問道：「你是誰，小玉呢？我女兒呢？」

她的神色在暮色中看來，白得像是塗了厚厚的一重粉一樣！

李維揚呆若木鷄地站着，他的手中，仍然執着那柄長劍，他的臉色也是白得像紙一樣，他的心中在對自己說：不，那不是黃小玉，那少女絕不是黃小玉！

但是，不是黃小玉又怎樣呢？他還是將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女逼下山崖去了！

而且，那少女也不可能不是黃小玉，她的母親就跟在她的後面，那麽，自己在抱玉莊大門之外遇到的那個，向自己偷襲的少女又是誰呢？

他心亂如麻地站着，突然之間，只聽得黃夫人發出了一下尖利之極的怪叫聲，道：「你，你殺了我的女兒！」

李維揚忙道：「我，我——」

他本來還想爲自己辯說幾句的，但是他只講了兩個「我」字，便想起自己縱使有十張口，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也是辯白不清的了，不趕着還有一絲逃走的機會時逃走，更待何時？

他突然發出一聲怪叫，身形疾拔而起，雙足在那塊大石之上點了點，又拔起了丈許，流星也似斜落在三五丈開外，沒命向前奔着。

他一面奔，一面心中在對自己叫着：逃吧，躲起來吧，你殺了抱玉莊黃莊主的女兒，你還不逃命？你還不逃命！

天色已然是黑下來了，當李維揚在山中亡命飛奔，不知跌倒了多少次，也不知爬起來多少次，直到他奔出了山口，看到前面有條路，他才喘着氣停了下來。

他的全身都爲汗濕透了。

他望着前面的兩條路，心中想：我向哪一條路逃走，比較好些呢？

可是，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又禁不住不寒而慄起來！

他向哪一條路逃走好呢？

他還有哪一條路可以逃呢？

他殺了七手劍黃山威的女兒，傷了天河妖叟令狐黠的兒子，天下雖大他還有哪一條路可走呢？

他額上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流了下來。

黑白兩道，正邪各派，不到幾天，就會人人都找尋他的下落，不論他躲在什麽地方，他都會被揪出來，天下雖大，已沒有他容身之處了！

他緊緊地咬着牙，突然提起劍，待向自己的頸子抹去，但是，他的手背却軟了下來，他喘着氣，沙着聲叫道：「我要逃！我要逃！……要逃！」

他又亡命也似向前奔了出去，他的身形沒入了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他的身形沒入黑暗中之後，七手劍黃山威夫婦，帶着才兩歲的幼子，遍天下尋找他，整個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黃大俠在尋找百步穿楊李維揚，要報殺女之仇，誰不想助黃大俠一臂之力。

但是，誰也找不到李維揚。

李維揚究竟到哪裏去了呢？

很多人都以爲在這八年來，百步穿楊李維揚能够躲過黃大俠夫婦普天下的追尋，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但是李維揚自己却知道，這個「幸運」得來，却是絕不容易的。

他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胆，他無時無刻不準備接受最壞的命運，幾乎每一個晚上，他都會汗流浹背地驚醒，那是他夢見自己被黃山威當胸一把拉住，提了起來之後的事。他會在黑暗中喘着氣，而自他身內流出來的汗是如此之冷，冷得他時時以爲自己是被浸在冰水之中。

這種日子，眞不是人過的，而且，也不是人所能忍受得下去的。

但是他却沒有辦法，他簡直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必需這樣生活下去，那一天，當他轉身在黃夫人面前逃走之際，他的心中便在狂叫着：躲起來！躲起來！他必需躲起來，將他自己緊緊地包裹在絕望和恐懼的硬殼之中。

要不然，他就會被黃大俠夫婦發現，他就活不下去了！

有時候，當他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之際，他也會自己問自己：這樣活着，有什麽意思？

可是他却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必需活着，不論活着是如何痛苦，他都要活着。因爲他一直還未曾弄清，在抱玉莊外，對他偷襲的那個妖媚艷麗，令人蕩魂蝕魄的少女是什麽人！

× × ×

黃大俠的手在他兒子黃鷹的頭上輕輕地撫摸着，沉聲道：「孩子，殺你姐姐的仇人，你記得了麽？」

「我記得了，百步穿楊，李維揚！」黃鷹的眼珠轉了轉，「爹，我們找了他八年都未曾找到他，他……還在世上麽？」

黃山威沉緩地點了點頭道：「還在，一定還在！」

黃鷹充滿信心地道：「那你放心，爹，你們找不到他，我也一定找到他的，唉，可惜我沒有見過姐姐，爹，她是什麽樣子的？」

黃山威的頭，仰得十分高，可是儘管那樣，淚水還是順着他的臉頰流了下來。

「她……她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女，美麗得人人見到她，都不想和她動手的，只有百步穿楊李維揚那個惡賊竟狠得下這樣的心！」

在黃山威沉重的語聲中，黃夫人也忍不住抽泣了起來，黃鷹睜大了眼緊握着拳，雖然他臉上仍是一臉稚氣，但已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仇恨。

在黃夫人的啜泣聲中，只見一個人慢慢地傴僂着身子，向外踱了開去，那是黃山威和黃夫人帶着幼子離開了抱玉莊之後，在半途收留的丁駝子，丁駝子想是心中也感到極之難過，是以才慢慢地踱了開去的。

黃山威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丁駝子。」

丁駝子的身子一震，慢慢轉過身來。

黃山威又嘆了一聲，道：「丁駝子，你跟了我那麽多年，也該到抱玉莊上去休息一下了，鷹兒很喜歡和你一起玩。到了莊上，你也不必做什麽，就陪着他玩玩好了，夫人仍然會離莊和我去尋找仇人，莊上事自然有總管管的，你明白了麽？」

丁駝子一直低着頭道：「我明白，可是我……還是喜歡跟着老爺和夫人——」

黃山威搖頭道：「當日我們收留你，全然是爲了要你照顧鷹兒，如今我們已決定將鷹兒留在抱玉莊上，你還跟着我們作甚？」

丁駝子仍然低着頭，道：「是。」

黃山威轉過身，來到了黃夫人的身前，手搭在她的肩頭上，道：「夫人，你去一下就來，我在這涼亭之上等你。」

黃夫人淚痕滿面，也不說什麽，就出了石亭上了馬，丁駝子和黃鷹兩人也上了車，蹄聲得得，一齊向前馳了出去。

他們向前趕出了七八里，便轉入直通抱玉莊的那條路上，才一轉入路口，黃夫人便是一呆，只見那一條寬闊筆直的路上，長滿了雜草，和原來路面平坦光滑的情形，大不相同，觸目一片荒涼，顯然這條路，已有許多日子沒有車馬來光顧過了！

黃夫人呆了片刻，心中不禁黯然，暗忖自己不在，莊上自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可是，她繼而一想，却又覺得事情十分不對頭，因爲他們兩人雖然不在，但是抱玉莊上還有數百人之衆，難道也不進出了麽？

看這裏野草衰黃，長可過膝的情形來看，莫非是抱玉莊上早已發生了什麽樣的變故？

黃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手已按在劍柄之上，她乃是成名已久的女俠，雖然想起女兒慘死，她會欷歔不已，但是一感到事情十分突兀之際，她也陡地驚覺起來，她回頭道：「丁駝子，你緊跟在我的後面。」

丁駝子答應了一聲道：「夫人，可是有什麽變故麽？」

黃夫人道：「我也不知道，可是，你看這條路，不是太荒涼一些了麽？」

丁駝子道：「是的…太荒涼些了。」

黃夫人緩緩地策着馬，向前走去，越是向前去，蒼涼的景像越甚，兩旁的樹因爲深秋葉落，全都只剩下了枯枝，看來更是令人興起一股莫名的落寞之感。馬蹄踏在落葉之上，不斷地發出「刷刷」聲來。

他們緩緩地走出了十來里，忽然看到前面路上，有兩塊大石，大石之上，各自坐着一個服裝古怪，非僧非道的人。那兩人當然是早已看到一騎一車向前來的了，但是他們却一聲不出。

而黃夫人在一看到了他們之後，停了一停。

這時，雙方相距，大約有三四丈左右，只見那兩個人懶洋洋地翻了翻眼睛，道：「走走，走，抱玉莊莊主吩咐，來的不論是什麽人，一概不見！」

黃夫人陡地一呆，她心中已知道事情不尋常到了極點，但是她却沉住了氣，並不發作。

她只是催着馬，又慢慢地向前，走出了兩丈許，問道：「你們是抱玉莊上的人麽？」

那兩人大刺刺地道：「自然是。」

黃夫人冷冷一笑，冷着聲問道：「那你們可知我是誰？」

那人翻着白多黑少的眼珠，道：「你麽？多半是莊主的窮親戚，想前來投靠的，是不是？已告訴過你了，莊主吩咐，一概不見。」

黃夫人聲音一沉，道：「這是哪一個莊主吩咐的？」

那兩人大怒，道：「兀那婆娘，偏有這等囉嗦，還不替我快——」

他們下面一個「滾」字還未曾講出口來，便突然停住了，只見他們張大了口，同時，又聽得「啪啪」兩聲响，他們兩人頭上的髮髻，已然滾落了下來。

而剛才，他們只覺得眼前劍光一閃，頭頂一涼，是以才突然之間停住了口的，這時，他們看到滾落下來的，只是髮髻，而不是他們的腦袋，他們出了竅的靈魂，總算又回了轉來。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伸手向頭上摸去，一摸之下，他們的手，又停在頭上，放不下來了。

原來他們頭上的髮髻，乃是齊着髮根被削去的，他們伸手一摸，便摸到了頂門之上，精光滑溜的一塊頭皮，而黃夫人這時，仍然騎在馬上，剛才連她是怎樣出手的都未曾看清，他們的心中，怎能不驚？

黃夫人冷笑一聲，道：「好了，究竟是哪一位莊主吩咐的，你們該實說了。」

那兩人的上下兩排牙齒相叩，「得得得」地直响，道：「我們說……得……得……抱玉莊莊主人人皆知……是戚金花……戚姑娘。」

黃夫人面色一沉，道：「笑話，武林中人人皆知，抱玉莊莊主是黃大俠！」

那兩人道：「黃大俠夫婦……出外去尋找……仇人，戚姑娘……喜歡這裏，第二年就來佔了。」

黃夫人大怒道：「她是什麽東西？」

那兩人道：「戚姑娘是……魔教教主的第九位姬妾，最得教主寵愛——」

黃夫人忍無可忍，一聲大喝，道：「閉嘴，你們快滾回去，叫她快滾！」

黃夫人想起自己在外千山萬水，尋找仇人，原來抱玉莊却早被人佔了去，她猶然一點不知，心中實是怒極，那兩人給黃夫人一喝，抱頭鼠竄而走。

黃夫人「哼」一聲，策馬便向前去，丁駝子忙趕着車，跟在後面，一面啞着聲音道：「夫人，可要我去告知老爺麽？」

黃夫人搖頭道：「不必了，若是讓他知道，豈不是要令他氣惱？」

她策的馬，奔得越來越快，丁駝子的馬車，緊緊地跟在後面，那兩人則在前面，沒命也似地逃着，一面逃，一面發出殺豬也似的嗥叫聲來。

轉眼之間，抱玉莊的正門，已然在望了，只見正門口一字排開，有七八個人守着。那兩個人奔着，氣喘得講不出話來。

那七八個人却一齊向黃夫人圍了上來，黃夫人身形自馬上疾拔而起，身在半空一個盤旋，劍光掠起，頓時有四個人倒地不起。

其餘的人一見這等情形，發一聲喊，一齊向莊中奔了進去。

黃夫人提着劍搶了進去，丁駝子連連加鞭，馬車也直衝了進去，一直來到了議事廳之前，方始停了下來，黃夫人已然掠上了石階，但是她却突然停了下來。

因爲就在此時，從議事廳中，走出了一位麗人來。

那麗人約莫二十四五年紀，髮長及腰，美艷之極，連黃夫人看了，心中也不禁一怔，暗道：「好一個美人兒！」

那麗人滿面帶笑，望着黃夫人，用極其嬌媚的聲音，「哦」地一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黃夫人來了，請進來啊！」

這時馬車也停住了，黃鷹在馬車疾馳之際，便一直抓住了丁駝子的手臂，他望着那麗人，低聲道：「老丁，這是誰？」

丁駝子却並不回答，然而，他的身子，却在不住地震抖起來，黃鷹又說道：「咦，老丁，你怎麽在發抖啊？」

丁駝子道：「你……看，又要打架了我……我最怕打架。」

黃鷹作出了一個不屑的神色，道：「不中用，我才不怕哩！」

黃夫人望定了那麗人，冷冷地道：「你就是僭佔抱玉莊的戚金花麽？」

那麗人「格格」一笑道：「是啊。」

她在講話之際，有着一股說不出來的媚態，黃夫人一提手中長劍道：「你快滾，快帶你那些狐羣狗黨，離開抱玉莊！」

戚金花又是一笑道：「黃夫人，我在這裏住了好幾年，我可不怎麽想走。」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劍斷 情未斷（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個少年男女楊晞、韋玉棠、麥青青相約遨遊廬山，本來三人都不認識，楊晞是撫州人氏，父親是城內富翁，又是贛中有數的武林高手，他在懷橫山下遇到了韋玉棠和麥青青，因年紀接近，便提議結伴到廬山一遊，韋楊二人都愛慕麥青青，互相爭奪，成爲情敵，趁麥青青去打獵野兎，二人相約比武奪美。麥青青回來後，不見他們便四處找尋，又碰到另一名貌醜少年馬天養，因避他追逐而跌下懸崖，攀住山籐沿下去，見有山谷，一邊寫着「埋劍谷」，一邊寫着「埋情谷」，又見一個石洞寫着「無情洞」，沿石洞而入，看個究竟……

巧食仙菓　誤認恩人

馬天養抬頭一望，入目全是綠油油的樹木，那是有人？他吃了一驚，問道：「你，你到底是……是誰？」他本想問發話之人是人還是鬼，但話至咀邊，又不敢問，只得改口問名字！

那聲音好像自天上飄來：「我的名字已忘記……我是本谷的主人，你爲何闖來這裏？」

馬天養站了起來：「我老婆在山上跌下來，我是來找她的！」

「她爲何會跌下來？」

馬天養却不蠢，期期艾艾地道：「山上有霧，她是失足跌下來的，我用山籐吊下來……」

「你們沒看見石碑麼？」

「沒……沒有！」

「她什麼時候跌下來的？」

「早上！」

「你站着別動！」

此後再無那人的聲音，馬天養大聲叫了起來：「喂，你在那裏？我要找我老婆，你聽見沒有？」他不斷去樹後轉動，就是找不到人，直累得他大汗淋漓才停止下來。

過了一陣，那聲音又自上面飄了過來，聲音却比上次遠了不少：「我叫你別動，你爲何又四處跑了？哼，這是『天羅地網正反八卦迷踪陣』，是你能够闖得了的麼？」

馬天養有點發楞，這一大串名詞，他不但不明所以，而且連聽都未聽過，那人顯然亦不想多作解釋，續道：「你妻子不在谷內！」

「她明明是跌下來的，我沒騙你……也許她已離開了……你快放我出去，我要去找她！」

「你叫什麼名字，你妻子又叫什麼名字？」

「我叫馬天養，我老婆叫麥青青，她長得像仙子一般漂亮！」馬天養頓了一頓，問道：「你今早沒看見她？你一見到她，便不會忘記……」

「閉嘴！」那人顯然極不耐煩，「我沒有見到她，也許她到埋情谷去了！」

「哦，便是對面那一片岩石，你快放我出去，我去找她！」

「哼，你眞是不知死活，無情仙子是輕易能惹得的麼？」那聲音一落，不知如何，樹林內的光綫突然亮了許多。「你左七右三，再右七左三地向前走，可不許走錯一步，否則你便別想再出來了！」

馬天養對這座樹林早巳心生害怕了，連忙唯唯喏喏應之。把那人的話想了一遍，依言先向左前方跨出七步，再向右前方跨出三步，接着右七左三，不久眼前一亮，景物豁然開通。

他依法再走了一次，便到了樹林外，只見外面綠草如茵，野花似錦，他不由發出一陣歡呼聲！

「你要不要你妻子？」

馬天養抬頭一望，這才見到山壁前立着一位青袍客，那人臉目死氣沉沉，身裁頎長，却看不出他的眞實年齡。

馬天養慢慢走前，道：「你便是此谷的主人？」

青袍客說道：「這谷一分爲二，這邊是我的，叫埋劍谷，石子路的那邊，叫埋情谷，谷主叫無情仙子！你叫我埋劍谷主吧！」

馬天養自師父口中知道他的厲害，恭恭敬敬地叫道：「谷主！」

青袍客凌厲的目光突然停在馬天養的臉上，冷冷地道：「你站穩了！」

馬天養給他看得心中發毛，囁嚅地道：「谷主這是什麼意思？」

「你運好功了沒有？我拂你一袖，你

若退後超過三步的，便別想去見你的妻子了！」

「我……晚輩不敢……」

青袍客目光更加凌厲。「看來你是不要妻子了！」

「要，要！」

青袍客聲音凌厲。「你若是愛你妻子的，爲她作了一些犧牲，乃是天公地道之事，哼，我看你也是假仁假義，不知情愛爲何物的畜生！」

馬天養吃了一驚，忙道：「前輩快試就是！」說畢立即運起功來，把「甲木神功」佈滿全身。

青袍客見他臉上泛起一層青氣，忽然目露殺機，倏地拂出一袖，只見一股凌厲之至的是風自袖底湧出，襲向馬天養！

袖風刮得地上的青草一齊彎腰，野花碎裂，迎風而飄。

馬天養如遭巨木所撞，五內氣血一陣翻騰，雙脚一虛，連退三步，上身仍然搖幌不已，他揚起青袍客的話，咬緊牙關，極力挺住，不讓雙脚再向後退！

袖風漸止，馬天養道：「谷主……」話一出口，嘴角便淌下一行鮮血，原來他硬挺之下，內腑經巳受了傷！

青袍客厲聲問道：「東方明是你什麼人？」

馬天養臉現驚恐之色，未知凶吉，一時之間，不敢答復。

「你是他徒弟是不是？難道他沒警告你，不准來此谷麼？」

馬天養見身份被揭，只得硬着頭皮道：「不錯，家師正是東方明，他臨死之前，一再交代晚輩不許踏進此谷一步！」

「那你又怎敢違他遺命？」

「因爲，因爲我妻子……青青跌了下來！」

青袍客目光稍歛，半晌又問：「你可知你師父爲何不叫你報仇？」

馬天養想了一下，囁嚅地道：「因爲晚輩武功與谷主相差太遠……」

青袍客冷哼一聲：「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那次他本就該死在我手中，不過我一念之差，放走了他，但却有一個條件，不得把我的身份及此谷的一切洩露出去，而且終生不得踏進此處一步，包括他的徒弟徒孫在內！」

馬天養吃驚地道：「家師沒有提及這件事……我，我若不是爲了找老婆，也不會踏進禁地，更不會下來此谷……」

青袍客又問道：「你眞的很愛你的妻子？」

馬天養用力地點了點頭：「我一見到她，便，便一直跟着她了……」

青袍客那裏知道他心中的一直跟着她，到底有多長的歲月，更不知所謂老婆是怎麼一回事，只覺此人臉目雖然醜陋，但却是痴心漢子，目光倏地一變，幽幽一嘆，道：「念在你是爲了救你妻子的份上，我這次便不殺你，不過你得發個誓來，不得把我的行踪洩露出去！」

馬天養那有不肯之理？連忙發下重誓，青袍客道：「你站在這裏稍候一下！」

馬天養惘然地站着，青袍客走了兩步，忽然又停了下來，心中似有一件極之難以決定的事去糾纏着。過了好一陣，才見

他長長吸了一口氣，抬頭看了青天一眼。此刻日正中天，可惜山霧濃密，陽光射到山谷已甚柔弱，馬天養不知道這山谷上的白霧是否有散去的一日！

青袍客忽然躁躁足，似乎有了決定，然後向埋情谷走去，到了中間那條石子路才停了下來。他運起內家眞力，把話音凝成一綫送了出去：「無情仙子，在下今日來討債！」

馬天養十分詫異，不知無情仙子欠了這青袍客什麼債，只聽青袍客又叫了一遍，那邊却尙未有回音！

× × ×

麥青青忽被一道强光刺醒，她緩緩睜開雙眼，才發現自己睡在草地上！她猶疑了一下，伸手拍拍自己的腦袋，暗問一聲：「我還未死麼？」

沒有人答覆她，不過眼前的景物，與相傳中地獄景象全不相同，料尙在陽間。她再吸了一口氣，坐了起來，這才發現這片草地只有三四丈見方，前後都是岩石，估計是在無情洞的另一端。

「請問仙子何在？」

「丫頭你醒來了麼？」前面那片山岩突然現出一個洞來，洞口盤膝坐着一個白衣女子，這女子面上掛着一層白紗，看不到五官，隱約見到的臉龐，却甚秀麗。

「仙子……晚輩在山上失足跌了下來……無意中騷擾仙子的淸修，請仙子原諒，放晚輩一條生路！」

無情仙子道：「我若不放你一條生路，你早已死在無情洞內了！」

麥青青大喜，道：「多謝仙子！」

無情仙子問道：「你知道我爲何要留你一條小命麼？」

麥青青默默地搖搖頭。無情仙子道：「因爲你跟我一樣：無情！」

麥青青一怔，脫口道：「我無情？」

「你若不是無情，在死神的威脅下，又怎會心如止水，對生無所戀，對死無所畏懼？」

麥青青呆呆地說道：「這樣便是無情麼？」

無情仙子格格笑道：「當然！經常闖進來的人，都怕死得很，不斷哀求我，哼！我反而不讓他們活下來！這一十八年來，只有你一個人跟我一樣！」

麥青青問道：「仙子在此，已住了十八年？爲何無情，你便不殺他，有情便要殺？」

「有情的人，痛苦得很，讓他們活下來，豈不是害了他們？只有無情的人，才有活下來的價値，因爲這世間已經沒有任何事可以令他們痛苦了！」

麥青青只聽得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這席話，她簡直聞未所聞，隱隱覺得不對，但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反駁她的理由來！

無情仙子道：「你不相信自己是最快樂的麼？」

麥青青想起自己這十七年的生活，雖然快樂，但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不管如何不無遺憾，當下輕輕搖頭。

無情仙子聲音一變，冷冷地道：「你若不信……嘿嘿，眼前便有一個最好的例子……」

麥青青問道：「什麼例子？」

「我叫無情仙子，顧名思義，乃是天下最快樂的人，可以爲所欲爲，無需顧及情義，但對面那埋劍谷的主人，却是個多情的人，被情煎熬了十八年，嘿嘿，他四十歲還不到，却像七八十歲的老頭，整天長吁短嘆的！還有，十五年前，他的頭髮便已白透了，若不是谷中長了不少老年何首烏，哼，他那一頭煩惱絲還會這般烏光滑亮的麼！」

無情仙子語氣之中，對埋劍谷主頗多揶揄，但麥青青不知爲何對這位未曾見面的埋劍谷主却有一份好感，她心想多情的人，一定是個好人，無情的人，也許會活得比較快樂，但心腸必定比鐵還硬！

想到此，麥青青對無情仙子忽生一股恐怖之感，只望能早點離開此處，當下道：「多謝仙子不殺之情，晚輩尙有朋友在山上，請仙子指一條出谷的明路，俾晚輩能盡快與朋友相會，則大恩大德沒齒難忘了！」

無情仙子忽然大笑起來，麥青青訝然問道：「前輩有何好笑？」

「我放你一條小命，不等於要放你離開！」

麥青青吃了一驚，道：「前輩要……要留晚輩在此？」

「不錯！既然大家都無情，留你下來作伴，大家都有趣，何樂而不爲？」

「前輩在此已生活了一十八年，爲何到現在才要找人作伴？」

無情仙子身子一抖，厲聲道：「你到底肯是不肯？」

「晚輩尙有師父，朋友，怎能就此一生在此渡過？」

「哼，這樣說來，你的情尙未泯，活在世間尙有何用！」

麥青青忍不住道：「有情的人才該活下來，無情之人活在世上，又有何用！」

無情仙子暴喝一聲：「放肆！」只見她身子撲簌簌亂抖，一襲白袍獵獵作响。

「我問你，人在世間所求何事？」

麥青青略一沉吟，答道：「不是求仁，便是求義！」

「若世間無人，要仁義何用？」

麥青青一怔，這句話她想都未曾想過，還那裏答得出來？

無情仙子冷笑一聲：「人生於世，所求乃快樂耳！若要快樂，豈能有情？」

「照前輩所說，豈不是爲了快樂，便可以爲所欲爲！」

「正是如此！」

「這樣天下間尙有是非正邪麼？」

「若只剩下一些無情之人，又有什麼所謂是非正邪？大家都一樣，認爲他們是正，便全部是正；認爲他們是邪，便全部是邪！」

這是一套歪理，使麥青青答不出來，只聽無情仙子續道：「你若留下來，便會變成一個快樂的人，何必貪戀塵世間的痛苦！」

麥青青心頭一動，忽然笑了起來：「仙子如此關心晚輩的快樂與痛苦，豈非也是有情？你要人作伴，也是情未盡……」

無情仙子身體抖得更急劇。「說得好，爲了我的快樂，今日只好殺你了！」

話音一落，原式不變，身子忽然自石洞中飛了出來，袍袖之中，伸出一隻粉藕似的手臂來，食中兩指併起如戟，遙指麥青青的心窩！

麥青青吃了一驚，忙不迭閃開，豈知無情仙子右腿一沉，脚尖在地上一點，斜追上去，左袖倏地貼地拂出，正中麥青青的「足三里穴」，麥青青脚一軟，一跤摔倒，心中暗叫：「吾命休矣！」

無情仙子目光孕滿殺機，身子一停，右手手指微一作勢，便待戮下。就在此刻，埋劍谷主的聲音已經傳來：「無情仙子，在下今日來討債！」

無情仙子身子一抖，目光同時一變，手指一曲一彈，發出一縷指風，封住了麥青青的厤穴。「臭丫頭，等下我再來泡製你！」

此刻，埋劍谷主的叫聲又再傳過來，無情仙子吸了一口氣，發動丹田眞氣，也把話送了過去：「你大呼小怪作甚！莫非練功已至要緊關頭，要我給你一枚『三葉朱菓』？」

「不是，請問仙子一件事，今早是否有一位小姑娘到你那邊去？」埋劍谷主的話送到這邊，仍然字字清晰，彷似就在耳邊交談一般，麥青青心中暗暗佩服。

無情仙子冷哼一聲，道：「這種事與你何關？」

「自然有關，請仙子答話！」

「笑話，我爲何要答你？」

「你忘記在下剛才所說？在下是要討債的！你不會毀諾吧？」

無情仙子怒道：「放屁！我無情仙子雖然無情，却最重信諾，普天下，有誰不知……除了一個人之外……」

「如此甚佳，請答！」

「是有一位小丫頭闖了進來！」無情仙子瞪了麥青青一眼，答道：「就不知是不是你要的人？」

「她叫麥青青，請問……」

無情仙子見麥青青眨眼，問道：「你叫麥青青？」

麥青青應是，無情仙子回音道：「她在我這裏，你有何要求？」

「放她離開！」

「姓谷的，你眞的不想要那枚『三葉朱菓』？這丫頭是你什麼人？看年紀又不像是你的舊情人……」

埋劍谷主的聲音有點不悅。「只要你放人，其他的不必多說！」

「不，我得跟你說淸楚，我放了她之後，我欠你之債便算還了！」

「這個自然，希望你莫食言！還有，請告訴麥青青，說他丈夫在山上等她！」埋劍谷主說至最後，聲音已弱，似已經離去。

無情仙子問道：「臭丫頭，你已經有丈夫了麼？哈哈，有丈夫而不想念他，你果然是個無情人，唉，可惜那姓谷的爲你求情，否則我眞的捨不得放你離開！」

麥青青暗道：「捨不得我離開？哼，你剛才還要殺我哩！」

無情仙子忽然問道：「你跟那姓谷的是什麼關係？」說着，解開了麥青青的厤穴。

麥青青心中也十分奇怪。「晚輩不認識任何姓谷的人，晚輩尙是小姑獨處，沒有……」

無情仙子一愕，道：「姓谷的怎會這般糊塗？莫非他找錯了人？但天下間雖有同姓同名的人，而這個人又同時會進來我這埋情谷，是沒有可能！」

麥青青問道：「仙子，『三葉朱菓』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枚山菓，十年開花，二十年才結出一枚菓子，這種菓樹只有三塊葉子，菓實是朱色的。練武的人，吃了它可以帮助眞氣運行，運氣衝關，增加功力！」

無情仙子負手在背，在草地上邊踱步，邊悠悠地道：「這枚朱菓起碼可以抵他十年的苦修！說淸楚一點，他若服下這枚朱菓，七天之後便可以離開這死谷，否則便得多等了十年了！」

麥青青吃了一驚，她實在不知道這枚「三葉朱菓」對埋劍谷主的影响這般大，而她又不認識他！

半晌，麥青青才問道：「他爲什麼要埋劍在這谷中？」

無情仙子輕蔑地一笑。「哼，他多情嘛！多情自古空餘恨，活該！」

麥青青心情激動，誠懇地道：「仙子，請你叫谷大俠收回成命吧！晚輩情願留下來陪你！」

無情仙子一怔，難解地道：「你到底是有情，抑或是無情！你眞的肯留下來陪我？」

麥青青幽幽地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晚輩自然不想留下來，但爲了自己的自由，反要累別人多受十年的痛苦，晚輩寧願自己痛苦！」

無情仙子嬌軀抖個不停。「想不到世間有這般多的瘋子！」

「谷大俠一定有愛人在山上等他，他應該立即去找她，要他再等十年，那實在……啊，他已等了十八年，再過十年，他多少歲了？」

無情仙子厲聲道：「你爲何同情他，不同情我？」

「你……」麥青青本想說你既無情，又自稱是最快樂的人，我要同情你什麼？可是見她此際的神態十分激動，話至嘴邊，又嚥了下去。

無情仙子抖了一陣，忽然又笑了起來，笑得十分淒厲。「姓谷的，你自命多情，我便讓你再嚐嚐相思的滋味，嘿嘿，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他若眞有此襟懷，多等十年又有何妨！」

麥青青見她話音十分狠毒，心頭發毛，又見她轉頭望着自己。「你要爲他留下來，嘿嘿，我爲何要讓你快樂？我要你一生痛苦，今生今世都要爲他不安樂，起碼這十年，你一定活得不快樂！」

「你心腸好毒！」

「我只恨我毒得太晚了，若一早便毒，又怎會有今日！」無情仙子喝道：「你立即給我滾！」

麥青青猶疑了好一陣，終於站了起來，向山岩走去，無情仙子又道：「回來，那裏是入口，這裏才是出口！」她指一指她剛才出現的那個石洞。

麥青青默默地轉過身去，慢慢走進那石洞。石洞並不深，不久便到了盡頭，無

情仙子的聲音在背後响起：「站着！」

不知她手指在山石間如何撫弄，只聽「刷」地一聲，麥青青面前的一塊大石忽然彈開，露出一個洞口來，陽光照了進來，帶着幾分溫暖。

無情仙子袖子一拂，一股袖風向麥青青後背湧去，麥青青被彈出石洞，待她轉過頭來，山岩已恢復了原狀，那洞口已不見。

她發了一陣怔，不知有誰冒認自己的丈夫，去求谷大俠，她只想去見谷大俠一面，她甘願陪谷大俠十年！

麥青青主意打定，便打量周圍的環境，這處大概已近山脚，抬頭望去，山峯却隱在白霧中，她忘了飢渴，向上攀登。

× ×

埋劍谷主見無情仙子已經答應，便退了回去，道：「馬天養，你回去吧！」

「我老婆還未出來！」

「出口在另一邊，無情仙子一定不肯放她來此與你相會，你從我那邊出去吧！」

埋劍谷主帶着馬天養走向樹林。

他入林之前，在外面搬動了幾塊石頭，然後拉着馬天養進去。這次林內的景象與剛才大不相同，林淺樹疏，林後也是一堵山壁，山壁筆直，高約十餘丈，埋劍谷主伸手在壁上一摸，山壁立即現出一個石洞來。

「你從這裏出去，便到外面了！記着，不許把這裏的一切洩漏出去！第二，若讓我知道你對你妻子不好，必取你狗命！快走！」

馬天養早恨不得早點去找他「老婆」了，應了一聲，便低頭鑽入石洞。

那石洞深約丈餘，出口已近山脚，不過由於一個出口在東，一個在西，所以他看不到麥青青，何況兩者之間，尚有不少山脊石頭攔住，馬天養走到另一邊，却不見有麥青青的芳影，抬頭望去，上面又是一片白茫茫，他等了一下，便也慢慢攀登上去。

他一口氣爬到上面禁地石碑前，既不見麥青青，連楊晞與韋玉棠也不知去了何處，却不知麥青青已早他幾步，走進禁地，到了崖邊，發現有根山籐掛着，她心頭大喜，立即抓住山籐，滑了下去。

× × ×

埋劍谷主在馬天養離去之後，關回石門，喃喃地道：「為何她那邊的『三葉朱菓』會成熟，我這邊却不會！」他目光無意向石壁下望去，身子忽然定住了！

接着便見他快步跑了過去，只見山壁下泉水之旁，長着幾棵奇怪的植物，那植物高尺半，只有三片葉子，但菓子却比鴨蛋還大！

那幾棵三葉異草，全部長着一枚菓子，但菓子是青色的，只有第一棵的菓子是紅色的！

埋劍谷主目光大盛，喃喃地道：「這是什麼原因？啊，莫非天見可憐，教我早日與晴妹相會麼？」他忽然伸出顫抖的手摘下那枚朱菓，放入嘴裏咀嚼起來。

菓汁香甜，如飲仙漿，埋劍谷主知道有效，大喜若狂，立即打開一扇石門，走了進去，接着石門又關上了，他立即盤膝於地，練起功來。

× × ×

當麥青青再次滑落到埋劍谷時，已經黃昏了。這時候，若在山上，景物尚清，但在山谷中，已是一片漆黑，麥青青有點害怕，輕輕叫道：「谷大俠，谷谷主！」却沒人應她，她又不敢高聲張叫，生怕被無情仙子聽見，要遭她毒手！

麥青青輕輕嘆了一口氣，伸手入懷，這才醒起那根火熠子今晨燒烤野兔時，丟在山上，忘記取回，她在附近走了一下，依着水聲走去，到山泉旁，掬了一把水，喝了一口，只覺入口清甜，便忘情地喝了起來。

水入肚之後，她才又醒起今早至今未曾吃過一點東西，這時候，飢餓與疲勞一齊襲上心頭，麥青青把心一橫，就躺在草地上，不一陣便酣然入睡！

當麥青青醒來時，天已亮了。她一骨碌地爬了上來，只見綠草含着露珠，野花吐芳，精神大振，恣意欣賞了一番，才望樹林走過去。

那座「天羅地網正反八卦迷踪陣」，因為昨日埋劍谷主忘記佈回，是以麥青青長驅直進，毫無阻擋。出了樹林，麥青青來到那堵山壁之前，無意中發現那裏有幾棵異草，第一棵沒有菓子，而第二棵的菓子正在轉紅中，第三棵以後的菓子則全是青色的。

原來埋劍谷與埋情谷同樣都長着這種「三葉朱菓」，只因無情仙子的埋情谷那邊受陽光較多，所以她那邊的朱菓大都已熟了，而埋劍谷主這邊則從未一熟。這是因為朱菓固然喜陰好水，但仍需一定的陽光，雖然它要的陽光不能猛烈，但沒有陽光菓子便不能成熟！

這種「三葉朱菓」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它由出芽到開花要十年時間，到長出成熟的菓子又要十年，換言之，一共要二十年才能有所收成，但它的菓子掛在樹上，三年也不會腐爛！

雖說這種菓子吃了對人的功力有所增進，但只第一枚有效，多吃的只能延年益壽而已，是以數年前，無情仙子那邊的朱菓成熟之後，她只吃了一枚，尚有三枚掛在樹上，曾有一次，她無意中被毒蛇咬傷了，幸而埋劍谷主在旁救活了她，無情仙子便問他有何求，埋劍谷主答之暫時沒有，無情仙子便謂她欠他一次人情，什麼時候他要討債，只要開口便成！

無情仙子知道埋劍谷主一直在練一種上乘功夫，也知道他很想借朱菓以助其早日成功，可是却想不通，為何三四年的時間過去了，他都不開口求她一枚朱菓！

且說麥青青忽然發現那異草只有三片葉子，她想起昨日無情仙子所說的話來，暗道：「莫非這便是『三葉朱菓』？」

她心頭怦怦亂跳，埋劍谷主為了救她，而失去了一枚朱菓，原來他這裏也有朱菓，假如這枚朱菓能給他吃下，那麼不但埋劍谷主可以省却十年的相思，自己也不必因欠了他的債而不安樂！

心念剛落，她又想到了一個問題：「假如這是『三葉朱菓』，谷大俠怎會不知道？」

想到此，心頭冷了不少，但她仍作最後的努力，張口叫道：「谷大俠，谷大俠

！」她在谷中找了幾遍，都找不到人，心想：「莫非谷大俠送他的朋友出去了？」她坐在山壁前等候。

等了一陣，那枚朱菓已紅得像血一般，且由血紅轉為朱紅，麥青青吃了一驚。「這菓子看來快謝了，谷大俠怎地還未回來？」她那知道埋劍谷主正在她後背的山壁腹中？只是他練功正在忘我之境，天塌下來也不知道，何況是她的叫聲？

一忽，那枚朱菓已全部轉成朱紅色，極是誘人，麥青青腹鳴如雷，想道：「這朱菓尚有好幾棵，谷大俠要吃還有機會？這枚朱菓快謝了，還是不要蹧蹋它，吃了吧！」她手摘下那枚朱菓，放在嘴裏大吃起來。

那朱菓眞是好吃煞人，可是過了一陣，五內却發起熱來，而且頭沉脚輕，如喝醉了酒似的，麥青青吃了一驚，忙跑到樹後，坐在地上，後背靠在樹幹上。

不料一靠上樹幹，她雙眼一垂，便沉沉地進入夢鄉……

× × ×

日子對埋劍谷主似乎沒有一絲意義，眨眼間已過了七日，麥青青這才醒來。她自然不知道自己已「睡」了七天，只道過了一夜，醒來時，但覺精神極佳，體力充沛，而且體內似有一股眞氣在流竄。

麥青青見天色尚早，便盤膝坐在地上練起功來，轉了七個周天之後，那股眞氣才逐漸聽使喚，又再過了三個大周天，才把之納入丹田！

此刻，她體力更形充沛，數日不飲不食，竟無飢渴之感。麥青青散了功，跳了起來，不料一跳之下，高度竟然大出意外，她先是一怔，繼而大喜，叫道：「我吃的一定是『三葉朱菓』！」

她那裏知道，像她這樣，吃了便睡的，朱菓的功效最多只能吸收一半！

麥青青大喜之下，轉頭向山壁望去，只見第三株「三葉朱菓」的實果也已紅得發紫了！

「唔，谷大俠怎地還未回來？」麥青青忍不住又輕輕叫了起來，她那裏知道，埋劍谷主在昨日黃昏便已離開了！

麥青青在埋劍谷內等了一日，仍不見埋劍谷主回家，這時候她才想到一件事，為何埋劍谷沒有居所？也沒有一些日常用具？因此麥青青便仔細找尋起來，她認為埋劍谷主若不是住在一個極為隱蔽的地方，便是他已離開此谷，而且以後也不會回來，所以把一切帶走！

麥青青又再找了一日，這才死了心，拾了一根樹枝，在草地上寫了幾個大字：谷大俠，請吃三葉朱菓！

這幾個字，每個都有小桌面大小，估計如果埋劍谷主一回來，一定能立即看得到！

弄好這一切，麥青青才一躍而起，抓住一條山藤，慢慢向上攀登。滑下來容易，要爬上去可困難了，由谷底至峯頂是有近百丈，麥青青慢慢爬上去，起初還不覺得怎樣，後來便漸感吃力了，幸而山壁不時有立足之處，可供其休息。饒得如此，待她爬到峯頂，一對玉掌早已磨破了！

她低頭向下一望，連自己也難以置信可以這樣爬上來，不過若非因為機緣巧合

，吃了一枚「三葉朱菓」，縱使她心有餘也力不足！

麥青青休息了一下，便開始下山。她在路上一直在注意山上的遊客，但終不見楊晞與韋玉棠的影子，但幸而亦沒碰到那醜八怪的馬天養！

到了山脚，她到寄放馬匹的一家茶寮去取馬，一問之下，才知道那馬已被楊晞與韋玉棠取去，而且他早已經離開八九天了！

麥青青幾疑聽錯，細問之下，才知道自己在埋劍谷中竟然睡了七日八夜才醒過來！

她吃了一點膳點，只得徒步前進。黃昏前，後面有三騎乘客跟在背後而來，麥青青心性純直，見他們不急于趕路，便問道：「請問三位賣不賣馬？我只要買一匹，要多少隨你們開價！」

一個長臉的漢子眼睛一翻，冷冷地道：「誰要賣馬？」

「我看你們反正不急着趕路……行個方便好不好？」

一個圓臉的道：「咱們行方便把馬賣給你，那麼又有誰給咱們方便，賣馬予咱們！」

麥青青撇撇小嘴，道：「不賣便算啦，囉囉嗦嗦！」

長臉漢子怒道：「臭丫頭，囉嗦的是你，可不是咱們！」

另一個手提摺扇，臉皮白皙的道：「你倆別吵，這位姑娘也許有急事哩，咱們若辦得到的，助人方便，何樂而不爲！姑娘，請問你是不是有急事待辦？」

麥青青粉臉發熱地點點頭。「我要去找個人！」

「找誰？」

「這人我只是慕名，未曾見過臉！」

臉皮白皙的漢子仰天打了個哈哈。「在下蘇明溪，願與姑娘做個朋友，請問姑娘是不是要去德化？」

德化離廬山約五十里，離此尚有二十多里，麥青青不置可否地點點頭，又搖搖頭。

那蘇明溪又自作聰明地道：「如此在下知道了，姑娘一定是趕着去德化城郊的石家莊！但石老英雄的壽筵可是在明日嘛，奚事這般急乎？」

麥青青忖道：「未知他說的石家莊莊主是不是石陵磯石老英雄，若是的話，我倒也該去向他老人家拜壽！能得師父她老人家敬佩的，可沒多少個！」當下淡淡地道：「你不見天快黑了麼？」

「不急不急，還來得及進城！」蘇明溪跳下馬來，「請姑娘上馬！」

麥青青問道：「你要賣多少錢？」

蘇明溪笑道：「同道中人，區區一匹馬何必客氣！」

「這可不行的，我不能白白要你的東西！」

「那麼，請姑娘到了德化城再還給我吧！」

「那可多謝了！」麥青青向他行了一禮，輕輕躍上馬背。

「不知姑娘師出何門，貴姓芳名？」

麥青青道：「家師人稱『梅花姥姥』，小妹姓麥，雙名青青！對不起，小妹要先走一步了，到了石家莊再把這馬還給你們！」言畢催馬而行。

走了一程，只聽後面馬蹄聲响，麥青青回頭一望，但見蘇明溪策馬狂追而來，遠處尚有一騎，上面却坐着兩個漢子，原來叫同伴同坐一馬來，讓他追上來。

「麥姑娘且等一等，咱們一同進城去吧！」

麥青青微訝地道：「你們剛才不是慢條斯理的麼？」

蘇明溪微窘，但他眼珠子一轉，便苦着臉道：「在下舊患突然發作，只得趕着入城買藥！」

「原來如此！」麥青青對他寄以同情。「如此請蘇少俠，跟在小妹後面吧！」

黃泥道上策騎，風沙撲面而來，麥青青馳在前面，蘇明溪自然比較舒服，但他嘴角却浮上一抹狡笑。

他倆一路不停，馳到德化城已是黃昏日落。蘇明溪道：「麥姑娘，現在天色已晚，咱們明天才去石家吧，在下去買藥，請姑娘先到客棧賃幾間房子，在下怕這幾天人多，等下可不好找！」

麥青青點頭而去，蘇明溪則去買藥，麥青青走了好幾家客棧，才找到一家有三個房子出賃的，她便賃了下來。過了一忽，蘇明溪找了上來，把藥交給店小二拿去熬，麥青青出店去買劍，又買了一匹白色的駿馬，這才喜孜孜回店。

姑娘家喜潔，麥青青已十多天未曾洗澡，一入店立即吩咐小二準備湯水。

當她仔細洗掉身上的污垢之後，房門「格格」地响了起來，麥青青吃了一驚，抓起衣服掩在胸前，問道：「誰？」

「麥姑娘，在下是蘇明溪！晚飯已送來，請姑娘一齊進膳！」

麥青青匆匆穿好衣服，只見蘇明溪穿了一件乾淨的衣服，顯然已經過梳洗，輕搖摺扇，道：「請姑娘賞光，飯菜在在下房內，姑娘若怕不便，不如叫小二改送你房中！」

麥青青只覺盛情難却，便紅着臉道：「隨便……」

蘇明溪一副受寵若驚的神態，拱手道：「請！」

到蘇明溪房內，桌上已擺了酒菜及兩副杯筷，蘇明溪把房門洞開着，請麥青青坐下，自己則坐在對面。

「蘇少俠，怎不等你的朋友來才一齊吃？」

「不必啦，在下陪姑娘先吃，等下他們來了，再陪他們喝酒！」蘇明溪言畢替麥青青斟了一杯酒。

麥青青道：「小妹不會喝酒……」

「姑娘喝過沒有？」

麥青青搖搖頭。蘇明溪笑道：「你既未曾喝過，又怎地不會喝？何況在下只想敬姑娘一杯，以示咱們友誼的開始，姑娘可以淺嚐即止，在下絕不怪你！」

蘇明溪言畢舉杯道：「祝咱們友情長遠，爲正義多貢獻幾分力量！」

這句話既豪氣又瀟洒，麥青青有點感動，不由也舉起杯來，不料忽有一個冷峻的聲音傳了進來：「這杯酒喝不得！」

蘇明溪臉色一變，喝道：「是那個鼠輩，還不給蘇某人滾出來！」

「蘇某人？哈哈哈，你不是姓蘇，姓湯！」

蘇明溪臉色一變再變，忽爾堆下笑容，對麥青青道：「縮頭烏龜之輩，咱們何必與他計較，沒的辱沒了咱們的身份！來乾杯！」他重新舉起酒杯！

麥青青略一猶疑，終於也舉起杯子來，就在此刻，只見白光一閃，麥青青手中的酒杯已「波」的一聲碎裂，酒水洒了一桌。

蘇明溪勃然色變，推席而起，示意麥青青站在一旁，喝道：「是誰暗箭傷人？還不給少爺滾出來！」

話音甫落，只見門口已多了一個灰袍客，此人年在四十，臉目頗爲英挺，瀟洒地拂一拂袖，道：「湯明溪，你們三個採花大盗自川西來此，便以爲沒人知道你的底蘊麼？乖乖留下一隻手臂，便放你一條生路！」

「閣下是誰？含血噴人，算是什麼好漢？」

「你莫問我是誰，我是不是含血噴人你自己知道，由你入藥店買春藥，到你把春藥傾在酒壺內，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麥青青驚呼一聲，湯明溪自知身份已暴露，摺扇在左掌心中一拍，只聞「嗤嗤」一片亂响，扇當中射出一蓬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來，直奔那灰袍客的胸膛！

灰袍客冷冷笑一聲，衣袖一捲，那些淬毒鋼針已不知去了何處！

湯明溪一射出毒針，身子便飛了起來，却不是向前而是向後，後肩撞破窗櫺，人如蛇兒般，一縮一滑，便落在窗外！

灰袍客衣袖突然暴揚，那蓬鋼針向窗口射去。「原物奉回！」

只聽外面傳來「哎唷」一聲，灰袍客不慌不忙地射出窗去，麥青青懷着忐忑之心走前，舉目望去，已不見了那兩人的踪影！

過了一忽，灰袍客自屋頂跳了下來，問道：「小姑娘，你沒事吧！」

「我沒事，多謝大俠相救之恩！」

灰袍客冷冷地一笑。「谷某平生最恨這種三下濫的採花賊！姑娘沒事便好，不要多謝，後會有期！」言畢他身子忽然拔起，凌空一個轉折，半射落屋脊，長嘯一聲，踏瓦而去。

他輕功高超，而且姿勢瀟洒美妙，麥青青竟看痴了，良久她才瞿然一醒，喃喃地道：「他莫非便是埋劍谷的谷大俠？」

當下忍不住問道：「谷大俠谷大俠！」麥青青躍上屋瓦，但見那灰袍客早已去遠，只剩下一道淡淡的影子！

晚風微吹，在此初秋時節，令人有清爽之感，可是麥青青的心忽然亂了，喃喃地道：「他，他又救了我一次……我，我一定要找到他，當面向他多謝。」

灰袍客早已沒了踪影，麥青青這才悶悶不樂地跳落地上，返回自己的房，也不吃飯，和衣躺在床上，腦海內一片空白，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擁着枕頭入睡。

她醒來之時，天才朦朦亮，她把頭枕在手臂上，想道：「他會不會去石家莊？」心頭一跳，倏地翻下床來，吩咐小二打水，刻意梳洗了一番。

梳洗之後，天已大亮，麥青青出去吃早點，又到成衣店買了一件翠綠色的裙子，一件杏色的上衣，返回客棧更衣之後，又對鏡梳了一下，最後才取出一枝銀簪，小心翼翼地插在髻上。

她擁鏡自憐，今日的麥青青如一株盛放的水仙花，清麗芬芳，令人陶醉，連她自己也覺滿意，她放下鏡子，喃喃地道：「石老爺子是師父敬佩的人，我可不能像個野丫頭般去給他老人家拜壽！」

麥青青出了客棧，又到街上買了一份禮物，問明了石家莊的方向，策馬而出，她心情十分異樣，馬速忽快忽慢，連她自己也分不清此去是因爲代師傅向石老爺子拜壽，還是爲了找尋那埋劍谷主。

石家莊在德化城西五里，馬行較快一眨眼便至。到了莊外，麥青青下馬投上拜帖，奉上壽禮，那馬匹自有專人伺候，又有人領她進去。

石陵磯名氣雖大，但家境却不太富有，石家莊也不單是他石陵磯個人的產業，還有他的一些堂兄弟，不過，由于他孚衆望，今日是他的七十大壽，大家都把家內的地方騰了出來，以應付自各地而來的賓客！

石陵磯年青時當過京師震遠鏢局的總鏢頭，後來又當過鄱陽湖三十六家水寨的總寨主「九頭鯊」潘浩祥的私人助手，秉公處事，博得水陸兩地綠林好漢的好感；其後又協助「中原大俠」齊雲燕創立「劍魂堡」，因此也可以說，只要曾經涉足江湖三頭兩日的，便罕有未聞其大名者！

而石陵磯與他的朋友也知道今日來此的人不但多，而且品流必定複雜，爲防萬一，石陵磯一早便修書向齊雲燕商借他「劍魂堡」的三十六金劍客中的十八個來作一種「挑戰」糾紛的力量！

齊雲燕自然一口答應，而且在三天前便親自率領十八個金劍客來石家莊準備一切了。

閒話表過，且說麥青青走進大門，舉目所見都是虎背熊腰的漢子，像她這等年紀的女子則極其少見，是以她不禁有點靦覥！

她舉頭偷偷留意一下周圍的人，亦沒有一個是昨夜出現過的灰袍客！

庭院中已擺滿了桌子，廳上的位子自然不是麥青青這等身份的人可以涉足的。

那引路的漢子道：「姑娘若嫌這裏人多的，可到後面去！」

麥青青道：「大叔，你忙你的，晚輩自己慢慢找！」

那漢子只道她要找朋友，便點頭去了，麥青青在人叢中左盼右望，始終找不到那位谷大俠，心頭不由有點失望。

那些賓客見來了一位清麗絕色的小姑娘，都有點奇怪，不由多看了幾眼，麥青青紅着臉向後院走去，耳畔响着傳自背後的議論聲：「這小丫頭莫非來這裏找情郎的？」

另有人道：「不會吧，她才多大，她情郎的年紀可想而知，跟石老爺子可不一定會有交情！」

有個尖細聲音的道：「誰知道他情郎是老是幼，六十白頭翁娶少艾之佳事，誰未聽過？」

言畢衆皆哄然，麥青青又羞又怒，只

當作沒聽見，到了後院，才知道那裏實際上是個曠地，蓋了幾座竹棚，椅桌已齊，只是人還不多！

麥青青在此一個人也不認識，便默默地坐在一隅，她很後悔貿貿然來此！

過了一忽，賓客越來越多，麥青青忽然在人羣之中，找到了目的物——灰袍客！她精神立即一振，身不由己地站了起來，向前走了幾步才倏地警覺，連忙立定！

可惱的是偏偏讓那灰袍客看見，他向她淡淡地點了個頭，便轉頭與朋友寒暄。

麥青青粉臉通紅，沒來由的一陣惱恨，一屁股坐回椅上，待得發現旁人都在注意自己，她臉又紅了，同時覺得自己十分窩囊！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灰袍客向這邊走過來，她婷婷地立了起來，向他行了一禮，抱拳道：「昨夜多蒙谷大俠相救，我……我，我還未向你道謝……」

灰袍客哈哈一笑，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小姑娘太客氣了，嗯，未知姑娘是那位高人大俠的弟子？」

麥青青見他動問自己的出身，芳心一陣竊喜，說道：「家師就是人稱『梅莊姥姥』……」

「哦，原來你是昔年以一手梅花劍法，一手梅花鏢聞名江湖的溫老輩的高足，谷某有緣得識，榮幸之至！」

麥青青芳心又是一喜，道：「谷大俠認識家師？」

灰袍客道：「聞名已久，惜無緣拜識！若谷某沒有猜錯的話，令師今年已逾古稀，啊，眞是健如松柏啊！」

「是的，家師今年已七十六歲了！」

麥青青問道：「谷大俠，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埋劍谷的？」心中想到自己在那裏昏睡了七日八夜，假如讓他看到，豈不羞死時，粉臉又被薰紅了，雙眼如同籠上烟雨，閃着醉人的亮光。

灰袍客心頭怦怦亂跳，魂魄在這刹那，似已脫體飛上天，麥青青說些什麼，他根本聽不到，無從回答之下，又不敢再問，恐惹旁人的恥笑，便打了一個哈哈意圖掩飾過去。

不料，麥青青年紀輕輕，又是初出茅廬，是以仍問道：「你到底是何時離開的？你知不知道，我去找你哩……多謝你兩番救我……」

灰袍客心頭又亂了，迷迷糊糊地道：「谷某離開十天了！」

他信口胡謅，不料却歪打斜中，麥青青喃喃地說道：「其實你不說，我猜也猜得到，嗯，我聽無情仙子說，你有個心上人……」

灰袍客笑嘻嘻地道：「她已經死了，麥姑娘，我要去找一找昔年的舊友，咱們等下再談吧！」言畢頭也不回地走開了。

麥青青踮脚而望，却見灰袍客一擠直出後院，走向前堂，他忽然覺得背後也有個人向前院擠去！此人身材頎長，穿着一襲青色袍子，比灰袍客略高！

麥青青見灰袍客頭也不回地離開，心中忽然泛上一股莫名的失落感！

後院內的人聲越來越吵雜，人數也越來越多，說話聲此起彼落，但麥青青對周圍的一切却一無所覺，就好像此間除了她之外，便只剩下一個灰袍客，餘者全部是行屍走肉之輩！

遠處傳來了一陣鞭炮聲，四處都是歡呼的人羣，麥青青覺得自己好像是與他們毫無關連的人一般。

鞭炮聲停了之後，有人來請入席，麥青青等了很久，都不見灰袍客回來，才悻悻然隨便找了一個位子坐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壽星公在一位至朋好友的擁簇下走了過來，衆人舉杯高聲呼道：「願老爺子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石陵磯樂得哈哈大笑，頷下的白鬚掀動。「今日來此的，都是我石陵磯的好朋友，既是好朋友便都知道我不懂說話……石陵磯高興得很，也感激得很，沒有什麼好地方，好東西招呼好朋友，石陵磯十分慚愧，只望大家不要嫌棄，多喝兩杯粗酒，多挾兩箸劣菜！」

場中有人道：「咱們來此可不是爲了吃老爺子的酒菜，而是來拜候您老人家的，希望您長命百歲！」

「對對，石老爺子爲咱們綠林做了不少好事，沒有您咱們飛魚寨早就亡啦！」

「石老爺子，俺趙飛這條命，便是拜你所賜的，您還記不記得，昔日伏牛山之戰，那個被你抱着走了十多里的受傷青年，他就是俺！」

「老爺子，你爲武林立下的功勞沒人會忘記，咱們再敬您一杯！」

這話立即得到旁人的讚同，紛紛舉起杯來，呼道：「乾杯！」

後院的賓客人數最多，但在武林中的

江湖軼事

氣裏藏針

萬里傳·文

四十年前的大上海，有黑社會中最凶悍的組合，叫做「斧頭黨」。

因爲他們都以利斧爲武器，打羣架時，揮斧砍人如斬瓜切菜，無不喪胆亡魂，才被他們殺出凶名來的。

故斧頭黨橫行十里洋場一時，無人敢捋虎鬚。

可是，在民國廿六年之冬季，其時爲筆者尚未出生的前一年。先嚴旅次滬上，曾經在「一品香」大門口親眼看到一個怪人受四個斧頭黨的利斧圍攻之下，居然連噴四口氣，四個斧頭黨都倒在地上，那怪人從容地跳上一架白牌野鷄車，揚長而去。

當時大上海的報紙轟動全國的頭條新聞，就是「神秘俠噴氣傷人，斧頭黨慘遭毀羽」，也有附會該怪人乃神仙下凡，故意對無惡不作的斧頭黨示懲者。

據先嚴在場親眼目睹一切經過，雖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分鐘，只看到四個斧頭黨剛抽出四把雪亮的板斧，分站四面，揮動着斧頭，要對那被困在中間的怪人砍殺的刹那，那怪人只

從容地連續向四人張口鼓腮噴了一口氣，馬上四個人連續倒地不起了。眞是神乎其仙。

先嚴也是武林高手，但一向深藏不露。內功修爲，已經到了距離丈二之處置一燈炬，先嚴一口氣吐出，巨燭可以立即熄滅的地步！

假如是先嚴口內含了一　水或一口酒，以此內勁噴出，可以把一丈以內的人打得皮破血流。

因此，先嚴以爲那個怪人巳經錬成了「元炁」，才可以憑一口氣把四個凶悍的斧頭黨打得當場倒地。

先嚴自問不如，想上前招呼攀交已來不及了。

目送該怪人上車絕塵而去，只有臨風懷念，十分惆悵。認爲面遇高人，交臂失之。

事後，據說經過檢驗，該四個斧頭黨並未當場喪命，而被大家當作巳死亡了。

四個斧頭黨黨徒都是在頭面間中了一支長只寸許，細如牛毛的麻醉針而巳。

經過醫師拔出毒針，約四個小時，就自行醒轉了。

當時上海武林一致好奇，集會研討，大家一致公認此種麻醉針製作精巧，幸未淬有劇毒，只塗上麻醉藥汁，如果淬了毒，見血封喉，四個斧頭黨只好去向閻羅王報到了。

麻醉劑只是使人昏迷一段時間而巳。

上海的斧頭黨曾經爲此全力出動，到處找尋一個神秘人物「扳場面」，却不知如何，只氣勢洶洶了一天一夜，就偃旗息鼓，老老實實從此斂跡多了。

據說是斧頭黨的頭子在半夜醒來，發現一柄飛刀，插了一封柬，全部深插在他枕頭上一邊。如來來人要殺他，眞比反掌吹灰還容易。

那封短柬很簡單，大意是警告斧頭黨快改過前非，如不知悔改，當個個逐一擊斃！爲民除害云云。

人誰不怕死？殺人爲樂者，輪到自己老命隨時會被人殺掉之時，當然知道如何做了。

據先嚴說：這種細小的針，能由口中吹出傷人，也需要有相當內功，或者把針筒機簧放在口內，運氣震動機簧，射出毒針。

這是脫胎於苗人的「吹箭」與「針筒」方法。

苗人的嘴會吹箭與針筒，可以射出一至二丈之遠，連巨大凶猛的野獸，當之無不倒地，何況是中在人的身上？

據先嚴說：內功到了一定火候，咳唾吐出，亦可傷人、先嚴的援藝恩師之一「大癲和尚」就有一種功力。如果借物使力，不論是嘴含一口茶、一口水、一口酒、噴出去一丈之內，都有傷人威力哩。

地位也是較低的，但石陵磯並無因此而看不起他們，接過下人遞過來的酒杯，道：「石陵磯不逐個敬酒了，請好朋友們一齊乾吧！」

羣豪都是豪飲之輩，一杯過後，又再勸了一杯，石陵磯十分豪爽一連與衆人喝了三杯，羣豪興猶未足，石陵磯忙道：「請諸位坐下再說！」又回頭喝道：「快叫人送菜上來，有酒沒菜怎行！」

下人們立即忙碌起來，就在此刻，石陵磯的大子石孝仁匆匆忙忙地走了進來，輕聲在父親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石陵磯臉色一變，輕咳一聲，抱拳道：「諸位請恕石陵磯失陪一陣，等下再來與諸位朋友相敍！」言畢匆匆帶人離去。

後院羣豪見狀都有點奇怪，但也沒放在心上。

石陵磯率着兒子及幾位好友向前院走去，沿途都有人向他們打呼吸，石陵磯一一點頭爲禮，却沒駐脚。到了前院，只見齊雲燕臉色沉重，立在莊門後，石陵磯心頭一沉，需知若連中原大俠齊雲燕都覺得棘手者，事情必然十分嚴重！

「齊老弟，他們可是衝着老哥哥而來的……」

「石大哥，這點小弟自然知道，小弟也不怕他們，奈何他們都是少年人，可不好應付！」

石陵磯對兒子道：「孝仁，你也對付不了麼？」

石孝仁慚愧地道：「以一對一自然沒問題，問題是他們有三個人，但三個人加上來，年紀才在四十左右！」

齊雲燕道：「這三人練了一套劍法，似乎暗合三才六合的變化，不好對付！」

「他們可有說來此撒野的目的麼？」

「他們說要當着您的面才說！」

石陵磯實在料不到有人敢在他七十大壽時，當着天下英雄之面來找他的碴子，他年紀雖大，但寶刀未老，不禁有氣，道：「孝仁，吩咐打開大門，待爲父看看他們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大人物！」

莊門打開，立在門外的是三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人，這三人唇紅齒白，長相斯文，逗人喜愛，一對大眼睛骨碌碌地轉着，竟有幾分相像。「請問您便是此間老主人，石陵磯石老爺子麼？」

「不錯！」石陵磯冷冷地說道：「你們是誰家的孩子，竟敢來石家撒野！」

爲首那少年道：「欣賞老爺子，晚輩等自信不是來撒野的……」

石陵磯冷笑一聲：「難道是爲了向老夫拜壽？」

那少年搖搖頭，道：「也不是，晚輩三人只是來完成一件任務而巳！」

石陵磯一怔問道：「是什麼任務？」

「這任務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請石老爺子趁今日這個良機，宣佈金盤洗手，退出江湖！」

「第二個部份呢？」

「請老爺子順道勸賓客們投降，若不投降的，也請他們學您一樣，從此之後退出江湖，不理世事！」那少年說着臉上神色十分嚴肅，就像這件事是天公地義的！

石陵磯忽然捧腹大笑起來。「長江後浪推前浪，有種有種……」（未完·二）



江湖軼事

高陽生·文
可飛·圖

鄱陽孽龍

陰溝翻船　王爺中計

水滴滴，
水流流，
摘朵紅花插襟頭，
阿哥撑船撑得遠；
小妹駛船——
駛到白蘋洲，
現下鄱陽好水路，
拔起竹篙船自流。

歌聲清脆而甜潤，十分悅耳好聽，當然出自少女之櫻唇，盪漾夜空，餘音裊裊不絕。

今夜，月明星稀，金風陣陣，涼意侵人，却道天涼好箇秋。是深秋了，也可以說巳近初冬了。

這裏是鄱陽湖靠近大江相接處的曲折港汊間，兩岸蘆葦，長逾丈許，雖巳泛黃，仍是眼望不到天邊，不論是人是獸，一入其間，別想看到影子。

一葉木蘭舟，輕波雙槳，隨着歌聲，隱沒在水雲深處。

有霧！

先是輕紗宛約，一片朦朧，越來越濃了。漸漸濃到潑墨飛烟，目力只能看到週遭三尺之內。

一艘大號紅桅官船，破浪疾駛，由鄱陽湖出口入大江途中。

在它後面，是十二條「浪裏鑽」快船，以衆星拱月式的陣容作「人」字形緊隨那艘官船行駛。

在它的後面，相隔約三里左右，有一列巨舟排成兩行前進，當頭却是一艘全身烏黑，三枝合抱巨桅，上下共分四層的艨艟巨舟。後面兩行分列左右的二九一十八艘雙桅雙層的巨舟。

當頭那一艘巨船的正中巨桅之頂，掛着一枝一丈方圓的三角紅旗，旗的兩面，精工湘繡着一條黑色的巨龍，張牙舞爪，龍頭高昂，勢欲穿雲而去，又似對天狂嘯，栩栩如生，十分獰惡。

另二枝巨桅上也高懸長旛，各長一丈八尺，有斗大的字，龍飛鳳舞的狂草，一枝長旛上大書「替天行道」，一枝是「威揚七海」。

一旗雙旛，在金風吹拂下，迎空招展，獵獵作响！

凡是看到一旗雙旛的人，都會倒抽一口冷氣，再看到那麼多特別製造的「鐵龍衝」戰船，無人不知是「鄱陽孽龍」的陣仗。

人在江湖，尤其是靠水吃水的水路朋友，一看到一旗雙旛，無不肅然起敬。「鄱陽孽龍」四個字，能震聾人的耳朶！

本來，天下水路好漢，過去有「太湖赤蛟」與「洞庭雙君」，但是，五年前，「太湖赤蛟」魯天游「失踪」了，不久，「洞庭雙君」兄弟相殘，不知何事反目，血戰一場後，兩敗俱傷，宣佈退隱江湖，雄視三湘七澤的「洞庭帮」就風消雲散，瓦解冰消。

至此，「太湖帮」雖然有魯天游的女兒「龍女」魯小仙代掌帮務，但她忙於整飭內部，又分派得力手下尋覓乃父下落，巳談不到什麼氣勢了。

本來是「鼎足而三」的天下，現在，只有這條「鄱陽孽龍」稱孤道寡了，勢力日盛，自從四年前接受「詔安」，實際是投靠寧王宸濠之後，名正言順的担任負責漕運安全的責任，等於是吃「皇家飯」了，當然炙手可熱，別說「太湖」與「洞庭」已經式微了，就算仍如昔日威風，也非向吃「皇糧」的「鄱陽孽龍」低頭下氣，聽令行事不可。因此，「鄱陽孽龍」不止是水路之霸王，也是現在天下水路的唯一魁首。

寧王宸濠，早有異志，蓄謀而動。招兵買馬，廣納人才，他之與「鄱陽孽龍」勾結，保荐爲「漕運」安全之重任，也是一着狠棋，只要宸濠一旦起事，一聲令下，可以先由「鄱陽孽龍」控制皇糧漕運，不但所有的江南錢糧與鹽，禁止北運，全移到寧王帳下，還可由水路進兵，由運河直抵京畿，進可揮軍北指，退可封鎖大江，使明室大兵不能擅越大江天塹一步，則坐鎮南昌府的寧王宸濠就有泰山之安了。

也正爲這些原因，宸濠也特別重視這條「鄱陽孽龍」，不止禮遇有加，還暗結姻親之好，寧王的第五位「郡主」也嫁給了「鄱陽孽龍」的長子……

現在，他率領部下，傾巢而出，由老巢馳赴大江，乃奉到宸濠金牌急令，封鎖大江，所以他立即親自出馬，連夜動身。

在他們前面三里外的官船，則是奉宸濠金牌密令到鄱陽湖下令，並代表宸濠負責水路一切調度指揮全權的「匡廬五老」中的老么——也即是第五老「摘星手」匡攀。

如此勞師動衆，要緝拿的是一個重要人犯——王府逃妃！

因爲她不止竊走了王府的珠寶，價值連城，還偸走了王府「最高機密」，事關重大，非擒獲歸案不可！

宸濠爲了此事，不但出動了十分之八以上的高手，還親請「匡廬五老」連夜出馬，由五老中的老大與老二、老三、老四分爲四路，率領高手分頭追殺，又特別派出老么來協助「鄱陽孽龍」負責水路追截，水陸並進，何異佈下天羅地網？

水路，奉令：任何船隻，不分大小，只准進，不准出，也就是說：在令到之處，不論什麼船隻，只准進入江西境內，不准出境。

任何船隻，都必須經過水兵營的官船與「鄱陽孽龍」所屬的船隊隨時盤查，獲准通過，才可繼續行駛。

這樣，別說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就是一隻老鼠，也別想逃出江西了。

陸路，當然檢查更嚴，不止每一條驛路關卡奉令嚴查逃犯，連深山野嶺的羊腸樵徑，也分派高手日夜追截，封鎖。

寧王的密令，是生擒者，賞黃金萬兩，官陞三級，通令褒揚。逃犯拒捕而殺死者，賞黃金八千兩，也官陞三級。

否則，不論水路，陸路，如被逃犯漏網者，不管是那一處關卡失職，一律「提頭來見」。

因此，一夜之間，江西全境，水陸兩路，都人仰馬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現在，是第四天了；寧王宸濠又傳下八百里火漆文書，十二道金牌急令水陸兩路週知，已經查實逃犯另有同犯男人一名，就是「丹心劍客」王中原，「九宮派」血冠道人巳被逃犯殺死；手下傷亡很大，根據這種情況，逃犯除了有同犯王中原外，極可能另有同黨，嚴令水陸兩路特別注意，賞格也提高了，除了生擒正犯賞黃金二萬兩外，同犯王中原能生擒者也賞二萬兩，格斃各賞一萬五千兩，凡屬逃犯任何同黨，生擒者一律賞金萬兩，格斃者賞八千兩。

眞是破天荒的重賞了！不知多少人，在計算黃金多少折合白銀多少？如何使用這麼多錢了？

× × ×

「霜葉紅於二月花」！

這兒是「丹楓村」。正位於大湖（鄱陽湖）和大江（長江）交界處的「十八里灣」。

它在半山丘陵間，迤邐到山下平疇，靠近水邊，是綿延十幾里的蘆花蕩。

村民都是亦農亦漁的住戶，每個人家，都爲丹楓所圍繞，越是靠山，楓林越密，如由江面上遠看，照眼一片血紅，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也正是楓紅似火，燦若朱霞的季節。

蘆葦一陣波動，一葉木蘭舟停住了。

由舟上先後掠下三條人影，一少年，二少女，漁家裝束，遮掩不了他們的英挺與麗質天生，眞是金童玉女。

一落入蘆葦間，少年人急聲叫道：「老泥鰍出巢了！一定有大事！快稟告爹娘去！」

兩位姑娘嬌笑一聲：「阿哥，比一比，敢嗎？」

銀鈴嬌笑剛發出，嬌軀巳併肩升空，一掠三丈左右，嗅，竟是在蘆葦尖梢飛掠，只見她倆衣帶飄飄，好像蘆葦點水，海燕掠波，脚尖沾蘆葦梢頭，蘆葦不過低垂數寸，人已唰地過去二三丈了。

少年雙目精光一閃，朗笑一聲：「好男不與女鬥，爹娘不是再三告誡不可顯露形跡嗎？」

人也拔空而起，只見他時而左臂高舉，時而右臂斜揚，身形恍如迎風斜剪的燕子，又好像一支破空怒箭。

一位姑娘嬌笑：「又沒人釘梢，怎麼會露形跡，趕不上，認輸就算了，別賴皮呀……」

約一里許的蘆葦，三條人影，橫空掠渡，不到一炷香時分，二位姑娘雙雙落在沙洲上，同時回頭張望，半點動靜也沒有，只有風捲蘆葦，瑟瑟作响。穿紫色衫裙的姑娘格格地笑：「三妹，我們贏了，把二哥甩掉了……」

穿天藍色衫裙的姑娘四面張望一下，搖搖頭：「二姐，別太得意，二哥是出名的鬼精靈，就算我們先起步，也不能把他甩得不見影子……」

二姐跺跺脚：「我回頭看過，方才還看到他在後面，怎麼一下子不見了？一定是比不過我們，存心賴皮，躲在蘆葦內去了。」

話末了，突然幾聲淒厲的梟鳴，起自前面十丈外的柳林內，把她倆嚇了一跳。

三妹星眸一轉，啐了一口：「好晦氣，死夜貓子，二姐，我們比一比暗青子，妳用五毒砂，我用鐵蓮子，看誰先得手？……」人已騰空掠向柳林。

二姐一怔，忙道：「比就比——」

只聽林內乾咳一聲：「等了半天，不見兩隻雌兔子，咳咳，我可着涼了……」

姐妹倆聽了同聲嬌叱：「抓狐狸！打狐狸……」

雙雙飛撲入林。

一條人影，騰空而起：「兔子沒等到，來了兩隻母老虎……風緊，扯乎！」

一前二後，三條人影星飛電射，進入村落，直射半山楓林層層中。

倏地，一聲低喝：「站好！像個什麼樣子？」

一列竹舍茅屋之前的晒穀場中，一中年人負手而立，面容嚴肅，一男二女，應聲止步，同聲叫：「爹！怎麼沒睡？」

中年人不怒而威地道：「你們也不小了，怎麼還是孩子氣？亂跑個甚麼？我再三告誡汝等不可展露功夫，為何不聽？」

一男二女同時跪下，二姐說：「爹，二哥欺負我和三妹，我們才趕着他……」

少年恭謹地：「爹，是孩兒不對，下次不敢。」

中年人點點頭：「你們起來，我剛接到汝等爺爺飛鴿傳束，有十萬火急的事，已叫你們大哥和大姐由你娘與阿姨帶着趕去接應了，也通知了你們幾位舅爺，姑夫等立即動身……」

二姐忙問：「爹，那有什麼急事？這麼急的？」

少年忙道：「爹這麼說，又有爺爺飛鴿傳諭，當然有大事，爹，剛才我和二妹、三妹在水上看到有官船北上，老泥鰍親自帶船跟着去，就想到必有大事了……」

中年人點頭：「還是阿二比較懂事。茲事體大，依為父判斷，我們還嫌人手太少了！」

二姐忙叫：「爹，那有這種事？我們全家，連舅父、姑父都出動了，對付老泥鰍，還用得……」

中年人搖手截口：「二丫頭，我們可能要和奸王水師營對面，還可能要對付奸王水陸兩路人馬，加上奸王派出的侍衛，不少是硬把子，一個應付不了，全家都得賠進去了，妳別打岔了。」

姑娘低頭，眼紅了，不敢再開口。

少年肅然地：「爹，孩兒和二妹、三妹能為您分點憂勞嗎？」

中年人點頭：「阿二，你和三丫頭回到屋內去收拾乾糧，沿水路去江州等着，旗花多帶點，等我下一步的命令。切記，不論在什麼情況下，要隨機應變，不可亮出本家旗號……」

「孩兒遵諭。」

中年人嚴肅地：「非奉我令，不准和人動手！尤其不可隨便沾惹奸王手下與孽龍的手下！」

「是！孩兒記住！」

「二丫頭跟着我。」中年人揮手：「去吧！」

× × ×

江州，九江府。

水師營內，燈燭交輝。巡邏船穿梭水面，喝令停船檢查，聲音此伏彼起。

江州是水陸大碼頭，水面船隻，除了大江東下，西上外，還有來往南北兩岸的。又扼大湖與大江出口，更是贛江終點，等於水路咽喉。

官拜「水師總兵」的司徒大爺正在大官船上歡宴剛抵達的「摘星手」匡攀與拜兄「龍王爺」——現在，「鄱陽孽龍」已無人敢稱姓道名了，上下一律尊稱為「龍王爺」了。

「龍王爺」身高七尺有五，左頰整塊紫瘢，繞腮虬髯，却只一隻眼，透出獰厲凶光。

龍王爺道：「司徒賢弟！匡五老爺子當面，你這次千萬不可有失呀！」

司徒大爺忙陪笑：「老大放心，兒郎們日夜把關，就是變王八也別想由水路溜掉……」

瘦得皮包骨，好像竹竿的匡攀拈着山羊鬍子老鼠鬚沉吟：「這個老夫信得過，只不過，據說連九宮血冠也失手了！不可輕估逃犯身手呀！」

「龍王爺」連連點頭：「我聽說九宮血冠逃出的門下飛鴿報告王爺，血冠是失手在天絕刀與盤古斧之下，這就難怪了，怎的這麼巧？漁、樵、耕、讀四個老不死不是已十多年前就退出江湖了嗎？竟敢插手此事，是他們氣數該盡了……」

匡攀蹙眉搖手：「老樵夫，有老夫料理他！不過，你們二位，可得小心那四個老怪物中打漁的一家，據老夫所知：魚家隱跡在浮梁、星子一帶，也就是在大湖（鄱陽）附近，老夫雖和魚家河水不犯井水，沒有來往過，却有風聞這消息……」

「龍王爺」神色一變，唉了一聲：「多謝老爺子提醒，好傢伙，魚家就在我大門邊，我竟一點不知？這不是叫做什麼……床邊有人打鼾嗎？」

匡攀老氣橫秋地說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說來，也等於在我們匡家門口，只因路數不同，我兄弟沒放在心上罷了。」

「龍王爺」哼哼冷笑：「最好是魚家不出頭，如來淌渾水，某家倒可以大動筋骨，和魚家在水內比一下，到底是誰的水性天下第一？」

司徒大爺忙陪笑：「這還用說嗎？講水性，老大獨步天下外，就是我稱第三，沒人敢稱第二了！只可惜點子一定是在老樵夫安排下走旱路過九宮去幕阜，逃向鄂境，我們張好大網，小魚不會游來，天大功勞一定是匡老大幾位老爺子得去了！」

「龍王爺」點頭，嘆氣：「匡老一家真走運，一下山，就有現成的功勞。我和老二，只好望山興嘆！」

匡攀拈鬚沉吟：「天下事，也說不準的，不過，老夫敢說一句，不論點子上山，下水，別想溜掉就是了……」

「對！對！匡老爺子，先乾九斗賀功……」三人則高舉巨觥，突然船身一陣搖幌，而且越搖越強烈！三人猝不及防，連酒也差點潑灑。

「龍王爺」則獨目怒瞪，有人飛步上來急叫：「報告總座，水底有奸細，船底

穿洞進水了！」

司徒大爺大怒：「那有這種事？終朝打雁，被雁啄瞎了照子？你們眞膿包？」

船身一陣强烈擺動，他手內的巨觥潑了一手的酒，匡攀作陰笑：「老話說：陰溝內翻了大糧船，老夫看……是要翻了？請快放下划子，老夫先回座船去……」

「龍王爺」怒吼：「老二！你還不快下去看看？呆個鳥！萬一翻了，成什麼話？我可丟不起這個大人！」

可不是，如果「龍王爺」和「水師總兵」的座船翻了，沉沒大江，不是天下大笑話，也是千古奇聞了。

司徒大爺是怒火燒昏了頭，他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種事？船身在猛烈搖幌，以他的經驗，確是船底大量進水，快要傾側翻覆的跡象，剛要動身，手下不停地飛報上來：「底板進水了！無法堵塞了！」

「總座，必須下令火速棄船了……」

匡攀冷笑：「總座知道老夫是旱鴨子，別存心坑人了，先放下划子，老夫要先走一步了……」人已一躍而起，破空四丈許，「雲內翻身」，頭下腳上，落在左面舷板上，舷下就是繫着二條舢舨之處，匡五爺急不及待地親自探身彎腰去解纜繩。

「氣死我也！」司徒大爺向「龍王爺」大叫：「一定是魚家的人來鑽空子了！老大，我先下去了！」

只見他掠到窗口，破窗而出，雙臂一張，一連三個空中筋斗，投入近四丈高下的江面，江面水花不起，一個水洞一閃而沒，好水性！「龍王爺」咆哮如雷，但船身猛烈的震動，搖擺，船上所有的水兵已站立不定，有的跌倒，有的滾球一樣，亂了，爭先恐後的向水中跳，「龍王爺」想下令，也沒人聽他了，船身突然向左猛斜，他也立不穩了，乘勢一頭栽下水去，也是水洞一閃消失……

却苦了「摘星手」匡攀了！匡五爺空有一身玄功，却不識水性，剛用「金剪指」扯斷纜繩，想把舢舨放落水面，他好身落舢舨划走，不料船身突然左斜，强大的力道，使他措手不及，頭下腳上，衝落江內，船身已向左面斜沉下去，巨大無比的水力，把他捲壓到江底去了……

在江底，却是人影縱橫，除了下水的水兵們外，活像兩條嬉浪大魚的是「龍王爺」與司徒總兵。使他二人納悶的，在水中週 不時湧現的人，怎麼全是手下的兒郎，百忙中，他二人當作敵方，火速出手，却發現誤殺了手下的水兵。

既是水兵，當然都精通水性，一入水，都和魚一樣活躍，却使他二人越來越氣悶，也越驚心的是在水內浮沉轉動的人，剛剛看到尚在游動，一眨眼間，就成了名符其實的「水鬼」了！

他二人在水內，深知活人與死人的形狀，巨船沉沒的巨大力道，迫使他二人不得不先游開，遠離急漩百十丈外，却不見敵踪，升出水面換氣，四面一看，除了船身向下沉落，只剩上面一層還有丈許，巨桅也歪倒江面外，只有隨急浪漂動的浮屍，已死的水兵，却沒看到敵踪！二人都心中大急——想到匡五爺一定落水了，此老是旱鴨子，如淹死了，或落入敵手，可不得了，別說王爺會怪罪，匡家其他四老決不會放過他們盟兄弟兩個！

兩人暫且不顧追查敵踪了，立刻，沉入江底，先找到匡五爺，把他救出再說。

水面上，亂成一片，近百艘官船與十八艘「鐵龍衛」，大小的「水鴨子」，由四面八方向這邊飛駛過來，當然是得知「總座」與「瓢把子」座船沉沒的消息，火速趕來援救。

水兵們及「鄱陽孽龍」手下的高手不約而同的紛紛下水找尋他們的頭子及搜索敵踪，這麼一來，江水內到處是人，更加混亂，都變成沒頭的蒼蠅了，如在水內，因視綫不清，敵友難分，極易自相殘殺，「龍王爺」與司徒總兵也得先貼身看清楚是不是自己人？就更是乾着急了。

驀地，有人大呼：「龍王爺和總兵老爺落水了，大家快來搶救呀……」

又有人大叫：「我救了一隻老蝦公了，吃多了水，好像已斷了氣啦！哈哈，這隻乾蝦公腰內還有一塊好大的金牌子，還有字呢，什麼金字第五號？」

「龍王爺」和司徒總兵剛冒出水面聽得一清二楚，這不是匡五爺嗎？金字第五號？可不就是王爺專為匡家兄弟鐫的五面金牌？一號到五號，出示金牌，可以號令水陸兵馬，好比王爺親臨，也就是「金字令」，什麼「乾蝦公」？斷了氣？二人不約而同地循聲疾游過去，好像兩支怒箭，轉眼到了那隻「水鴨子」小船邊——這是江南漁家養了專門捕魚的鷺鷥小船，沒船篷的，可不是，船的兩邊木板上，還有四隻特別高大的鷺鷥呢。

這是江州水上常見的民家營生，他們顯然是趕來參與救人的。「龍王爺」與司徒總兵先後在小船兩邊冒出半身，雙肩搖動，用「踩水法」水就齊股以下，人就像站在水中了。二人四目，都已看到小船內確是匡五爺，肚大如孕婦，顯然吃了一肚子水，雙目緊閉，和死人一樣了。小船頭尾，站着一男一女，向「龍王爺」訝異地道：「這位大爺好精的水性呀……」

「龍王爺」點頭：「二位小兄弟，小妹子，請把這位老人家交給我們二人，明天來江州水師總兵府內領賞，每位打賞官銀千兩，一文不少……」

那男的連連點頭道：「好，請二位大爺上來，我兄妹送你們上岸！」

「也好，老二，快上！」龍王爺和司徒總兵同時一躍出水，輕飄飄地落在「老蝦公」頭腳邊。小船在雙槳之下，向右岸飛掠。「龍王爺」和司徒總兵一齊動手，一個抬頭，一個抬腳，反覆搖擺，要讓匡五爺嘔出積水，先救醒匡五爺要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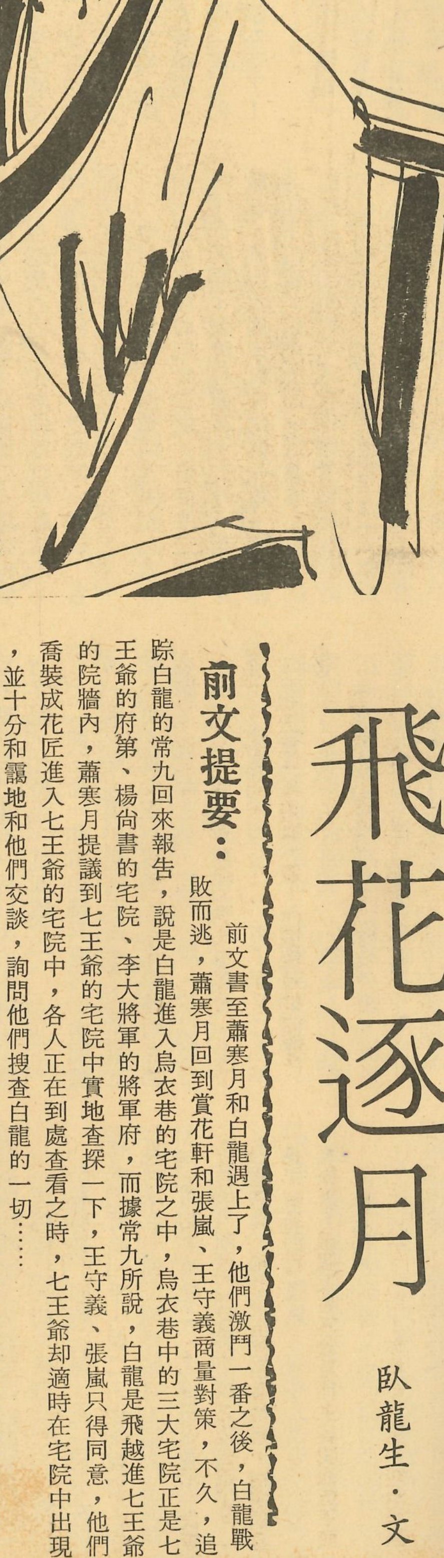
突然他二人的「腰俞」、「玉枕」、「左右肩井」同時一麻，是一男一女同時在他們背後出手，他二人全身脫力，和匡五爺跌成一堆，剛要開口，啞穴又被制。

男的笑嘻嘻：「老泥鰍，死王八聽着：敖廣（龍王）兄弟有請二位去赴宴，大水衝倒龍王廟，不用怕！嘻嘻，鬥力不如鬥智，二位不服氣，回到大湖去，我們一同下水再比比誰是天下第一，好嗎？」

女的格格嬌笑：「爺爺眞是神機妙算，一下釣到三條大魚，我們滿載而歸。」

靠岸了，東方天上，一片魚肚白色。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和白龍遇上了，他們激鬥一番之後，白龍戰敗而逃，蕭寒月回到賞花軒和張嵐、王守義商量對策，不久，追踪白龍的常九回來報告，說是白龍進入烏衣巷的宅院之中，烏衣巷中的三大宅院正是七王爺的府第、楊尙書的宅院、李大將軍的將軍府，而據常九所說，白龍是飛越進七王爺的院牆內，蕭寒月提議到七王爺的宅院中實地查探一下，王守義、張嵐只得同意，他們喬裝成花匠進入七王爺的宅院中，各人正在到處查看之時，七王爺却適時在宅院中出現，並十分和靄地和他們交談，詢問他們搜查白龍的一切……

茶花閣驚來刺客 飛水簾疑有洞天

這位七王爺很沉得住氣，喝了一口茶，再回顧張嵐，道：「有這等事，查出了些眉目沒有？」

張嵐搖搖頭，道：「已查過假山，却未見痕跡。」

七王爺道：「這座花園中，一向戒備鬆懈，要不要我派些人來，帮你們查查看。」

王守義道：「不敢有勞王爺……」

蕭寒月道：「草民等斗胆冒犯王府，已大大的不敬，不敢再勞王爺費神了。」

張嵐道：「王爺，由他們自己查吧！此事眞象未明，不宜勞師動衆，張揚出去。」

七王爺點點頭，道：「張敎席，那位白龍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物呢？」

張嵐略一沉思，道：「白龍號稱魔刀，武功詭異，刀出追命，是江湖上人人畏懼的一個特級殺手，和鬼刀侯玄、神刀唐明，被江湖上稱爲三大名刀。」

「噢……」七王爺點點頭，道：「這三個人，都是殺手麼？」

王守義：「回王爺的話，魔刀白龍、鬼刀侯玄，是黑道中人，計價取命，爲惡甚多，神刀唐明却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大俠。」

七王爺道：「不錯。他們的外號，已經說明他們的爲人了。」

常九道：「王爺，白龍怎麼躍入王府中來，王爺不覺得奇怪麼？」

王守義心頭一震，忖道：這老小子說話怎麼這麼一個冲法？開罪了七王爺，怎麼得了？

出人意外的，七王爺神色自若，全無怒意，道：「我是覺着奇怪，以常壯士的眼力，絕對不會看錯，白龍怎會跑到這裏來呢？」

蕭寒月道：「王爺，這也是草民等想不通的地方，才請求張總敎席安排到王府中來查看

一下，王爺度量恢宏，降尊紆貴，折節下交，寒月等身沐殊恩，受寵若驚，唯白龍潛來王府，事非小可，以王爺的飽學卓識，不知對此事有何裁示，還望指點一二，俾使草民等有所遵循？」

這幾句話，只聽的王守義暗暗喝采，忖道：人家蕭公子這才叫作智慧，語意中極盡恭敬，却一語中的，把一個無處下手的大難題，丟了上去。有何裁示？是要你七王爺拏個主意的了？

果然，這一問，問的七王爺沉吟起來，良久之後，才點點頭說道：「白龍潛入本王府園，實屬意外，你們如若不告訴我，我還懵無所知，你們說的對，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很希望你們全力追查，找個水落石出，這方面，我會全力支援，不過，非必要，最好不要鬧出事情來。」

說的雖然很有力，但尙不夠明朗，蕭寒月又釘了一句，道：「王爺的意思，是要我們暗查了？」

七王爺微微一笑，道：「這一帶，都是一品大員的府第，如果找不到明確的證據，我也很難說話，不過，你們放心去查，只是行動上小心一些就是。」

這話就說的很明朗了，王守義於是欠身一禮，道：「是是是，卑職自會請求他們凡事盡量小心一些。」

這時，一個宮裝女婢，突然急奔而來，快步衝上了茶花閣。

七王爺一皺眉頭，道：「慌慌張張的幹什麼？」

那宮裝女婢急道：「郡主來了。」

七王爺道：「這丫頭跑來幹什麼？」

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接道：「我來看爹呀！」

隨着那清脆的語聲，一個身着淡黃衫褲的少女，像飛一般的躍入了茶花閣。

她表現的一手輕身工夫，使得王守義、常九都爲之大吃一驚，一個千金之軀的嬌嬌郡主，怎麼學到如此一身高明的輕功。

蕭寒月回顧了張嵐一眼，發覺了張嵐的臉上也是一片訝異之色。

顯然，郡主的武功，不是張嵐傳授。

七王爺的神情沒有驚訝，只是皺皺眉頭而已，似乎早已知曉了女兒一身武功。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那黃衣少女約有十七八歲，眉目清秀，一臉嬌稚，也不管閣中有人，一下子衝到了七王爺的身側，道：「茶花未開，爹怎會來茶花閣上？」

七王爺在這個嬌美的女兒面前，實在擺不出王爺的架子，搖搖頭，道：「盈盈，不要胡鬧，我有客人。」

黃衣少女目光轉動，四下瞧了一眼，發覺全座之人，都低垂着頭，不敢看她，忍不住微微一笑，道：「這些客人，除了張叔叔之外，我怎麼一個都不認識呢？」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諸位不要見笑，小女被我這個作爹的給寵壞了。盈兒，快些退下，我還有事情和客人談！」

黃衣少女搖搖頭，道：「我不走，我要在這裏陪着您。」

王守義站起身子，道：「王爺指示，我等已記心中，不敢再爲驚擾，卑職等告退了。」

蕭寒月、常九，全都跟着站起，抱拳躬身，長揖倒退而行。

原來，幾個人都不敢看郡主容貌而低下頭的，不敢抬起。

七王爺道：「不！你們留下來，和張兄談談，我也該回房休息了。」

王守義、蕭寒月、常九等本已快退出茶花

閣，聞言只好停了下來。

七王爺道：「盈盈，咱們走吧！」拉住愛女衣袖，向外行去。黃衣少女行近王守義時，突然說道：「喂！你是個什麼官哪？」

王守義道：「回郡主的話，卑職是應天府總捕頭王守義！」

黃衣少女道：「他們兩個呢？都是你的手下吧？」

王守義躬身道：「不是，他們是卑職的朋友。」

七王爺手下加把力，硬把愛女拉出了茶花閣。

張嵐眼看七王爺父女去遠，才低聲說道：「三位請坐吧！」

常九抬起頭，吁一口氣，道：「做官的人，有時候十分神氣，看到了更大的官，竟是這麼一個受氣法，王兄，也虧你受得了啊！」

王守義道：「官場禮儀，層次分明，豈是你這種江湖草莽能夠明白的！」

常九道：「我也不想明白，我常老九一輩子也不想當官，剛才那種大氣，也不敢出一口的味道，實在叫人難過！」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常兄，這方面你儘管放心，我看你這輩子，也沒有當官的架勢，所以也不會受這種苦了。」

常九還要反唇相激，張嵐已搶先說道：「常老弟，你查看了整座假山，有沒有什麼發現呢？」

「沒有！……」常九搖搖頭，「除非白龍早已發覺了我的追踪，故意把我引入此地，但這個機會不大。」

蕭寒月說道：「張兄，如若白龍在王府中經營了一個隱密的藏身所在，有幾分成功的機會？」

「一分也沒有……」張嵐肯定的說：「我在王府中住了數年之久，雖然以教導王府中侍衛的武功為主，但也負責府中的防衛，這座花園中雖然是守衛不夠森嚴，偶而被人潛入，躲上個一夜半日的，或有可能，如說這裏有一個長期被人潛伏的密室之類，是絕不可能。」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張兄，對郡主的武功有多少瞭解？」

張嵐一直怕人提出這個問題，偏偏蕭寒月提了出來。

其實，觀察入微的王守義，早就想提出這個問題了，只是不便開口，蕭寒月這一問，正合心意。

「我知道郡主練一些強身的功夫……」張嵐的神情嚴肅中帶着幾分茫然：「但我想不到她竟然如此高明，見微知著，由她剛才一躍而入的高明輕功看來，她的武功似乎是已經登堂入室，到達了一定的境界。」

蕭寒月道：「那是說，在這王府之中，除了張兄之外，還有另外一位高人，在傳授郡主的武功了？」

「郡主身份，何等尊貴，我想，傳授她武功的人，絕非男人……」王守義肯定的說。

張嵐說道：「可惜，我不認識那個人，在此之前，我也不知原來道郡主會有那麼高明的武功。」

蕭寒月凝目沉思一陣，道：「張兄，像郡主那樣的武功，要練多少時間？」

張嵐臉色微微一變，但仍然回答了蕭寒月的問話，道：「你是特例　正常的情形下，至少要六七年的時間，郡主嬌生慣養，應該不會用功太苦，時間可能還要長一些！」

蕭寒月道：「七王爺沒有對你提過這件事情？」

張嵐臉色更難看了，搖搖頭，道：「沒有，我想明天就向七王爺提出辭離……」

王守義急道：「這時候，你要提出辭離，少了七王爺的支持，這件案子如何還能辦得下去？」

張嵐歎息一聲，道：「侯門深似海，我在這裏當了幾年的武功總教席，竟然不知郡主是一位武林高手，還有何顏面再在王府？」

「不行，不行……」王守義急的出了一身大汗，道：「張兄，小不忍則亂大謀，你一定要辭，也得等到趙大夫這件案子辦完再辭，蕭兄弟，你倒是開開金口啊！這檔事，可是關係重大呀！」

蕭寒月長長吁一口氣，道：「七王爺不會准張兄辭離的，這件事，七王爺也不知不覺中捲了進來……」

張嵐、王守義都聽的一呆，看着蕭寒月，臉上泛現出重重疑問。

「張兄是王府武功總教席，也負責保衛王府，却被白龍那等江湖殺手，潛了進來，張兄如果沒有一個交代，七王爺如何會准他辭？」

王守義道：「對呀！七王爺不會准，張兄也不便辭……」

蕭寒月接說道：「說到王兄，你的官銜在七王爺的眼中，也許不算什麼？但你是應天府的總捕頭，不管扮成什麼身份，來此是為了查案，七王爺不但未會見責，反而給了你很多的方便，你的身份和張兄不同，你是代表朝廷執法。」

王守義精神一振，道：「你是說，七王爺相信我們說的，白龍潛入過王府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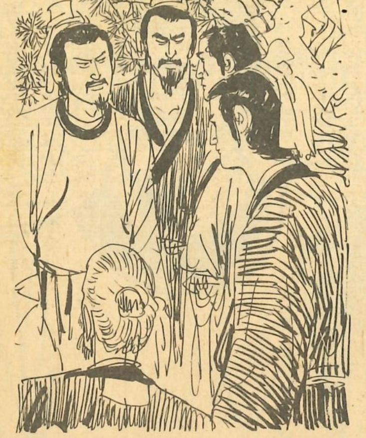
蕭寒月點點頭，道：「所以，我才要你放手追查，不過，也交給你一副千斤重担！」

王守義道：「什麼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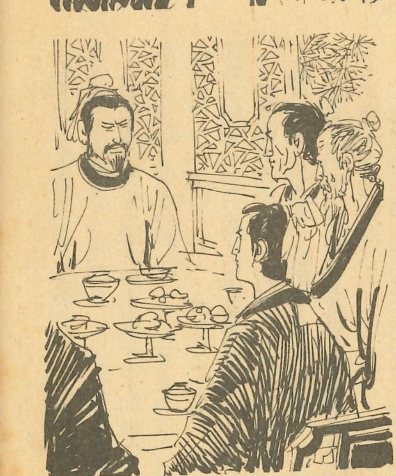
蕭寒月笑道：「要你放手追查，總該有個結果回報吧？」

王守義道：「如果我們查不出一個結果，這也很難對七王爺有所交代了？」

張嵐歎口氣，道：「蕭兄弟說的對，我要







辭離，也該先把這個事辦個水落石出……」

目光轉到常九的身上，接道：「你的追踪之術，天下聞名，既然眼看到白龍潛入過王府，總該找出點綫索追下去啊！」

常九抬頭望天，思索一陣，道：「如果毀損了一些園中景物，張兄可否能担當？」

張嵐道：「為什麼要毀損景物，難道白龍就會藏在裏面不成？」

「老實說，我同意這位蕭老弟的看法……」常九神情肅然的說道：「這座花園之中，可能有一個隱密的藏身所在，如是要認眞搜查，花園中的景物，定會遭到破壞！」

張嵐看看常九道：「你要找出可疑的地方，損毀了一些花木，還可以交代，如是找不出可疑的地方呢？」

「這就是我常老九不敢認眞地搜查的原因了？」

張嵐一咬牙，道：「好！你搜！七王爺怪罪下來，由我承担。」

他究竟是名重一時的武林大豪，被常九言語一激，豪氣頓生。

常九霍然站起，躍下了花閣，直向假山奔去。

蕭寒月起身急追。

王守義看了張嵐一眼，道：「張兄，這件事會不會……」

張嵐道：「顧不得那麼多了，走！咱們也過去看看。」

常九似乎已胸有成竹，直奔到假山流泉之前停下，打量那垂布而下的流泉。

這座假山寬約十丈，流水如簾，大約有四五尺寬，由兩丈多高的山腰隙縫中，瀉落假山前的荷花池內。

水勢寬而不猛，都是由一指寬窄的隙縫中流出，就外觀上看，絕對沒有破綻。

常九打量了一陣，突然飛身而起，衝入了水簾之後，落足在一塊突出的山石上，伸手敲打。

常九早已相度好假山形勢，落足之處非常準確。

王守義低聲道：「這座假山築造上的確費了不少心血，一年四季有水流出，內中必有轉輪一類的設置，才能不停的把荷池中的存水打上去，使這條水簾般的小瀑布，水源不絕……似乎有點……」

突見常九一個倒翻，穿出水了簾，落回原地。

張嵐道：「找出什麼可疑之處？」

常九抖一下衣服上的積水，道：「假山中有一部份是空的？」

蕭寒月道：「既然發覺了，為什麼不打開瞧瞧？」

常九道：「砌石很厚，不是我這種經驗豐富的人，絕對聽不出來，山中既是空的，必有門戶可通。」

張嵐道：「門戶不在假山上麼？」

常九道：「這就要時間去找了，那座門戶，出入應該很方便才對。」

王守義接道：「常九，為使假山上瀑布水源不枯，假山部份中空，也可能是為裝置轉輪而設。」

常九微微一笑，道：「你這個幹捕頭的，竟也懂土木工程的學問？」

王守義笑道：「我辦過一件案子，到一位富豪的花園之中，看到假山長年流泉不絕，也看了假山內裝置的轉輪，構造十分精巧……」

常九冷冷接道：「我發現的中空部份，不是安裝轉輪的地方。」

張嵐呆了一呆，道：「你是說，那座假山之中眞有一處密室？」

常九道：「不錯，而且門戶不是開在假山之上。」

王守義臉色一變，道：「常九，這玩笑開不得！」

常九道：「假山部份中空，而且，位置在山腰之中，距地一丈多些，以避潮濕，以這座假山之大，如若構造精巧，裏面可以有一處相當寬闊的地方。」

張嵐、王守義相互看了一眼，欲言又止，蕭寒月却點點頭，道：「常兄既然發現了，就該想辦法找出門戶，進去瞧瞧。」

常九道：「這要作官的人才能決定，找出了王府中的假山密室，不知道會造成一個什麼後果，我常九是山野閑人，一看苗頭不對，一走了之，可是……」

王守義接道：「常兄既然發現了山腹中空，自然應該找出門戶，帶我們進去看看。」

常九看張嵐，張嵐點頭不語。

沒有人反對，自然是都同意了，常九突然由衣袋之中取出一個長約一尺，粗如兒臂黑色鐵筒，後面附了一個轉把，相度了一下四週的形勢，舉步向花畦中行去。

蕭寒月忍不住好奇之念，緊隨常九身後。

常九行入了花畦之中，蹲下身子，把手中的鐵筒，對準地下，扭動後面的轉把。

蕭寒月仔細瞧看，發覺鐵筒之中，似是有一條尖細之物，向地下鑽去。

常九不停的轉動着手中的鐵筒，似是控制着方位變化。

張嵐、王守義都行了過來，看着常九。

常九已停止轉動手中的鐵筒，伏下身子，左耳貼在地面，右耳接觸鐵筒，閉上雙目，凝神傾聽。

張嵐、王守義、蕭寒月看常九神色凝重，也不敢驚擾，也不敢弄出聲息，三個人都呆呆的站在那裏。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龍形劍客（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溫老二被雲中岳救起之後，取出解藥將唐崇智、聞人俊兄妹解去痲人草痲藥，說出這次是溫老三使的詭計，連自己也中伏了，老三不務正業，結交江湖黑道中人，並贈聞人俊、雲中岳解迷丹作旁身之用，衆人辭出，聞人俊兄妹和雲中岳回家，聞人鳳叫使女秋月跟踪溫老三，沿途撒下「追踪散」，三人回家後，聞人鳳、雲中岳易容扮作兄妹，按撒下的追踪散一路來到鳳凰山潞王墳再轉到梵王宮，在石碑下追踪散就不見了。晚上，二人再來，還有聞人俊和龔大鵬在石碑上把風，二人從石碑下入去，下面有具石棺，二人又從石棺先後到另一個地方……

潛入地下室　施計捉奸徒

兩個黑衣漢子在喝聲中刀招雖然落空，但他們久經訓練，只要一招遞出，第二招又跟着出手，刀光霍霍，配合得極好。

雲中岳接連讓過兩刀，說道：「二位不肯住手，在下那就不客氣了，不過你們之中，在下希望留下一個活口，二位最好自己先商量商量……」

兩個黑衣漢子聽得大怒，齊聲喝道：「小子找死！」

刀鋒如雪，撲攻之勢，更見兇猛。

雲中岳笑道：「既然你們自己不肯決定，那只好由在下挑一個了。」雙手忽然朝前伸出，向劈來的刀鋒上迎去。

兩個漢子看他手無寸鐵，只是仗着身法滑溜，在刀光中閃來閃去，一時倒也傷不了他，心中正感氣怒，這下看他迎着刀鋒伸手，那不是自己找死，還是什麽？

但就在此時，雲中岳雙手五指一攏，一下給他抓住了刀頭，左手朝前一送，一記「授人以柄」，用刀柄朝左首那人脅下點去，點頭笑道：「你先坐下來歇息一回吧！」

左首漢子口中「呃」了一聲，沒說一話，依言兩腿一屈，身子往後坐了下去。

右首漢子刀尖被人家抓住，掙了一下，那想掙得脫？眼看同伴果然悶哼一聲，跌坐下去，心頭大驚，趕緊五指一鬆，放棄扑刀，身往後躍，連退三步，一個轉身，左手擧起，正待朝右首石壁上一個鐵環拉去。

雲中岳也沒追撲，只是望着他笑道：「朋友不用慌張，在下希望留一個活口，自然是你了，好，你請過來，咱們好好談談。」

左手朝他輕輕招了招手。右首漢子左手堪堪擧起，離鐵環還有數寸就可以拉到了，突覺對方招手之際，忽有一股奇強的吸力朝身上吸來，一個人居然身不由己，脚不離地，跟着朝前衝了過去，一下就自動送到雲中岳的面前。

雲中岳早已擲去手中扑刀，望着他含

笑道：「朋友應該老實一點，只要肯和在下合作，保你很愉快的活下去，如果不肯合作，那麽在下也就只好不留你了……」

「不留你」，當然是不留活口了，話雖沒有明說，但對右首漢子却是很大的威脅，他不覺猶豫了一下，問道：「你要在下如何合作？」

「合作很簡單。」雲中岳從容的說道：「只要在下想知道的事，你有問必答就好。」

右首漢子道：「你要問什麽？只是在下知道的也並不多。」

雲中岳道：「這裏的主人是誰？」

右首漢子道：「不知道。」

雲中岳目光一寒，哼聲道：「你不肯說。」

右首漢子道：「在下眞的不知道，在下本是江湖人，應募而來，受過一年刀法訓練，就派在這裏守護入口，除了持有通行令牌的人，一律格殺勿論。」

雲中岳道：「你們總有一個領頭的人吧？」

「有。」右首漢子道：「那是張管事，咱們一班八個人，都歸他所管。」

雲中岳道：「他人呢？」

右首漢子道：「他在裏面。」

雲中岳道：「這堵石壁上有暗門？」

「是的。」右首漢子道：「只要拉動鐵環，裏面聽到鈴聲，就會推開石壁，這道門戶，只有裏面能開，外面的人是無法打開的。」

雲中岳道：「裏面都歸張管事管？」

右首漢子道：「不，張管事管的就是咱們八個，裏面還有一道門，那裏面的情形，在下就不知道了。」

「裏面還有一道門？」

雲中岳心中暗道：「那一定是囚人的地方了。」接着問道：「剛才負了重傷的道人，你可認得？」

右首漢子道：「那道人跌落下來，早已死了，在下報告了張總管，已由張總管命人抬進去了。」

雲中岳道：「平日從這裏上下的，是些什麽人？」

右首漢子道：「很少有人上下。」

雲中岳問道：「是不是另有通路？」

右首漢子說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雲中岳心知再問也問不出什麽來了，這就一指壁上鐵環，說道：「你去拉動鐵環，叫裏面的人開門。」

右首漢子爲難的道：「要他們開門，必須有重要之事，向張管事請示，或者發生了緊急情況，向裏面求援，沒有特別事故，是不准拉動鐵環的。」

雲中岳問道：「這有不同嗎？」

右首漢子道：「有，拉動的方法不同，重大事情，拉三下，緊急求援，只拉一下，但要拉住不放，裏面的鈴聲就一直响着。」

雲中岳點點頭道：「好，你就作緊急求援，拉着不放好了。」

右首漢子無可奈何，只得走近壁下，伸手拉住鐵環一直不放。

雲中岳心中暗道：「裏面鈴聲大作，自然會有人衝出來援救，張管事手下有八

個人，除了這裏兩個，那就是還有六個人了，自己可得小心應付。」

當下右手一揮，拂中他的穴道，然後面向移動的石壁而立，靜俟石門一開，即可很快的閃身而入。

石壁果然緩緩移動，裂開來的不是門戶，而是整堵的石壁，逐漸往左移開，轉眼之間，那堵石壁完全縮入壁間，內外兩間石室，登時打通了，變成一條不很長的走廊。（好像走廊而已）

石壁移開之處，出現了五個人！

當前一個是四十左右的漢子，瘦削臉，中等身材，雙目轉動靈活，看去相當精幹。他左右是四個手抱扑刀的黑衣勁裝漢子，和已被制住的兩人服飾相同。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雲中岳已可猜想得到那精幹漢子敢情就是張管事了。

雲中岳看到張管事，張管事當然也看到了雲中岳，他臉上神色微微一變，緊接着微微抬動了一下下巴。

這是暗號，張管事左右兩邊四個黑衣勁裝漢子好快的身法，一下閃身而出，四個人各佔一方，正好把雲中岳圍在中間，一聲不响，四柄雪亮的鋼刀發出四道匹練般眩目刀光，像渴驥奔泉，從四面往中間一湊而上，同時捲到。

好凌厲的一擊！

這四人久經訓練，聯手合搏的這一刀，可說無懈可擊，就算你手中握有兵刃！也會措手不及，無暇封解，何況雲中岳空着雙手，根本沒有兵刃。

張管事是這一關的頭兒，手下有八個標悍殺手，遇上有人潛入，他自然無須出手，因此，四名黑衣漢子閃出之時，他已及時往後退下；但就在他往後退下，堪堪站停，忽然發覺面前站着一個人，這人正是推開石壁之際，面對面站着的那個藍衫少年！

他幾乎懷疑自己並沒有退後，因爲對方和自己站立的距離，和石壁推開的時候完全一樣！他驚奇的是四個殺手怎麽會沒把他圍住？心頭不由大驚，還待再退。

雲中岳面含微笑，已經開口了：「張管事，不用害怕，咱們好好談談……」

張管事能夠當上這裏的管事，能夠率領八名殺手，負責守護入口，當然不會是手無縛鷄之力的文人。

他聽了雲中岳的話，臉上忽然露出獰笑，說道：「閣下是什麽人？要和張某談什麽呢？」

口中說着，雙手突發，勾曲如爪的十指，比他說話還快，閃電抓出，朝雲中岳當胸抓落。

那四個黑衣殺手扑刀遞出，才發現被自己四人圍在中間的雲中岳，忽然不知去向，四柄扑刀却幾乎撞在一起，趕忙收刀，回頭看去，雲中岳正在和管事說話。

他們沒有得到管事住手的命令，自然要繼續出手，四人一聲吆喝，縱身撲上，他們果然訓練有素，撲上之時，正好落到雲中岳左右兩邊，又把他圍在中間，舉刀就劈。

張管事十指抓到雲中岳前胸，只覺手指觸到他長衫上，竟然抓不着實，心頭方自一驚！

雲中岳的兩隻手掌已經攔着迎了上來，毫不費事的一把抓住了張管事的兩隻手腕，含笑道：「咱們換個位吧！」

雙手手肘往上一抬，張管事的雙脚已經離了地，然後一個輕旋，兩人就迅快的對換了一個位置。

這一對換位置，可就不得了！

那四個殺手縱身撲來，四柄扑刀同時劈落之際，雲中岳大喝一聲：「還不住手？小心你們管事。」

他喝聲出口，四名殺手也已警覺，急切之間，劈出的刀收勢已是不及，四個人只得同時往上縱起。

人縱起了，刀在他手中，自然也跟着往上，於是四柄刀在上面互撞，發出一片金鐵交鳴之聲，四個人才各自飄落地上。

張管事兩隻手腕被雲中岳抓住，他盡力掙動，希望能夠掙脫對方緊扣的十指。

雲中岳朝他笑了笑道：「張管事，你最好不可掙動，現在我還沒有運功，一旦運起功來，我十根手指就會像燒紅了的十枝烙鐵，那時你會受不了。」

張管事以爲他是虛聲恐嚇，一張尖瘦臉脹得通紅，怒叱道：「好小子，你再不放手，老子叫他們把你剁成肉泥！」

他在喝聲中，雙腕一翻，右脚猛地朝雲中岳胸腹蹬出。

雲中岳笑道：「有你張管事在我手中，誰敢過來？」

四名殺手手中空自握着寒鋒如雪的鋼刀，但投鼠忌器，管事在他手中，四人八隻眼睛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敢眞個出手。

雲中岳微哂道：「你大概不相信在下的十根手指運起功來會像燒紅了的鐵條，所以還想逞強，對不？那就讓你試一試也好。」

在他說話之時，張管事的手腕上，已經有了感覺，那是兩隻鐵箍正在漸漸加熱，由熱而燙，由燙而灼，等他話聲甫落，雲中岳扣着脈門的十指已如煨紅了的烙鐵，灼得他痛澈心肺，大叫一聲：「快放開我，痛死我了……」

雲中岳笑道：「要在下放開，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叫他們放下刀來，一個個給我坐到牆角上去就好。」

張管事兩隻手腕灼痛得快要焦了，滿頭綻出黃豆大的汗珠，嘶聲道：「你們聽到沒有，快放下刀，坐到壁角上去。」

四個殺手不敢違拗，只得放下扑刀，乖乖的坐到左首壁角上去。

雲中岳雙手一鬆，放開了張管事的手腕，含笑道：「這樣才對，張管事，你領我進去吧！」

張管事道：「領你到那裏去？」

雲中岳道：「你別假裝了，進去就是進去，你去給我打開門戶，別躭誤了我的事，否則我會要了你的命。」

張管事吃過他的虧，自然不敢多說，舉步朝走廊行去。

雲中岳在轉身之際，振腕點出四指，然後緊隨着張管事身後走去。

走廊兩邊，各有兩間石室，那是張管事和八個殺手住的房間，再朝前走，盡頭處已是一堵石壁，左右兩邊站着兩個手持扑刀的黑衣勁裝漢子。

八個殺手，果然一個也不少，這兩人敢情是負責守護這道門戶的了。

張管事一直走到石壁前面，才倏地轉過身來，這一瞬間，他瘦削的臉上，居然有了得意的獰笑，笑得不懷好意，陰惻惻道：「朋友是束手待縛呢還是要我按下機簧？我只要輕輕一按，朋友胸前大概可以立時變成蜂巢，不過我還不想立時取你性命。」

原來他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一管黑黝黝的針筒！

只要看那針筒上端，比茶碗還大，全是密密麻麻的細孔，就像蜂巢一般，那準是江湖上最歹毒最霸道的黃蜂針了。

雲中岳看了他手中針筒一眼，見他大拇指就緊緊按在機括活翅之上，只要輕輕一按，就會射出七十二支黃蜂針，雙方距離既近，要想躲閃是萬萬躲閃不了的。

他只是淡淡一笑，左手當胸直豎，裝出要阻擋對方針筒模樣，說道：「你不想取我性命，爲的是要留活口，這對你張管事來說，可能是一件大功。」

「你完全說對了。」

張管事深沉一笑，朝左右兩人喝道：「你們還不過去，給我拏下？」

兩名手持扑刀的漢子一左一右似狼如虎般朝雲中岳身邊走來。

雲中岳左手朝他們連搖，笑道：「二位且慢，在下還有話和你們管事說。」

張管事哼聲道：「咱們沒有什麽好說的。」

雲中岳笑道：「張管事，你別忘了方才在下若再慢一步放開你的手腕，只怕早已被烤焦了，咱們這點交情還是有的。」

張管事一手緊握着針筒，對準雲中岳胸口，一面沉着臉色，厲笑道：「小子，你不提方才的事兒還好，提起來老子恨不得剝了你的皮，你少套交情，現在落到老子手裏，老子非好好整治你一頓不可。」

說到這裏，眼看兩個殺手走到雲中岳身邊，居然停了下來，不覺怒道：「你們還等什麽？還不給我拏下？」

雲中岳笑道：「他們看在下還在和你張管事說話，自然要等咱們話說完了再動手。」

張管事能夠當上管事，自然不會笨到那裏去，他看兩個殺手依然站着沒動，就已看出他們受制於人，心頭也不禁暗暗驚懍，自己怎麽會沒看到他出手，就把兩人給制住了；但他雖然震驚，却依然有恃無恐，因爲自己手中有一支霸道絕倫鬼哭神號的黃蜂針，除非練成護身眞氣的人，武功再高也休想從針下逃生。

他四指握緊針筒，雙目一霎不霎的盯注着雲中岳，爲的是怕他突起發難，一面冷冷的道：「你制住了他們的穴道，也是沒用。」

雲中岳微笑道：「張管事應該明白，你八個手下，全給在下制住了，你除了有一管黃蜂針，還能怎樣？」

張管事道：「只此一筒針，就足可置你於死地。」

雲中岳道：「你不是說過要留我活口麽？那就不敢殺我的了。」

張管事道：「必要時，我自然可以射死你了。」

雲中岳搖搖頭道：「你這筒針，未必殺得死我，不信你按一下試試看？」

張管事道：「小子，你知不知道這是江湖上最霸道的黃蜂針，一發你就完了，一個人只能試一回，你小子大概活膩了，還是乖乖的讓我點了你穴道，我自會送你進去，由副總管發落。」

「在下生來就不怕黃蜂。」

雲中岳不信的搖着頭繼續道：「你最好按一下試試，你們副總管在那裏？快領我去。」

張管事道：「我要點了你穴道，才能進去。」

「別嚕囌了！」雲中岳說道：「我時光寶貴得很，你不想試，那就把黃蜂針拿來。」

右手一伸，舉步跨了上去。

張管事喝道：「別動，你再走上一步，我就發射了。」

兩人相距不過五六步遠，雲中岳已經跨上了一步，笑說道：「我叫你按一下試試，你自己不敢試，那不如把針筒交給我吧！」

隨着話聲，又舉步跨了上去。

張管事知道對方武功勝過自己甚多，所能嚇阻對方的，就是自己手中有一管黃蜂針。敢情這小子聽說自己要留他活口，還以爲自己眞的不敢殺他了，其實捉活口固然好，就算射死了，一樣有功，並非不敢發射。

他眼看雲中岳已經逼近了兩步，而且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如果再讓他逼近兩步，勢必會出手來奪黃蜂針了，口中沉笑一聲：「小子你這是自己找死……」大拇指迅速朝活翅上扣去。

只要活翅一扣，七十二支黃蜂針就會電射而出，打出的面積就有面盆大一圈，這麽近的距離，除非你是神仙，化一陣清風，就會不見，否則誰也難逃刦數，但張管事拇指一扣，應該聽到「嗒」的一聲輕响的，這回却並沒聽到機簧之聲。

機簧沒响黃蜂針自然也沒有射出去。

張管事心裏奇怪，大拇指連連扣動，活翅隨着一啓一閉，動了四五下，就是射不出一支針去。

雲中岳右手直豎，對準他針筒，作出阻擋之勢，朝他微微一笑道：「如何，我說過這管針筒對我不管用的，現在你相信了？快拿過來吧！」

身形倏然飄近，左手朝針筒伸來。

他動作並不快，但張管事似是給楞住了，硬是閃不開，連身子也沒動，眼睜睜由他伸過來的左手把針筒接了過去。直等雲中岳接過針筒，張管事才身向右閃，但針筒已經到了人家手中。

這倒並不是雲中岳有什麽定身法，因爲他身法看似不快，其實却行動如電，張管事也並不是沒有閃開，而是閃得比人家慢了半拍，是以針筒被雲中岳奪下之後才閃出去。

張管事目瞪口呆的望着他，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

雲中岳含笑道：「張管事，現在可以把石門打開了吧？還等什麽呢？」

張管事這回不敢再違拗了，轉過身去，左脚跨上，脚尖踩在左首壁角一塊突出的卵石之上，石壁中間立即緩緩裂開，現

出一道門戶。

門內，又是一條甬道，看去相當長，每隔數步，壁上都有一盞油燈。

張管事領着雲中岳只走了七八步，便在右首一個石門口停下步來，恭聲道：「屬下張守成求見副總管。」

只聽裏面有人說了聲：「進來。」

張管事躬身應「是」，領着雲中岳走了進去。

那是一間起居室，除了石椅、石几、就別無他物。

張管事跨進石室，一顆心就忐忑不安，站在入口處，不敢再進去一步。雲中岳也只好在他身後站定下來。

過沒多久，只聽一陣脚步聲，從裏面傳了出來，接着就有一個身穿長袍的中年人緩步走出。

張管事看到他，連頭都不敢抬，慌忙躬下身去，說道：「屬下見過副總管。」

這副總管生得濃眉細目，臉色白淨，咀上還留着兩撮小鬍子，故意裝作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模樣，走起路來，眼往上看，根本朝也沒朝張管事看上一眼，就大刺刺的在中間一張石椅上坐下，抬起二郎脚，才壓着喉嚨「唔」了一聲，問道：「張守成，你有什麽事？」

張管事連應了兩聲「是」，結巴巴的道：「屬屬……下該死……」

「你有話只管說。」

副總管用大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不耐煩的朝張管事瞥了一眼，才發現他身後還有一個人，這就冷聲說道：「你後面這人是誰？未奉召喚，怎麽擅自帶他進來見我？」

張管事臉色煞白，張口結舌的道：「他……他……是……」

雲中岳舉步走上，含笑道：「是我要他帶路的。」

副總管神情一寒，打量着雲中岳，冷然道：「閣下是什麽人，能够找到這裏來，那可着實不易。」

口中說着，目光一抬，喝道：「把他給我拏下了。」

雲中岳早就發覺身後有人欺近，是兩個人，試想管事手下還有八名殺手，這間石室是副總管的，他手下當然有人。

雲中岳藝高胆大，故作不知，此刻副總管一聲令下，身後兩人出手奇快，一個出右手扣住了雲中岳右腕脈門，左手直立如刀，一下用力擱在雲中岳右肩之後。一個左手一探，扣住了雲中岳左腕脈門，右手同樣直立如刀，用力擱在雲中岳左肩之後。

一下就把雲中岳拏住，使他動彈不得，雲中岳也絲毫不加反抗。

副總管臉色一沉，朝着張管事嘿了一聲。

張管事雙膝一屈，噗的跪倒地上，結巴巴的道：「副總座原諒，屬下八個手下，都被他制住，他脅逼着屬下帶他來見副座的。」

副總管沉哼道：「沒用的東西，還不給我出去。」

張管事聽到他的斥罵，如奉綸音，連忙應了兩聲「是」，爬起身，往外退去，開啓石壁，回到外面，只見一個花不溜丢的小姑娘，一手持着一柄短劍，從甬道迎面走了過來。

張管事看到來人，只不過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那會把她放在眼裏？口中沉喝一聲道：「喂，小姑娘，妳闖進來作甚？」

這位姑娘正是聞人鳳，她從石棺棺底像滑梯一般滑入了地下，舉目打量這裏好像是一條長廊，（本來這裏是第一道石壁，內外隔絕的，但是雲中岳進來之時，打開了石壁，張管事來不及推上，四名手下又被制，由雲中岳逼他去打開第二道石壁了。）

左邊壁角間，一排坐着六個黑衣漢子，地上橫七豎八的有六柄刀，一望而知這六人鋼刀脫手，人是被大哥制住了穴道。

但抬目看去，這走廊上除了有兩間石室，似乎已到了盡頭，盡頭處也有兩個持刀的黑衣漢子，木立不動，當然也被制住了穴道，只是不見雲大哥的人！

她又回身找去，走廊左右兩邊，各有兩間石室，左首一間是張管事和兩個殺手住的，右首一間地方較大，放着六張床舖，一跨進去，就有一股男人的臭汗氣味，兩間石室都是空的，根本沒有雲大哥的影兒。

等她從石室回出來，再踏上走廊，就看到有人迎面走來，那是張管事。

聞人鳳終於找到了一個人，心頭一喜，也「喂」了一聲，說道：「你有沒有看到我大哥。」

兩人幾乎是同時出聲的，張管事走近了幾步，看看姑娘面孔，和方才那個藍衫少年有幾分相似，不覺點點頭道：「妳是找妳大哥來的？」

聞人鳳道：「你看到我大哥了麽？」

張管事涎笑道：「是在下領他走去的，怎麽會沒看到呢？」

聞人鳳喜道：「我大哥在那？你快領我進去。」

張管事一雙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她，問道：「姑娘貴姓？」

聞人鳳道：「我姓雲……」

話聲出口，粉臉不自覺的緋紅起來。

張管事道：「在下姓張，叫張守成，這裏歸我所管，他們都叫我張管事。」

聞人鳳道：「張管事，那你快些領我進去咯！」

張管事微微搖頭道：「裏面姑娘不能去。」

聞人鳳道：「爲什麽？」

張管事道：「裏面石室是副總管管的，他手下的人，個個武功高強，進去不是白白送死？」

聞人鳳眨着眼睛道：「我大哥不是進去了麽？」

張管事道：「沒錯，令兄是我領他進去的，一到裏面見到副總管，就被兩個人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看他連一點反抗的力氣也使不出來，姑娘自然不可進去了。」

聞人鳳聽說大哥被兩個人一左一右架住，她自然不信，憑雲大哥的本領十個人也架不住他，她聽得不覺咭的笑道：「我大哥會被他們架住？我才不信呢，你快些領我進去瞧瞧。」

「姑娘眞的進去不得，還是在我這裏留下來吧。」

張管事色迷迷的邪笑道：「進去不是白白便宜了人家？」口中說着，左手一指點了過來。

聞人鳳柳眉一挑，叱道：「你找死？」唰的一劍朝他指上削去。

張管事閃身躲了開去，邪笑說道：「老子是找樂子，妳自己送上門來，我張管事若不照單全收，豈不辜負了姑娘一番美意？」

口中說着，雙手疾發，五指如鉤如爪，使的是一路大擒拏手法。

他身爲管事，身手自然不會含糊到那裏去，這一路大擒拏手法，使得快捷無比，記記不離姑娘腕、肘、肩、腰等關節要穴，出手凌厲已極！

聞人鳳連劈三劍，還是差點被他抓住，心頭不覺有氣，忽然左手朝前一伸，哼道：「看你敢不敢抓我？」

人家使的是擒拿手法，妳不伸出手去，尚且要抓妳的手腕，妳把手伸出去，豈非正好，張管事老實不客氣五指一落，扣住了她又白又嫩膚如凝脂的脈門之上，臉呈詭笑道：「姑娘這是自己送上來的。」

聞人鳳伸着手腕沒動，只是眨着眼睛望着他。

張管事五指一攏，他也懂得惜玉憐香，不敢太用力，怕把姑娘的玉腕扣痛了，但也不能不稍微用點力，不然姑娘只須輕輕一掙，就可掙脫。

他抬起一雙色眼，得意的朝姑娘望去，這一望，他幾乎忘了扣緊，不，他發覺自己五指在這一瞬之間，竟然再也用不上勁，心頭覺得奇怪，停在姑娘春花般臉上的眼睛忍不住移下去看看自己的左手。

哈，這一看，張管事嚇傻了眼，姑娘玉腕不知何時早已掙脫了自己的五指，應該說是五指早已鬆開了，因爲自己的五根手指早已粗得和香腸差不多，指頭色黑如墨，連整隻手掌幾乎都已染成黝黑，黑氣還在慢慢的往上延伸！

「毒！這是劇毒……」張管事感到極度的驚駭，他知道再躭上一回，只怕連命都保不住了，臉色扭曲，噗的跪到地上，求饒道：「姑娘饒命，小的該死，妳饒了小的吧！」

聞人鳳撇撇咀，說道：「你領我到裏面去，我就饒你不死。」

張管事沒命的應「是」從地上爬起，一面說道：「小的只能替姑娘打開石門，小的如果領姑娘進去，小的這條命就沒有了，姑娘只好自己進去了。」

聞人鳳道：「好，快給我去開門。」

張管事不敢違拗，走到石壁前面，左脚踩在壁角一塊突出卵石之上，石壁中間果然緩緩裂出一道門戶，回身道：「姑娘現在可以賜小的解藥了。」

聞人鳳舉步跨上，回頭說道：「姑娘使毒，從沒解藥，不過姑娘可以告訴你一個辦法，你目前劇毒還沒有蔓延到手臂，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齊腕剁下來，再過半個時辰，整條手臂都要保不住了，一個時辰，毒入心臟，就保不住命，你自己應該知道怎麽辦。」

說完，輕俏俏的朝石門中走了進去。

× × ×

副總管一手托着下巴，二郎腿又翹了起來，斜睨着雲中岳徐徐說道：「小子，你叫什麽名字？」

雲中岳朝他淡淡一笑道：「你呢？」

副總管森冷的道：「好小子，是我在問你，還是你在問我？」

雲中岳又淡淡一笑道：「自然是我在問你了。」

副總管覺得好笑，聳聳肩道：「你小子還沒弄清楚是誰落在誰的手裏？」

雲中岳笑了笑道：「在下的確還沒弄清楚。」

副總管大笑一聲，望了左右兩個漢子道：「這小子看來是個白痴。」

雲中岳舉手搔搔頭皮，又往後反背過去，說道：「我會是白痴麽？」

副總管道：「難道白痴會是我？」

雲中岳又回過手，摸摸臉頰，說道：「怎麽？難道白痴還會是我？」

他說之時，右手又往後反背過去。

副總管忽然似有所覺，雙目盯着雲中岳朝兩個漢子問：「你們沒抓住他？」

雲中岳雙手朝前一攤，笑道：「他們早就放開我了。」

副總管一驚，霍地站起身來，抬手就一指，凌空點向雲中岳「玄機穴」。

他果然不愧是副總管，這一指凌空點出，嘶然有聲，指上功夫，確實已有相當精純的造詣。

雲中岳臉上含着微笑，站着沒動，一縷指風襲到他的胸前，連身上長衫都沒動一下。

副總管臉色微變，正待幌動身形，閃了開去，雲中岳左手抬處，朝他肩頭虛虛一按，便笑道：「副總管，請你坐下來再說吧。」

他使的是「縱鶴擒龍」功，雙方相距雖然還有五尺距離，但一股無形壓力，却把副總管站着的人，硬生生被壓得坐了下去。

這下直把副總管驚懍得不知所云，心中暗自駭異的忖道：「這小子練的是什麽功夫，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雲中岳依然反背着手，說道：「副總管現在弄清楚了沒有？」

副總管道：「閣下要問什麽？」

雲中岳道：「你先說說你叫什麽名字？」

副總管道：「在下王奇。」

雲中岳說道：「副總管管的是些什麽呢？」

王奇道：「在下負責管理的是這地下的事務。」

雲中岳道：「好，我問你，可有一個叫藍文蘭的姑娘，被送到這裏來麽？」

王奇忙道：「有，有，那是昨天剛送來的。」

雲中岳道：「她在那裏，你帶我去找她。」

王奇臉有難色，說道：「那位藍姑娘已經交給女囚房去了，現在是不在在下管轄之內。」

雲中岳道：「那是什麽人管轄的？」

王奇囁嚅的道：「那是……是柳花娘所管。」

雲中岳目光一寒，沉聲道：「姓王的

，你是這裏地下的副總管，我不管柳花娘，柳草娘，在下要你帶路，你不給我帶路，只怕不行……」

剛說到這裏，只聽走廊上傳來一陣叱喝和雜沓而輕快的脚步之聲，緊接着又是一陣「砰」「砰」「砰」輕響，聽聲音好像有七八個人摔倒在地，就寂然無聲。

這時却響起一個嬌脆的笑聲，說道：「你們眞是一點用也沒有。」

雲中岳聲音入耳，心頭一動，暗道：「那不是聞人鳳麽，她也找進來了。」

只聽聞人鳳的聲音叫道：「大哥，你在那裏呢？」

雲中岳急忙應聲道：「妹子，我在這裏。」

「啊，」聞人鳳驚喜奔了進來，嬌笑道：「大哥原來果然給他們抓住了。」

短劍一揮，劍光像閃電般分向雲中岳身後兩個黑衣大漢刺到。

雲中忙道：「妹子住手，他們已給我制住了穴道。」

但這話已是遲了一步，劍光一閃那兩個黑衣漢子一個一條左臂，一個一條右臂已被她鋒利劍鋒齊肩削落，血流如注。

那王奇也趁雲中岳回頭說話之際，身形閃動，一下掠到右首牆角，雙手急撲，牆角間登時裂開一道門戶，他一下往裏閃去。

雲中岳大喝一聲：「姓王的，你給我回來！」

右手將他背後抓去，這是「縱鶴擒龍」功的「擒龍手」，這一招，就有一股極强的吸力，可以把人平空吸了過來，但怎知王奇閃去的身法極快，那一道裂開的石門，闔得也極爲快速，雲中岳招手之際，石門已經闔攏，自然無法再把王奇招回來了。

雲中岳只得暫且由他逃走，回身點出兩指，替兩個黑衣漢子閉穴血穴，一面問道：「妹子怎麽進來的呢？」

「大哥還問呢！」聞人鳳嬌嗔的橫了他一眼，才道：「人家急都急死了。」

雲中岳道：「好了，我們先要找到這姓王的副總管才好。」

兩人先前還沒覺得什麽，這一抬頭，才看到這間石室的門口，已經悄無聲息的成了一道石壁，這一來，這略呈長方的一間石室，成了室徒四壁，再也沒有出口。

聞人鳳氣惱的道：「大哥，我們怎麽辦呢？」

雲中岳走到門口，仔細察看了一陣，但覺整座石壁，渾然天成，那有什麽門戶痕跡？不覺怒道：「這姓王的眞該碎屍萬段。」

他走近左首黑衣漢子身邊，舉手拍開穴道，喝道：「朋友若是要想活命，過去把石門打開了。」

那黑衣漢子眨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一聲不作。

聞人鳳氣道：「你聽到了沒有，我大哥要你去打開石門，快去打開了，不然，看我饒了你才怪。」

那漢子依然一聲不作，但身子搖了兩搖，就往地上倒下。

聞人鳳看得怔了一怔，說道：「大哥，他……」

雲中岳在達仁堂藥舖遇上襲擊自己的幾個黑衣漢子也是如此，你問他話，他們就服毒自戕，這就說道：「他們口中藏有毒藥，已經服毒自戕了。」

聞人鳳哼道：「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還怕問不出來麽？」

左手一抬，一下揑開另一個黑衣漢子的下顎，再在他後頸拍了一掌，那漢子「咯」的一聲，吐出一小粒蠟丸。

聞人鳳道：「大哥，現在你可以解開他穴道問話了。」

雲中岳抬手一拂，解開了他受制穴道，說道：「朋友最好和我們合作，逞强是沒有用的，你只要把石門開了，就可以放你，決不留難。」

那漢子也和先前那人一樣，眨着眼睛看了雲中岳一眼，一聲不作。

聞人鳳看得怒從心起，叱道：「你是啞巴？我大哥問你的話，你怎麽不說？」

那漢子忽然身軀一震，張咀噴出一口鮮血，往地上倒了下去。

聞人鳳看得一怔，咦道：「他口中那粒毒藥明明吐出來了，怎麽會死的呢？」

雲中岳道：「他口噴鮮血，可能是嚼舌而死。」

聞人鳳氣道：「好死不如惡活，他們幹麽這樣視死如歸？」

雲中岳道：「可能他們受到嚴格的控制，一旦身落人手，就非死不可。」

正說之間，鼻中隱隱聞到一股隱隱約約的蘭花香氣，他還以爲是聞人鳳和自己站得很近，女孩兒家衣衫上喜歡薰香，也並未在意。

聞人鳳可是使毒世家出來的，她也聞到了這一股淡淡的幽香，心中驀然一動，身子緩緩朝雲中岳身邊靠近，附着他耳朵悄聲道：「雲大哥，溫老二送給你的那瓶『解迷丹』用得着了。」

雲中岳道：「妳覺得那裏不對了？」

聞人鳳道：「你沒聞到香氣麽，我聞得出來，這香氣之中，並不是毒藥，那一定是溫家的迷香了。」

雲中岳低噢了一聲，說道：「我還當是……」

他只說了四個字，底下的話就停住了，怎好說是姑娘家身上的香氣？這話不太輕薄了？

聞人鳳嬌靨微微一紅，嫣然笑道：「我從不燻香……」

雲中岳急忙取出溫老二的「解迷丹」，打開瓶塞，傾了兩顆，每人口中含了一顆，一面低低的道：「我們要不要給他來個將計就計？」

聞人鳳低低的道：「我也就是這個意思咯！」

接着嬌笑道：「不過這件事不用大哥操心，交給我來辦就好了。」

雲中岳道：「妳要怎麽辦？」

聞人鳳道：「待會你只要假裝昏迷，不用動手，只管靠在椅上休息就好。」

雲中岳道：「要是有人進來呢？」

聞人鳳悄聲道：「你不管咯，我不出聲，你就不用出手，我要誘溫老三進來，等他進來了，你就不能讓他再出去。」

「好！」雲中岳點頭道：「我聽你的就是了。」

聞人鳳甜甜一笑說道：「就這樣說定了。」

石室香氣漸漸由淡而濃！

聞人鳳道：「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休息了。」

雲中岳點點頭，兩人就在石椅上坐下，各自找了最好的角度，倚几假寐，緩緩閉上了眼睛。

濃馥的蘭花香氣，好不迷人，嶺南溫家的迷香，委實有它的奇妙之處，聞久了也一點都不嗆喉，讓你有如入芝蘭之室的感受，如果沒有溫老二這顆「解迷丹」，兩人眞會在不知不覺中沉醉下去。

約莫過了頓飯時光，雲中岳耳中隱隱聽到右首牆角響起極輕微的移動之聲，那就是方才副總管王奇逃進去的那道門戶，心中暗道：「來了！」

一面立即以「傳音入密」朝聞人鳳道：「妹子，小心，那道石門正在開啓！」

聞人鳳不會「傳音入密」，只好不作聲。

石門開啓之後，只聽王奇的聲音在門外陰惻惻笑道：「好小子，你也會落到老子的手裏！」

隨着話聲，當先舉步，走了進來。

雲中岳悄悄睜開一綫眼縫，只見王奇身後跟着兩名黑衣漢子，王奇一抬手，吩咐道：「你們先把這一個小子送到囚房裏去。」

兩名黑衣漢子答應了一聲，其中一個道：「副總管，這女的要不要送到女囚房去？」

王奇瞇着一雙色眼貪婪的看了聞人鳳一眼，得意一笑道：「要送，也是明天的的事兒，先讓她留下來，本座要好好的問問她。」

那漢子涎笑道：「昨天送來的那個，副總管也『問』過了麽？」

他們口中的「問」字，說得很含蓄，但顯然不是好事。

王奇托着下巴，哼道：「那姓藍的丫頭，可是上面交下來的，指定要交柳花娘那裏去，本座就不用『問』了。」

他摸着下巴的手一揮，說道：「你們快把這小子弄走，別躭擱時光了。」

這兩個黑衣漢子敢情是副總管的心腹，聽到副總管這句「別躭擱時光」，兩人會心一笑，口中又應了聲「是」，正待跨上前來，忽然身子一陣搖幌，不約而同「咕咚」倒了下去。

王奇看得一驚，喝問道：「你們……啊……」

他臉上突然間流露出驚佈之色，只「啊」了半聲，身子一歪也砰然跌倒下去。

雲中岳看得一奇，但立即明白過來，這一定是聞人鳳在這間石室中佈下了什麽毒粉，難怪要自己只管靠在椅上休息，不用出手了。

王奇無故昏倒，引起石門外幾個人的驚呼！

雲中岳只瞇着一條眼縫，不敢抬頭望去，是以看不到石門外的情形。

只聽有人說道：「大概室中香氣太濃了，副總管也昏迷過去，這該怎麽辦？」

另一個人道：「快去禀報兩位老爺子才好。」

第三個人接口道：「對，那要快去才行。」

雲中岳心中暗道：「不知道他們口中說的兩位老爺子是誰？」

他們只是在門口張望，沒有一個人敢跨進石室中來。

接着只聽第一個人說道：「那就這麽辦，你們兩個守在這裏，兄弟這就趕去報告。」

隨着話聲，有一個人的脚步聲，迅快的離去。

雲中岳估量門口只有兩個人了，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兩個黑衣漢子面朝石室，望着他們副總管，他就雙手齊發，朝兩人招了招。

那兩個黑衣漢子看到雲中岳忽然睜開眼來，還朝他們招着雙手，口中剛「咦」了一聲，突覺一股極大的吸引力，把自己身子往石室中吸了進去，不禁同時驚「啊」一出聲，但驚「啊」方起，兩個人已經身不由已的飛到雲中岳身前。

雲中岳那還敢怠慢，閃電點出兩指，把兩人放到離王奇不遠的身邊。

聞人鳳聽到聲音，悄悄睜開眼來，看了雲中岳一眼問道：「是大哥出手了？」

雲中岳以「傳音入密」說道：「這兩個人就站在門口，所以我把他們請進來了，哦，妳快閉上眼，已經有人來了。」

聞人鳳依言趕緊閉上眼睛。

還沒多久，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及門而止。

雲中岳聽出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脚步較重，是報訊去的黑衣漢子。後面一個好像是點着足尖走路，聲音甚是輕微，敢情就是他們口中「兩位老爺子」中的一個了。只要聽此人走路的聲音，輕功極高，一身武功，就勝過王奇甚多。這回他因對方身手極高，不敢再瞇着眼縫去。

只聽走在前面的黑衣漢子口中「咦」了一聲，說道：「十一號和十三號，剛才明明守在門口的，怎麽也進去了？」

接着有人咳嗆了兩聲，響起一個低沉沉而沙的聲音說道：「奇怪，你們王副總管已經預先服過解藥，進去不可能被迷倒，十一號和十三號，在你趕去報訊之後才進去的，石門開啓已超過一頓飯的時光，迷香藥力應該已經消失，也不可能會被迷昏……」

雲中岳聽到他說話的聲音，心中暗道：「果然是溫老三！」

那黑衣漢子道：「那麽副總管他們怎麽會……」

溫老三道：「你隨老夫進去瞧瞧，你可知道這兩個少年男女是什麽來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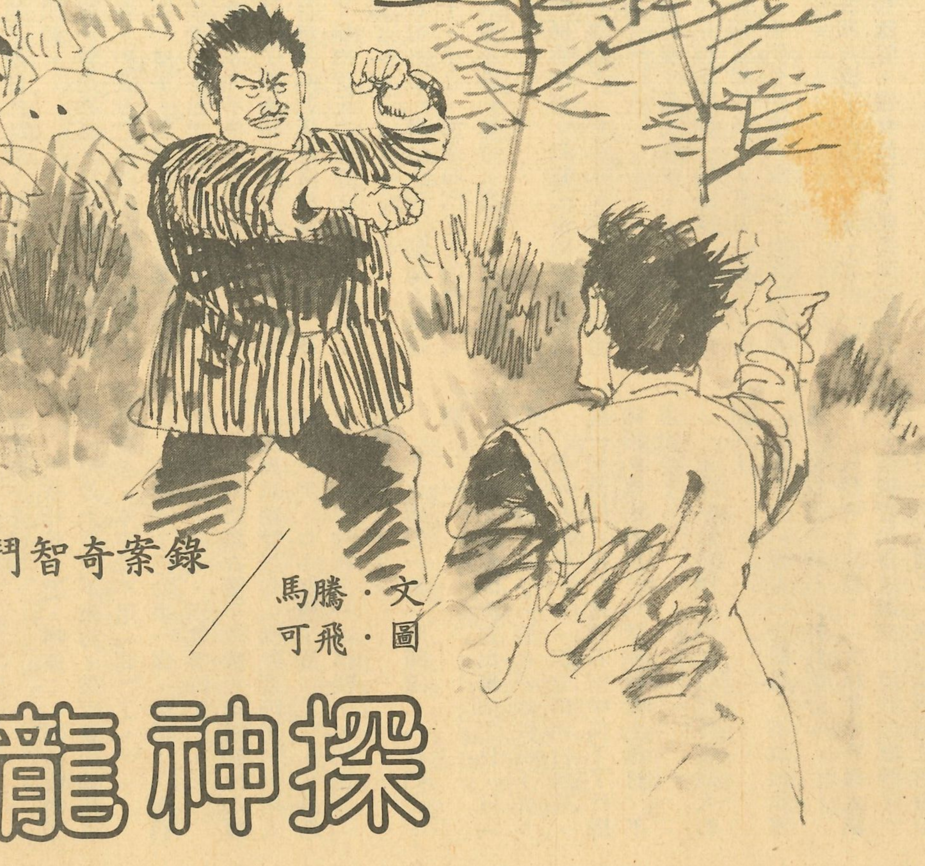
他開始舉步跨入；但他是個老奸巨猾的人，疑心也很重，跨進石室，就停住下來，聳起肩膀，皺着鼻子，朝石室空中嗅了一陣，才繼續跨進了第二步。

那黑衣漢子跟在他身後，說道：「小的不大清楚，聽說他們是兄妹兩人。」

「兄妹？」溫老三才跨出第三步，忽然停住，說道：「會是聞人俊兄妹？」

他凝注目光朝靠石椅上昏迷不醒的雲中岳、聞人鳳兩人打量了一陣才道：「不是聞人俊兄妹，這兩人會是什麽人呢？」

（未完）



社會偵探鬥智奇案錄

馬騰·文　可飛·圖

猛龍神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鳳被「怪物」嚇得昏了過去，終於被人綁架走了……而喬啓光也被人殺死，棄屍路旁，這兩個消息均使雷克和龍天保驚震不已，他們唯一可以破案的綫索也隨喬啓光的死亡而消失……彭朋把龍飛鳳綁架，鎖在小房中，任她想盡辦法也無法逃出，彭朋還威脅她，若不乖乖的待在小房中的話，將會讓她和「怪物」住在一起，嚇得龍飛鳳出聲不得……雷克、龍天保出動了大批軍警包圍憑朋化工廠，却一無所得，只得悻悻然離去……龍天保跟踪陸憑朋來到一處農場，接着，他聽見飛鳳的喊叫聲而衝入一間平房，誰知龍天保却跌入敵人的陷阱中。

跟踪匪徒　反遭暗算

龍天保借着桌子的阻力站直身子，右手一翻，緊緊的抓着那長鞭，同時身子一翻，滾過那張桌子，來到桌子的另一面，跟着用力一扯。

相信大家都聽過「欲擒先縱」這個成語吧，現在的情形就和欲擒先縱差不多。使鞭那名大漢因爲剛才一扯，使到對方向前跌了出來，是以這時他的右手已經伸到他身子的後面。而龍天保因爲翻過桌子，他的身子雖然巳經到了桌子的另一面，可是他的右手還是向前伸着，這是因爲皮鞭的長度有限的緣故，所以如果這時兩人一同用力向兩邊扯的話，那大漢所使的力一定不及龍天保所使的力大。

果然，在龍天保用力一扯之後，那大漢登時被他扯得向前疾跌過來，「砰」的一聲撲在桌上。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龍天保連忙一手搶過皮鞭，接着便一拳往那大漢的左太陽穴打下去。這一拳的力使得着實不輕，那大漢於是悶哼一聲，便昏了過去。

其餘四人見狀大吃一驚，龍天保就趁着他們一呆之際，揮動手中長鞭，向其中一人打過去，那人祇覺眼前鞭影翻動，還來不及閃避，便給長鞭纏着頸子，那人怪叫起來，雙手向頸子上的長鞭抓去。

龍天保不待他弄開皮鞭，便立即一扯，那人向前跌撲過來；「砰」的一聲，前額撞在桌邊上，登時昏了過去。

這時站在左首的一名漢子眼看形勢不妙，翻身滾到屋角，拾起那柄手鎗，向龍天保放了二鎗。龍天保一看到那人滾到屋角，便知道情勢不對頭，是以他立即着地一滾，滾了開去，跟着手一揮長鞭向那人捲去，纏着他的足踝同時用力一拉，那人怪叫一聲，向後仰天倒下去，跌在地上。

龍天保撲到他的身旁，一脚用力踏在他的手腕上，那人五指一鬆，手鎗跌在地上，龍天保立時伸手奪了過來，抵在那人的頭頂，同時大聲喝道：「別動！」

其餘兩人正想撲過來，但當他們一看到這個情景的時候，他們便陡地停住了身

子。龍天保用鎗咀在那人的頭頂大力地敲了一下，喝道：「站起來！別耍花樣！」

那人叫了起來，他的叫聲簡直和殺豬的沒有兩樣，他慢慢的站了起來，龍天保用鎗抵在他的背上，沉聲道：「拾起那條皮鞭，把他們兩個綑起來，快！你別想打甚麼歪主意，否則我在你身上開兩個透明孔！」

那人站在那裏呆着，龍天保在他背上一推喝道：「快！別以爲我會憐惜你！」

那人在他一推之下向前跌出幾步，終於拾起那皮鞭，把那兩人背靠背的綑了起來。

龍天保在他們身上一推，他們立即好像滾地葫蘆似的，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龍天保向那人喝道：「走！」那人被他一喝，向門外走去，而他自己亦跟着閃身走了出去。

門外一片寂靜，龍天保不禁一怔，因爲外面實在太靜，靜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這是不合常理的，難道農場內的人竟然未被剛才的鎗聲所驚動？或是農場內再沒有另外的人，祇有這五個人？

這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農場內的人現在都已經在外面等候着他，祇待他一出去，便如探囊取物似的把他抓着，龍天保一想到這裏，心中便一陣吃驚，而同時，他却不能不佩服彭朋「導演」這一連串事件的功刀深厚。

首先，他故意在有意無意之間讓他們發現憑朋化工廠的秘密，而在他們撲了個空之後，知道他們一定會懷疑到陸憑朋身上，是以他又命陸憑朋故意把自己引到這裏來，讓自己自投羅網。

龍天保在突擊搜查憑朋化工廠之後，便知道上了當，可是到現在，他才知道他眞眞正正的上了大當，他們一開始便已經入了彭朋所佈下的圈套，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巳在他意料之中，龍天保想到此處，心中不禁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可是他知道現在絕不是嘆氣的時候了，他必須作出一個決定，是繼續留在屋內還是衝出去？而他立即便決定衝出去。

因爲他知道，若是留在屋裏，一枚手榴彈或是一枚催淚彈便可以把他趕了出來。這和現在就衝出去實在沒有兩樣。

他心裏有了決定，便沉聲道：「繼續走出去！」那人却停住了脚步，不再向外走去，龍天保更加肯定了，是以他突然在那人背後一推，那人向前跌出兩步，跟着便發足向外奔去，同時大聲叫道：「是我，不要開鎗！我是阿炳，不要開鎗！」

可是他才走了兩步，鎗聲便响了，那祇是幾下和開香檳酒瓶時發出的聲音差不多，可是龍天保立即便知道那是裝有滅聲器的手鎗所發出的。那人的身子挺了幾挺，背上突然多了幾個透明孔，跟着便向前倒了下去。

龍天保一聽到鎗聲和看到那人中鎗的位置，便知道屋上一定有人埋伏着，居高臨下的從後面突擊，這確是一個十分有利的地位。

他向外望去，從這間屋到鐵絲網的鐵柵，是一片草地，毫無可以用作掩護的物件和地方，他極力思索了一會，仍然想不出任何脫身辦法。但當他的視綫突然停在剛才衝出去而被亂鎗殺死的人的身上時，他的心中便陡地一動。他緊握手鎗，突然向外衝了出去，同時向屋上連放了三鎗。

龍天保放這三鎗當然祇是作爲掩護，他的目的祇在那具屍體。他在放出三鎗後，便立即撲到那死人的身上，一手將那死人抓起放在背上，跟着朝鐵柵方面走去。

他才舉步向前走了幾尺，背後便响起了一連串驚人的鎗聲，感到背上幾下強大的衝擊，加上那人的重量，使到他幾乎站不穩身子，撲倒在地上。

他勉力向前繼續奔去，現在他離那扇鐵柵祇有十碼，而就在這時，背後响起了呼喝聲，他轉頭向後望去，看到有五名手持手鎗的漢子向他追了上來，龍天保再發力奔向那扇鐵柵，這時他離那扇鐵柵祇有五碼，而後面追來的五人却愈追愈接近，並且不斷的向他開鎗射來，如果不是有那具屍體擋住了子彈，那麽他早已中彈倒地了。

他一面向前奔去，一面抽出右手，向後連扳了四下鎗掣，「砰、砰、砰」的三聲鎗响過後，緊隨着的便是三聲驚呼聲，三人向後倒了下去，但當他第四次扳動鎗掣的時候，手鎗發出的祇是「卡」的一聲，再沒有子彈射出來了。

龍天保暗罵一聲，這時他已經來到那扇鐵柵前，他一手把它推開，拋下背上那具屍體，向外跑出去。剛才那五人其中三人被龍天保射倒，其餘兩人立即伏了下來，現在已經離龍天保很遠了。

龍天保一走出鐵柵外；便向樹林跑去，但當他來到他事先停放汽車的地方時，他不禁陡地一呆，原來他那輛車已經不知去了那處，龍天保心中大急，連忙向四週一望，却發現樹林的極邊處停着一輛車子，車中似乎有一對情侶在談情，龍天保暗笑道：難怪人說在戀愛中的男女是盲目的，的確不錯，他們祇知道在喁喁細語，好像天地間祇有他們兩人，却不知道外面正在發生一場生死搏鬥的鎗戰！

他飛步跑到車旁，一手拉開車門，閃身坐了進去，同時道：「我首先道歉打擾你們，不過請你立即開車，直去警局好了，有人要追殺我！」

那對情侶似乎沒有被龍天保所震驚，那個男的還轉過身來，向他說道：「你並沒有打擾我們，我們已經在這裏恭候多時了，龍先生。」這時龍天保簡直整個人呆住了，就在他一呆之際，那人按下了一個白色的按鈕，祇聽得兩邊車門傳來「卡卡」兩聲。

他做夢也想不到車中的「情侶」竟是彭朋派來等他上鈎的，是以他在剎那間陡地一呆，可是他的反應也着實快，當他發覺那人按下那個白色按鈕時，便感到事情不對頭，他手指一緊，向那人放了一鎗，接着便伸手去扳動車門的手掣。

可是他却忘記了那柄手鎗巳經沒有子彈，它所發出的祇是「卡」的一聲，而當他伸手去扳車門手掣却絲毫不被扳動。

在那人按下那白色按鈕後，車的兩扇車門已經自動關上了。

就在同一時間，車的中間突然「斯」的一聲升起了一道玻璃，將龍天保和那對「情侶」從中隔開了。那對「情侶」這時一起轉過身來，向着龍天保猙獰地笑起來

。那個女的突然伸手將頭上的「頭髮」揭起，龍天保才看清楚那原來是個戴了假髮的男子。

那男子猙獰地笑道：「怎麽樣？龍先生，我的女人相還算不錯吧？」

那輛車顯然是裝有通話器的，所以那人的聲音才能傳到車的後面來。

就在這時，一名大漢從農場走了出來，打開了鐵柵，那男子立即開動車子，駛出樹林，駛入農場，在草地上停了下來，立時便有四名男子走過來，他們都是握着手鎗的。

其中一人走近車旁，伏在車窗上，向車中那兩人低聲道：「我們行動要快些，彭大哥說鎗聲可能已經驚動了警方，別惹出麻煩！」

那人的話雖然說得十分輕，可是因為車中裝有傳聲器，是以龍天保亦隱約聽到他的說話，而這時候，龍天保心中便陡地一動。從那人剛才所說的話看來，彭朋是恐怕鎗聲會驚動警方，才吩咐他們迅速行事，他亦相信彭朋必定會將他帶到另一處地方去。

所以他現在要做的事便是拖延時間，希望警方能在他們離開這裏之前趕到。

這時其他三人來到車門旁邊，龍天保看到車前那人伸手在一個紅色按鈕上按了一下，右邊的車門便傳來「卡」的一聲，同時轉身向他說道：「快出去！」

龍天保移過一些身子，伸手去扳動那手掣，慢慢的推開車門，門外那三名漢子向後退開，那知就在這時，龍天保突然用力將車門向外推去，那三名漢子不料有此一着，登時被車門撞個正着，向後倒去，而龍天保亦飛身撲出車外撞在那三人身上，四個人撞在一起倒在地上，滾作一團。

站在車前門旁的那人也被這突然而來的意外呆住了，他緊握手中的鎗，却不敢放鎗，因為他們四人亂作一堆，要是他開鎗的話，射中自己人的機會是三比一，而且他們要的是活着的龍天保而不是死的，是以他祇有站在那裏空着急，不知所措。

混亂中，龍天保左手繞着其中一人的頸項，右手便一拳朝他的臉上打去，祇聽得一陣鼻樑骨折碎之聲，跟着便聽到那人怪叫一聲，雙手掩面，鮮血從他的指縫湧出來。

而這時其他兩人已從地上爬起來，龍天保連忙雙脚向他們足踝一勾，那兩人仰天便倒在地上，龍天保抓着兩人的後領，將他們的頭用力撞在一起，兩人悶哼一聲，便昏了過去。龍天保連忙拾起地上一柄手鎗，正想站起來，那知就在這時，他的後腦突然受了重重的一擊，他祇覺眼前景物亂轉，就好像萬花筒一樣，也好像置身於一個百花齊放的花園中……

× × ×

龍天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昏了多久，但當有人拿了少許阿蒙尼亞放在他鼻端前時，阿蒙尼亞的刺激性氣味，使到他全身一震，不禁打了一個噴嚏，慢慢的醒了過來。

他首先感覺到的便是後腦上一陣陣火炙般的劇痛，龍天保自然而然的呻吟了一聲，伸手摸向後腦，慢慢坐了起來。

他抬起頭來，向四面望去，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張長沙發上，在他前面的一張安樂椅上坐着一名中年人，在那中年人的左右站着十多名荷槍實彈的大漢。

那中年人一見龍天保醒過來，便呵呵笑起來，道：「似乎我們以前還未曾見過面吧，龍先生，不過，人生何處不相逢，現在我們不是碰頭了嗎？哈哈……」

他好像在做戲，也好像在演說般道：「首先，讓我自我介紹，我姓彭，單名一個朋字。」

龍天保心中一亮，冷笑道：「能够見到你，也算不枉此行。」

彭朋伸手撫着唇上那一小片薄鬚，狡猾地笑，道：「不過還得要閣下委屈一下了。」

龍天保突然沉聲喝道：「我妹妹現在怎麽樣？」彭朋笑道：「很好！很好！而且你們兄妹很快也會見面了。」

說着一揮手，三名手握輕機鎗大漢來到龍天保面前，彭朋一攤手道：「請！」

龍天保知道現在如果自己輕舉妄動，祇有自討苦吃，是以他一言不發，跟着那三人走出去。

彭朋待龍天保走了出去後，向他身後的一人揮了揮手，那人連忙來到彭朋的面前，彭朋向他問道：「那批貨準備好了沒有？」

那人恭恭敬敬的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運去的了。呀，是了，大哥，我們剛才接到那邊的消息，他們說我們訂的那批貨將會在這一二天到達，叫我們隨時和他們聯絡。」

「那很好，不過做事要小心些，別走漏了風聲。」

「我們會小心的了，請大哥放心。」

彭朋突然站了起來，說道：「現在盡快撤離這裏，別留下任何痕跡！」

說着大步向外走去，來到農場外面，這時在農場大門早已停着一輛私家車和兩輛卡車，那兩輛卡車的車身有着憑朋化工廠的標誌。

他來到那輛私家車旁，打開車門，坐了進去，對坐在駕駛座位的一個人道：「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那人答道。

「開車！」

隨着他的說話，車子已經以高速度向前衝出去，而在後面的那兩輛卡車亦跟着駛去！

× × ×

龍天保被帶上最後的一輛卡車時，便發覺車頭是向着西郊的，他心中一怔，暗想道：「西郊是沒有什麽特別建築物的，莫非他們的總部就是那幾間別墅之一？」

就在這時，他被帶上了卡車，卡車內是密不通風的，裏面十分黑暗，是以當他踏入車內的時候，他的眼前便陡地一黑。

而就在這時，他的耳邊響起了一陣嬌呼聲：「大哥，原來是你！」

龍天保漸漸習慣了黑暗的環境，向前望去，却發現自己妹妹正坐在他前面一張長椅上，杏眼圓睜，張大了口，突然輕呼一聲，向龍天保撲過來，倒在他的懷中。

龍天保也是驚喜萬分，緊緊的將她摟着，龍飛鳳的聲音帶着哭意，但却無法掩蓋她內心的歡喜，她道：「大哥！都是我

不好，你不怪我吧？」

龍天保輕撫她的秀髮，柔聲道：「不！不！我不會怪你的。」他抬起頭來，才看到原來車內早已坐着兩名手持輕機鎗的大漢，他們併坐在卡車內另一面的一張長椅上。

這時卡車的車門已被關上，車內又是一片黑暗。龍天保和龍飛鳳坐在長椅上，那兩人的鎗嘴一直指着他們。

過了一會，卡車一陣震動，開始向前駛去，從車子的搖動，龍天保知道它正在以高速度駛着，而他的腦子也一直在打着轉。

× × ×

雷克一接到發現鎗聲的報告，便整個人從椅上跳了起來，他已經察覺出事情不大尋常，因為事情太過巧合了。

當他數次打電話找龍天保都找不着時，他便知道龍天保一定已經發覺了綫索，而這綫索他也發覺了，同時龍天保必定已經出去追查這綫索，但他却不明白龍天保為什麽不和他一起去，而單獨行事。

在他發覺陸憑朋有值得懷疑的地方時，他便立即派人到憑朋化工廠附近監視，他自己却打電話去找陸憑朋，但得到的結果却是：陸憑朋早已離去，這證明他的想法不錯，可是他不知道陸憑朋究竟去了那裏。

而他派出去的鄧雄又久久未返，他祇有空着急的份兒，半小時後，鄧雄打電話回來說，北郊的巡邏車接獲發現鎗聲的報告，他心中便陡地一動，他已想到事情一定有點關連。

他立即按下枱上通話器的按鈕，大聲叫道：「黄警官，兩分鐘內集合二十名弟兄，要全部武裝的，在外面等候出發！」

兩分鐘後，雷克跳上衝鋒車，隨着一陣嗚嗚之聲，兩輛衝鋒車向着北郊疾駛而去。

當雷克抵達北郊農場的時候，他整個人都呆住了，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熊熊的大火，北郊農場幾乎全部倒塌了，農場外面早已停着幾輛警方的巡邏車，但那些警員却祇能望着那熊熊的大火在焚燒着，因為火勢實在太大了。

這時，一人跑到衝鋒車旁，那正是鄧雄，他喘着氣地向雷克道：「探長，我看這件事有點不對勁，這場火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不然怎會整間農場都一齊起火的，而且——」

「怎麽樣？」

「我相信那些故意放火的人預先一定在農場內放有爆炸品，你看！整間農場都幾乎給炸塌了。」

雷克沉吟着，他的腦子實在亂到極點，他滿以為可以在這裏找出事情的關鍵，然而，他現在所見到的，却是一座火光熊熊，而且被炸到全不像樣的農場。

龍天保一定是曾經來過這裏，可是他現在去了那裏呢？他想了一會，問鄧雄道：「你可知道裏面有沒有人？」

「不知道，我們來到的時候，整座農場已經起了火，要是裏面有人在的話，那麽……」

不用鄧雄說下去，雷克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麽了，如果農場內是有人的話，那麽那些人一定無一倖免。

就在這時，遠處傳來一陣「嗚嗚」之聲，八輛滅火車風馳電掣的衝過來，立即散了開去，將整座農場包圍起來。八架雲梯迅速地昇了起來，每架雲梯上都站着兩名消防員，他們居高臨下對着農場每一處起火地方。

雷克看到消防局的副局長白楊正在指揮那近百名的消防員，忙個不亦樂乎，沒有發覺已有警長在場，是以他走過去，向他招呼道：「白副局長！」

白楊轉過來，一看是雷克，忙道：「雷探長，原來你也來了！」

雷克向他說道：「老白，你看這場火怎麽樣？」

白楊用手摸着下巴，道：「這個也很難說，因為這裏郊區接駁水源比較困難，不過我們會盡力而為的。」

「老白，我想你派人進去火場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被困在裏面，因為我懷疑我的一位朋友曾經到過這裏。」

白楊沉吟了一會，沉聲道：「這是十分危險的，你看，整座農場都被燒通頂了，隨時會倒塌的，而且若是有人被困在內，恐怕已經凶多吉少了。」

雷克伸手搭在他的肩頭上，道：「老白，你就算是帮我一個忙吧，而且我這個朋友的生死關乎着最近那幾宗神秘命案的，怎麽樣？」

白楊的雙眉向上一揚，立即轉個身去，向他身旁的一名高級消防官說了幾句話，那消防官立即飛步跑了開去。

白楊轉過身來，向雷克道：「要是你那位朋友眞的在裏面的話，那我祇好替他祈禱了！」雷克並沒有說什麽，因為他也知道機會實在太少了。

這時，一輛救傷車駛到來，而救火的水源也接通了，因為起火的面積大，所以用以救火的水喉也特別多，二十多條水柱一起向農場射去，立時將火勢控制了。

不一會，十多名頭戴鋼盔，身穿防火的石棉衣，佩帶着氧氣筒的消防員，向火場中走去，他們各人手上或腰間都帶着利斧，鐵錘和鐵筆之類，用以弄開門窗，或打破阻碍物的用具。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轉眼間，那十多人進了火場已經有二十分鐘了，農場的火勢亦慢慢減弱，可是仍未見他們出來，這時不單是雷克心中焦急，就連白楊也有點焦慮了。

因為這時農場的建築物原來給大火焚燒了好一會，已經開始爆裂和不堅固，再給救火水柱的衝力一撞，不禁搖搖欲墮。

又過了五分鐘，第一個搜索的人員從火場中走了出來，接着便是第二個，第三個……

不一會，十多名搜索人員已經全部走回來，但是他們却是空手而回。

他們來到白楊面前，雖然他們是穿有防火的石棉衣，可是裏面的氣温實在太高了，是以他們各人都是滿面通紅，全身由頭至脚全濕透了，而且還有數人面上和手足都受了傷。

他們其中一人來到白楊身旁，道：「副局長，我們將農場內每一寸地方都搜過

了，我們可以肯定裏面沒有人！」

雷克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向白楊道：「老白，多謝你合作！」說着伸手在他肩頭上一拍，轉身走回衝鋒車上，按下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大聲說道：「各區巡邏車注意，各區巡邏車注意！我是雷探長，你們由現在開始，留意各行駛車輛，我現在要尋找龍天保——私家偵探龍天保和他妹妹的下落，如有發現任何可疑車輛，立即扣留下來，如發現龍氏兄妹行踪，立即向我報告！」

雷克又將說話重覆一遍，才按下通話器，同時向鄧雄一揮手，鄧雄立即跑了過來，雷克向他說道：「你帶這裏二十名弟兄，向西郊和北郊去搜查，如果發現龍氏兄妹的行踪，立即向我報告，同時留意一些可疑的車輛，記着！要是到時形勢緊迫，來不及等我的話，你自己拿定主意去做，不過，千萬不要和他們硬碰！」

鄧雄應着走了過去。雷克怔怔的想了一回，才開動車子，逕自返回警局。

× × ×

卡車一直以高速度向前行駛着，龍天保知道自己將會被帶到那裏去，但從車子的震動，他可以知道車子一直向着西郊駛去，而且經過的路愈來愈崎嶇了。

車內仍然一片黑暗，這使到龍天保更加能夠集中他的精神去思索。

他知道祇要一到達他們的總部，能夠逃走的機會便更少了，但如果要他現在立即離開，他却不願意，因爲強烈的好奇心使到他渴望知道彭朋的總部情形，和他究竟在進行一些什麽非法勾當。

如果現在祇有他一個人的話，他大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長椅上憩息一會，養足精神來應付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坐在他身邊的却有他唯一的親人，是他最疼愛的妹妹，他不能讓她跟自己一起冒險，他必須在抵達他們總部前把龍飛鳳帶出險境，可是他怎能把她帶出險境，而自己又可繼續被帶往他們的總部呢？

這正是使他大傷腦筋的問題，然而，時間却愈來愈少了，他必須盡快作出一個決定。他苦苦的思索着，當他偶然的抬起頭來，在黑暗看到那兩名手執輕機鎗的鎗手時，他的心頭便陡地一動。

他想到一個可以兩全其美的辦法了，他不禁輕輕吁了一口氣，用手肘輕輕一碰他的妹妹，龍飛鳳轉過頭來向他望去，龍天保嘟起嘴，同時頭向那兩名鎗手一揚，龍飛鳳臉上露出迷惑之色，顯然未領會他的意思。龍天保微微揚起右手，手指緊握，作出向前擊出一拳的模樣，龍飛鳳皺起的雙眉慢慢的鬆開，臉上跟着露出發自內心的喜悅。龍天保一看到龍飛鳳臉上喜悅之色，心中不禁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他知道他這位妹妹的性格好動，而且酷愛刺激，可是他的本意是希望他讀完大學之後，便送她去外國深造，那知她讀完大學之後，便不肯到外國去深造，反而屢次懇求他讓她跟着自己去辦案，不論他如何勸告，還是不能改變她的意向。

現在的情形就是個例子，她現在一知道可以一舒拳脚，便立即眉飛色舞起來。

路愈來愈崎嶇，而彎角亦愈來愈多，卡車在行駛中起伏不定，搖動不已，而且由於他的速度高，是以在拐彎時，車內的人幾乎有坐不穩的感覺，身子隨着卡車的傾側而搖擺不定。

驀地，卡車急速地拐一個彎，身向左一側，而車內那兩名手持機鎗的大漢，因爲坐在右面一張長椅上，是以當車身向左一側時他們的身子便不期然的向前一傾。

這正是龍天保期望已久的時刻，因爲這個時候兩名鎗手的身子向前一傾，他們的手中的輕機槍也跟着身子的一傾而指向地上。

龍天保龍飛鳳立時從椅上跳起來向那兩人撲過去。他們左手按在那兩柄機鎗的鎗管上跟着便一掌劈在那兩人的後頸上。

那兩人祇覺眼前人影一動，還來不及閃避，後頸已經中了一掌登時昏了過去。

那兩人的身子軟倒在地上，龍天保二人從他們身上奪過機鎗，側耳靜聽着。

這卡車平時看來是用來運貨的，所以密不通風，而且在高速行駛，在車前的人顯然還未發覺車後巳經發生變化。

龍天保來到車門處摸索那門鎖，然後從內袋中取出一根鋼綫，將它的一端扭成一個小鈎，伸進那門鎖鑰匙孔中，不斷的探索着。他是開鎖的能手，但這種車的門鎖却比較困難一點，大約半分鐘後，終於聽到「卡」的一聲，車門被打開了。

他慢慢的打開車門，向後望去。卡車巳經駛進了西郊，這可以從不遠處的一片大海認出來。這裏是一片樹林，兩旁的樹木急速的向後退去。

龍天保轉過身來，向他妹妹道：「飛鳳，你敢不敢跳下去？」

龍飛鳳挺一挺胸，傲然道：「有什麽不敢？」

龍天保道：「好，那你先把鎗抛下去，然後再跳下去，滾進草叢去。」

龍飛鳳突然一怔，道：「我？那麽你呢，你不和我一起去嗎？」

龍天保道：「不，祇妳一個去。妳下去了之後，立即沿這條路回去，盡快和雷克接觸，派人來這裏。」

龍飛鳳一聽之後，大感失望，忙道：「大哥，那怎麽成？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對付他們嗎？」

龍天保斬釘截鐵的道：「不能！」

龍飛鳳撇起了嘴，默不作聲。

龍天保又道：「妳不要小看這件事的重要性，如果沒有警方的力量，單靠妳我兩人，就能破案嗎？」

龍飛鳳口中咕噥着，龍天保繼續道：「還有，你千萬要小心，在路上可能遇到他們的同黨的。」

龍飛鳳口唇掀動了幾下，像要說些什麽，但當她看到她大哥面上那堅决神色時，她知道就算自己要說，也是沒用的了。

是以她老大不願的來到卡車尾部的邊緣，看了一下便用力將那柄機鎗抛向路旁，跟着便縱身向外一跳。

卡車仍然是急速的行駛着，在這個時候跳車，本來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但對精於柔道的她而言那簡直不算是一回事。

她的身上一跳離卡車，便立則蜷曲起來，她雙手抱着頭，雙脚縮起，使到她整個身子看來好像一個圓皮球一樣。

因爲她是從正在高速行駛的車中跳下

來的，是以她的雙脚一碰到地面，身子便立即向下倒去，龍飛鳳借着這一倒，雙脚一蹬，她的身子便立即好像一個球似的，向路旁草叢滾了進去。

她一滾進草叢，便立即站了起來，拾起身旁不遠處的那柄輕機鎗，向巳經去了很遠的大哥揮了揮手，轉身向來路奔了回去。

龍天保看着妹子的影子慢慢消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去，來到那兩名被擊暈了的鎗手的旁邊，蹲下了身子，將其中一名鎗手的衣服脫了下來，穿在身上，跟着將那名鎗手拖到車門處，低聲說道：「對不起了，老兄！」

說着將他推了下車，那人的身子在路上滾了滾，便伏着不動。

龍天保將車門輕輕的關上，走到另一名鎗手身旁一脚便向他的頭頂踢去。

龍天保因爲恐怕那人會在他們抵達目的地之前突然醒過來，他的計劃便會毀於一旦，是以他才在那鎗手頭上加上一脚，這可使那人再昏上兩小時以上。

一切妥當之後，龍天保慢慢的躺了下來，他躺下的位置在車門的右側，這對於他的計劃的實行，便更加有利。

他將雙手放在腦後，在他身邊的是那柄輕機鎗，然後他慢慢的閉上眼睛小憩養神。這時候他實在應該小憩一會，因爲未來將會發生的事和他的計劃究竟能否成功，都是無法逆料的，是以他必須有充足的精神來應付這一切無法預料的事情。

× × ×

車子在一幢別墅的花園中停了下來，彭朋首先從私家車跳了下來，這時他的臉上仍是一片陰森森的神情，他背着雙手在慢慢的踱着步。接着，從第一輛卡車中跳出了二十多名荷鎗實彈的大漢，他們來到彭朋的面前，直直的站立着。

彭朋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冷冷的道：「把那姓龍的兩兄妹帶入去，你們要小心些，別出岔子！」

那些大漢應了一聲，跟着便轉身向最後那輛卡車跑出去。彭朋慢慢的轉過身，向着那幢別墅的建築物走去。

可是，他才走了兩步，便聽到從他身後傳來一陣驚呼聲，彭朋怔了一怔，跟着便聽到有人大叫道：「大哥，大哥請你快來！」

彭朋隱隱感到事情不大對勁，是以他立即轉過身去，沉聲問道：「什麽事？」

果然那些大漢中其中一人說道：「大哥，那姓龍的兩兄妹不見了，我們兩兄弟給他打暈，倒在車內。」

「什麽？」彭朋怒叫一聲，身形跟着向那輛卡車疾奔過去。

別看他平時神情陰森森，行動慢吞吞的，可是他這時的動作快到極點，他那聲怒叫才出口，人巳經到了那卡車的後面。

那些大漢立即向外退出幾步，讓出一個空位來，彭朋來到車的門外，向裏面望去，車廂倒臥着兩人，一動不動，顯然巳經被擊暈了。

彭朋的心中實在憤怒到極點，他緊握着手，「砰」的一聲大力擊在車廂的地板上。

那些在他身後的大漢默不作聲，他們知道如果現在要是有誰出聲的話，那人一定是自討苦吃了。

彭朋現在的心情實在難以形容，可以說是既震驚又激憤，而且更有少許恐懼。

起先他以爲捉住了龍天保兄妹，便再沒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了，那知他們竟然在他手中逃脫。

彭朋緊緊地握着雙手，以致他的手指間的骨骼發出「咯咯」的聲音來。而他的臉上突然閃過一絲恐懼之色。

因爲他知道，祇要龍天保一通知警方，馬上便會有警方的人員到來，自己的鎗枝和人數雖然不少，但却究竟不是警方的對手，到時，他苦心經營十多年的「事業」便會毀於一旦，而他自己也再無立足之地了。

彭朋一想到這裏，祇覺心中的怒火無處發洩，好像要爆炸一樣。

他一眼看到車門的右側倒臥着一人，他怒火中燒，順手向那人的後領抓去，得把那人抓出來，發洩一下心中的怒火。

他的手剛碰着那人的衣領，正要把他拖出來，那知那人突然一翻身，左手倏地向他的手腕抓去。彭朋被這突然而來的意外弄得呆了一呆，而就在他一呆之際，他的手腕巳被那人緊緊的抓着。

彭朋的反應也着實敏捷，他祇是呆了一呆，手臂便立即向後用力一縮，身子也隨着向後疾退開去。

他滿以爲這一縮可以把自己的手腕掙脫，而祇要自己一退開去，他身後那二十多名大漢便可立即把那人制服。

那知那人的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彭朋這一縮，竟不能自那人的手掙脫。

彭朋心中一驚，而這時那人一翻身，坐了起來，右手握着一柄輕機鎗巳經抵在他的腰際。在彭朋身後那二十多名大漢因爲剛才向後退了開去，視綫被彭朋的身子擋着，看不清楚發生的事情，而當他們看到彭朋突然掙扎幾下，才知道發生了變化，這時那人的機鎗巳經抵在彭朋的腰際了，是以他們立即將正要向前撲去的身子倏地收住了。

那人這時才抬起頭來，向着彭朋笑道：「彭先生，世上風水輪流轉啊！」

彭朋張大了口，却一點聲音也叫不了出來，因爲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臉色不停地轉着，由白而靑，和他面前的龍天保正好成爲一個強烈的對比。

龍天保哈哈的大笑着，而他手中的輕機鎗却仍是抵着彭朋的腰際上。

彭朋的雙眼中突然射出一種極度狠毒的光芒，過了一會，他呻吟了一聲，喉間發生「咯咯」的聲響，開口說話，他的聲音充滿了怨毒的，聽來極其異樣。

祇聽見他道：「龍天保，我佩服你，我眞的佩服你！我佩服的是你的胆量和勇氣，不過，嘿嘿，我可以告訴你，你仍是無法逃出我的手掌的！」

龍天保冷冷地道：「是嗎？那我們走着瞧吧，不過現在先請你委屈一下了。」

說着機鎗在他腰際間用力一推，彭朋怪叫起來，身子向後跌退幾步，龍天保手在車廂地板上用力一蹬，身子從車廂內跳出來，機鎗却仍是指着彭朋的要害。

龍天保向那二十多名大漢看了一眼，

向彭朋說道：「我看還是讓你這班兄弟迴避一下，你說怎麼樣？嗯？」

彭朋現時的神情顯得愈來愈定，道：「當然好，你說怎樣就怎樣吧！」

龍天保轉身向那班大漢道：「你們把鎗全放在那邊地上，然後全部走上那輛卡車，你們不要打什麼歪主意，我的鎗是不會憐惜你們的，快！」

那些大漢還在猶疑着，彭朋便已大聲喝道：「還不快去！」

那廿多名大漢立即將手中武器全放在地上跟着一個接一個的走上那輛卡車上。

龍天保用機鎗向那兩扇車門一指，道，「你去把車門關上！」

彭朋這時現出一種異常鎮定的神情，他聳聳肩，來到那輛卡車的後面，先把左面的車門關上，然後伸手去拉右面那扇車門。

那是一個極之普通的動作，因為卡車的車身闊，要同時一起關上兩扇車門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是以通常都是先關上一扇，才去關上另一扇車門的。

可是就在彭朋伸手去關上另一扇車門之際，他的身子突然一閃，閃到那扇車門的後面。

這時，彭朋和龍天保被一扇車門隔着，龍天保看到這個情形，不禁一怔，連忙向前走了過去，同時手指一緊，輕機鎗發出一陣驚心動魄的鎗聲，一排子彈向那扇車門掃了過去。

那輛卡車顯然是全部裝有防彈設備的，因為龍天保射出那一排子彈後，那扇車門竟然毫無毀壞，就連半點痕跡也沒有。

而就在這個時候，彭朋的身子向上一縱，已經跳入了車廂內，跟着手一拉，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緊接着，卡車便突然以高速度向前衝上去，龍天保這時心中的震驚，實在難以形容，他做夢也想不到，彭朋會突然在他的控制之下逃脫的。

他一驚之下，連忙向那輛卡車撲了過去，可是卡車正以高速度向前衝出去，而卡車的尾部又沒有什麼可以給他作扶手之用，是以他一急之下，便抓着了車門上那個門柄。

龍天保的手一抓着那個門柄，手上便立即用力，使到自己的身子離地，因為如果讓卡車以高速度拖着走，絕不是一件痛快的事。

龍天保雙脚蹬着車門，伸出左手，將那柄機鎗咬在口中，然後縮起左脚，踏在門柄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跟着將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左脚上，用力向下一蹬。

由於龍天保所用的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的左脚在門柄上一蹬，身子便向上躍了起來。本來卡車的車身十分高，龍天保是絕對觸不到它的車頂的，但由於他是站在門柄之上，所以卡車的車身便矮了一半有多了。

龍天保雙手抓着車頂，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雙手用力，雙脚蹬着車門，慢慢的爬上了車頂。

這時卡車仍高速地行駛着，龍天保迅速的從車尾爬行到車頭，他在駕駛座位上的車頂伏了下來，側身向車內望去。

駕駛座位上坐着一名大漢，龍天保心中暗叫慚愧，怎麼不會想起卡車前面還有人。

這時那名大漢猛地用力扭轉駕駛盤，卡車在別墅的花園中急劇地轉過彎，向着龍天保剛才站着的地方衝過去。

可是當那名大漢發覺龍天保突然不見了的時候，他陡地呆了一呆，四面張望着，似乎正在找尋龍天保的影踪，然而他怎麼想到他正要找的人正在他的頭頂上呢？

龍天保想了想，突然以迅速的動作，右手一沉，按在車頭右側的車窗上，跟着一翻身，身子從車頂翻了下來。

他的身子剛翻下來，右脚便抵在車門的門柄上，左脚則蹬在車門上，使他看來好像蹲着身子一樣。

駕着車那名漢子但覺眼前人影翻動，還未從驚愕中醒過來，龍天保的機鎗便已抵在他的頸項。那人轉過頭來，當他看到用鎗指着他的人竟是龍天保的時候，他簡直是大吃一驚，他的雙眼瞪得比乒乓球還大。

龍天保揚了揚手中的機鎗，沉聲道：「你要是還要命的話就照我的話去做。」

那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苦笑道：「你……你究竟要……要我做什麼？」

龍天保道：「快停車！」

那人遲疑了一會，終於用力在煞車的脚掣一踏，車輪發出一下刺耳的「支」的聲響，卡車在急速行駛中停了下來。

龍天保跳下車來，機鎗仍是指着那大漢，沉聲道：「下來！」

說着向後退開兩步，好讓那大漢走下車來，那知就在他向後退開去之際，那人突然用力推開那扇車門，向龍天保撞了過來，而他本人則立時矮下身子，躲在車門的後面。

龍天保早就想到那人可能在下車時作古怪，所以他已經向後退去，可是他却得想不到那人會發難得如此早！

而且由於那種卡車車身特別闊大，它的車門也特別長和闊，是以龍天保雖然已經退開了，但仍然給那扇車門撞個正着。

龍天保登時被撞得向外疾跌出去，而在同時，車內那大漢突然向外撲了出來，他去勢之快和疾勁，簡直就和非洲黑森林中的黑豹沒有兩樣。

而他也就是「黑豹」，彭朋手下的一員大將。「黑豹」生性狠毒，在彭朋的手下中，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但也是最受人敬怕的一人。

彭朋的手下寧可得罪了彭朋，却不敢稍稍開罪了黑豹。黑豹雖然手段狠辣，但他也着實是一個十分了得的打手。

他是柔道黑帶五段和空手道黑帶六段的高手，實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物。

只見他自車中撲了出去，一側身，撞在龍天保身上。龍天保剛被那扇車門撞個正着，驚魂甫定；還未定過神來，黑豹便已撞了過來。

黑豹那一撞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龍天保登時被他撞倒在地上。

幾乎是緊接着地，黑豹舉起右脚，便向龍天保握着機鎗的手踩下去，龍天保痛哼一聲，五指一鬆，機鎗跌在地上，身子跟着便向外滾去。

然而黑豹却絕不給予龍天保絲毫的喘

息機會，他向前踏出兩步，飛起一脚，重重的踢在龍天保的脅下。

黑豹出脚沉重而有力，龍天保祇覺脅下一陣劇痛，眼前一陣發黑，險些昏了過去。

黑豹亦在這時突然整個人跳了起來，雙脚朝龍天保的喉間和胸口踏了下來。

龍天保大吃一驚，急忙向外一滾，同時兩手一揚，抓着黑豹的雙脚，順勢向上一托。

龍天保這一下是四兩搏千斤的打法，黑豹踏下來的來勢是如此沉重，要是他硬碰硬的用雙手托着他雙脚，他必定會吃大虧的，但如今龍天保祇是順着黑豹的來勢抓着他的雙脚，然後向上一托，黑豹便登時失去平衡，怪叫一聲，倒在地上。

龍天保連忙雙手在地上一按，站了起來，而他脅下的那一陣劇痛，使到他幾乎又跌回到地上。而黑豹却完全不同，他才倒在地上，便立即跳了起來。

他一站直了身子，便立時向前衝出兩步，這時龍天保剛從地上爬起來，黑豹整個人飛起來，雙脚「砰砰」兩聲踢在龍天保的胸口上。

龍天保悶哼了一聲，身子好像斷綫的風箏一樣，向後「蹬、蹬、蹬」的倒退出去，最後重重的倒在地上。

剎那間，龍天保感到一陣窒息，胸口就好像要爆開一樣。他絕不是電影中的神俠和武士，他也是血肉之軀，受到如此重的襲擊，不立時暈過去已是十分難得了。

黑豹一步一步的走近龍天保的身邊，猙獰地笑了起來。龍天保這時祇感到喉間一陣異常的乾，他不斷的用舌頭舐着口唇，却一點力量也使不出來，更不用說要從地上爬起來了。

黑豹突然蹲下身子，雙手抓着龍天保的胸口的衣服，將他提了起來，走到花園中一個假石山旁，陡地高舉雙手，正要將龍天保拋向那座假石山。

龍天保才被提了起來的時候，便感到不大對勁，現在看見黑豹正要把自己拋向那座假石山，更是大吃一驚，因為別說自己現在身受重傷，就算是平時，給擲到假石山上去，也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是以他急忙中雙手抓着了黑豹衣服的後領，而就在這時，黑豹大叫一聲，用力將龍天保拋向假石山。

× × ×

龍飛鳳沿着原路上一直走着，可是那條路好像永遠走不完似的，她看看手錶，她和大哥分手後已經將近一小時了；可是仍然無法看到一輛車子的影子。

有時她實在走得太疲倦和沒興緻了，便在路旁一些小石上坐了下來。可是當她想到她的大哥現在正處於一個極之危險的情形下時，她便整個人跳了起來，繼續向前走去。

又走了十多分鐘，仍是見不到任何人及車輛，這時她眞是心急如焚了，她整個人好像快要軟倒下來似的，走了個多鐘頭的路，實在使她感到疲倦不堪了，而且還要背着那柄沉重的機鎗，使她有百上加斤之苦。

龍飛鳳心中一陣激憤，暗罵一聲，把那柄機鎗從背上解了下來，正要把它拋掉．可是當她拿着那柄機鎗的時候．她的心中便陡地一動。

她突然想到，自己現在這樣走法，就算有人剛從附近經過，也不會發現自己的．但如果她扳動鎗掣，發射這柄機鎗的話，機鎗的聲音便會驚動附近的人，報告警方，那麼便可以更早和警方的人接觸了。

她一想到這裏，登時歡喜若狂，她把機鎗的鎗咀朝天，手指一緊，機鎗立時發出一陣驚心動魄的鎗聲來，而她亦跟着鎗聲大叫起來。

雖然她知道她的大叫大嚷實在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但這大叫大嚷却可把個多鐘頭來藏在她心裏的悶氣驅出來。

× × ×

坐在警車內的鄧雄心中的疑團愈來愈大了，他幾乎將本市整個北郊和西郊都搜遍了，却一點可疑之處也沒發現。

雷克數次用無綫電向他追問，但他也沒什麼可以向他報告。

警車駛進了西郊，這裏是本市最冷僻的地方，四週一片寂靜，使人有冷清清的感覺。

驀地，靜寂的四週突然傳來一陣驚心動魄的機鎗聲，鄧雄整個人從椅子上彈了起來，伸手向發聲之處一指，同時大聲叫道：「那邊！」

警車好像箭矢離弦一樣，向左首的一片樹林衝了過去，而鎗聲也愈來愈響了。

鄧雄向車上的通話器大聲叫道：「全部準備！」同時向駕着車的那警員說道：「停車！」

警車陡地停住了，二十名本市最出色的警員荷鎗實彈，散了開去。

鄧雄跳下車，取過擴音器，大聲說道：「樹林內的人聽着，你們已經被警方包圍了，限你們一分鐘內拋下武器，舉高雙手，一個接一個走出來！」

樹林內一片沉寂，過了一會，突然看到人影一閃，一人從樹林內走了出來。

鄧雄大喝一聲：「站着別動……」

可是當他一看清楚從樹林內走出來那人的時候，他便陡地住了口。

那人正是龍飛鳳，她一聽到鄧雄的叫聲時，眞是喜出望外，立即便從樹林走出來，可是當她一走出來，便看到有二十枝機鎗正指着她時，她也不禁呆了一呆。

鄧雄失聲叫道：「龍小姐，是妳！」

龍飛鳳也從驚愕之中轉過來，她立即走到鄧雄身旁，急道：「快跟我來，我哥哥現正在彭朋的總部中，再遲可能有意外了。」

鄧雄大吃一驚，忙一揮手，二十名警員立即奔回警車上，鄧雄也一拉龍飛鳳，跳上車上，警車便立時向前疾衝出去。

鄧雄一跳上車，便立即按下無綫電通話器的按鈕，與正在警局中雷克通話。

「探長！探長！」

鄧雄急速的呼叫聲，使雷克立時便感到事情一定有進展了。

「什麼事？快說！」

鄧雄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我們剛才發現龍小姐，她說她哥哥現正在彭朋的總部中，我看事情緊迫，我和二十名弟兄先去，然後你才帶人來，如何？」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黑蟬會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蘿蔔將最後爆炸房子的錄影帶放映，看到也是一個女郎幹的。另方面莫先生也放映給范耀生看，他懷疑是金馬龍收養的譚笑英，但未敢證實，經過莫先生、司馬洛再深入調查，證明殺證人和金馬龍等人可能是她幹的，因爲她父親是被金馬龍所害，她這一次出現可能是代表泰國某一集團接收金馬龍的財產，一方面爲父親復仇、一方面將所有的證人殺死……莫先生掌握到情況之後，由司馬洛去找當年有名的女殺手黑玫瑰出面協助，因她也是來自泰國，對他們的情況熟悉，她終於答應，只能暗中協助……

兇狠女殺手

那個女性的不速之客還是很謹愼，找來繩子，把他的手脚結結實實地縛好了。然後她才出去，走進飛機庫中，獨自一人把那架小飛機檢查了一遍。她顯然對這件事情也是很在行的，否則就是檢查亦沒有用。

她驗過飛機並無不妥，而油箱中亦已裝了充足的汽油，便再跑到車中去，打開車尾的行李箱，取出一隻沉重的大皮箱，搬到了飛機上。跟着她就把飛機庫的門打開了，又移走了機輪前面擱着的障碍物。

此時，那個看守的人已開始醒過來了。把他縛起來是對的，因爲痲醉的藥力不甚可靠，一個人可能會給迷得很久，甚至永遠不醒，亦可能很快就醒過來，人的體質是一個不同的。這個人在矇矓之中聽到飛機的引擎發動的聲音，大爲焦急，連忙掙扎，但並沒有用處。他心裏在自嘆倒霉，却不知道他其實已經是運氣奇佳的了，他祇是被縛而沒有被殺。

獄中遭暗殺

那架藍白二色的小飛機已緩緩駛出了外面的草地上，天上有很好的月光，而且又是天朗氣清，因此夜間升降，也不需要用燈了。自然，假如不是這樣的一個夜晚，這個女人亦不會到這裏來。假如視綫不佳，她所計劃的事情亦是不能够實行的。

飛機轉到了跑道上，加速，引擎聲更响，向前滑行，最後升空而起。

在月光之下，飛機很快就遠去了。

那個被縛的看守人仍然不知道自己的運氣是多麼好，還是在拚命掙扎着，聽到飛機的聲音消逝了就更爲担心。他相信飛機一定是一去不回了。而他是負責看守的，飛機失去了，就是他的責任，眞倒霉。

他還不知道有人比他更倒霉的。這就是那間讓蘿蔔躲藏着的屋子附近的人，那些人是在周圍保護着的。

他們忽然看到這架飛機飛來，飛得很低，知道情形不大妙，然而一時却沒有辦法對付，因爲他們並沒有對付飛機的武器，而且，也不能因爲一架飛機飛來就將之擊落的，雖然他們也知道這飛機不會是來得偶然的了。

他們在各個守衞的地點抓起望遠鏡看着。他們可以看見飛機是向屋子直飛而去，而在快要到達時，飛機的門就推出了一隻大箱子。這隻箱子跟隨着飛行的衝力，斜斜地飛前，跌進了屋子的小花園之內，也許不是眼界，而祇是運氣，箱子剛剛撞中了窗子，重量和衝力使整隻窗子的木框都碎了，而箱子飛入了屋內。

飛機在空中是不能停的，迅即已飛遠了。這件事情，祇是在短短幾秒鐘時間內發生。

既然飛機已丟下了東西，這些人就有理由放槍了。不過已經來不及，飛機在飛行之中是慢極都有限的。而且又飛得低，很快就已消失在他們的視綫之外。這之後，飛機忽然一抬頭，向上升起，而向右兜轉。

「老天！」其中一個保護的人說：「一定是投下炸彈來！」

「誰想得到會用飛機來投炸彈呢？」另一個說。

這樣說着時，屋子就爆炸了，整間屋子化成了碎石泥塵，和着濃烟向各方面飛散，那爆炸聲震得人的耳膜也快要破裂了。跟着，風把烟吹散，就可以看見屋子本來所在的地方。屋子不存在了，那裏的地面上留下了一個大洞。

「飛機——是可以追查的，」其中一個保護的人吶吶着：「我這裏——我的攝影機已經拍了下來了！」

「我記得飛機的編號！」另一個人說：「用不着等把菲林冲出來了！」

他們馬上就用無綫電與總部聯絡，報告他們所見到的這飛機的編號，讓總部盡快把這飛機的一切查出來。

這是不很難查的，因爲飛機不如汽車那麼普通。飛機的主人很快就受到了監視，跟着就是一大隊軍警趕到停放飛機的地方去。

他們是很够快了，但是無論如何，都不及飛機飛得那麼快。當他們到達的時候，他們看見的飛機，已經給棄在飛機庫的前面。

他們也救出了那個看守飛機庫的人。那個看守的人供述經過的情形。他聽見飛機飛走了，不久之後又聽見飛機飛回來，跟着聽見汽車開走。那個神秘人不知把飛機盜去作什麼用途，用完了之後又送回來，開車走了。他根本沒有機會看見那個人，因而對那個人也是一無所知了，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高矮肥瘦。

但他仍沒有想到，他也不知道這個人是男是女。

× × ×

「幸而蘿蔔堅持要自己離開，」司馬洛說道：「否則，他現在已經給炸成肉醬了！」

飛機這一炸，的確是一個很巧妙的辦法。開飛機的又不是飛機的主人，根本無從追查，不過幸而蘿蔔堅持自己離開了那個地方。那些保護的人與莫先生聯絡過了，莫先生游說蘿蔔留下來，蘿蔔却不答應，祇好由一部車子把他送到市區，也因此蘿蔔逃過了大難。也許蘿蔔是說得對的，他出去就可以引誘到那個女殺手。與其在那裏呆等，不如一拚，他也不是頭一次拚了。

莫先生說：「這個人是瘋狂的，再下一步，她會偷一架轟炸機來炸我們的總部了，這個人必須迅速制止！」

「我們現在就是正在制止她呀！」司馬洛說。

「黑玫瑰有些什麼成績呢？」莫先生問。

「她自己說過要幾天時間，」司馬洛說道：「現在，才不過是第一天早晨吧了，你不能够說她沒有成績，她還是剛剛開始！」

「她現在正在幹什麼呢？」莫先生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她不要我跟在一起，這也未嘗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她又不是正式爲你工作，她祇是帮我一個忙，你不能够規定她用什麼方式去辦事的。」

莫先生聳聳肩：「我希望她可以帮到我們吧。不過，這個女殺手也有一些古怪的習慣，用火箭炮，開飛機投炸彈，這些都不是尋常的手法。」

「就像在戰場上似的，是嗎？」司馬洛問。

「是的，」莫先生說：「我就是有這感覺。」

× × ×

黑玫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電話公司去打一個長途電話。

跟着她就好像沒有事情好做似的在街上走來走去。她仍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許多男人會用眼睛跟着地，這是難免的了，也有些男人甚至跟在她的後面。不過黑玫瑰還是知道什麼人並不是爲了她的美麗而跟着她的，她的脚步忽然從悠閒變爲急促，匆匆轉過了街口，又越過了馬路，而在她過去了之後交通燈便由紅轉綠，馬路上那些車子開動了，使繼後的人難再經過，而跟在她後面過來了的人有幾個，她是可以數得出來的，一個也沒有。

她再在街上急速地走着，兜着圈子，結果又是回到了她曾經經過的地方。

那個跟踪過她的男人正站在行人路邊，吸着一根香烟似乎顯得迷惑，也許是因爲已失去了她的踪跡。

黑玫瑰從後面接近，那人剛剛發現後面有人來的時候，她已用一隻手指戳住那人的背脊，警告地說：「不要動！」

那人看不見背後是什麼，不敢不相信是刀子或槍之類，祇好僵住不動。黑玫瑰另一隻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推前，跟着一拖，就拖進了一個門口。

「這——這裏是女厠！」那人吃驚地說。

「難道我應該帶你進男厠嗎？」黑玫瑰說道：「你大槪很少機會參觀這種地方，現在可以乘機參觀一下好了！」她把那人推了進去。

那裏是一間街頭的公用女厠，設備是簡陋的，那人大爲尷尬，但是又沒有辦法，幸而此時厠內並無「顧客」，他可以把幾乎要閉上了的眼睛張開，發覺這個地方與男性那邊也是一樣的。黑玫瑰把他推進了其中一格厠間之內，那裏面祇有一條公用的大溝渠，上面有兩塊踏脚的水泥鋼板，而用兩塊不能鎖上，亦上下皆通的黑色鐵門遮住而已。這個人站在裏面也是相當之尷尬，因爲隨時都可能一脚踩進溝渠中，除非他不是背朝着黑玫瑰，而是側面。

而他的手仍舉着，黑玫瑰從他的身把槍搜了出來，就用這槍指着他，說：「現在，朋友，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跟踪我吧！」

「請不要亂來！」那人哀叫地說：「我是朋友，不是敵人。」

「哪一路的朋友？」黑玫瑰問。

「是司馬洛先生叫我來的！」那人說道。

「但司馬洛先生並沒有對我提過有這件事情！」黑玫瑰說道。

「那祇是——呃——他也不知道的，」那人說：「其實是我們的老板，他跟司馬洛是朋友，是莫先生！你大概也聽過他的了！」

「你有證件嗎?」黑玫瑰問。

「我們是沒有證件的！」那人說。

黑玫瑰此時又從他的身上找出了一匣金屬的烟盒。這個人提不出證件來證明他的身份，她反而相信，因爲莫先生的手下的確都沒有證件的，而且又喜歡用這種金屬烟盒作爲無綫電通話器。她認識司馬洛，所以對這種習慣頗知一二。

她說道：「莫先生叫你跟踪我作什麼呢?」

「祇是保護着你！」那人說。

「多謝，」黑玫瑰沒好氣地說：「你告訴他算了吧，你自己都不能保護自己，怎麼保護我呢?跟着我反而累了我的事。不要再跟，明白嗎?」她轉身就走。

「唏，」那人說：「我的東西——」

此時却有幾個女孩子進來了，那人連忙停聲縮回，關上鐵門。

黑玫瑰說：「就在門口左手邊第一格裏面！」

「什麼?」其中一個進來的女孩問。

「哦，」黑玫瑰說：「我是跟裏面一位朋友談話吧了！」

她把東西放好，出去了。

那幾個女孩子在吱吱喳喳的，有講有笑，那個莫先生手下的人員大爲焦急。他留在那鐵門內，就不會有人知道他是男人。他祇要等那幾個女孩子出去了之後再出去就是了，不過那幾個女孩子却是慢條斯理，似乎不急於出去。

跟着又聽見有人進來了，爲什麼剛才沒有人在這裏面，現在却是有許多人進來呢?

他的槍和無綫電不能夠就這樣放着，假如有人看見，假如有人佔據了那一格厠所，假如給人拿走了……

又有人進來了，似乎進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人硬着頭皮拉開鐵門衝出來。

那幾個女孩子正在水喉那邊洗手，看見他就呆了一呆，然後就咭咭地笑起來。一個巳經在裏面的婦人大聲呼叫，一個剛剛踏進來的女人連忙回身就走。這人紅着臉衝到門口左手邊的第一格，那裏幸而並無人在，他把他的東西抓回了，就在叫聲和罵聲之中衝出門口。

他出了門口之後亦是引起混亂，因爲他手中拿着槍。

看見他的槍的人連忙慌張地四散逃走。他這時才醒覺過來，連忙把槍收好了，轉了街口，混入了人叢之中。

他在一個比較人少的地方停下來，取出烟匣通話器，對裏面說：「我在這邊碰了釘!」

「我們聽見了，」他的同伴的聲音傳出來，也在笑着：「你去了一個我們難得一去的地方!」

「你告訴莫先生，這個任務我做不下去!」那人沒好氣地說：「要就找個女的來做!」

莫先生的聲音插進來說：「算了，你回來吧，既然你跟踪不住她，她顯然是還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了!」

「多謝!」這人說。

那邊莫先生側頭瞥了一眼司馬洛，說道：「你這位女朋友，原來很喜歡開玩笑的!」

「這是一個好現象，」司馬洛淡淡地微笑着：「證明她實在是還未老的，而且也證明她是休息得太久，技癢起來了。」

他看看腕錶：「好了，我也要出去了。」

× × ×

黑玫瑰好像很悠閒地過了一個上午，中午自己在餐廳中吃了一頓午飯，然後在下午又到電話公司去再打一個長途電話。其實長途電話用家中的電話亦是可以打的，不過到電話公司去打則是安全一些，幾乎沒有可能給人偷聽到，除非偷聽的人是偷聽對方那隻電話吧。

她打完了這個電話之後便回到自己的家中，又是悠悠閒閒，若無其事地過了一個下午，然後到入黑之後，她又出外了。又是去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當她打完這個長途電話，從電話間中出來時，她又馬上去用本地綫的電話打出去。

這個電話仍然不是打給司馬洛的，接電話的是一個聲綫陌生的男人。黑玫瑰說道：「我是一位泰國商人介紹的，想向你問一些行情，他說他巳經給你電話提過了的!」

那人並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祇是說：「你要問些什麼呢?」

「那些特種的泰國軍火，」黑玫瑰說：「不知道有沒有運氣和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

那人靜了一陣，似乎是在考慮着，也可能是在分辨眞僞。他終於講出了一個人名和一個地址，又說：「你可以去看看，不過，你必須非常小心，因爲這東西是隨時可能爆炸的。」

「很好，」黑玫瑰說：「謝謝你!」

她離開了電話公司，便截了一部街車離開。她自己是有汽車的，不過做她這種工作，有時用自己的車子未必就是方便的，容易給注意她的人認出，而當她放下車子的時候，她又等於是留下了一個記號，表示自己的人也是在附近，街車則不會如此。

她坐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下了車，又截了另一部街車，向相反的方向駛回去。而她最後下車時亦不是在她的目的地。

她還是要步行十分鐘之久。

這樣，那間屋子中所住的人，就不會注意到是有不速之客光臨了——至少不會那麼顯眼。

而黑玫瑰在步行的時候又是在陰影之中，她身上所穿的一套暗色花的套裝，平時看來時髦美而觀，原來在黑夜裏却是完全不反光，變成了沒有顏色，她把手袋的帶子作爲皮帶用，在腰間一束，而手袋亦變成掛在腰間，好像警察的槍袋一樣，不必提在手中。她走近那座屋子的時候，從手袋裏取出一把手槍，拿在手中。

那間屋子並非住宅，而是一間在樹林邊緣的廠房之類，看來是經營小型工業，或是家庭式手工業的。現在巳經關上了門，裏面亦沒有燈光。

這個時間，很難斷定那裏面究竟是沒有人，抑或是裏面有人而睡着了的，而且亦很可能裏面是有人而沒有開燈。

但黑玫瑰是有她的一套辦法的，她在樹林中穿過，繞到屋後，在盡可能接近屋

子的地上一躺，就像在那裏蓆地而睡似的。其實她是在那裏聽，把耳朵貼在地上聽聲音。這是一個古老而原始的方法，却是很有效的。屋中假如有人，總會走動，走動時，即使站在屋外亦未必可以聽到，但聲音則一定通過地面傳到屋外來，尤其是夜間是這樣靜，而附近又並沒有其他屋子，沒有其他的聲音傳來造成混淆。她聽了十五分鐘，並沒有聽到聲音。

假如屋中有人，那屋中人就是十五分鐘沒有動過。

睡着了?也有可能。她還要弄清楚的就是這一點。

她爬近屋子，貼着牆壁站起來，又把耳朵貼在牆壁上聽。由於屋子在樹林的旁邊，樹林中是有唧唧的虫聲傳來，吵着耳朵的，所以她要把另一隻耳朵掩住。

一隻耳朵貼着牆壁，她就可以聽得清楚屋中的聲音。或者，以她那麼靈敏的聽覺，她可以聽得更清楚。

她繞着屋子聽遍了，都沒有聽到聲音。就是連呼吸聲都沒有。假如有人，一定要呼吸的沒有呼吸的聲音，就是沒有人在屋中了。

黑玫瑰並沒有聽到呼吸的聲音。

這是她的特殊本領之一，很可能別人是不能夠用耳朵來肯定一間屋子裏有沒有人的。

她也有另一種特殊本領，就是爬高。屋後的一片空地上棄着不少各種的材料，其中有好幾枝竹竿。她拿了一支最長的，在屋後一擱。這竹竿可以伸達屋頂，她就這樣沿着竹竿爬上屋頂。到了屋頂上之後，她把竹竿一推，竹竿便倒回下面去，跌回空地上，這樣就不會有人看出什麼不對了。她下來也不需要用這竹竿，她祇要跳下來就行了。而且目前她也認爲她不需要跳下來。屋頂上開着一個天窗，天窗的窗門是給一根木棍撐起的，屋中人大槪認爲天窗是普通人不會到達的，所以並沒有把它關上。

黑玫瑰就鑽進這天窗，躍下了窗內那一座矮的閣樓中，她馬上就發覺她也弄錯了。這屋中並不是沒有人的，這閣樓中就有一個人躺着。

一時，她吃了一驚，連忙擧槍對着這個人。但是這個人沒有動，而且，這個人又是躺在地板上的。地板並不是睡覺的理想地方。

黑玫瑰走上前去看清楚，就發覺這個人是一具死屍。死屍是不會動的，也沒有呼吸，當然她的耳朵聽不出來了。

黑玫瑰在這閣樓中小心地觀察了一遍，看見這裏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祇是一個用以堆放雜物的地方吧了。

於是她再沿着樓梯到下面去。

下面果然是沒有人的。黑玫瑰在那下面開亮了一隻電筒，小心地視察和搜索了一遍，然後再回到樓上去，再細細檢驗一下那個死者。

看不出那人是爲什麼死的，身上並沒有可能見到的傷痕。這人的外表看來像是南洋地方的人，皮膚的顏色特別深，就像一個泰國人。而他身上的證件之類是還在的。她拿出來看看，果然是一個從泰國來了不久的人。

「老天!」黑玫瑰自言自語地說：「我巳經找到了我的泰國軍火，可惜巳經沒有用處，失靈了，巳經死去了。」

她再沿着樓梯走到樓下去。

她走到窗前向外望望，可以看到遠遠那條通到這裏來的路還是空空的，沒有人來。

她又動手搜索起來，這一次則是更爲小心了。

× × ×

另一方面，蘿蔔也是正在黑夜裏活動着。

他仍然未有機會知道，他所離開的那間屋子巳經給炸掉了，否則的話，他也許就不會那麼鎭定了。他此時是正在一家夜總會中，擁着美人，喝着酒。外表看來他就像是在那間屋子裏給困得不耐煩了，便出來鬆弛一下，其實則並不是如此。

這個地方有他所認識的人，就是連莫先生他們亦不知道的。他認識的就是這裏的一個女大班。這裏是那種有舞小姐供應的夜總會，這是一個剛脫離小姐生涯不太久的女人，雖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

陪他喝酒的一位小姐走了，女大班又坐到他的身邊，親熱地搭着他的肩，在他耳邊低聲講大聲笑起來。這是她們對客人的一貫手法，用一些口才使客人多捧一下自己旗下的小姐的場，或者就通過她而替小姐談某些條件。不過現在她與蘿蔔外表是如此，實則並不是。她的臉上露着一個風情的微笑，但聲音則是嚴肅的。她說：「有人正在監視你!」

「我知道，」蘿蔔說：「這就是討厭的地方。這些人實在是保護我的，因此我不能發作。」莫先生的人仍是暗暗在跟着他，使他感到不是味道，很難發揮自己的本領。

「哦，保護你的，」她說：「我還在替你想辦法擺脫他們。」

「有擺脫的辦法，」蘿蔔說：「告訴我也好呀!」

她擁得他更緊，在他的耳邊低聲講了一陣，然後咭咭地笑起來。蘿蔔也在笑。他說：「這個安排也不壞呀，我會用得着的!」

「是嗎!」她說：「你什麼時候用尉告訴我好了。」

「你有什麼情報可以提供的嗎?」蘿蔔說：「剛剛是這座城市，剛剛你在這裏，也許你會聽到一些什麼。」

她咭咭地笑着沒有做聲，其實是皮肉不笑，正在考慮着。蘿蔔又說：「我也得先對你講清楚，你幫助我，對你的安全可能有威脅，因此假如你不管，我也是不能夠怪你的!」

「假如我怕，」她說：「我也不會替你安排逃走之路了。而且，你來找過我，即使你眞的是找女人，人家亦不會相信，我要死就是巳經死定了。」

「很好，」蘿蔔說：「在這裏，你有某方面的消息很很靈通。你知道有沒有一級的殺手來了?」

「從泰國來的，」她說：「這一類人，不知道會不會明天就死，所以盡量享受人生是難免的，尤其是到了這裏，我們這裏的女人皮膚嫩白得多，也時髦得多，他

們很難忍得住不動手，多數要試一試。」

「你說男的？」蘿蔔問。

「有女的嗎？」她說：「假如眞有女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難道女的到了這個地方，會來做小姐嗎？」

「你既然知道有男的從泰國來了，」蘿蔔說：「那你告訴我吧！」

「不是來我這裏，而是去另一間，」她說：「醉後打起架來，一位小姐給打得進了醫院。這個人到了街上之後，四個打手追上去懲戒他，給他當沙包似地打。跟着再來六個，二十隻拳頭對兩隻拳頭，結果這人給打得在溝渠邊躺倒了。一支軟皮棍在腦後一擊才使他倒下來，那十個人却似乎比他更辛苦。他們現在還在害怕，這個人一定很有來頭，他在被包圍時說他還有朋友，會來把他們都殺掉！」

「知道什麼地方找得到此人嗎？」蘿蔔問。

「不知道，」她搖搖頭：「打過了這一場之後，那些人都要查他的底細，以便將來再找他，但不是本地人，沒有什麼好查的。與他一起喝酒的小姐說他曾經誇口在泰國殺過不少人！」

「但是不知道他現在在何處？」蘿蔔說。

「我相信他會再在這些地方出現的，也許還把他的朋友也帶來。」

「因此我們要等，」蘿蔔說：「而且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我有他們的消息就通知你好了！」她說：「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呢？」

「你是很難找我的，」蘿蔔說：「不過不要緊，我每天給你一個電話好了！」

幾分鐘之後，蘿蔔進入洗手間，洗手間裏沒有別人，而他進入其中一格厠間之內，看見那裏面放着一把鋁梯。這在別人看來不覺得特別，也許是這裏要作一些小裝修之類，而這把鋁梯無處可放就放在這裏吧了。但蘿蔔則知道這梯子是爲了他而放在這裏的，他把梯子伸出窗外，通過外面那窄小的通天，一搭就搭到了對面的天台的欄河上，因爲對面那座屋子的屋頂還高不過這邊的洗手間。

他就以這梯子作爲橋樑，爬到對面去，落在對面的天台上，又把那梯子也搬過去放在地上了。這樣，有人找進洗手間裏來的話，亦不會知道他是如何失踪了的。

莫先生手下那些人一定因爲他的失踪而大感尷尬，這也難怪他們，他們是奉命的。莫先生不放心他的安全，就派人暗中跟着，而且跟到了這夜總會來。蘿蔔總覺得給他們跟着是渾身不舒服的，於是他就用這方法擺脫。一如黑玫瑰，她也是認爲有人跟踪着是很難做什麼的。

他從那間屋子的天台門口進去，下了幾層樓梯，便到了街上，不過一踏脚在街上，他就在心中呻吟一聲。因爲對面路邊停着一部汽車車，上是有人坐着的，這部車顯然是正在那裏有所等待。看來，他結果也還是無法擺脫了，他祇好若無其事，沿路慢慢步行。

那部車移動了，蘿蔔的眼角注意着這車子，因而忘記了注意另一邊。當他經過一條小巷的巷口時，巷內忽然有一隻手一伸出來，把他拖了進去。這個人的動作快而氣力又大，就是蘿蔔也全無抗抵，也許他是眞的老了。

這人把蘿蔔拖了進去，一拳擊在蘿蔔的右臂上，使他整條右臂發痲。這是拔槍的手，發痲就不能拔槍。跟着一把利刀擱在他的喉嚨上，一隻手伸到他的腰間把他的槍取去。

蘿蔔一動也不敢動，既然這把刀子是擱在他的頸間亦並沒有割下來，那就應該是暫時不會割下來了。

那是一張皮膚黧黑的面孔，一把南洋口音的聲音，低聲說道：「不要動，跟我走！」

「好……」蘿蔔低聲說道：「有什麼事，可以好好地商量……」

他是在想着，那部車子上的人一定看到這件事情的，那部車子自會趕來救他，而這個人是在一條窄巷中，很難逃得脫的了……

果然，那部車子就在巷口停下來了。但是那人的反應並不如蘿蔔所料的那麼慌亂，他輕輕推一下蘿蔔，說：「我們上那車子！」

於是就變成是蘿蔔大爲慌張了，原來那部車子也是他們的，而並不是莫先生那些手下。

這時，蘿蔔就把另一把手槍也拔出來。這一把是較小的手槍，是裝在腰後的，給外衣遮住，假如有人搜他的身，搜到了腰間側面那把槍時，多數就不會懷疑這個不尋常的地方還有另一把了。這是莫先生的人員交給他的裝備，他們對他實在不大放心，而他們的担心也果然是對的。

蘿蔔的右臂仍是處於半痲痺狀態，祇好用左手拔槍。

那個拿刀的人完全沒有猜到，亦感覺不到蘿蔔會有另一把槍，而由於刀子架頸，蘿蔔也並不認爲適宜告訴他。

槍聲响了兩次，那人的身子進了兩顆槍彈，震了一震，蘿蔔趁着他未能發力的時候就把頸子向後一移，避開了刀鋒，並且用肩一撞，使那人跌開了，蘿蔔又立即轉向車子，車上已經有一個人下來了。

這個人的手揮動了一下，一把刀子刺中蘿蔔握槍的手臂，蘿蔔痛苦地大叫一聲，把槍丟下來了。跟着又一刀飛來，他也不知道是刺中他的什麼地方，祇知道是刺中他的身子。他的腿子一軟，也倒在地上。他看見剛才給他用槍射中的人已躺在地上不動了。

在十五分鐘之後，莫先生的手下們才匆匆趕到這巷口來，他們因爲蘿蔔不見了而大爲恐慌，在街上找尋。

找到這附近，聽見路人說這邊似乎有槍聲傳出，也有人說這個巷口的附近似乎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便連忙趕來，果然看見巷內有些可怖的東西遺留下來。

蘿蔔丟下來的一把槍，一把不知是屬於何人的刀子，而地上有很多血。流血的人却不見了，看那些血的分佈情形，可以看出流血的人是給拖出巷外了，而留下來的那條血路則是到達行人路邊便停止了。

「這表示連屍體——也可能是他受了傷之後給運走了！」一個人員通過無綫電向莫先生報告。

「運走了！」莫先生發出罕有的咆哮

：「運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正在調查！」那些人員說。

「正在調查！」莫先生說：「我要你們保護和監視着一個人，你們却把這個人失去了，然後才再去監視和調查！」

「我們會把他找回來的！」那人說。

莫先生對這一點的信心並不大，而那人自己說着的時候，亦是不大有信心。即使找回來也是已經損失甚大了，看地上那些血就可以知道，祇能够希望蘿蔔並沒有死去，但是受了相當嚴重的傷那是無可避免了！

× × ×

蘿蔔給運去的地方，果然是不容易找的，假如莫先生的人是可以找得到這個地方的話，那他們會老早就已經找到來了。

這裏就是黑玫瑰潛入了的那間廠房屋子。

那部車子載着蘿蔔與及給蘿蔔用槍擊中了的人回來。車上除了那個被槍擊中了的人之外，另外還有兩個泰國人。其中一個下車把門打開了，另一個就把車子開進了廠房之內。而下車的那一個，隨即又把車門關上了，兩個人合力把車上的另兩個人搬下來。

「媽的！」其中一個人說道：「死掉了！」

另一人也惡毒地咒罵起來，死去的是那個給蘿蔔槍擊的同伴。蘿蔔則是活着，他拿過槍的左手雖然給用一條手巾裹住，還是在流血，而第二把飛刀是刺中了他的臂部，還未拔出。

蘿蔔給拖了出來，一推，就仆倒在地上。

「一動也不要動！」其中一人命令道：「就伏在那裏好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蘿蔔是完全沒有抵抗之力的，也祇好就這樣伏在那裏了。

另一人說：「媽的，又死了一個，也放到閣樓上再說吧！」他把那個死去的人抱起，搭到自己的肩上，抬到樓上去了。

看來他們是用這個閣樓暫時儲放死去了的同伴，顯然是由於那些屍體不方便被警方發現，說不定屍體到了警方之手時，身份就完全暴露而牽連許多人的。

餘下來的一個看着蘿蔔，冷酷地說：「有一天，我們會把你們這裏的夜總會都全部炸掉！你知道嗎，接近你們這些夜總會都是不祥的。上次死了一個，今天晚上又死了一個！」

「上次？」蘿蔔咬着牙齒忍着痛苦：「上次是誰殺你們的人的？」

「媽的！」那人說：「上次就死得很不值了。我們一個人在夜總會裏打了一個女人，這種女人算得什麼？但是你們的人却跟着他，在街上把他打了一頓，有人用軟棍在他的頭上擊了一記，當時沒有什麼，但回來之後腦血管爆裂死掉了！」

現在，蘿蔔知道那個女大班口中所講的那個人果然就是他們的人了。他說：「那不關我的事，不是我做的！」

「不錯！」上樓那個人走下來說着：「這筆帳，有空的時候我們會再跟他們算，但是現在先跟你算帳！」

「你——們想怎樣？」蘿蔔問：「我跟你們是無怨無仇的呀！」

那人哈哈笑起來，抓起一條繩子縛住蘿蔔那隻沒有受傷的手的手腕，繩子的另一頭搭到一副不知什麼機器上縛住了。另一個人也同樣做，用繩縛住蘿蔔那隻沒有受傷的脚，縛到另一副機器上，這樣蘿蔔就伸長了手脚伏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了。跟着後面一人忽然把仍插在蘿蔔身上那把刀子輕推了一下，蘿蔔痛得大聲尖叫起來。

繩子牽制着手脚，使他的動作更不靈活，於是痛苦的程度也就更高了。他的身上汗出得多到好像淋了水似的。

「開口！」那人喝道。

「講——甚麼？」蘿蔔呻吟着問。

「你這個人很本事！」那人說：「炸也炸你不死。不過，你結果還是落在我們之手了，你告訴我，是誰通知你有飛機來，讓你事先避開的？」

蘿蔔咬着下唇。他相信在這些人的手中，就是講實話也一樣活不下去的，那就不如講一些令他們困擾的話了。他說：「是他們叫我的。」

「他們對我們知道多少？」那人問。

「不知道，」蘿蔔說：「他們沒有對我講……呀！」他這樣講了半句便又痛苦地尖叫起來，因爲那人的手一揮，又觸動了刀柄，這一次却是把刀子硬拔了出來。

蘿蔔陷入了半昏迷狀態中好一陣，當他的視綫及聽覺稍爲恢復時，他看見那個人舉起一把大刀準備要劈下來似的，而那人的聲音在說：「你不講，你就會流血過多而死。不單是這兩個傷口，我還要把你這隻手也斬去！」

他那把刀子就是舉在蘿蔔那隻被縛的手腕上，而那是一把非常銳利的大刀，是用來切肉的，也可以把牛骨豬骨砍開的那一種，假如斬下來，蘿蔔這隻手就要失去了。而這隻手因爲給繩子拉住，所以是不能够閃避縮開的。

「不！不要！」蘿蔔哀求着叫起來。即使是一個鐵漢，在這種情形之下，也就無法不有軟弱的表現了。

「我由一數到二十，」那人說：「你再不開口。我就斬下來了，你還有一隻手兩隻脚！一……二……三……」

「不要！」蘿蔔叫着：「我沒有甚麼可以講的！」

他叫得很響，也不知道那人數到多少，相信是已接近二十了，因爲有一隻木箱飛開了，躲在木箱中的黑玫瑰現出身子，舉着手槍喝道：「好了！不要動。」

兩個人之中的一個返身向車子那邊一撲，而拿大刀的這一個不顧一切，向蘿蔔的手腕砍下來！

黑玫瑰放了一槍，那人的手腕變得血肉糢糊，槍彈的撞力使他這隻手猛的向後一揮，刀子亦飛走了。

他雖然不是重要器官受了傷，但是這樣中了一槍所受的震動及痛苦，亦足以使他暫時失去採取任何行動的能力了。

但另一個人則有時間採取行動，黑玫瑰未及向他放槍，他已鑽進車子裏面，從另一邊車門出來而下了車，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

但是他却不見了黑玫瑰。

跟着黑玫瑰就從車頂上，他背後的方

向跳下來。他在最後的一刻連忙轉身，但已是太遲了。黑玫瑰在半空踢出一脚，首先擊中了他握槍的那條手臂，然後另一脚又擊中他的咀巴。他握槍的手揮開了，撞到車門上，槍也掉到地上，而頭的側面則是撞着車頂的邊緣，痛不可擋。

他呆呆地在地上坐倒下來。

黑玫瑰已在他的面前落地，而蹲了下來，手中的槍向前一伸，槍咀便抵住了他的額。

「好了，」黑玫瑰喝道：「你們都不要動了！我們還會有人來的，這裏已經給我們包圍住了。你，上車坐着！你也一起來！」

她隨手拾起了地上的一條繩子，把這個人的手拉到背後，在這人的抵抗能力還未恢復之前就把那人的手在背後縛住了。跟着她把這人推在前面，推到中了槍那一個的身邊。

蘿蔔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她把這兩個人都推上了車子，塞進車子的後座。然後她自己亦上了車子的前座。悄悄地把車門掩上了，並且把車窗的玻璃亦攪起來。這樣，他們在車子裏談話，聲音就不會透到車子的外面去了。

「好了，」黑玫瑰說：「你們還有幾個人？在甚麼地方？都招出來！」

那兩個人都不做聲。

黑玫瑰說：「我知道你們還有一個女的，這個女的，本領比你們更加高强！」

那兩個人還是不做聲。

要迫他們開口招供相信並不容易，也要很長的時間。黑玫瑰淡淡地微笑道：「也許我也可以用你們的方法，用繩子縛住，假如我數到二十不講就劈下一隻手。」

「試試吧！」那個沒有中槍的人不屑地說。他那個手腕已中了槍的同伴，則是顯然不如他那麼有信心了。

「我不想用這方法！」黑玫瑰說：「我之所以關上車門說話，是因爲我不想我們講的話被別人聽到！」

「誰？」那人不由得奇異地問，因爲看來黑玫瑰不像是不想讓蘿蔔聽到的。

黑玫瑰伸手把車頭燈開亮了，照着前面這雜亂的廠房的其中一個部份。她說：「我看這裏有些設備是即使你們亦不知道存在的。你們答應不亂做聲，我就讓你們看看！」那兩個人又表示迷惑，而黑玫瑰又說：「這都是爲了你們的好處吧了！」

她悄悄打開車門，下了車，向兩個人招招手。這兩個人也祇好依她的命令下了車。

黑玫瑰走過去把一片斜靠在那裏的木板搬開了，那木板是遮着另一隻木箱的，現在把木板搬開了，就可以看到箱內的東西。那裏面裝着一些奇怪的儀器。兩個人把頭伸前去看看，眼睛也張得大大的了。

蘿蔔在呻吟，黑玫瑰對他說道：「你放心好了，你傷得並不重，快有人來救你了。」

那兩個人則在看了一陣之後，又回轉頭來看着黑玫瑰，眼中表示疑問。黑玫瑰招招手，他們又回到車上，黑玫瑰又把車門掩上了，低聲說：「一隻無綫電傳音器，假如我們不是在車中，我們所講的話就會傳到某處，某一個人的耳朵裏。而那旁邊有一隻無綫電控制的計時炸彈，那個人祇要一按掣，這個地方就會炸得祇剩下一個大洞。當然這些東西可能是我裝在這裏來騙你們的，但是你們看是不是呢？是我裝的，抑或是某一個人的手法？」

「老天！」那手腕受了傷的人恐怖地說：「這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的！」

另一個說：「這炸彈不是爲我們而設的！」

「不是爲你們是爲了誰？」黑玫瑰問：「假如不是爲你們而設的，你們會不知道他的存在嗎？我很明白你們的作風，你們的一切都是不擇手段的。你們不是做主的人，做主的人祇是把你們作爲工具。你們把蘿蔔活捉回來，爲甚麼？就是爲了向他問口供。爲甚麼要問口供？就是懷疑司馬洛他們對你們的存在已有所知，你們想知道他們知道多少。有了懷疑，就要有後路，這炸彈就是後路。你們把蘿蔔捉回來是很危險的，很可能會被反跟踪到來，假如是如此，那就等聽到資料够了時便一炸炸個乾淨，甚麼都不留了。難道會爲了顧全你們的性命就不炸？」

那兩個人目瞪口呆，雖然不想相信，但是眼前有眞憑實據，他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知道這炸彈並非黑玫瑰所裝的，因此他們果然已經給預算作爲犧牲品了。

那人低聲而惡毒地咒罵起來，用的是泰國國語，用不着聽得懂，亦可以憑他的表情而猜得到他是在罵甚麼了。那個傷了手腕的人又哀叫說：「這炸彈隨時會爆炸的！」

「現在不會了，」黑玫瑰說：「我作了一些變動。本來那上面的那枝針祇要一擺過去，觸着電綫，電路一通，就會爆炸。由於這支針是無綫電遙遠操縱的。不過我已經把一條電綫截斷了，這針仍會接受無綫電操縱而移動，但是炸藥則是不會爆炸。」

那個手腕受傷的人舒了一口氣，他的同伴又繼續咒駡着。黑玫瑰說：「你們反正是逃不脫了，而且我也可以說是救了你們一命。所以，你們也應該合作了。」

「怎麼合作？」手腕受傷的一個問，他顯然是願意合作了。

黑玫瑰對另一個說：「你的意思又如何呢？」

這另一個人把頭低下來，前額擱在方向盤上，深呼吸着。他雖然並沒有答應合作，但是也顯然是並不反對的。黑玫瑰說：「除了你們之外還有多少人？」

「祇有一個。」手腕受了傷的人說：「裝炸彈的人。」

「這個人是誰？」黑玫瑰又問。

「譚笑英！」那人說。

「唔！」黑玫瑰說「本來是金馬龍收養爲乾女兒的，現在却回來殺死金馬龍了。爲甚麼呢？」

那人搖搖頭嘆口氣：「本來金馬龍是把她叫回來進行復仇的事情的，她在那邊也受過訓練，有很高强的本領，而且面孔在這邊是陌生的，沒有人認得。但是她查出了她的父親以前實在是金馬龍下令處決的，因此半路中途，金馬龍便成爲了仇人而不是恩人了。她一面替金馬龍做這件事，也一面要吞沒金馬龍的一切。金馬龍知道情形不妙時已經太遲了，她把金馬龍也殺掉了。」

「她這樣做，」黑玫瑰說：「將來她又如何露面接管金馬龍的一切呢？」

「她在泰國有很好的聯絡，」那人說：「而泰國那邊的人與這裏的人亦有很好的聯絡。由這裏的人接管，她回到泰國去做幕後操縱。」

「唔，」黑玫瑰說：「很好的計劃，可惜不會成功了。」

「你怎麼找到我們的？」那人問道：「有人出賣我們嗎？」

「我也是泰國那邊出身的！」黑玫瑰說：「我可以說是你們的前輩。我對那邊的情形仍是很清楚，我也還有相當廣的聯絡。」

「是誰出賣我們的？」那個未受傷的人咬牙切齒地問道。

「現在這還有甚麼關係呢？」黑玫瑰說：「你們也不會有空找麻煩了，而且也不算是出賣。我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告訴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們又不是你們的朋友！」頓一頓，「事實上我奇怪爲甚麼會把你們幾個也找來了。譚笑英應該是喜歡單獨一人行動的。」

「她在這裏人手不够，」那人說：「可以用的殺手沒有，她一個人做不了那許多事情！」

「其實金馬龍都已經死了，」黑玫瑰說：「而金馬龍既然已不是她的恩人，她亦不需要替金馬龍殺死那些作證的人了。她還做一些甚麼事情呢？」

「殺死金馬龍那些同黨們。」那人說道。

「唔，」黑玫瑰說：「除了蘿蔔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在監獄中，所以你們就專向蘿蔔開刀了，但這本來是金馬龍一個人的責任，與其他這些人何干呢？」

「他們都是同黨，」那人說：「他們應該可以制止金馬龍處決譚笑英的父親的，但是他們却並沒有如此做！」

黑玫瑰聳聳肩嘆一口氣：「這個講法是近乎强蠻了，這件事情本來與其他人無關，他們不便越權制止，而且就是想制止亦制止不來的，何況，他們亦根本不知道，到事後才是有所懷疑，亦不能肯定。」

「這只是譚笑英的看法吧了，」那人說：「我們不過是做工作，至於有沒有道理，我們是管不着的！」

「唔，」黑玫瑰說：「譚笑英這個女人，恨得眞厲害，我嘛，差不多可以說等於是她的同門師姐，我的遭遇也與她很相近，但是我却不會去碰那些無辜的人，我也從來沒有亂殺一通。」

這兩個人沒有做聲，黑玫瑰的事情，他們是更不關心的，他們目前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事情。

「那麼，」黑玫瑰又問道：「譚笑英現在正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多數是在這裏集合和計劃，」那人說：「我們住在這裏，她則並不是住在這裏。我們不知道她是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我相信她不會再回來了。」

「但是她現在一定仍是在這附近的某處地方，」黑玫瑰說：「用無綫電收聽着這裏的情形，看看我們對你們又究竟知道多少，以及準備按掣引爆。」

「很可能是這樣，」那人說：「但我們是沒有辦法找到她了，你們設法吧！」

「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設法好了！」黑玫瑰說。

一分鐘之後，黑玫瑰打開車門下來，大聲喝道：「很好，你們不肯講，不要緊，我們會把你帶到一個地方去，你們在那裏一定會講出來的！」她又取出一隻無綫通話器來，開了掣，對裏面說：「唏，怎麼了，你們還不來？」

她那隻無綫電裏傳出來人聲，說：「我們正在趕來，地方太遠了，而且要找一部救傷車也是並不容易！」

「快一點好嗎？」黑玫瑰說：「我們的蘿蔔流了很多血，得要快些送進醫院，而這兩位朋友，我們也是應該盡快送去問話的。」

「行了！」無綫電中的聲音回答道：「我們正在來了！」

黑玫瑰與那兩個泰國殺手此時都全神貫注地看着那計時炸彈上的引爆針，引爆針並沒有動。

在地上的蘿蔔已經因痛苦及流血多了而變得神智不清，也不大清楚他們是在弄什麼，他祇是知道把他捉來的人給黑玫瑰制服了而已，因而他也放心了。

這時，黑玫瑰才走到他身邊來，動手替他把手脚上綁着的繩子割斷了，蘿蔔呻吟一聲，黑玫瑰說：「你放心好了！我已經捉到了他們，而且司馬洛現在也正在趕來。」

蘿蔔點點頭，閉上了眼睛。

黑玫瑰動手替他作臨時的止血包扎，但當然在這樣做着的時候，也並沒有放棄監視那兩個人，由於其中一人是仍然有抵抗的可能性的。

而與她通電的人却是來得眞慢的，那兩個泰國殺手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但覺得實在太久了，難道是步行而來的嗎？假如是開車，那幾乎是從這城市的任何部份來也應該到達了，也許是找一部救傷車不容易。

終於，他們可以聽到汽車聲了，黑玫瑰通過窗口可以看到有兩部車正在駛來，無綫電中的聲音說：「別担心，是我們來了！」

「你們的司馬洛先生是久聞大名了，」沒有受槍傷的那一個泰國人說：「可惜是在這情形之下見面！」

「假如不是在這種情形下見面，」黑玫瑰說：「你們會死得很快。」

她走過去打開大門，那兩部車子駛進來了！好幾個人下車，黑玫瑰說：「你要見司馬洛先生，這就是司馬洛先生了。」

那泰國人皺起眉頭，他相信黑玫瑰所指的人並非司馬洛。但此時黑玫瑰做了一個手勢，再指指計時炸彈的引爆針。

這時那引爆針已經移動了位置，搭住了計時炸彈的另一個部份。在原理上，電流是接通了，炸藥就會爆炸，不過因爲黑玫瑰已經把連接炸藥的電綫截斷了，所以爆炸才沒有發生。

黑玫瑰走過去把旁邊的那隻傳音的米高峯扯下來，丟入一桶水內！使它不可能傳遞什麼聲音，然後說：「你看，她祇是

等司馬洛來就爆了，她並不担心你們的死活！」

× × ×

由於那米高峯浸入了水中，譚笑英就完全聽不到無綫電中傳來的聲音了。一時之間，她也並不懷疑，因爲爆炸之後，米高峯自然就給炸掉了，她再不會聽到那邊的聲音了。

然而她却並沒有聽到爆炸聲，她狐疑地皺起了眉頭。

不錯她距離那地方是很遠的，不過她也知道，那炸藥的力度是很强的，爆炸聲即使是不刺耳，她也應該可以隱約聽到，起碼可以看到天邊紅光一閃，這就像行雷閃電一樣，雖然發生在很遠，也是可以聽到和看到的，祇是光及聲音的响的程度會打了若干折扣吧了，但是她却並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她知道情形不妙了，馬上開動車子，退出樹林，退回公路上，開動車準備逃走，但是已經遲了。前頭的路面上有一部汽車打橫着擋在那裏，司馬洛從車窗中伸出頭來叫道：「喂，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譚笑英馬上煞停了車子，一手抓起一把手槍，以迅速而連貫的動作伸出車窗外，連續地向司馬洛放完了槍中的槍彈。

司馬洛在她放槍之前把頭一低，槍彈有兩顆射進了車窗之內而射不中人，其他的則是射在車門及後一點的車窗玻璃上，手槍的槍彈，她也不預算會有威力穿過車子的鋼板而射中車中的人的，然而她看見她這些槍彈在車門及玻璃上彈開了，車身却毫無所傷。

車子是避彈的，司馬洛是有備而來。

她連忙扭動駕駛盤，再把車子開動，路是有兩頭的，司馬洛雖然把這一頭擋住了，她還是可以向另一頭逃走。

她的車子就是向路的另一頭飛馳。

但是司馬洛亦是有車子的，而司馬洛的車子亦是可以在這路上行駛的，因此司馬洛的車子亦是緊追在後面。

司馬洛用很困難的方法才找到了她的所在的，當黑玫瑰查出了這間貨倉屋子的情形之後，她就馬上與司馬洛聯絡了，她看見屋內有無綫電及炸彈傳音的設備，就知道譚笑英是以這個地方作爲基地，而譚笑英或者她的帮手是會到這個地方來的。她從泰國方面得到的情報並沒有錯誤，不過她倒沒有想到蘿蔔會給捉來，旣然蘿蔔捉來了，她與司馬洛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了，而她用不着與司馬洛商量，她就知道司馬洛會怎樣做。司馬洛知道自已是應該怎樣做的，司馬洛亦從黑玫瑰的身上的一隻無綫電聽到了情形，他馬上就由莫先生供應一副探測電波的精密儀器，在附近做探測工作。

幸而這裏是荒凉的地區，並無人烟，假如有人居住就很難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就總有電器，就是一隻收音機，也會把他的目標擾亂了，使他無所適從，但這裏是一片荒山，有一件電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目標所在——譚笑英的身邊當然有無綫電收聽器及操縱炸彈的無綫電儀器的，而且司馬洛觀察形勢，設身處地，亦猜得出譚笑英大槪會躲藏在什麼地方。

他果然找到了她。

譚笑英還不明白司馬洛他們是怎麼找到來的，但她知道她非要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就是逃走。

不過逃走並不容易。

她的駕駛術也很高超，相信不比司馬洛差多少，然而她這部車子的性能却是差得多的，司馬洛的車子一直緊隨在後，而她知道司馬洛也不一定要追上她，與司馬洛合作的人多的是，祇要在前頭來攔住，她就完了。

她這個辦法多多的人，此時也不由得感到技窮。

司馬洛的車子在後面苦苦相逼，她一面開車，一面在那把空了的槍中再納入子彈。

然後她就把車子的迅度放慢了。

司馬洛的車子很快就追上，開始過頭，不過在過頭之前是有一段時間要與她的車子平排的。

譚笑英就在此時舉起手槍，再向司馬洛放盡了槍中的子彈，但是對着司馬洛這樣一個人，她的詭計實在不易施展，因爲你有半斤我亦有八兩，槍彈又從車窗的玻璃上彈開了。

沒有錯，剛才第一次放槍的時候，車窗的玻璃是絞低了的，但是這一次原來司馬洛是早巳把玻璃絞高了，又不是全部絞高，而是升起了一大半，上面雖然有一條縫隙開着，但譚笑英的槍彈除非是從上向下而射的，否則就是鑽入了這縫隙之內亦是傷不了司馬洛。

而因爲譚笑英這樣慢了一下，司馬洛的車子便過了頭而攔在她的前面了。

她連忙加速，在司馬洛未能够完全攔住她的去路之前衝上去，但那裏剩下來的空位不够她竄過去，她就來一下硬碰。「隆」的一聲响，兩車撞了一下，震得很厲害。

那是說，譚笑英的車子震得很厲害。

她憑這感覺可以知道司馬洛那部車是特製的，特別結實亦特別沉重，防震力特强，而她這部不過是普通的車子，司馬洛是有機會找到一部特佳的車子的，她則還沒有這種方便，她來到這裏做事主要還是靠本身的機智與身手，但現在是機械與機械硬碰的時候，她就不免大爲吃虧了。

她撞不開司馬洛的車子，而司馬洛的車子亦不肯相讓，就這樣把她壓在路邊，比她先了半個車位，而車不時碰撞一下地前進着，譚笑英的一邊車輪已經跨上了路邊，也因此她的車子跳動得特別厲害。

她咬緊牙齒，盡了她的能力控制着。

司馬洛在幾尺之後則顯得相當輕鬆，微笑着叫道：「你還是停車投降吧！」

譚笑英不理睬他，仍然努力掙扎着。

忽然，她看到前頭路邊有一排大樹。

假如她繼續跨着路走，她就會撞到大樹上了，然而司馬洛的車子又在另一邊壓着，使她不能回到路面上去。

爲了避這大樹，她祇好索性一扭駕駛盤，完全離開了路上，但那邊原來已是懸崖。

她的車子要再轉回來巳經來不及了。

另一邊的車輪巳經懸空，車子失去了重心，把崖邊的一些部份壓得崩塌了，車子便直墮下去。

兩秒鐘之後，車子便跌在崖底下的岩石邊，「隆」的一聲。司馬洛急忙把車煞住，跳下來，跑到崖邊去，扶住一棵樹，向下面望望。

他看見那車子的殘骸就躺在一座小湖旁邊的岩石上，車殼的大部份巳經碎開而與車身分離了。一隻車輪飛到很遠。車子却並沒有着火，而且也沒有爆炸。司馬洛舒了一口氣。他一直都担心車中會收藏着一些爆炸品，譚笑英的心一狠的時候，可能會決定與他同歸於盡。但現在，車子從這樣高的地方跌下去都沒有爆炸，就是沒有了。

他再望清楚一點，看見這崖壁幾乎是垂直的，不可能從這裏的崖邊爬下去。於是他便再回到車上，把車子開走了。

但譚笑英的本領是特別高强的，而她的生存能力亦是特別高强的。她並沒有與車子一同墮毀而死去。

在車子跌到那些岩石之前，那短短的兩秒鐘之內，她巳經跳出了車子的外面。這必須當機立斷才能够成功的。在車子一側時她巳經知道無可避免，於是當車子開始下跌的時候，她便巳經推開了車門。她本來是打算跳出去而扳住崖邊的一些可以扶持之物的，但是找不到，而她看見下面是一座小湖，便決定跳進水中。這都是在短短的一瞬之間就需要決定以及實行的事，而她也做到了，因此她就與車子分開，車子是跌在崖邊的岩石上，而她則是投進了湖中的水裏。

跌進水中就與跌在硬地上不同了，很幸運，湖中的水够深，她並未因爲從高處跌下來就撞着湖底的石頭，而她墮進了水中之後，又盡可能留在水底，以幾乎是與水面平行的路綫游着，直至肺中的空氣巳經用完了，她才到達水面。此時她亦並沒有浮出去，祇是仰着身子，把嘴巴伸出了水面，吸了一口空氣，便又再潛下去，繼續游。這樣，人從上面望下來，就不會看見有人在湖的中心浮起來。晚間，雖是光綫不佳，她仍是非常小心的。

她就是這樣游到了這座小湖的邊緣，在黑暗的樹林的陰影中冒出來，爬到了岸上。

她立即就觀察周圍的情形，以及動起腦筋來了。假如是別的女人，很可能會哭起來，而一般男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許會先鬆一口氣，慶幸自己是還活着的。但是她則並不是如此。照她的看法，她活下來是應該的。

而且，危險也還未曾過去，慶幸是太早一些了。

她看着對岸那部車子，斷定她是沒有時間也沒有氣力做手脚了。對方很快就會下來察看，而一看車中沒有屍體，就知道她是還沒有死去了。假如車子是沉進了湖底，那倒可以瞞上一段時間，對方要用潛水人下去看過才知道沒有屍體被困在車中。然而她此時是沒有可能把車子弄進湖底的。

因此，她相信她很快就會成爲被追捕的對象了。

此刻她身上又沒有武器。

她立即決定了如何行動，首先把身上的衣服及鞋子全部脫了下來，帶在手上，走進林中，一面走、就一面把這些衣服扭乾。

後來，到了一塊小小的空地上，她就把那些巳經扭去了大部份水份的濕衣服，在樹枝上晾起來，逃走雖然重要，但是一個濕淋淋的人，是逃不到哪裏去，很容易給人認出來的。衣服乾了，機會會高得多。不是穿着濕衣服，就沒有那麼惹人注意了。

夜風是清爽的，她赤裸地站在一塊大石上，摸着自己的頭髮，拉鬆了又放下，拉鬆了又放下，使頭髮能快點乾起來。假如有人看着她，那就會覺得是大飽眼福了，因爲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不過，假如有人看到她，那這個看的人却並不是幸運的，因爲這是一個美麗的女死神。

清爽的夜風很快就把衣服和頭髮都吹乾了。天然的風的力量是出乎通常之所料那麼好的。祇是鞋子很難在一時之間乾透。不過鞋子是穿在脚上的，沒有那麼當眼的。

她就動手把衣服穿上了。

當她扣好了最後一顆鈕子的時候，她就聽到一點不對的聲音，她連忙轉身，發覺司馬洛巳出現在她後面的樹林邊。司馬洛的手上是沒有槍的，不過這却不是表示他的身上沒有武器。他的衣服裏是可能藏着不少武器。

「你——你是誰？」譚笑英表示恐懼地掩着自己的胸，吶吶着問。

「別假裝了，譚小姐，」司馬洛說：「我們剛才在車子裏也打過一個照面，我是認得你的！你很幸運，沒有跌死！」

「你——你想怎樣？」譚笑英吶吶着問。

「跟我走吧，」司馬洛說：「這件事情鬧成這個程度，到現在也是應該告一段落了。」

「你——一個人來嗎？」她問。

司馬洛微笑：「我不會告訴你的，假如我說出來，你又會有許多詭計了！」

「我們——爲什麼不好好地談談呢？」她問。

「正是要跟你好好地談談，」司馬洛說：「你沒有死，也許正是你的不幸，因爲假如你是死掉了，我用不着捱受這一番談論之苦了，不過這裏不是談話之所，讓我請你到一個有錄音設備的地方再慢慢地談吧！」

「我認爲這裏好一點，」她說：「我們私人談會方便一些，你還沒有機會聽到我提出的條件。譬如，我是可以使你致富的！」

司馬洛又哈哈地笑起來：「一個美麗的女人，對我提出的條件却是可以使我致富，這眞新鮮，以前好像沒有過！」

「你認爲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譚笑英說：「那麼我的身體又如何呢？」

「多謝了，」司馬洛說道：「你的身體，似乎看過的人，都有很高的可能性死於非命，更別說是碰過的了。」他拔出槍來，指着她說：「現在，你乖乖地跟我走吧。你的本事看來也巳經發揮得七七八八了。不過，在走之前，我還是得搜一搜你的身！」

「你也知道我身上是沒有什麼的，」譚笑英說：「我不過是剛剛才穿上衣服吧了。你也完全看見的！」

「很可惜，」司馬洛說：「我就是剛剛不能及時趕到，失去了眼福！」

「唔，」譚笑英說：「你就是搜也未必搜得很徹底的，不如我再脫下來給你看看，那就清清楚楚了！」

「哈，」司馬洛說：「這算是垂死掙扎嗎？女人的最後一種伎倆，最基本的本錢都搬出來了，但是沒有用的！」

但是，譚笑英已經動手把剛剛穿上的衣服又再脫下來了，她一定是學習過舞蹈的，因此，脫起衣服來時，姿態十分誘惑動人，雖然這裏不是睡房，亦不是在舞台上。

而且她有那麼美麗的一具身體。

司馬洛看着，發覺也難怪一個莫先生的人員亦會給她所迷惑，而那個開設健康營的人亦會給她引進旋轉水池之中，而致命根也給割掉了。

她脫起來能够使人幻想到正有音樂在伴奏着。

她終於全部脫光了，她身上的確是沒有武器的，而那些衣服裏面，也並沒有藏着什麼武器。就是因爲如此，她才要出動到正如司馬洛所講的，女人的最後一種伎倆。

譚笑英發覺司馬洛正在困難地咽着口涎。

「你要我嗎？」她問着，聲綫也變成非常具有誘惑性。這個女人，眞的有本領在幾乎任何情形之下，可以誘惑幾乎任何男人。

「你——要交換的代價太大了！」司馬洛吶吶着說着：「我……我未必可以做主！」

「假如你有時間，」譚笑英說：「你不妨試一試我可以給你一些什麼，然後再作決定！」

這個眼前虧，譚笑英是不怕吃的，因爲她知道男人試過一次之後必定依依不捨，要得到更多。雖然她的確不輕易動用這最後的本錢。

司馬洛一步一步走近她，槍仍拿在手中對着她。她則退後兩步，在較爲光亮處的一塊大石上躺下來，張着腿子，半閉着眼睛。

「轉……過來，」司馬洛說：「我要……後面……」

「哦……這也可以！」她嬌婉地說着，就轉過身來，變成身體是伏在那塊大石上。

她心中暗喜。祇要是肯要她就行了，也許司馬洛認爲從後面，不是面對着她，她就不容易有什麼作爲，但是，用背對着她也是一樣有辦法的，當一個男人在欲仙欲死的時候，就會渾忘一切而失去了抵抗力。

她祇要等着那一刻來臨就行了。

司馬洛到了她的身後，兩腿站立在她的兩腿之間，而使她的兩腿分得更開，這樣無疑是可以減低她的抵抗能力，但是，他總會有那銷魂的一刻。

她把臀部聳得更高，以增強她的誘惑性。

司馬洛的手摸在這個高聳的地方，說道：「唔，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特別的女人，這一塊記印，是生下來就有的，是嗎？」

「許多男人認爲這才是更加具有誘惑性的，」譚笑英說：「太完美並不一定就是好的，有一小塊地方有點不同，那就更富刺激性的。」

「是呀。」司馬洛說着，在那飽滿渾圓的肌肉上重重地拍了一掌，「撻」的一聲響。

譚笑英心中震怒，幾乎就要轉過來殺他了，但他手上有的是槍，她必須等待時機，於是她呻吟着說道：「這——很舒服，假如你——是喜歡這樣玩的——你——盡情吧，我——很久沒有人跟我這樣玩過——不是每個男人都有這種能力的——」她的身子扭動起來，以便腿子揩擦他的腿子。

黑玫瑰是喜歡這一套，但黑玫瑰是眞的，而她則是假的，而同樣地，司馬洛亦是假的，他說：「我要玩的一套，恐怕你要受不起了。」

「試……一試。」她嚶嚀地說。

司馬洛的手再一動，她的臀部忽然感到一陣刺痛，她尖叫一聲。那是因爲恐懼多於痛苦，她覺得是有一支針刺進了那豐滿的肌肉中，跟着一陣脹痛感，似乎是有什麼藥液急急地注射進去了，跟着針又拔出去。

她連忙扭轉身子，果然看見司馬洛的另一隻手上正拿着一管注射針，對她微笑着。他已經完成了注射。她連忙用兩腿夾住他的腿，企圖把他整個提起而拋開，但是並不成功。

司馬洛並不是普通人，她這樣做，司馬洛是不動分毫的，而且她給打了這一針之後，就整個人都軟了下來，也使不出力氣來了。

司馬洛哈哈笑着：「這是一針痲醉針，既然已經驗明正身，這一針就可以打下去了。對付你這種詭計多端，兇殘無比的人，講什麼都沒有用處，用槍指住亦不是辦法，最可靠就是使你睡着。」

譚笑英又一跳起來，向司馬洛撲過去。事實上她在司馬洛講着這句話時，已經兩次企圖撲向他了，但是那一針的藥力發作得實在很快，她第一次跳不起來，第二次祇是能够成功地離開了那塊石頭，但是隨即便又仆倒在地上，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她躺在地上看着司馬洛，眼前一陣矇矓、一陣清晰，隱約可以看到了司馬洛正在講話，但是，講些什麼則是聽不到了。跟着，她就再也張不開眼皮，而失去了知覺。

果然，她的詭計多端是再也使不出來了。

× × ×

蘿蔔醒過來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坐在他的床邊了。

蘿蔔的腦中一時之間是一片空白，什麼都記不起來，不過看見了司馬洛這個他認得的人，則是可以帮助他的記憶的，他記起了他在昏迷之前，醫生要爲他的傷口動手術，他立即看看自己的手脚，傷了的手及腿子都是包紮住了，而且是給吊着，動彈不得。

「腿子沒有事？」司馬洛說：「手則是比較痲煩的，骨頭和筋絡受了損害，醫生說，在痊癒之後也不會那麼靈活了，起碼再不能開槍。」

蘿蔔嘆一口氣：「死不去也算是好了。你捉到了她？」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已經死了。」

「但，」蘿蔔說：「我聽說你是活捉她的，打了一針！」

「不錯，」司馬洛說：「但她扣押在監獄中時給殺掉了，同房的女犯人，趁她睡着時。女犯人的家人得到了錢……與她殺死金馬龍的方式一樣。很可能是泰國方面的人怕她招供，亦有可能是那兩個沒有給她炸死的泰國殺手。」

蘿蔔搖搖頭：「天理循環，以她這樣的本事，結果也一樣爲人所算！」

「這樣也是好的，」司馬洛說：「這樣一個女人，活着一天就担心一天，假如她的後台決定讓她活下去而設法把她救走，那才痲煩呢！現在威脅已經解除了，就是連范耀生的女兒亦可以自由安全地出面活動了！」他站起來，說：「我也不阻止你了。」

「你——不再多坐一會嗎？」蘿蔔問道。

「不了，」司馬洛說：「有人正急着見你。」

司馬洛出去了。

在司馬洛出去了之後，蘿蔔那個女人便進來了，現在既然威脅已經解除，那麼這個女人亦是可以安全活動了。

司馬洛到醫院的樓下去，正要走向他的車子的時候，一個女護士就跟着追出來，說道：「司馬洛先生，有位女仕打電話給你。」

司馬洛回到裏面去接電話，這個電話是黑玫瑰打來的，她說：「你現在很空閒了，今晚到我家裏來？」

司馬洛苦笑，他並不欣賞她那種遊戲，因爲玩起來實在太吃力，而他又是沒有那種癖好的。

她似乎猜得出他的心裏在想什麼，她說：「我替你這樣落力，你難道不應該報答我嗎？」

「等我回來時好嗎？」司馬洛說：「我還有一些事未曾辦好的，馬上就要起程了。」

「什麼時候回來？」她問。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當我回來的時候就是回來了，以你的作風，知道我什麼時候來反而沒有趣味，我來的時候就是來，我會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來，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

「很好，」她說：「但假如你忘記了這件事情，我會殺死你的！」

「我不會忘記！」司馬洛說。他掛了電話，出去拿車子。他的確是馬上要起程，不過不是去工作，而是去找那個張小蘭的朋友蓮黛。她幾乎給裝在馬桶水箱中的炸彈炸死了，她也以爲司馬洛可能死了。他要去澄清一下，相信她也很歡迎。

（全文完）

白骨大墓

•本文承自第51頁•

坐定之後，喝一杯酒定一定神，十四郎說：「我一切都明白了，照我想，出入口那邊一定有辦法可以透過白骨走出去的，你可否把這個秘密告訴我，必要時我能够協助你們逃生？」

「是的，你倒也想得週到，事實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大火！你聽準了，走到通道出口的盡頭，不往下邊跳，伸手抓住岩石，把自己吊起來，攀登到上邊的一塊鷄嘴石，那就離開白骨了，順着上邊的岩石邊緣走向高處，找到一條長長的石柱，它是橫放的，用力壓下去，機關的門就打開了，那是井形的出口，石門剛剛打開，外邊就有光綫射入，必須趕快走出去，因爲石門只有三分鐘的時間自行關閉，外邊不能够把它打開的，一旦走出去就沒法走進白骨大墓，更加沒法走進地下宮殿。」

這番話十分重要，十四郎把它緊記在心。

日子一天的過去，轉眼就是一年，在這一年之內，他不知道迫死過多少花花公子，他殺人不眨眼，無動於中。

使他不安於心的是這一點，地下宮殿只有兩個女人也會呷醋！他很難在兩者之間以大情人的姿態出現，也不能够逃走，故此他的心情也是逐漸變成沉重，另外的一晚，他照常扮演那一套戲，打開大衣櫥，一躍而出，拔劍追殺一個人，皇后倒地大叫，在燈光照映之下，他偶然看見哪個人的臉孔，整個呆住了，這個人竟然是他的大哥白雲飛！

在十四郎對上的幾個哥哥中，最爲袒護他的人就是大哥，他能够下手殺死大哥嗎？萬萬做不到！

他很快就有了主意，先行仗劍把白雲飛迫到走上通道而又走上石梯之際，突然停步，說：「大哥，你認得我嗎？」

對方轉身看看，先聲叫起來：「你是十四郎白勇！」

「是的，我正是白勇！今晚我表演殺手，不幸碰上了你，我當然不會下手；你照樣的走動好了，走到出口之處，你切勿跳下白骨坑，留在那個地方跟我細談，我有辦法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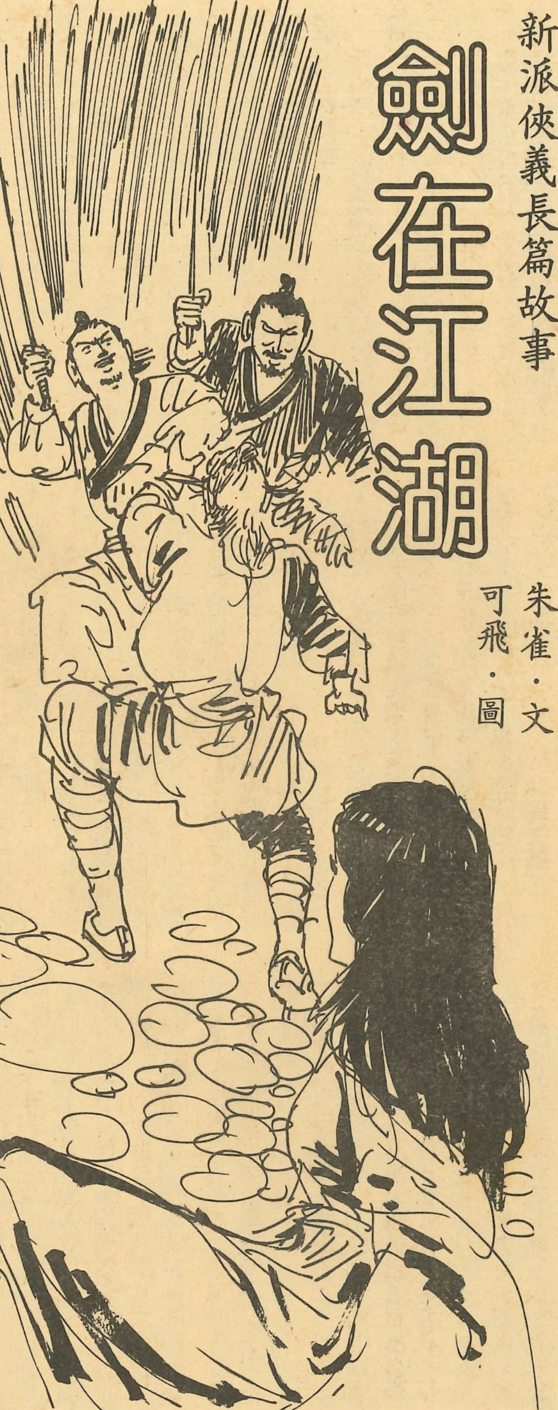
白雲飛依他的話去做，兩人到了出口之處，細談一會，白雲飛說：「十四郎，承蒙你指示我如何逃生，感激不淺，我有一句話奉告，人是會蒼老的，體力也會衰退，你留在鬼穴之內，不論遲早，必然給兩個妖精玩膩，到時有更加英俊的男人代替你的位置，你就會被人拋入白骨坑了，還是今晚跟我一齊逃走吧！正如你所說，白骨如魔，它會把任何一件物體吸下去，她們失去了你，只是懷疑你滑脚跌下去而已，決不會想到你跟我一起逃走，事不宜遲，今晚不走，你一生沒法逃走！」

聽了那番話，十四郎湧起了無限感慨，把心一橫，終於跟大哥一起逃出白骨大墓。他們二人一生不會洩漏，並且，一生不會走進鳳凰山脈，同時遠遠避開京都！使自己盡量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來到嵩山之下，潛入另一魔窟的霧海雲天谷底，將少林、崆峒、武當的掌門人救起，然後又和終南隱叟鬥劍，被他纏住，一個施展「終南十三式」的劍法，一個使出「追雲八手」招式，二人都鬥至輕傷，未分勝負，夏振華不忍將這老叟殺害，又聽到嵩山危崖之上，金鐵交鳴，今晚正是中秋月明，武林高手嵩山大會，連忙撇開老叟的纏鬥參加大會，到危崖之上，只見屍橫滿地，自己來遲，未及馳援之責，正在內咎，又見危崖下的叢林，刀光劍影，立即趕去，只見師傅和一羣高手拚鬥，旁邊還傷坐一位迎風女……

雷霆彈燒風火林

兪小萍的金劍被震飛丈許。亡魂谷主的成名武器——亡魂杖也跌在地下，原來是亡魂谷主投杖擊落了兪小萍手中寶劍。也救了迎風女一命。

迎風女故意將頭一擺萬縷青絲，如大海碧波，人也緩緩立起身來，仍是面帶嬌笑。

「萍兒！有這多老前輩在，爲何恁般不懂規矩。」亡魂谷主邊說邊拉住兪小萍的一隻手，向一側走開。

夏振華似不願見這一幕繼續發展或者惡化，望了那呼嘯之處一眼道：「師傅，叔叔！我先去那面瞧瞧。」

他也不等天痴老人答覆人已飄然而起，顯然這朶武林異卉，不僅爲武林事煩，也爲情所苦。

老英雄勇救少俠

這次嵩山之會，對一個懷有大志的人而言，無異是一盆冷水。

因爲武林大局變化多端，作爲一個武林盟主，不僅是武功高絕，才華蓋代，更要有心計及有容人之量。

他，雖被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但他的經驗閱歷，他對事物處理方法，都較之與自己相對的羣魔，顯然都有一大段距離。他邊想邊走，脚步不由緩了下來，也不知走了多久，終於拚鬥之聲，皆歸於沉寂。

夏振華心中一定這才凝神看去，自己早已走出了嵩山範圍之外。那裏還有拚鬥的人影在。

大地靜寂，東方已出現魚肚色，他一時辨不清嵩山在那個方向，他自己究竟走了多遠？他爲這次嵩山之變，心中起了無比的自責，對這個天下第一劍之稱譽，也發生了懷疑。

因爲這不全是武功問題，有心計，有決定，還有經驗和閱歷。這一連串的事顯然他都不如別人，尤其幾個厲害的魔頭有無窮的詭詐，有令人難以臆測的奸謀。

雖然他脚下未停但速度甚緩，終於被前面一座森林阻住。夏振華頓覺全身一軟，頭昏目眩。他扶着一株大樹坐下來。暗忖道：「莫非我病了不成。」

想到病，任這個鐵胆俠士，也不覺冒過一陣寒氣。他沒有生病的經驗，但全身灼熱，喉嚨裏冒火，手心中汩汩地滲出冷汗。因爲這是顯著的病象，他知道眞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眞是「英雄只怕病來磨」，他默默地唸着。

早晨的太陽有一種新的生氣，但對於夏振華而言簡直是一種威脅和諷刺。

他此時全身軟弱無力，口中更是乾得冒烟。但心中却十分明白，他必須找一處較爲隱秘之地暫爲歇憩。蹌蹌踉踉走入林中，終於一頭栽在地上，人也昏了過去。

按說，以夏振華的武學基礎，當不致受不住風寒雨露，也不致耐不住半朝一日的不息不眠，或者不飲不食。

尤其他精習無形罡氣，且任督二脈已通，以一個修習上乘武功的人，而且功力已臻化境，雖不能百病不侵，長生不老。至低限度他的身體，當可以抵住任何疾病

的侵蝕。更因他那「金光不壞身法」，對外來惡感更可防止。但他却並不如此簡單，這個天下第一劍，總有其獨特的一面。他不僅有着數不清的恩恩怨怨，更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絲無法清理。

這一次病既然是突發事件，當然與他那無情的煩惱有着特殊關係。以他的體質，自幼就接受了一種地極之氣，故使他的身體有如銅澆鐵鑄一般。在他諸般武學練成後，更有其可供消耗的資本。

然而在嵩山之會中，他雖然激戰多時，但他的潛力並未發揮至極限。雖然那個終南隱叟爲當代魔頭中之雄者。武功潛力堪稱伯仲之間。

他最後終以技勝半招，迫退終南隱叟趕上危崖。觸目驚心的一幕，使得這個以天下爲己任的俠士立時百脈賁張。

當這一幕過去，久未見面心中渴念已久的師傅——天痴老人，又在被羣魔連手圍攻中。平時他一遇上連手羣攻的場合，不論對象是誰。總是欲一洩心頭之忿。

然而天痴老人並非敵不過羣魔連手，而是他的掌力翼護下，有一個紅衣長髮的美嬌娃。

一怒之下追雲劍出鞘連傷幾個高手。天痴老人也立時掌力如剪，連聲慘呼之下也倒下了好幾個。

夏振華本欲將迎風女的一切說出，而武林三傑，亡魂谷主同時趕到。兪小萍楚楚可憐，一股怨氣都欲向迎風女發洩。

夏振華萬料不到這其中的變化。他更曾知道，兪小萍對自己也是一往情深。他一時實在辨不清是酸，是辣！這才蹙着一肚子氣，借故走開。却不料這麼負氣一走，他連日的奔波既未歇息，滿腔熱情，又無從吐露。在他這般年紀實無法忍受。

晨露，加上心氣，剪不斷的情絲，紛紛將這少年俠士綑得無法掙扎。尤其這一次小小挫折使他更是爲之氣結。

故此「三陽」爲之頓塞，「中氣」爲之昇高，人即陷在一種極爲困惱，而入於混亂狀態。如果此時有人在旁，代其在命門穴上一拍，或竟點住其昏穴，使他好好地睡上一覺。夏振華的病當即霍然而癒了。甚至連他自己，也竟不會覺出有病的痛苦。

然而此際，不僅沒有別人，能帮助這個以天下事爲念的天下第一劍。遠遠地還有幾個惡魔正咬牙切齒地，密切注視着他的行踪。

故夏振華在過分的憂鬱和忿惱之後，祇有任肝火狂燒。當他邁入森林之後，即一跤跌倒，人事不知。

從晨至午、至未，漸漸地，已日暮西山。

夏振華祇是昏昏地睡着，沒有人照管，也沒有人看顧，祇有陽光的愛撫，微風的吹拂，還有片片的落葉，不時掉在他身上，臉上。似爲這一代俠士寄以無窮的懷念和歉意。

遠處，幾條人影，如脫弦之弩一般奔到林外。他們散而復聚，聚而復散。有如數頭惡犬，正對林中嚴密監視着。

但他們却未料到夏振華正在病中，不僅在病中，而且還在一種昏迷狀態中，如果他們此時趕入林中，後果豈堪設想。

明月又昇起，那些人似乎再也無法忍耐，但聽得一個粗魯之聲，冷冷地說道：「哼！我們已經日以繼夜，難道還要坐以待旦？……」

另一個聲音打斷了那人未竟之言。「老四暫且忍耐，長時間我們都能等過，難道不盡棄前功？」

那粗魯之聲卜分不服，道：「我們新近煉成『雷霆彈』，遠攻近襲，都可得心應手，我們進入林中，找一株大樹掩護，就可施展。」

一陣低沉之聲跟着問道：「老四！你知道那小子現在何處？我們進入林中……」他的話倏地止住，似担心那粗魯之聲的人，太下不了台，也因他聽出了異響，故將話音頓住。

這四人似都有警覺，正自運勁戒備。數十丈之後傳來一陣「入密傳音」。更表明了他們的行跡。

「四位！不必太急，我們商量入林不遲。」語落，五條黑影同時飄進。

他們來不及回身，祇有靜候變化。

原來前面四人，都一律穿皂黃色衣服，他們正是曾經吃過夏振華的苦頭，但在嵩山之會中，並未顯出雄風的西嶽——四毒。

後面跟來的他們是嵩山主人，嵩山之會原由他們籌備，雖然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喧賓奪主。但危崖之戰仍以五雄出力最多，尤其這週遭數十里都遍佈其爪牙，各要地也都有機關設置。

本來在嵩山之會，雙方都有死傷，中嶽五雄的基業表面算是全毀。但他們的實力却未損分毫。故這五個惡魔，先自離開危崖要地，從一處隧道中走出。

終於，他們聽見一處傳警，天下第一劍正在他們所佈置的風火林中落脚。

這個天大消息，使得五個魔頭放聲大笑。連道：「天意！天意！」接着又是一連串縱聲大笑。

在魔頭的計算中，嵩山之會，雖然有不少武林高手死亡。但江湖五惡也算得犧牲慘重。

就以南嶽二劍客這一雙劍術名家，竟活活地被天痴老人劈死。而且死得奇慘無比。

還所幸夏振華被翠蓮觀主所設計的霧海雲天吸引。又因終南隱叟的超絕武功，拚得夏振華誤了嵩山之會的正式時間。故羣魔也才能好整以暇，從容退走。

這座惡林週圍不及里許，但樹木繁茂，林邊更有一道小溪環繞着。

他們所以稱之爲「風火林」者，自有其深厚的意義在。

這和剛才西嶽四毒談到了他們遠攻近襲皆宜的——「雷霆彈」，就引起了中嶽五雄的出面。

按說，魔頭們祇是利害的連繫，並無道義可言。五雄聽見四毒有雷霆彈適宜遠攻近襲，一時觸動了靈機。他們更將運用這風火林，可以結好於四毒，也可以將四毒一網打盡。

被稱爲詭詐百出的四毒，祇以爲五雄欲爭這一場大功。却未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嵩山五雄竟在自己人身上打起主意來。

這叫做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正是這一批魔頭的寫照。雖然他們的表面都是對付天下第一劍，其實彼此都正在逞其詭詐奸惡之能事。

五雄一旦現身，四毒彼此對望了一眼，爲了表示友好，老大劉風竟先開口：「還是嵩山主人輕車熟路，連我們也都在五位的掌握中……」

一陣淡淡笑聲衝淡了這緊張氣氛。「四位祇是一心一意地面對強敵，當然不會留意其他……」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尤其在自己家中，這些疏忽也未可厚非。難道我們還見笑你們不提高戒心。」

他的話由他自己一聲乾笑而罷。祇是注意着林中，想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四毒中每人都有一個特殊個性，但奸詐却都稱得上個中翹楚。

劉風見五雄的臉上都微露得色。當下也就因話套話地說道：「魏大哥所言，眞使我們慚愧無地……」他說時一指林中，又放低了聲音，道：「這小子自天色微明，進入林中就未出來。是否會有其他的變化？……」

一聲淡笑打斷了劉風未竟之言，道：「人稱你們西嶽四毒奇謀百出，做事果斷，怎麽今日會如此拖泥帶水。」

四毒的臉上都覺微微一熱，還是那個粗魯之聲，截斷了那人話頭：「我早就說過，我們不論遠攻近襲，或者一把火硬將那小子燒死。」

「四弟！你那火爆脾氣還是不改，現在既有五雄兄弟出面，我們得附驥尾，共同來拔去這眼中之釘……」劉風喝住那粗魯之聲的邱明，又故意恭維嵩山五雄。

其實這些魔頭肚子裏都在搬弄着詭詐。別看他們表面說得恁般輕鬆，骨子裏都想置對方於死命。不管如何，現實的危機，較之任何事都來得重要。因爲還有一個被人視作眼中釘，或者直接威脅江湖人生命的天下第一劍正停身在這林中。

雖然他們沒有道義可言，但生命問題直接威脅他們時，暫短的時間中他們也會捐棄成見。

一個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漢雙目閃動着厲芒，冷冷地說道：「大哥！既然西嶽四傑，對天下第一劍那小子的行踪，已監視了一日，現在合我們九人之力，是明攻、抑或是暗襲。我們九人總可以連手相拚一番……」

這說話之人正是五雄之一的孫鋼，此人不僅武功超絕，且詭謀百出。

他望了羣魔一眼，又放低了聲音，並故作神秘地說道：「西嶽四毒所煉的『雷霆彈』威力。配合我們九人連手羣攻之力。哼！那小子就是鐵打的金剛，也要將他熔化。我就不信他能逃出這座『風火林』中。」

下面的話，顯然別有陰謀，他一時說漏了嘴，故立即止住。

那個五雄中的老大魏金，也跟着淡淡地笑道：「老四所言，誠爲至理，在此時此地，集我們九人之力，一定可以將那小子……」

一陣嘿嘿怪笑打斷了魏金的話頭。「豈止你們九人在此。我老人家並未走遠。三奇士也還躲在暗中，想窺探你們兩家絕技呢！」

四毒和五雄回過身來，心中雖然在罵，臉上却仍露出了笑容。「一尊子！我們料你也不會走遠。正好！這裏仍由你來主持。」

一尊子的嘿嘿笑聲尚未發出，四毒中那個粗魯之聲的邱明，却厲聲喝道：「三奇士！你們是人還是狗？爲什麽還躲躲藏藏。」

三奇士首被一尊子點明，又被邱明喝罵，那裏還好裝蒜。本來他們想坐收漁人之利。現在也祇好硬着頭皮縱身而出。

江湖五惡，除南嶽二劍在這次嵩山之會中身遭慘死外，其餘十三個惡魔又全聚集在這惡林之外。

中嶽五雄彼此心意相通，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念，就是先連手收拾天下第一劍後，再藉這風火林的設置，將一尊子，三奇，四毒，悉數困住，最後一把火燒個乾乾淨淨。其實他們彼此之間，都要將餘衆置諸死地後，才能使自己執武林中牛耳，吐氣揚眉。

不過他們外表都裝得十分相洽，這也就是惡人的本相。也就因爲這一矛盾，才躭誤不少時間。

當然最最老謀深算的，要數一尊子。他掃過羣魔一眼，又注目在中嶽五雄身上，再嘿嘿地怪笑連聲。

「這個小子也是合該倒運，偏偏又走到來這絕地。何况還集中了我們全部的力量……」

他故意一停又朝五雄笑道：「今日我們都是兔子跟着月亮走。要借五雄的雄才大略，爲江湖中一展身手。除去那個目無餘子的天下第一劍，我們好過幾年太太平平的日子。」

中嶽五雄的魏金，故作不解地笑道：「老哥哥你！是怎麽啦！老是拿我們兄弟來開心。天下第一劍那小子雖然停身此間，至於如何去制伏他，是生擒是格殺，悉聽老哥哥吩咐，兄弟們無不赴湯蹈火，遵命而爲。」

他說得冠冕堂皇，激昂慷慨，誠不失爲一代奸雄身份。

但狡詐百出的一尊子怎麽會相信他們這一套？故意裝做茫然地問道：「難道此間距嵩山不過七八十里。五雄對這座惡林竟無佈置。」

還是那個粗魯之聲的邱明，冷冷一笑道：「老大！此地既稱作風火林，豈無特殊設置。」

中嶽五雄此時都故意笑道：「諸位怎麽凭般小看了天下第一劍那小子，慢說此間距嵩山已有七八十里之遙。此間的設置，不過祇是阻止一般普通高手而已……」

微微一頓，聲音故意提高一些，顯出了他們的毫無成見。好半晌又道：「就是有了千奇百怪的設置，天下第一劍那小子能安心在林中，停留一日，怕不早已被他收拾得一乾二淨。」

果然他們異口同聲地如此這般一說，不僅三奇士，四毒皆啞口無言，連那個鬼謀奸詐百出的一尊子老魔頭也是眉頭深鎖，一句話都說不出。不自主地嘆出一口氣來。

好半晌，終於有人倡議道：「我們既然齊集，好歹總有個決定。這小子停身其中說不定正在練習一種什麽奇奧武學。」

這一推斷，當然不能怪他們太過長別人威風了。因爲夏振華在他們的心目中，實在成了神化一般的人物。

不過，那裏知道，一個被人視作神化的天下第一劍，此時竟被病魔困住，甚至燒得迷迷糊糊。人事不醒。當他被一陣刺耳的笑聲驚醒過來，他微睜虎目，明月又高掛在樹梢頭。他記不清時間的久暫，更記不清他何時躺在這裏。祇覺得頭腦發脹，眼睛發沉，口中冒烟。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又被那嘿嘿怪笑怔住。他的心情雖然十分緊張，但他混身無力。又復閉上了眼睛，暗忖道：「生有地，死有時，這林中大概就是我夏振華落葉歸根之地。」

任是如何剛硬的漢子遭遇這件事，也會有所不甘。因爲他不是武功不如人，而是飛來橫禍，身染重病。如果此時羣魔進來，他不僅將束手就擒，或者還要遭受魔頭的羞辱。難逃極其悲慘的厄運。想到死，倒也無所畏懼，想到被人羞辱，是天下第一劍所不願爲，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他這時，正頭重脚輕，口中渴得要命，全身無力。不要說與人動手，連站起身來也無能爲力。終於，一聲嘆息，他願意接受這惡運，故再不作掙扎。

好半晌林中並無動靜，夏振華凝神靜聽，才知道這些人的所聚正是爲自己而來。人類有求生的本能，何况是這個天下第一劍。他不僅爲這武林尊號而要力圖振作，更爲着武林命運而無法袖手。忙微微運氣，那知不運氣還好，他因高燒之後眞氣無法集中，且虛火上昇。人又昏了過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他被一陣怒喝和金鐵交鳴之聲驚醒，他全身更是濕淋淋地，微微一驚後，猛睜雙目。不覺大驚失色。他原來躺臥的森林，已不知去向，他自己被移在一條溪水之濱？

但一陣陣焦味仍不斷飄來，他口中雖然渴得要命。身上苦痛亦未減輕，那喝罵之聲却愈來愈近。夏振華幾次想坐起身來，終於全身乏力。

這時，一陣管絃之樂響劃過了長空，帶來了幾聲凄厲的嘯聲。跟着幾聲朗朗之笑聲，也震蕩在空際，另一個聲音，更震蕩在空際：「谷主！請偺令高足到那面，去照拂華兒，這裏由我們……」

後面的話，被一連串的暴喝聲打斷。

夏振華已聽出這是武林三傑之聲，但他此時，却有着無比的難過。張口竟吐出血來，人又昏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久，夏振華始悠悠醒來。雖覺得全身軟綿綿地，但眞氣流轉，血暢四肢。他正欲坐起來，却被一隻大手按住。「孩子！你這次感染了一種『傷寒』絕症，還幸你武學根基好，否則眞不知變化到如何一種可怕的程度……」他微微一頓，又道：「現在你的病况雖好，但身體復原，至少也得三五日，因爲你這場病，正應了俗語說的，不死也得脫層皮。」

夏振華覺得他那大手中，隱隱傳來一股熱流。從他那低沉之聲中不看也知道他是誰。當下不由微微一聲感喟，道：「眞是不巧，在這緊要關頭我却病了，而且還這般嚴重……」

「孩子！你的病，如果祇是因病，倒也還不令人担心，但你却置身賊人的陷阱中，那時羣魔畢聚，眞是險而又險呢！」

夏振華這才回過頭來，見榻邊坐着巨無霸、武林三傑，還有亡魂谷主，尤其那個失去一目的俞小萍姑娘，也在此間，他們臉上都浮着一層笑意。

夏振華雙頰微紅，吶吶地說道：「承蒙老前輩和三位叔叔，亡魂谷主勞心，晚輩心何以安……」不待他的話說完，追風叟竟朗朗地一陣狂笑，道：「娃娃！你可要聽這次歷險的經過？我們幾個老死不去的，也幾乎丟人現眼。……」

亡魂谷主也淡淡地一笑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次還是天下第一劍碰上，要換了我們旁人，恐怕就沒有這般便宜的事了。因爲魔頭們對我們不會有如許顧慮，那種後果豈堪設想……」

她沉吟了好半晌，終於將這一段經過說了出來。

原來夏振華的高熱，到全人極度昏迷時，一尊子等人，經過一再計議之後，也欲一查眞相。他們先派人潛入林中，中嶽五雄也去查看了一下林中佈置。

當他們祇是發現夏振華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下，竟無任何反應時，任是這批詭詐絕倫的魔頭們，一時也都楞住了。因爲誰也不會想到天下第一劍會被病魔困住。當然時間一久，疑竇也就會發生。何况這些人都是當代數一數二的人魔，豈能瞞得太久。連聲嘿嘿怪笑之後，一尊子的錦衣首先飄動。跟着是四毒、五雄、三奇士也同時躍入林中。他們一個個變臂蓄勢，如臨大敵，環形將夏振華圈在中間。

雖然如此，他們仍是沒有一人敢搶先出手。但他們一再注視着夏振華的呼吸低沉時，羣魔的臉上，都顯出得意的獰笑，尤其是一尊子更是嘿嘿怪笑連天。道：「諸位，這是天假奇緣，我們今天除去此一心腹之患……」他微微一頓，又朗笑震谷道：「祇是你們要死的？還是要活的？……」一尊子的話，震得老遠。

「夜長夢多……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還是斬了他的好，免得日久生變……」此人話聲十分緩慢，但却十分嚴肅地說着。

「毀去他的武功，留着活口，也可以挾持武林天下人物，尤其對付天痴老人那老鬼頭……」這說話之聲，甚爲低沉。正是西嶽四毒邱明。

從這兩人的低喝中，看出了他們對天下第一劍的忿怒，也證明了他對江湖中人的威脅。故無形中分出了兩派，但都有其顯著理由。

第一，要迅速除去夏振華以絕後患。

第二，祇是要毀去他的武功，留着活口以便作爲挾持武林人物的工具。

連聲嘿嘿怪笑，使這片林子中亂成一片。最後還是一尊子的狂笑，壓低了羣魔的聲音。「諸位！不管殺也好，留也好，總之這人已是我們囊中物。」他的目光横掃羣魔一眼，冷冷地笑道：「今日我們如果再不同心戮力，那就只有任人宰割……」

他的聲音變得十分悽厲。「西嶽四毒，你們手中的『雷霆彈』，最好先放好，我們用不着同歸於盡……」

四毒各自將手塞入懷中，一聳子的聲音，又在響起：「中嶽五雄，風火林的設置雖然巧妙。……」幾聲震天巨響，打斷了一聳子未竟之言。

中嶽五雄魏氏兄弟，已向夏振華仰臥之處撲去，其餘趙銅、周錫、孫鋼三人却向三個不同角度躍開。

跟着響聲，幾株合抱大樹都連根拔起，土崩石裂，塵土揚飛。

羣魔都早經蓄勢，故拳風、掌影、劍光，立時幻起一片光幕。

那五雄中的魏金和魏銀二人，也就成爲羣魔攻擊的總目標。

一聲冷喝劃長空而逝。「諸位！你們還要留着這小子做禍根不成。再不歇手，哼！江湖中再也不會有人會提諸位的字號……」他們故意一頓，又冷冷地笑道：「哼！諸位不信，請瞧瞧後面。」

羣魔一面蓄勢但都側過臉來，但見三數條火綫，正冒起粒粒火花。緩緩向林中燃燒着。

那個說話的魏金，顯有所恃地，故意朗聲笑道：「哼！這裏叫做『風火林』，豈是恁般簡單，諸位如果想截斷火綫，不妨先下手試試，恐怕只有加速其爆炸。老實說，這裏除了五百斤硫磺和火藥外，還有五百斤桐油洒在林中。當這些火藥一燃，一把火將燒盡這三數里之蟲蟻……」

魏金的聲音倏地一停，連聲冷笑道：「諸位要想活命，只有聽我們五雄吩咐，否則，諸位只管出手。」他說完，顯然不將羣魔放在眼中，向着夏振華走去。果然羣魔都被他駭住，再也無人出手阻擾。

兩人同時一聲長嘯，林外也立即震起一片迴音。

魏金冷冷一指夏振華道：「小子，你也有……」下面的話，被一連串的巨響所打斷，魏金的身體被震出五尺之外，也剛好在一聳子脚前。

這個老魔正蹩着一肚子氣還未看清楚全般形勢，見魏金的身體風馳電掣般撲到，懷疑其暗中暴襲。一股無名怒火，雙臂一抬，兩股潛勁，直將魏金一個肥軀拋起一丈來高。沒有哼氣，祇洒下一陣血水。一個不可一世的魔頭竟如此死去。

魏銀的身體也同時被人拋起，羣魔正自一驚，但注目林中夏振華已不知去向，原來夏振華躺臥之處，拼排兒躺着五雄中的魏氏兄弟，口中正湧出血來。

一聲冷笑發自林外。「今天給你們這些夜郎自大的賊魔嚐嚐厲害……」跟着一陣朗朗笑聲打斷了那未竟之言，笑聲一止，一陣急迫的詢問：「華兒是否受傷？」

「魔頭尚未迫近，但華兒全身火熱，人事不知，顯然害了寒熱重症一般。」另一個朗朗之聲，一口氣說完之後，竟低低地嘆出一口氣來。

「老哥哥，快到神女峯望夫台去，你快背着華兒前去。這裏交給我們……」

他的聲音倏地一頓，又道：「惡人自有惡人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這是最天公地道的事。」說完，又朗笑道：「老兒！你那把打蒼蠅的扇也好久不用了，這林中有許多貨色，好好地搧他幾下。」

羣魔心頭無不臉色大變，他們已知道，這些在林外的人是誰，因爲目下武林中用扇的人，僅有逍遙扇，曾經搧得江湖人物焦頭爛額。

而這幾個說話的人，自是武林三傑無疑了。但聽得一片天崩地裂之響，這一座武林中冒出陣陣火光，中嶽五雄竟連聲叱喝。羣魔此時已方寸大亂，天下第一劍如何被人救走，五雄的老大老二，如何被人擊傷，表面上魔頭們互爲着充面子，其實骨子裏亦莫不驟然發冷。

因爲對方人物，武功無不高絕一時，來無影，去無踪一般。幾聲巨響和銳嘯過後，整個森林全籠罩一片烈火中。

逍遙客和追風朗笑暴喝之聲，震得林中迴音不絕。刹那間，這一座「風火林」不僅光火觸天，響聲四起，簡直有如鬼域一般。

追風叟的笑聲、罵聲掌風掃中樹木聲。「魔崽子，今日我要你們知道厲害。」

逍遙客的一柄逍遙扇，一搧過去碗大的松樹齊腰折斷。

暴喝、厲嘯、慘呼，亂成一片，宛似人類末日。

羣魔們眼看這一場混亂，又將無法收拾，而且這些都是他們自己造成，在極度驚愕下，他們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决定。所謂狗急跳牆，當死亡的威脅，臨到這些魔頭時，一種拚命的打算，也立刻浮在各人的腦際。雖然他們知道這是五雄的傑作，但五雄中已經有兩人重傷不起。而武林三傑却藉着五雄的佈置，因勢利導，才幾乎一網打盡了這批魔頭。

一聲銀鈴之聲，一陣管絃之樂響，劃長空而逝，羣魔也似從一場惡夢中驚醒過來一般。

「老前輩，得饒人處且饒人，何況滴血傳書之會，即將到來，許多恩怨都將藉那次作徹底解决。」

一道紅影竟自劃空而下，幾縷勁風，硬生生將那林中烈火，推開了一條火巷。扶掺着一聳子走出林外。

羣魔也都緊隨身後，逃出了這一場火刼。逍遙客望着那紅衣少女，朗聲笑道：「又是你這女娃兒搗蛋，你大概還不知天下第一劍幾乎喪命在這魔崽子手中……」

他的話被數百丈之外的一聲嘆息所打斷。這聲音雖在數百丈之外，但被這嘆息聲震得心頭一跳。

逍遙客話頭一頓，掃了那嘆息之處一眼，道：「今天並非我放他們不過，而是他們自己一窩裏反了，他們自己無法相容，故才有這一場錦上添花的表演……」

他邊說邊搖着那柄逍遙扇，朗聲笑道：「祇是這一次，饒過這批魔崽子之後，又不知道他們要做出多少傷天害理之事情來了……」

紅衣少女這時也離開了一聳子身邊，一手理着被微風吹起的雲鬢。淡淡笑道：「老前輩，我不過再盡一次本分而已，反正多行不義必自斃。」

說完，紅影一幌，竟先自離去。另一陣朗朗之笑也震蕩在空際。「逍遙兄，這一場好戲，被那女娃兒一擾，我也懶得繼續了。那麽等着滴血傳書之會時，再去作一次總清算罷。」

羣魔也就乘他們說話之際，一個個躍離林外，瞬息之間都去得踪跡杳然。

逍遙客望着林中烈火和不斷爆炸聲響，一時也楞住了。因爲不僅森林盡折，土爲之崩，石爲之裂，連那林外溪水，亦激起數尺浪花。

好半晌，才聽出他一聲長長的嘆息：「追風兄！咱們也該去了，不明華兒的傷勢如何了。」

當他們趕到時，除知足翁外還有巨無霸、亡魂谷主、俞小萍都在。另外一個紅衣少女，直待逍遙客和追風叟趕到時，才又幌身而走。

這些話說完之後，夏振華眞不知是感、是愧、是怒、是恁。總之諸般不同情緒，都一起湧起。他幾次想翻身坐起，都被那隻巨靈之掌按住，道：「孩子！你暫時安心躺過一時三刻　剛才餵你服下一顆『仙蕊神丹』不僅功效神奇，療傷却病，益壽延年。尤可以舒筋活血，對於你們所練金剛不壞身法有顯著帮助。」

外面的暴喝之聲，早已不聞，幾聲朗笑之後，知足翁最先躍入，追風叟逍遙客也緊隨在後。

知足翁望着夏振華清瘦的面頰，臉上浮現了一個微笑，問道：「華兒！好些了嗎？……」

不待夏振華開口，亡魂谷主竟淡笑道：「巨無霸將他費十餘年心血所煉成的一顆『仙蕊神丹』給天下第一劍服過了。一時三刻之後，就可痊癒……」

巨無霸那低沉之聲，打斷了亡魂谷主的話：「天下第一劍，你試行運氣看看，是否已血行四肢，暢通百穴了。」

夏振華聞言微一凝勁，但覺得一股眞氣，流散於四肢百穴之間。

當下淡淡地笑道：「晚輩已可凝氣行功，只是此時喉中乾燥得要命。」

巨無霸不由微微一嘆，道：「如果這時能有一杯米酒，對你的武功，將有十年面壁之功。」

武林三傑聞言一愣，同聲問道：「一杯酒有如此重要？」

巨無霸道：「清泉可解渴，米酒作引，却可激發其內在潛力。……」

知足翁不待巨無霸說完，輕輕在夏振華昏穴上一印，回頭對巨無霸道：不出一頓飯工夫，我當尋一壺米酒來，此間……」

追風叟的聲音，接着說道：「此間有他們守住，諒羣魔無法下手，我也陪你去一趟。」說完，竟當先躍走。

並沒有化去一頓飯工夫，知足翁手中提着兩根竹筒，一筒正是「仙蕊神丹」的藥引！—米酒，另一筒是解渴的山泉。

追風客也提了一壺米酒來。他們見面後，竟同時爆出一聲狂笑。巨無霸見狀，出手如電，右掌手貼在夏振華氣海穴上，先解開他的昏穴。再從知足翁手中接過一根竹筒，將酒灌了幾口在夏振華口中，又換過另一根竹筒，倒些清泉在夏振華口中，因爲用力太猛，故弄得夏振華前胸幾全爲之濕透。

一聲悶哼，夏振華的身體竟跌在軟榻之上。武林三傑都微微一怔，但見巨無霸那種安閑之狀，又不禁朗聲笑出。

巨無霸又在夏振華身上連點三次大穴，手法之快，認穴之準，連武林三傑亦莫不驚服。

夏振華的臉色，已漸漸由白而紅，在他運氣一週之後，終於站起身來。

先朝着巨無霸一揖道：「此番多蒙老前輩照顧，在下銘感五中……」

話說到一半倏地止住，凝神諦聽，衆人也因他這一舉措，靜寂無聲。

夏振華鋼牙一咬，道：「叔叔，一聳子等人，現在同誰在拚搏？」

武林三傑聞言一驚，心中都暗忖道：「這孩子着了魔了，」但接觸到夏振華的目光，也不禁微懍。

他們當然會發現，面前這朵奇葩，已是眞眞實實的天下第一劍了。當下朗聲笑道：「在嵩山風火林之內，魔頭們本有一窩反的可能，但你們一離開，他們却又由利害而結合，這是魔頭們的天性使然，沒有什麽道義可言……」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目下除我們這些人外，誰還惹得起他們。……」

夏振華眉頭一皺，朗聲說道：「我確聽出是一聳子的喝聲。還有拚鬥之聲亂成一片。」

巨無霸也低低地說道：「此地離嵩山，已不下二百里，難道各大門派掌門，又遇上了他們。」

夏振華全身一懍，暗道：「不好，各派掌門如遭羣魔毒手，武林中將更形成一片混亂。」故向着巨無霸和武林三傑，淡淡地說着。回身又對亡魂谷主深深一揖道：「此番多謝谷主相助，晚輩感恩不淺？」說完，人已拔身而起。當他的身形離開將近百丈崖，同時並施展「傳音入密」工夫，向巨無霸說道：「老前輩，請制止俞姑娘前來，並請轉告俞姑娘，天山之上有一種名石，號稱『水晶石』，形體透明，有人曾用以磨成眼珠……」

夏振華的聲音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祇要我取到那種水晶石來，雖不能使俞姑娘的星目復明，但將恢復她因失去一目，而減少的絕世姿容……」

聲音一止人踪早杳，武林三傑和亡魂谷主等人，見夏振華的身形驟停，巨無霸又不住地點頭。雖然猜想他們在談話，但因他們使用入密傳音，無法聽見。

如果不關係着個人的私事，料想夏振華不會如此神秘，武林三傑對夏振華不僅有深刻認識，更有無比的信心　祇是望巨無霸微笑不語。

亡魂谷主嘴角微微掀動．但未說出話來。俞小萍見夏振華一走．也就欲縱身而去。巨無霸出手如電，拉住俞小萍的左臂那低沉之聲震得空際一片迴音。

「姑娘！天下第一劍特別囑咐老夫，妳千萬別趕去！」

他的聲音微顫，蒙頭黑巾也跟着震動，並倏地轉過身來，低沉之聲，一字一字地吐着。

「亡魂谷主，我以滴血傳書主持人的身份，求你偕同令高足先返亡魂谷去。」

一向狂放不羈的武林三傑，也被他那愕然措置，呈現一片疑色，心直口快的逍遙客，早就沉不住氣了，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動，硬將巨無霸的話打斷。

「老鬼，你少賣關子了，有什麽話？快些說出。」巨無霸那低沉之聲，倏地提高，說道：「滴血傳書之會，將是武林人

物，嚴重考驗，所謂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次會，乃武林命運，正邪分野，也將爲許多人帶來生命威脅……」

亡魂谷主也截斷了巨無霸的話。「那你爲什麽要我偕萍兒返囘亡魂谷，難道怕我們會阻撓那塲盛會不成？」

「你還是當年那種脾氣，等我把話說完，你們再問罷。」

巨無霸的蒙頭黑巾微微飄起，顯出了他的激動，但那低沉之聲却錚錚鏘鏘，有力的說出。

「滴血傳書之會，時間將改在午夜，這是因各魔頭的佈署，有了顯著變化，我們祇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巨無霸淡淡地一笑道：「我請你們先囘亡魂谷，是因天下第一劍所托，他要替兪姑娘恢復那隻失去的美目，以恢復她的絕世容顏。」

兪小萍臉色微變，追風叟大驚問道：「華兒怎麽如此糊塗，一個練武之人，如果受了其他重傷，或身中惡毒，都有法可治，惟獨這人的靈魂之𥦗——眼睛……是重要的。」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華兒身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豈能如此輕諾……」

「老鬼！你聽我說完了，再發牢騷行不行？」巨無霸也打斷了追風叟未竟之言，淡淡地說着。

他的蒙面布，微微飄起，低沉之聲，又一字一字地飄出。

「天下第一劍祇說爲兪姑娘恢復星目，以恢復她的絕世姿容，而非爲她恢復目力。因爲當今之世，還沒有如此名醫，如此聖藥。」

兪小萍的心早因他的話，向下沉落，逍遙客也朗朗地笑道：「既然能恢復眼睛，又不能恢復目力，豈非白說。」

巨無霸依然慢吞吞地笑說道：「天下第一劍已經想出了恢復眼睛的方法，這事諸位以後自然會知道，所以我要亡魂谷主偕同兪姑娘先返亡魂谷去，至於滴血傳書之會，也儘量緩到，最好在翌日天明就趕去。」

好久不曾說話的知足翁，也朗聲笑道：「既然華兒已說明梗概，你就全告訴我們好了，何必還吞吞吐吐的，令人心頭作怪。」

兪小萍巴不得有此一問，雖然她早欲問明原委，祇因關係她自己的雙目和容貌難於出口。

巨無霸的蒙面黑巾微微飄動，低沉之聲又從黑巾中飄出。道：「本來這還不是天下第一劍的秘密，我還正在担心他能否成功？故此不敢說出，現在反正沒事，我就詳細說罷。」

他輕輕地咳了一聲，才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不知從那裏研究的道理，說天山之上，有一種『水晶石』，可以經人工琢磨成爲眼珠形狀。」

巨無霸的聲音提高了許多，顯然他爲這事也有無比的興趣，又道：「如果那個『水晶石』磨成的眼珠，嵌在兪姑娘的星目上，自可彌補這一次終身之恨……」

他說時，又神秘地一聲淡笑，道：「天下第一劍曾說，那種『水晶石』眼珠，雖然與原來形狀一般無二，但却無法藉以察看事物。但對兪姑娘言，恢復她那絕世姿容，較之能察看東西重要多了……」

他的話引起一陣哄笑，兪小萍雙頰緋紅，嬌軀一扭，嬌不勝羞地說道：「老前輩專好作弄人，我不來了。」完全一副小兒女之態。

亡魂谷主此時也走了過來，拉着兪小萍的手說道：「萍兒，既然如此，我們就先返亡魂谷去，說不定天下第一劍此時已在赴天山途中了。」

這句無意之言，却不幸言中，也因爲這句話，又引起了許多糾纏不清的武林恩怨。

武林三傑也就向巨無霸笑道：「我們三人，還得趕去南海一趟，滴血傳書之會的準備工作，我們就無法帮忙，不過我那老哥哥，你務必先與他連絡上……」

巨無霸不待他們說完，淡淡地一笑道：「滴血傳書之會改在午夜爲決鬥之期，這一個絕妙時間，正是天痴老人所示，究竟他有什麽所佈署，我不便請問，故三位此去，務必在滴血傳書預定之日期快些趕來。」

「華兒知道此事否？」知足翁朗聲問着。

「天下第一劍乃人中龍鳳，他自會想到此次大會，關係整個武林，不管他何時到達，都足以放平這一次空前的災禍。」

巨無霸雖然無限感慨，但還是一口氣說完，末了竟發出一聲長笑。

亡魂谷主拉着兪小萍的手，也淡淡地笑道：「我們先走一步，到時我們自會竭盡全力。」說完，衣袖微擺，人已在七八丈之外。

武林三傑朗朗之笑聲一落，人也霍地拔起，逍遙客的脾氣未改，逍遙扇一拍，一股狂飈陡捲，他那高大身軀，早就藉那一振之勢，飛出數十丈。

瞬息之間，武林三傑，都去得無影無踪。

巨無霸蒙頭黑巾微微飄起，一聲長長的嘆息，和着武林三傑的朗笑迴音震蕩在空際。遠處又傳來一陣暴喝、怒吼，還有管絃之樂聲。

巨無霸的蒙頭黑巾之中，透出兩道懾人的威芒，大袖一擺，人也在十丈之外。

× × ×

當巨無霸聞聲趕到時，此間拚鬥的遺跡尚在，但人影早失。

這個一代武林奇俠也不禁一陣愕然。因爲以他奔行的速度，竟未能趕上這一塲熱鬧。不過，要他就此放下，一時又殊不甘心，故仍徘徊於這林間石上。

倏地，一陣引吭高歌，響澈雲霄之聲震蕩在空際，巨無霸正欲趕去，却被一陣蚊語喚住。

任是巨無霸武功絕代，也不覺全身微抖，蒙面黑巾不斷飄起。

「老兒！不要再管閒事了，黃鶴樓中還有一塲盛會，你是去還是不去？……」

顯然這是一種極高的內功，所用的「束氣傳聲」。雖如蚊語却每字每句都聽得十分清楚。

巨無霸傲視武林半生，自己雖可以施展出入密傳音，但要達到這一境地却還要

差上一截。

但放眼今日武林中眞還找不出幾人，忽然間，腦際閃過一個人影，暗忖道：「除非是天痴老人，別人也沒有如此武功，不過他所說的，黃鶴樓中不知究竟有什麽事故？」

心中一籌劃，距滴血傳書之會期，還有二十來天，不妨就此先走一遭，想走就走，一經決定人已飄然而起，眨眼間已去得無影無蹤。

且說夏振華自從離去之後，本欲先往天山，尋得那處的「水晶石」來，爲兪小萍換上那隻失明的星目。

他不知是一種什麽力量？竟放着滴血傳書之會的正經大事，先去尋找水晶石，還是去天山途中，將另有其他變化。

他並未計算路途遠近，祇是憑着一股熱忱，在他預定化上十天半月時間，解決了別人半生幸福。

權衡輕重，何况還是一位紅粧知己，這叫做士爲知己者死！

當然他是否能完成此一心願，一半要靠機會，一半要靠他的努力和耐性。

許多前塵往事，尤其他自己謎一般的身世必須迅速查明。

腦際閃過各種不同的事物，各個不同人的臉色，許多人都無法使他忘記，尤其那紅衣長髮少女的影子，更使他心頭一陣狂跳，不能自已。

這一種發自心底的思潮，一直在他心頭徘徊不已，而且驅之不去。

夏振華被這思慮苦惱得心胸要爆裂一般，他似欲以一聲狂嘯，以發胸中氣悶，但他都忍耐住了。

因爲他對許多人、許多人，說不出的恩和怨，也說不出是情是仇！

就以那大紅衣裙長髮銀笛的姑娘，她在夏振華的深心中佔了完全的地位，但她却是一尊子的女兒。

一尊子不僅是江湖五惡之首，是暗算天痴老人，策動五惡連手對付天痴老人，竊取玄武聖篇的主謀人物，他還是當日圍攻自己父母的正兇。

既然他自己還未查清父母的下落，但他亡母之墓，却在天痴老人口中聽說，要不是這個魔頭，自己不也有一個溫暖的家，終日領受着慈母的愛撫。

想到這些，兩行清淚流下雙頰，他自幼就由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撫養，但自己也曾幻想父的愛護，母親的慰藉。然而這些對夏振華而言，却是相處得如此遙遠，甚至連做夢也夢想不到。

這些對一位行俠江湖的俠士而言，無疑地成爲他終身遺憾。

故此時那個長髮紅裙的影子，一再出現在腦際，但那一尊子和江湖五惡等人的醜惡面孔也一齊出現。有一段情，也是一篇無法償淸的血債。使得這位武林異卉的天下第一劍眞不知如何是好。

終於他想到兪小萍的姿容，那種失去一目之後的楚楚可憐之狀。心中立時湧起另一念頭，暗忖道：「我必須乘這段時間趕赴天山一趟。」

心念既決，忙疾奔了一程，他投入一家客棧中除狼吞虎嚥地飽餐一頓之外，又特地備足將近七日的乾糧。才略微歇息。

一個練武之人，尤其像天下第一劍如此高強的武功。略一調息，全身精力即已完全恢復。

當他再次就道時，心中已無雜念，故奔行速度，實快逾飛鳥，疾似狂風，時而起，時而落。時而施展意會神功，時而馭空飛起，白影幌過，踪跡杳然。

一直到第二日薄暮時分，他才停下來在一抹溪流旁。捧水洗過了臉上塵灰，又用了些乾糧。

他未曾計算路程，但按他奔行速度言，這一日一夜工夫，最少也在千里以上。

再去是距天山愈近，他不僅要仰攀那千仞岩，那矗立雲霄的冰峯，而天山絕域，未嘗不是藏龍臥虎之地。說不定那裏還隱有高人。

如果自己匆匆趕去，萬一遇上強敵高手，在無可避免的爭執中，將難以避免一塲衝突。

此念陡轉，他無形中提高了幾分戒心。也就不敢以最大速度奔趕路程，且在奔行中不斷地借勢運氣，以圖恢復功力。

第二日下午，他已越過祁連山脈，接近了天山餘支。夏振華心中不由又增加了幾分顧慮。山高風勁，他已漸入山區，地勢亦逐漸高昇。山霧冉冉上昇，漸漸地，有雲生足底之感。

夏振華精神爲之一振，微微提氣，施展出意會神功，身形驟然高昇數十丈。何消半頓飯工夫，一座座巒叠峯巒，堆砌成了無數的山𡶶，似放置在雲霧之中一般。

夏振華心中暗忖道：「這些巒峯，無不高插雲際。若一座一座地攀登，不知要消耗多少時日，但在這一片霧海雲天之中，視力又大受限制，這些山巒，究竟相距多遠，也無法看清，萬一有什麽錯失摔下這萬丈冰岩之下，想怕連屍骨也無法尋找得到。」

有如閃電一般幌過此一意念，脚下無形中不由一緩，原來自己正停身在一座峯頂之上。

這山峯在羣巒中，雖然算不上俯瞰羣山，但全部都沒入雲際，山頂除嶙峋怪石而外，連一草也未長出。

怪石外，皆晶瑩玉潔，閃閃發光，夏振華用手摸去，却寒氣刺骨。原來這石上皆是露水成冰。

雖然此際序屬八月，但山上已有冰雪之狀，而氣候較之江南臘月尤有過之。

夏振華目的祇在尋得一顆「水晶石」，並非探訪此間的幽勝，或尋訪什麽世外高人。

現在他既然停身在這絕頂之上，此間亦無任何「水晶石」的跡象。

祇是他在那卷「浮雲秘笈」中，也曾看到「水晶石」的記載，係藏身於一種「冰石」之中。

夏振華觸目四顧，見週遭的嶙峋怪石都被一層厚約半寸的硬冰裹住。心中不由暗忖道：「難道這就是所謂冰石不成。」

此念電閃而逝，右手凝勁，竟向那嶙峋怪石中彈去。一陣天崩地裂之嚮，這羣山之上暴起一連串的迴音。

夏振華身邊的幾方巨石，皆裂成兩半，石中竟嵌着數十顆晶瑩玉潔，形如鷄卵的圓石。

夏振華心中大喜。運展金剛指法，硬將那些嵌在巨石中的圓石，取出兩顆。

一陣喜悅，不由喃喃地說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夏振華右手剛將巨石取出，陡覺一股勁風，從身後襲到。

一陣冷冷喝聲，也同時傳入耳際。「小子，胆量不小，不僅找上天山來，還敢妄取天心石……」他微微一頓後，又冷冷地笑道：「我已是十年不知人肉味，今天又得好好地飽餐一頓。」

雖然他聲音十分冷酷而且發掌在先。但夏振華此時十分平靜，尤其目的已達，一切顧慮全消，他還眞担心太過寂寞。

既然有人在這冰峯絕域出現，其內外功夫必有超人成就，否則就是此處勁風奇寒，常人也就受當不起。

他尚未轉過身來，反手一勾，迎向那股襲來的勁風。

雖然他聽到一聲悶哼，但他那掌心，也被一股奇冷無比的罡勁猛擊，不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

・任是夏振華平素心高氣傲，此際也不禁臉上驟然變色。剛才他雖是漫不經意，反手一勾，但力道亦足可裂石開碑。而來人勁道奇寒，並將自己震退。

就此人武功言，何況在此絕域之中，即是中原武林道上，也將算是有數人物，故焉能不令人吃驚。

夏振華一面凝思側過身來，更使得這個以天下第一劍爲號的少年俠士，大驚失色。

原來此人不滿三尺，頸下雖有一綹鬍鬚，但面如滿月，臉色像個稚齡童子。

固然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然而一個人的體力，相與他的身材，却有其顯著的關係。此人身高不過三尺，兩手幾可着地，從那部花白鬍鬚看去，年齡定然不小。而他隨意一掌，竟能將天下第一劍震退。

夏振華尚未問出，那種令人汗毛直豎的冷笑聲和冷喝聲，又已響起：「好小子，眞還看不出能够接得下我的『冰峯掌』力的人，眞還不多見……」

他故意一頓後，又冷冷地喝道：「小兒！再接我一掌試試。」

夏振華被他所說的「冰峯掌」力，一時正百思不解，但聽見那人如此狂妄，俊眉一掀，雙目微現精光，也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從不畏任何刀風箭雨，何況你什麽冰峯掌力。」

說完，微微一斂神光，全身罡氣不期然而緩緩湧出，故刹那間，週邊宛被一面罡牆罩住。

那人一聽夏振華自稱天下第一劍，氣得鬚髮直豎。怪笑連聲道。「好一個不知天高厚地的小子，居然敢以天下第一劍稱譽，難道你不怕……」

夏振華的朗朗笑聲，打斷了那人未竟之言，跟着朗聲說道：「矮鬼！你是太過夜郎自大，所謂井底之蛙，不知道宇宙之大……」他故意朗聲一笑，又說道：「你大概就以爲終日埋首深山，或藉這冰天雪地之便，練成了幾手自認爲稱霸武林的絕學……」

一陣極爲冷漠之聲，聞之令人不寒而顫，突破了那冉冉翻騰的霧氣，震盪在空際。「老二！你同誰說話，我剛才好像聽見一種怪異響聲……」

「哼！我們此間，已非世上所稱人跡不到之地了，而且那『天心石』已被人取去，看你這天山魔君顏面何存？……」

那個矮怪，一面施展出激將法，一面又冷冷地笑道：「今日我既已出面，你就不必煩心了。……」

夏振華先聽他們一番對答之言，又聽他稱那個尚未現身之人爲「天山魔君」心中也不覺一陣駭然。

他當日同武林三傑，討論武林大勢時，也曾聽過百年前，有一個什麽「天山魔君」。此人乃介於正邪之間的人物，且全身都練成了奇毒，如果此人還未死去，他在天山絕頂，利用冰天雪地的有利條件，百年來他不知成就了何種武功？

但夏振華天生傲骨，從不向現實低頭，雖然明知此一堅強對手，他不僅想鬥鬥這個曾經在百年前成名的魔頭，更想藉他們來穩定武林大局。

當下朗聲大笑，說道：「剛才以束風傳音之人既爲天山魔君，那個老鬼既然百年之後尚未死去，你大概就是他那左右的心腹，四小魔君之一的了，但不知你如何稱呼？」

矮怪陰惻惻地一笑道：「算你還有眼。天山四小魔君就剩下我一人，現在已與天山魔君並列。小子，算你倒運，你自己送上門來，而且還毀去『冰石』，盜去『天心石』……」他微微一頓，又陰惻惻地，怪笑連聲，道：「小子！不要說你來此，圖謀不軌，就是暗上天山，我也就放你不過。今日二魔君，祇有以你的項上人頭大嚼一頓了！」

夏振華聽他一派狂妄之言，幾番都欲出手，估量形勢，此間兩人都是勁敵，如果躭誤時間，將替滴血傳書之會帶來無窮災害。

不過如果自己撒手一走，他日傳揚開去，又將爲江湖中增加一頁笑談和話柄。

但自己是否先與這兩個隱居深山的人魔作一場生死搏鬥。還是先將「水晶石」送到亡魂谷，了却自己的心願之後。至於這兩個人魔，或約他們去滴血傳書之會中，或者自己下次再獨上天山。好好同他們打上一場。

這一連串的問題，使得這個一向明決的天下第一劍，一時竟無法取捨。

故那個矮怪一再迫進，掌風如落葉飛花，他連閃避的工夫，也竟被那無法遏止的思潮所佔據，祇好運展全身罡氣來承受矮怪的暴襲。

這個當日被稱四小魔君，今日已爲天山上第二號人物，功力自非等閒，尤其他所使以成名的「冰峯掌」，力可開山，寒風刺骨。

夏振華雖有罡氣相抗，但此人內力太強，一時也竟受擋不住，一陣砭膚之寒，直入骨髓。

心頭不由大駭，也才將他自沉思中喚回現實。

當下一聲狂嘯，羣山震動，右手五指輕輕彈去，立時洒出浮雲片片，落花飄散、反將矮怪的掌力罩住。

矮怪內心正自驚駭，因爲夏振華已任他攻過十三招。而且他都施展冰山絕學，接他揮來之掌力雙手經已有點發痲。而夏振華的狂嘯，正如猛獅吼出，震得耳鳴心悸。五指輕彈，一片指影，反將自己凌厲掌風罩住。矮怪額上已滲出汗珠，已深知遇上了勁敵，狂妄之態頓歛。飄身退後，蓄勢待發。

夏振華並未追去，祇是淡淡一笑道：「矮鬼！別大驚小怪，我所取出的，並非你們所說的什麽『天心石』。我更沒有意思要奪去你們的鎮山之寶物……」

說完，探手入懷，取出兩顆形同鷄卵，晶瑩玉潔的圓石，托在手中，又復淡淡地笑道：「這是天山特產，藏在冰石之中，名爲『水晶石』，我因爲朋友有難，需要此種『水晶石』之助，才不遠千里趕來……」他說時，雙目兩道懾人的威芒，「你如不信，我再試另一塊『冰石』你瞧。」說完，果眞向另外一塊巨石上彈去。

一塊高逾丈許之巨石，竟未發出一綫響聲，裂爲兩半。任是矮怪狂妄，一時也不禁驚退數步，因爲夏振華這一手，是他暗運金剛指力。裂石無聲，恐怕除天山魔君，別人再無此威力。

夏振華出手如電，又在巨石中，取出兩顆亮晶晶的圓石來。

他雖童心未減，對這「水晶石」十分喜愛，但他惟恐躭誤正事，故輕輕將兩顆圓石，向矮鬼丟去。口中仍朗聲喝道：「矮鬼！接好！瞧它是否即是你們守着的天心石。」

他這一手，十分體面，矮怪面上不由一熱，但要他就此下台，又實在不甘。

一陣陰惻惻地怪笑道：「小子！不管你口吐蓮花，你既敢暗上天山，那裏還有天山魔君兄弟在。」

「天山魔君，百年前即已成名，我們都已爲他早已物化。否則重九的滴血傳書，豈有不通知這位老魔頭的道理。」

夏振華半恭維半諷刺地微微一頓後，又道：「矮鬼！不是我怕你，實在我有要事在身，如果你眞有本事，可以在滴血傳書之會中，我們好好拚上一場……」

他朗聲一笑，又道：「如果你不願失去這天山地利。我在滴血傳書之會後，即來此間……」

他聲音一頓後目露神光，朗聲說道：「祇是那時我來此時，就不會如此客氣了……」他的話尚未說完，矮怪已是呼，呼，呼，連劈三掌，夏振華不閃不避也未還手，祇是伸手一迎，輕輕按住，又復向那片「冰石」上推出。一片轟隆巨響，有如天崩地裂一般，滿山碎石紛飛。

夏振華微笑而立，未曾移動半步。矮怪氣得哇哇怪叫，一個身體，有如滾繡球一般飄來飄去，掌風帶起的破空銳嘯十分怕人。

另一陣冷冷之聲，又傳入耳際，不知何時，一個身材高大穿着灰布長袍的人，一細灰布裹在頭上，手中扶着一條鐵杖，雙目微閉，面色有如死灰的人，站在一方巨石之後。

本來夏振華尚未發現，因爲矮怪連翻奔撲，頓被一股無形罡勁，迫退丈許，道：「老二！不要亂動。」

矮怪果然乖乖地站在一邊，翻着眼望着夏振華。

夏振華望着此人怪相，心頭也不禁微懍，暗忖道：「此人大概就是天山魔君，看他那出沒無形，武功已屆化境，我倒要小心了。」

但此人是百年前，即已成名江湖，甚至使大江南北，一片腥風血雨。

當下兩手一拱，朗聲說道：「來者可是『天山魔君』老前輩，天下第一劍乃武林末學後進，因不知老前輩還健在人間，殊多失禮……」

「嘿！嘿！」兩聲乾笑，震得碎石俱飛。

天山魔君臉上毫無表情，冷冷地喝道：「娃娃！有胆識。當着老夫，尚敢以天下第一劍自居。」

夏振華劍眉一掀朗朗一笑。他也是用罡氣而發，立時也震起一片碎石亂飛。

天山魔君不待夏振華開口，又截斷他的笑聲，道：「娃娃！剛才你聲聲祇說有事。又說什麽滴血傳書，說清之後，老夫或者網開一面。」

夏振華劍眉一掀，雙目精光暴射，冷冷地喝道：「老魔頭！你別向臉上貼金，我天下第一劍既敢來此，就是刀山火鍋，我也毫無所懼……」

他微微一頓，雙目掃過兩魔，又冷冷地笑道：「老魔頭，你如果打算以你在這冰天雪地之中所練成的武功，再去江湖爲惡，天下第一劍先不容你……」

他雙目閃露過兩道懾人的威芒，朗聲笑道：「我拚着趕不上滴血傳書之會，也要在此……」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突然一陣陰惻惻怪笑響起：「娃娃，我要是當年的火爆脾氣，今天準有一塲好打。」

夏振華也不由怔住了，但見天山魔君仍是站在原地，臉上雖無任何表情，顯然聽夏振華一頓喝罵，尚未激起怒火。

故夏振華俊臉上，也不由微微一熱。

天山魔君的陰惻惻之聲又已響起：「娃娃！你說滴血傳書之會是何人所召？」

「巨無霸！」

「誰全力支援？」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還有各大門派掌門人。」

「你担任什麽角色？」

「掃蕩羣魔，安靖寰宇，是我天下第一劍所義不容辭的事。」

「你認識天痴老人嗎？」

「天痴老人正是恩師，豈有不識。」

天山魔君聞言，身體搖了一陣，臉色也微微一變。連聲陰惻惻的怪笑，令人聽來，大不是味。

「哼！我本來不欲涉足江湖，祇是這樁心願未了……」

天山魔君雙目暴睜，兩道綠光，有如烈火。「滴血傳書，既然有天痴老人那老鬼在，我豈能失之交臂……。」

他望了夏振華一眼，又陰惻惻地一陣長笑，道：「娃娃！我今天本來就可以先收取利息，免得有人說我以大欺小，現在就暫寄下你那項上人頭，待滴血傳書之會中，我解決了老鬼，再來收取利息。」

（未完・廿三）

武林軼事

麥海雲·文
可飛·圖

鼠尾戰龍頭

說到蔡李佛，它是廣東幾個大門派之一，其實蔡李佛還沒有正式成形之前，那個蔡字已經是一個門派，相當強大，那時有所謂廣東五大門派的，叫做洪、劉、蔡、李、莫，已經是包括一個蔡字。當時姓蔡的拳脚當中，最有名氣的一個就是蔡九儀，這位大拳師住在「高要」，後來他的拳脚流傳到廣州來，蔡家五虎分別開門立戶，變成一方之霸，不必細表，本文所報道的是蔡伯達，另有其人，亦稱蔡家拳，但却不是蔡九儀那一個門派的高手，純然因爲他的拳脚犀利，然後變成一派，這一派叫做「蛇形鼠步」，另有一招鼠尾脚，相當有趣，値得談談。

蔡伯達只有十九歲，住在泮塘，經常挑着兩大籮的蓮藕，由泮塘送入市區，西關角最有威勢的是錦綸堂，不但拳師喧赫一時，門徒極衆，全是彪形大漢，出手毒辣，一個不够打，轉瞬就聚着二三十人，幾條大街全是他們的師兄弟，故此，經過西關角的人都要低頭走過，那時蔡伯達年少氣盛，而且練習過幾年拳脚，渾身是勁，路經該地，昂然而行，在他這方面來說，低頭走過以及昂然而行，實在沒有分別，沒有損害別人，殊不料因此就觸怒一個姓李的武術高手，此人頭大如斗，綽號李大頭，他認爲蔡伯達的步伐不對，趨前攔住，開口就駡，叫他放下那担蓮藕才走，換言之，他想把蓮藕取去，然後放人，等於當街強搶。蔡伯達不服氣，跟他理論，轉瞬就打起來。

蔡伯達雖然功夫很精，但因爲作戰的經驗太少，根本上他就鬥不過李大頭，何況李大頭還有若干師兄弟在旁參戰呢？僅有七八個人，已經把他打到遍體鱗傷，各人看見他好像跛脚似的一步一步跛着走，哈哈大笑，沒有追打，他然後能够逃生，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西關角錦綸堂的人，十居其九在紡織機房之內工作，當時廣州的紡織業大盛，吃這一行飯的人起碼有八百人，其中有半數是早晚練習武功的，稱做「機房仔」，隨意動手傷人，胡惠乾的父親就是在西關角給機房仔活活打死的，他痛不欲生，投奔少林寺，苦練多年，下山報仇，三打機房，替機房仔拆骨，一個人打傷四十多個，後來傷重死亡的也有十個，因此少林拳脚的威名遠播，由此可以反映出機房仔的聲勢浩大，不同凡响，胡惠乾只是一個人，已經能够以寡敵衆，大獲全勝，少林寺的武功犀利，不言而喻，假如沒有經過名師指點，亦非苦練十年八載，如何能够鬥得過那些彪形大漢呢？故此，蔡伯達的遭遇完全不同，一來他以賣蓮藕爲生，給人擋住去路，痛毆一番，回到泮塘養傷，根本上就無力再戰，生活亦成問題。二來他沒有別人帮忙，亦難遠赴少林寺習技，故此他這一口氣是無法報復的了，整日悶在家裏，傷勢已癒，不過隨意遊遊蕩蕩，一籌莫展，幸而族叔蔡老大肯招待他，讓他在村莊之內挑着幾籮穀走來走去，暫時得以棲身，總算是有個歸宿，想到他給錦綸堂的門人圍打那一筆賬，他就欲哭無淚。

他渴望得到名師指點，想辦法報仇，因爲他以前跟隨過三個師傅，學些武功，後來俱是給他打走的，可見一般有名氣的拳師，必有眞功夫，手上有斤兩的人，亦不一定把武功傳授給外姓弟子，看來他是不容易報仇雪恨的了，怎樣能够使自己的武功增進，確確實實以寡敵衆呢？這個問題，在他的心上留下一個陰影，任由他到處走動，總是忘不了。

有一天，他經過田邊，忽然看見有一隻好像小貓那麽大的田鼠，他一向喜歡吃田鼠的，喜出望外，正想走過去捉牠，突然之間在田基另外一邊竄出一條蛇，看來，田鼠鬥不過蛇，奇怪得很，那一頭田鼠好像懂得武功似的，能够運用細碎的步法，避過蛇的威脅，乘機咬牠，那條蛇的竄勁很強，不容易給田鼠咬着，反之，如果田鼠給牠釘了一口，便即身亡，故此，鼠蛇混戰，各有特色，田鼠的步法靈活，蛇的竄勁高強，這一場大戰，看呆了蔡伯達的一雙眼。

蛇鼠互鬥，一刻鐘之後，便即分開，沒有死傷，蔡伯達當時不過站着看看，後來返家一想，似乎這兩種小動物的雄姿，可以變成拳脚，加以利用，跟着他一想再想，樂得心花怒放，趕快在房裏依照蛇形鼠步的方式，無中生有的想出了一些招式來。

在房間裏苦練多時，他認爲地方細小，難以施展，索性走到荒地，單獨練習，如是者過了一旬，漸有所悟，一個月後，他的拳脚突飛猛進，與別不同，更加興奮，第二個月的上旬，他在蔡老大的村莊挑穀，偶然碰着當時負責指點拳脚的蔡六，蔡六雖然不是正式教頭，但是他的功夫，却是全村裏面最有威力的一個，故此蔡老大讓他暫充教頭之職，將來另有高手然後頂替，無形中蔡六就是該村的拳脚教練，一向強橫，蠻不講理，那天忽然給一籮穀碰着，怒不可遏，大喝一聲，蔡伯達放下那一籮穀，拱手認罪，蔡六仍不罷手，揮拳就打。

以身型體態以及功夫的深度而論，以前蔡伯達並非他的對手，交手就輸，只有挨打而已，但因他發現了蛇鼠的秘密，化爲拳脚，大不相同，當時他兩手拱起，對方發拳打來，他即時把那雙手變成交加手的姿勢，一托一穿，隨即一脚掃去，那一脚並非撩陰腿或穿腿，而是釘腿，釘腿這一招向對方前鋒馬腿彎的後面踢出，雖然該處並非要害，捱了一脚，絕無傷害，但因前鋒馬支持體重，中了一脚，便即跪下，那時他跟着一個掛搥，迎頭打落，便即獲勝。這一招正是蔡伯達看見老鼠咬蛇腰想出來的一個絕招，果然生效，一個釘腿，另加掛搥，即時把對方打倒，旁觀者引以爲奇，喝采之聲不絕。

蔡伯達這一個掛搥，並非打在對方的額角，而是打在對方的頸上，可以說是手下留情，不過，蔡六此人一向不分好歹，以爲對方偶然踢中自己，根本上拳脚並非高明，跪下捱打，等於受辱，憤而翻身一躍，趨前再戰，把他最擅長的十八步橫搥飛過來，一出手就連打十八招之多，而且每一拳都是向橫打出的，渾身轉動，有如風車，照情形看，別說蔡伯達一個人難以抵擋，十人亦非其敵，殊不料他的拳風所到之處，全都落空，後來背上給對方用脚尖壓了一下，又再倒下來，因爲那一個踢中背脊的命門穴，下半身酸痛不堪，既然倒下，那就無法再戰，躺在地上喘氣，各人看見趕快扶起他，用跌打湯藥救治，蔡伯達驚喜交集，慢慢的走開。

蔡六給人救醒，憤然離去。

蔡老大聽到此事，召見蔡伯達密談，知道蔡伯達的拳脚另有一套，並非以前一般拳脚可比，蔡老人非常高興，說：「伯達，你就在這裏教授拳脚好了，不必再挑穀了。」

蔡伯達欣然點頭，忽又眉心一皺，說：「叔公，我這一套拳脚是無師自通，向蛇鼠學習，偶然戰勝了蔡六，不足爲奇，未必能够證明它有實用，教頭之職，愧不敢當，你還是另聘高明吧！況且我苦練這套拳脚，只是爲了報仇，或者因此給人圍毆至死，假如你有心栽培，仍然要守候到我把機房仔打到倒地打滾，然後同來接任，這樣安排好不好呢？」

蔡老大點頭答應，順口問了一句：「你的確有壯志凌霄，還要苦練若干年月後，你然後有把握取勝呢？」

蔡伯達很鄭重的說：「拳脚這一門學問，無窮無盡，達者爲師，故此我認爲不必苦練三幾年，只是反覆練習，三個月便够，我沒有發動攻勢之前，先表演給你欣賞一番，再行定奪。」

蔡老大更加興奮，笑着說：「好的，那麽你就暗中苦練這一門功夫好了，不必再管別的事情，從今天開始，不用挑穀，免得消耗你的氣力和時間。」

蔡伯達果然專心苦練蛇形鼠步，半年後，他在晚上登門謁見蔡老大，說：「我已經有點成就，明天就去找李大頭算帳，我答應過你，動身之前，先行表演一些拳脚給你看看，並且很誠意的盼望你指點迷津。」

蔡老大也懂得功夫，聽了此言，喜形於色，說道：「好極了，請你在演武廳裏面表演，最好你表演之後，我叫你跟我對拆。」

講完，他把蔡伯達帶入後進的演武廳，另外派人通知蔡五。

那時蔡六已經辭去教頭職位，改由五爺主持。

關於蔡六鬥不過蔡伯達這件事情，蔡五早有所聞，故此，他並不想跟蔡伯達過招，只是想研究此人的新派拳脚，蔡伯達在演武廳裏面把整套「蛇形鼠步拳」施展出來，他看了又看，蔡伯達收拳之後，他很率直的對蔡老大說：「老大，世侄阿達年少英俊，拳風虎虎，脚法靈活，又快又準，可惜開步太窄，有時縮作一團，看來好像站着的烏龜，如此打法怎能跟李大頭交手呢？我担心他此行只是送死而已。」

蔡老大說：「彼此是自己人，不妨公開研究。」說完，他招手叫蔡伯達走近，說：「五爺認爲你開步太窄，且又經常用交加手抱拳貼近胸膛，擺出挨打姿勢，究竟你這些招式打算誘敵進攻抑或另有妙用呢？」

蔡伯達說道：「我也不知道這些招式是否誘敵，所知的是這一點，它叫做蛇形鼠步，步法必然細碎，至於蛇形，乃是摹仿毒蛇竄出姿勢而創的，蓄勢待發，雙手護胸，理該如此，絕非捱打，口說無憑，



最好邀請本村的精壯子弟落場玩一玩，一個打一個或一個打五六個都可以，穩操勝券。」

雖然他說的是由衷之言，可是，蔡五爺在旁聽了，總是有些刺耳，逼於無奈挺身而出，說：「阿達，由我落場跟你玩一玩。」

蔡老大伸手攔住他，說：「五爺，你上了年紀，不必親自動手，有時你發力打傷別人，自己也會弄到喘氣，還是叫兩三個徒弟跟他過招吧。」

蔡五爺仍是猶疑不決，旁立的蔡家子弟巳經躍躍欲試，大徒弟蔡如金更加興奮，一躍而出，站在蔡伯達臉前，說：「阿達，我跟你玩玩，看招！」

只是那麽說，他巳經一個直拳打出，隨即轉過半邊身，又打一個横拳，三幾拳巳經把蔡伯達逼到牆邊，各人看見他自願落場交手，且又佔了上風，便不過問，他們以爲蔡伯達必輸。

料不到蔡如金突然被對方伸手撥開他打過來的横搥，只用三隻手指在他的上臂二頭肌使勁鉗了一下，他就覺得那隻手痲痹，跟着腿彎受擊，站也站不穩，終於倒下來，其餘的幾個師兄弟怒不可遏，大喝一聲，一齊向蔡伯達撲攻，只見蔡伯達左穿右插，眞的像一頭小鼠那麽靈活，轉瞬間，六個師兄弟紛紛倒地打滾，有如中了邪。

蔡五爺喝令他們退下，站在蔡伯達的臉前，說：「阿達，今晚所發生的事令我太過丢臉了，我不能不跟你鬥到盡，拚個你死我活。」

蔡伯達說：「我早巳說過，我並非蓄意向你們挑戰，只是把蛇形鼠步拳表演一番，既然雙方沒有死傷，算了吧，明天我單人闖入錦綸堂向李大頭挑戰，說不定因此喪命，如果你想打贏我，還是等候我同來再鬥吧，恕我失陪！」

說完，他拱手爲禮，跟着向蔡五爺左邊走過去，他故意這樣做，誘五爺出手，突然變換步法，走向右邊。

蔡五爺當然閃身向右，兩手齊出，打算把他抓住，怎料他的雙手，一開一合，連續抓了十幾次，總是落空，眼睛一花蔡伯達巳經不知去向，只好知難而退，不再追究此事。

蔡伯達果然在翌日上午，闖入錦綸堂，哈哈大笑，說：「鼠輩來了，快些替我通報，請李大頭師傅出見！」

以前有過一次打鬥，蔡伯達被他們圍毆，毫無招架，故此他大言不慚，各人都沒有把他看在眼裏，霎時間三個人展開品字形的陣形，把他圍在核心，然後搶攻，怎料蔡伯達毫無懼色，說：「你們一定要我顯些本領，才肯替我通報，我只好獻醜了！」

他嘴上說着，脚步一轉，巳經從小門溜到左邊的一個人背後，一個劈空掌斬在此人的肩上琵琶筋，這傢伙就一聲不响的倒下來。

他連發兩脚，剩下來的兩個，也是倒地打滾，他索性大聲呼叫起來：「鼠輩來了，李師傅，你快些走出來，把我打個半死！」

李大頭在內進閒坐，忽聞外邊有打鬥聲，跟着聽到這些說話，怒火攻心，大踏步走出來，看見鬧事的人，只有蔡伯達一個，反而覺得驚奇，說：「打倒我們錦綸堂的人是你嗎？」

蔡伯達雙手叉腰，傲然說：「當然是我，我就是給你們叫做鼠輩痛毆一頓的蔡伯達。」

李大頭哼了一聲，再走近一步，說：「蔡伯達，你的傷勢巳痊，懂事一點，便該遠走高飛，幹甚麽上門挑戰呢？難道你想折骨嗎？」

蔡伯達哈哈大笑，說：「我正是想折骨，李師傅，今時不同往日，你有甚麽本領，盡量施展出來。」

李大頭怒不可遏，即時衝過去，一拳當胸打出，隨即踢出攔腰腿，一踢就是三脚，踢完三脚，即時站定，俯頭向蔡伯達衝過去，他苦練多年的「龍頭功」，十分犀利，能够一頭撞倒一堵磚牆，如果對方用手擋格，他就把「龍頭」這一招收囘，改用穿花蝴蝶掌應戰，有機會再用頭搥進攻，蔡伯達早就知道他有這一招，並且懂得破敵之法，故此絕無所懼，只是頻頻閃避，俟機反攻，李大頭看在眼裏，認爲對方胆怯，攻勢越來越急。

照道理說，一個人搏鬥憑着一雙手作戰居多，倘有其人，除了一雙手，還有一雙脚，隨時踢出，當然是勝過單獨用手出擊了，假如他發了一手一脚之外還有頭搥，更加出色，那是意料中事。

別人施展的頭搥只是在搏鬥當中不斷的製造機會，有機可乘，然後施展，李大頭並非如此，他的頭搥隨時衝過去，跟住收囘，改用硬橋硬馬交手，可攻可守，佔盡上風，他看見對方不過普通人的身型，難以跟他硬鬥，故此落場交手便即急攻，且又絕無倦容，蔡伯達用蛇形鼠步去閃避對方的龍頭，一次又一次，看準了對方的弱點，詐作敗退，誘他發招，趁着那個龍頭巳經衝出仍未收囘，突然側身飛脚踢出，只用脚趾發力，踢中對方頸上的喉核，啪的一聲，喉核拆開，呼吸困難，搖搖幌幌的倒下來。

蔡伯達哈哈大笑，說道：「李師傅想睡覺了，你們快些扶他入房酣睡吧，恕我失陪。」

說完，他轉身走向大門口那邊，李氏有一個門徒追出來，快要追近他，他轉身踢出另外一個鼠尾脚，這一脚有如鐵釘似的釘中對方喉核，這傢伙一聲不响的倒地打滾，錦綸堂所有人看了更加驚懼，沒有人斗胆再追上去，他安然而歸，李大頭和那個門徒先後被踢爆喉核，急救多時，然後活命，但巳終身軟弱，稍爲做些劇烈運動，氣喘如牛，由此可以反映出鼠尾脚的威力，認眞厲害。

虎尾脚是走動當中突然用脚撐出的，打算擊敵人的胸腹，並非踢得很高，踢時不必用眼睛去看，鼠尾脚一定要用眼看，在很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内看得準，而且踢得準，才有機會取勝，如果那一脚並非踢中喉核，而是踢中頸子，受擊的人不會倒下來，踢時只用脚趾發力，把鞋尖點了一下，望之有如鼠尾，稱做鼠尾脚，名符其實。

（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